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01
2007.3

重磅出击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



时光回廊

如龙2／战争机器

官方小说

火焰之纹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零 ZERO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卷首语

想想看，你为什么喜欢游戏？

华丽炫目的画面？惊险刺激的过程？精密严谨的系统？协作或对抗的竞技性？

也许，兼而有之吧。有些朋友喜欢的是游戏性，但对于另外一些朋友来说，更为看重的还是这款游戏的剧情。

如今的游戏早已不是当初的火箭车或小蜜蜂，即使是STG、RAC，益智类游戏也都崇尚设置一个严密的世界设定，就更不用说RPG、S·RPG、AVG等重视剧情的类型了。虽然游戏是否应被称为第九艺术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了艺术世界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而或宏大或细腻或感人或有趣的剧情，正是游戏之所以迈入艺术殿堂的重要环节之一。

粼粼波光中，古代种少女在忘却之都的泉中静静沉落

初春微风下，上野公园中樱花飞舞漫天、如梦似幻

命运之门无情打开，西连西亚的群山至今仍被深雪所埋

死亡之影笼罩世间，丧尸肆虐的都市也难逃核弹的毁灭

谁是英雄？

是忍辱负重背负叛徒之名的女子，还是被史书包装为救世主的男人？

何谓命运？

是双子注定要悲哀地自相残杀，还是要凭借自己的双手扭转历史的运行？

还记得在游戏生涯中曾令你为之感动的这些情节吗？

也许那只是一句话，一场对决、一次回眸、一个微笑，也许你已看过那段情节无数遍，但直到如今，当那一幕每次浮现在脑海中时，仍不禁让你感慨万千。

但可惜的是，由于语言的隔阂，许多游戏玩家并不能完全看懂所玩游戏的剧情。而由于国内游戏杂志办刊思路以及篇幅的限制，对剧情感兴趣的那些玩家也会感到不太满足。

正因如此，《游小说》才会应运而生。



我们不会谈攻略，在这里各位看到的，只有游戏的小说和剧情。其中既包括国内知名撰稿人的作品，也有官方正式出版的游戏正传或外传小说。我们不敢说自己已做得尽善尽美，更不敢说如今的栏目和内容安排能让各位完全满意，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的是所有读者朋友的建议和鞭策。请相信我们的诚意及决心，只要你我一同努力，必定能够让这本《游小说》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暗星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王国之心Ⅱ
封面设计：张金涛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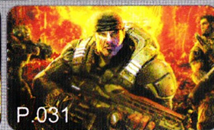
Tot. 01
2007.3











■卷首语 001

■时光回廊 003

如龙2 003
战争机器 031

■重磅出击 060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 060

■剧情赏析 084

火焰之纹章 晓之女神 084
战神Ⅱ 圣剑神罚 097
王国之心Ⅱ 102

■官方小说 108

火焰之纹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 108
零 ZERO 128
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151

■同人馆 179

电影明星的一天——《潜龙谍影》同人小说 179
十二岁——《鬼泣》同人小说 185

■幻彩花园 197

女神侧身像 希尔梅丽娅 197

■四格漫赏 204

偶像大师 204

■玛娜影游秀 206

■读编往来 208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辑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健康游戏忠告

抵制不良游戏 拒绝盗版游戏
注意自我保护 谨防受骗上当
适度游戏益脑 沉迷游戏伤身
合理安排时间 享受健康生活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龍が如く2

文/如星天坠
编/YULA



第一章 剧变

一 风雨欲来

2006年12月，东京神室町。

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神室町依然是赫赫有名。提到东京，如果你想购物，可以选择新宿车站东口；而如果你想要尽情娱乐，尽情放纵一下自己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神室町。电影院、游戏城、迪厅、酒吧……密集的店铺组成了这条“日本第一繁华街”，而发达的色情业也令此地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的天堂。从深夜到黎明，神室町都是一片灯火通明，人群也是络绎不绝，是一座标准的不夜城。

圣诞将至，所有店铺都不约而同地提前布置好了圣诞树，派往街头宣传的小姐也统一换上了圣诞装。大街小巷随处都可听到各种版本的圣诞赞歌，整个神室町一派祥和安宁的气氛。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而已。商家们还不知道，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即将降临到这座不夜城。

雄也独自坐在二楼经理席，隔窗注视着楼下舞池内不断扭动的人群。他用牙齿咬开酒瓶盖，咕嘟咕嘟地将酒向嘴里灌去。

最近这段时间，雄也的心情相当恶劣，他接任星尘酒吧的店主已有半年多了，但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恼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黑帮都将总部设在了夜夜笙歌——神室町，这里绝大多数娱乐场所都要向相应的组织缴纳保护费。而星尘的前老板一辉因为与关东第一大黑帮组织——东城会的前任龙头老大交情颇深，因此这里极少遭到帮派成员的骚扰，虽然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也曾想来砸场子，但在被东城会的人狠狠收拾过后也学乖了。

不过，最近的情况却变得有些不太一样。

自从上周开始，经常会有一些操着关西腔的人在酒吧里寻衅滋事。从他们的言谈举止来看，毫无疑问是某个帮派的成员。如果是往日的话，不等东城会的人出手，雄也也会率领手下教训这群家伙。但最近不知怎么搞的，往日里飞扬跋扈的东城会对于这帮人却是百般忍让，甚至东城会直系风间组二代目组长柏木修也专门派人通知雄也，警告他不许对这群关西人出手。店里的一切损失由东城会负责补偿，但如果星尘与关西人发生冲突的话，从此就将失去东城会的保护。

从上个星期到现在，那群关西人总共在这里闹了五次，并且打伤了几个服务生以及其他客人，虽然酒吧的损失并不大，但雄也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妈的，如果桐生大哥在的话……”

雄也将酒瓶重重地放在桌上，恨恨地说道。

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雄也没好气地喊了一声。大堂经理川口走进房间，苦着脸说：“老板，又有人来捣乱了……”

“有完没完？”雄也勃然大怒，“这帮家伙不是上午刚来过一次吗！”

“是生面孔。”川口答道，“不过也是关西口音。他们借口酒味不正，嚷嚷着让店里赔钱，还把服务生给打伤了。”

“要钱？”雄也一怔。之前的那些关西人只是单纯找茬打架，从来没有提过钱的要求。而且如果真像柏木所说这帮人属于那个帮派的话，按道上规矩应该是不会这么干的。

“还有……”川口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总觉得新来的这几个人的口音好像不太纯正……”

“……出去看看。”雄也站起身向门外走去，一走出房间，他就听到了楼下的叫骂声。此时酒吧里的客人已经走了大半，只有少数几个胆大的还留在店中，但也只敢远远地看热闹。

“没货就不要开酒吧啊，废物！”在酒吧左侧第三个席位前，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光头拿着被敲碎的半截酒瓶，一边有节奏地敲着服务生村上的头一边恶狠狠地叫骂道：“老子要的是人头马VSOP，你敢拿兑水的破酒糊弄我？”

村上低着头，鲜血从他头上的伤口汩汩流出。他很清楚店内的酒都是真品，这批人纯粹就是来找碴的，但此时的他一动都不敢动，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蠢货，叫你们老板出来！"一个坐在座位上的长发青年踢了他一脚，"这事儿没完。"

"抱歉抱歉，我就是老板，请问有什么事吗？"雄也陪着笑脸走了过来，并迅速打量了一下闹事的三个人。果然如他所料，这几个人衣领上的纽扣并没有刻着那个组织的名字，再加上那口蹩脚的关西腔……他已经基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你就是老板？"光头斜着眼瞅了瞅雄也，"你的店卖假酒给我们兄弟，你说说该怎么办吧。"

"实在对不起，都是我管教不严。"雄也毫不犹豫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叠钞票，"这里是十万元，希望几位能够高抬贵手，不要和小辈一般见识了。"

光头一愣，似乎没料到雄也会如此爽快。他与两个同伴互望了一眼，然后不客气地一把将钱拿了过来。

"算你识相。"说完这句话，光头和两个同伴就想离开酒吧，但雄也却叫住了他。

"请等一下。"雄也向村上嘱咐了几句，而后对三人说："今天让各位扫兴了，这点东西就算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他接过村上从酒架上拿过来的一瓶酒，微笑着对光头说道，"这里是一瓶轩尼诗李察，微微薄礼，不成敬意。"

光头咧开嘴笑了，轩尼诗李察比他最初要的人头马XO贵出将近二十倍，他早就对这种酒垂涎三尺，但没想到这次闹事还有这种意外收获。

雄也走到光头身边，脸上一直挂着谄媚的笑容。但当看到那个光头伸出手想要接酒时，笑容立即在他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一把抓住光头的右手，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酒瓶狠狠向对方脑袋上砸去。

伴随着清脆的玻璃碎裂声，光头双手抱头摔倒在地，一边翻滚着一边不住发出惨叫。看到情势突变，另外两个混混急忙将手伸到腰间想要掏家伙，不过雄也没有放过两人惊愕的一瞬间。他飞起一脚踢中一个混混的要害，紧接着迅速移身到那个长发青年身前，一手抓住对方挥拳打来的手臂，另一只手将酒瓶的碎裂口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说吧，混哪块儿的？"雄也冷冷问道。"为什么冒充关西人到这儿来？"

他手上稍加了几分力，长发的脖子顿时渗出几粒血珠。

"别、别……大哥，我只是来凑热闹的。真的，您别……"长发声音发颤，吓得几乎要哭出声来。这时他也不再假装关西腔了，用一口地道的东京话拼命求饶。

"妈的少废话，我问你呢！"

"是是……我们、我们听说最近有批关西人在神室町的酒吧夜店里闹事，但却没人敢惹他们，就连东城会的流氓也不敢与他们发生冲突……正好我们几个手头有点紧，就想冒充他们搞点钱花……"

"干！"雄也大骂了一声，一把抓住混混的头发向墙上撞去，在撞了好几下松开手时，早已昏过去的长发当即软绵绵地瘫倒在地。

这时，川口走了过来，他瞥了一眼倒在地上、已毫无还手之力的三个混混，向雄也问道："这几个家伙怎么办？"

“拉到后面收拾一顿再扔出去，给他们留点记号，也让这群白痴长长记性！”雄也向地上吐了口痰，依然余怒未消，“他妈的现在神室町是谁的地盘？连些不入流的小混混也敢混水摸鱼，东城会是干什么吃的？”

“……柏木大哥应该也是有苦衷的吧……”

“狗屁苦衷，不就是不敢和关西那帮人打嘛！”雄也一脚将旁边的椅子踢飞，气冲冲地向楼上走去，一边走还一边骂骂咧咧道，“混账，如果桐生大哥在的话……”

半小时后，千年塔大厦顶层，东城会风间组事务所。

“确定不是关西的人吗？”在听完手下对不久前星尘酒吧事件的汇报后，风间组二代目组长柏木修皱了皱眉头，问道。

“没错。”站在办公桌前几步远处的手下毕恭毕敬地答道，“不是关西的，也不是其他帮派成员，只是几个想钻空子的街头混混罢了。”

“嗯……”柏木点了点头，将目光重新投回到手中的文件上，“再提醒下面的人注意一下，不要跟关西方面的人产生正面冲突。”

“可是柏木大哥……最近这种事发生得越来越多了，难道我们就……”

“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柏木没有抬头，冷静地说道，“早就对神室町虎视眈眈的关西那边快要展开行动了，任何冲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发动进攻的借口。别忘了，我们现在的老大一年前还是关西的近江四天王之一，如果现在与近江发生正面冲突，那可不是你我能轻易解决的事情。总之向下面传达我的意思，让那些愣头青这段时间老实点，不要给我惹什么麻烦。”

“是，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当部下离开房间后，柏木方才抬起了头。他将桌上的文件推到一边，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他很明白下属想要报复的心情，有好几个弟兄已经被那群关西人打进了医院，但作为神室町最强大的黑帮组织，东城会却只能遵循现任龙头寺田行雄的命令忍气吞声，这种从未有过的窝囊感任谁都不会觉得好受的。

柏木点了根烟，站起身走到窗户旁，透过玻璃凝视着神室町那美丽的夜景。不知怎的，他的脑海中此时浮现出了另一个男子的面容。

“接下来我们是应该先下手为强，还是静观其变？”

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袅袅升起的烟雾，过了几秒钟，缓缓自语道。

“……桐生，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柏木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距离他的办公楼层只有八层楼的下方，一个梳着中分长发、身穿迷彩服的男子正通过手机与人进行着联系。

“这一刻，我们已经整整等待了二十多年了……”

“我对你们的过去一点兴趣都没有。”手机另一侧的男人哼了一声，口音中带有明显的关西腔。“告诉我，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将焰火点燃？”

“别心急，为了那些含冤被埋葬于黑暗中的同伴，我们需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献祭时间。”

“那与我无关。话说回来，你就在那里说话，不怕被人窃听吗？”

“这你不用担心，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能窃听我的人在这世上寥寥无几。”

“哼哼，不用套近乎了。让神室町燃烧起来——你我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才暂时合作的，等事情办完后我们就将变成敌人，这点你可别忘了。”

“嗯，我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那么，尽快把神室町变为火海吧。”

另一侧主动挂断了电话。

男子将手机缓缓放下，凝视着窗外美丽的夜景，良久地一动不动。

“只变成火海怎么够……”他喃喃自语道，眼中突然掠过了一道刻骨的恨意，“复仇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二 最后的嘱托



第二天一大早，当晨雾还未散尽时，位于郊外的墓园内就迎来了两位客人。

身穿白色西服的男子默默地将一束鲜花放在墓碑前，而后直起腰来凝视着碑上那位女子的遗容，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

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就是以“堂岛之龙”之名在黑道上名闻遐迩的桐生一马。在一年前解决了“100亿事件”后，刚刚成为东城会第四代龙头的他就火速宣告引退，并将龙头一位传给了在“100亿事件”中对东城会有大恩的原近江联合干部寺田行雄，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世事。虽然各组组长竭力挽留，但桐生却已是心灰意冷。

当年为了替好友锦山彰顶罪，他整整在大牢里待了十年，并被东城会以叛徒之名逐出帮派。而当他出狱后才发现，自己的悲剧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虽然他最终解决了几乎令东城会分崩离析的“100亿事件”，但代价却惨重异常。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前辈，以及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都在那起事件后成为了他永远的回忆，这也是他离开黑道的最大原因。更何况，此时的他也已经有了需要照顾的人……

“让我来拜一下妈妈吧。”

稚嫩的童声打断了桐生的思绪，他扭头向旁边望去，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刚刚走到他身旁，手中还抱着一束鲜花。

“嗯……来吧，遥。”桐生让开了一步，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如果不是曾亲身经历过那起事件的人，大概很难相信这个穿着休闲服的可爱小姑娘——泽村遥就是“100亿事件”的主角。一年前，警方、政界、黑道曾为了她那条掌握着100亿日元去向关键的项链明争暗斗，整个神室町也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腥风血雨中。当时刚刚出狱的桐生一马偶然成为了遥的监护人，并为了保护她与各方势力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离开黑道后，桐生正式成为了遥的监护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两人在生死与共的那段日子里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另一个原因则是——遥正是桐生死去的恋人泽村由美的亲生女儿。在那起事件的最后，锦山彰与遥的父亲——充满野心的政治家神宫京平同归于尽，由美也身中流弹不幸身亡，自那之后，桐生就成为了遥在这世上惟一的亲人。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感情却和亲生父女没什么区别。

看着正双手合十跪在地上轻声为亡母祈祷的遥，桐生忽然感到有些不太对劲。他警惕地抬头向四周看了看，果然，刚才还依稀有着几个身影的墓园此时已空无一人，虽然今天并非节假日，来扫墓的人并不多，但像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

正当桐生想叫遥起来时，不远处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好久不见了，第四代。”

“寺田叔叔！”

看清楚来人是谁后，遥惊喜地站了起来，桐生也不由得一怔。

正向墓碑这边走过来的高大中年男子，就是东城会的第五代龙头寺田行雄。

身为原近江联合四天王的寺田与桐生一马最敬佩的大哥——原堂岛组组长风间新次郎是多年的挚友，应风间的拜托，他在一年前的“100亿事件”中曾救过遥的性命，并帮了桐生不少忙。正是由于两人在并肩作战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再加上东城会暂时找不到堪当大任之人，桐生才会力排众议将东城会龙头传给寺田，而后放心地从黑道中引退。

“寺田，你怎么会来这里？”桐生诧异地问道。他向寺田身后望去，后面空无一人。

“我让手下留在墓园外面了，怕打扰了这里的清静。”寺田笑了笑，“其实，我这次是专门来找你的，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要和第四代龙头商量一下。”

桐生不由得看了遥一眼，遥心领神会，乖巧地走向了墓园的另一边。等遥远离此处后，桐生方才皱了皱眉头。

“以后别再这么称呼我了，现在的我已经与黑道毫无关系，有什么事要专门跑到这里来找我？”

寺田犹豫了一下，说：“实际上，我打算与近江联合的乡田会长进行结盟。”

“结盟？”虽然已经有了些心理准备，桐生还是对寺田的这个提议感到颇为吃惊。

“没错，让东城会与近江联合结盟。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认为这是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的惟一方法。”

“……东城会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寺田叹了口气，“一年前的那起事件让东城会元气大伤，不但实力与影响力与之前无法同日而语，内部也是问题成堆。我并不是害怕战斗，但我实在不认为与如今关西最大的近江连合对抗有什么胜算，只会徒然增加死伤罢了。”

“……老实说吧，现在你与乡田会长的级别已无法相提并论，我可不觉得对方会赞同你的提议。”

桐生不想与寺田再讨论这个话题了，他向远处的遥招了招手，示意该走了。

“请等一下！我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可是……”

看到桐生转身想走，寺田急忙想留住他。但桐生背对着寺田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再说了。

“寺田，东城会的五代龙头是你。我早已洗手不干，这不是我该插嘴的事情。”

“我只是想知道，如果身为四代龙头的你还在这个位置上，会怎样让东城会度过这个难关呢？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听取您的意见。”寺田深深弯下腰，诚恳地向桐生请求道。

桐生沉默了。东城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其中他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但同时他也不想再卷入黑道的纠葛中，这是他在一年前就立下的誓言。

正当他想要拒绝寺田时，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打破了墓园的沉寂。

“哇哇。”栖息在林中的十余只乌鸦受到惊吓，纷纷鸣叫着向天空逃去。桐生急忙转身，映入他眼中的是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的寺田。东城会的五代龙头捂住右臂，鲜血自他的指缝间渗出。而在墓园的入口处，四个一身黑色西服、戴着墨镜的男子正向这边走过来，为首的那人枪口的硝烟还未散尽。

桐生急忙示意遥找个地方藏起来，抢前几步厉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

“来取寺田的人头。”为首的男子歪了歪头，在他身后的几个人纷纷举起枪对准了桐生和寺田。

桐生一眼就注意到了对方衣领上那个镶有金边的纽扣，冷冷问道：“关西派来的敢死队吗？”

“好眼力。”对方冷笑了一声，“别奢望会有人来帮忙，外面的那些家伙已经被我们收拾了。东城会的保镖也太嫩了些吧，这就是所谓关东第一黑帮的实力吗？”

“混账！”当听到部下的下场后，寺田不禁怒喝道。但肩头的伤势却令他无法做出激烈的动作。

“一会儿把他们挖个坑埋了就好。这里正好是墓地，也省去了我们搬运的工夫。不过……”男子话锋一转，“现在还缺一个人，早点下去陪你的小弟们吧，寺田！”

桐生挡在寺田身前，低声道，“带着遥快些逃，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桐生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肩负着东城会的未来，决不能在这里丧命。”

寺田本想再说些什么，但看到桐生那坚毅的眼神后，他就知道再争辩也没什么用了。他咬了咬牙，跌跌撞撞地向着不远处遥所在的地方跑去。

看到寺田想跑后，近江联合派来的杀手急忙想追上去，但桐生却挡在了他们面前。

“你们的对手是我。”桐生捏了捏拳头，指关节嘎吱作响。他瞥了一眼对方手中的枪，冷笑着哼了一声，“现在的小辈们已经完全不懂黑道的礼仪了吗？四对一也只敢以枪取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死到临头还嘴硬！”刚才开枪打伤寺田的男子骂了一声，但却下意识地将枪收了起

来，其他几个人也跟着照做了。看到对方的这个动作后，桐生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去死吧！”为首的男子突然大喊一声，挥着拳头向桐生冲了过来。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全力击向桐生面门的重拳却被对方单掌轻而易举地挡了下来。而在下一瞬间，桐生自下而上挥出的右拳重重地击在了他的下巴上，伴随着骨头的碎裂声，男子倒仰着向后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看到倒在地上浑身抽搐的同伴，其他混混一时呆住了。但桐生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一击命中后就迅速冲上前，向剩下的三个对手猛攻过来。

如果是在平日里，桐生也许还会手下留情，但在现如今生死相搏的关头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飞起一脚踢中左边敌人的小腹，待其痛苦蹲下时又一把抓住对方的头发，让自己的膝盖与对方面部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此时，另一个混混刚刚反应过来，慌忙挥拳打向桐生，桐生没有退让，侧身抓住他的右臂来了个过肩摔，而后一脚踏向了他的面门，同时双手一扭，让对方的肘关节和肩关节瞬间错位。

当三个同伴顷刻间就丧失活动能力后，最后的那个混混急忙掏出了枪。可还没等他扣动扳机，手中的枪就被桐生一个回旋踢踢飞。脚甫一落地，桐生就迅速跨步抓住了对方的双手，随着咔哒咔哒的几声脆响以及凄厉的惨叫声，男子的五个手指竟硬生生地被掰断了。桐生没有就此罢手，他面无表情地揪住对方的头发，狠命向着旁边的一个墓碑撞去，撞了好几下才松手。翻了白眼的男子软绵绵地地瘫倒在地，再也无法动弹了。

桐生扫视了一下四周，当确定没有其他敌人后转身走向了半跪在地上的寺田。他仔细看了看对方伤处，还好只是擦伤，虽然会感到剧痛，但并无大碍。

“感觉怎样？”

“还好……”寺田强忍着痛答道。

桐生伸出手准备拉寺田起来，可就在这时，背后不远处的细微响动却让他心中一惊。他下意识地回身，发现最先被他打倒的那个男子已经恢复了神智，正挣扎着从腰间掏出枪瞄向这边。桐生急忙弯腰，迅速捡起了刚才被自己一脚踢到这里的手枪。

“砰砰”。

“小心！”

两声枪响和一声大喊几乎同时响彻在墓园上空，那个男子闷哼一声，捂着右肩的枪伤踉踉跄跄地逃离了墓园。

而在通道的另一边，寺田行雄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在对方开枪的那一瞬间，寺田舍身撞开了桐生一马，但子弹却径直命中了他的前胸。

“寺田！”桐生急忙弯下腰，伸手将他扶住。鲜血正源源不断地从寺田嘴角流下，而胸前流出的大量鲜血已将他的衬衣染成了一片鲜红。

“拿着这个……”寺田挣扎着从衬衣口袋中拿出一封被染得血迹斑斑的信，将它递到了桐生面前。桐生能感觉到，自己怀中的这个中年男子正不住地颤抖着，气息也是越来越微弱。“拜托你……把它送到乡田会长那里……”

当看到桐生将信拿在手中后，寺田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我和你相差太远了……如果为了东城会的未来着想，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切，就都托付给你了……”

断断续续说完了这番话后，寺田忽然头一歪，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寺田……喂，寺田！”

桐生急声呼唤道，但是，寺田行雄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桐生注意到，寺田的脸上依然挂着淡淡的笑容。

也许，是因为这个男子的心愿已了的缘故吧……

三 决议

这天下午，所有神室町的居民都感觉到了街上情况的异样。

虽然临近圣诞节，但神室町却丝毫感觉不到有任何节日的气氛，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身穿黑色西服的黑帮成员，而街上的警力也增加了许多。

尽管东城会最开始时曾尽力封锁消息，但第五代龙头寺田行雄遇刺身亡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了出去。仅仅一年间，东城会的三任龙头中就有两人死亡、一人引退，往日关东第一帮派的声势已荡然无存。

由于寺田生前曾嘱咐过手下的干部，即使自己遇到不测也不许轻举妄动，但东城会还是派出大批人马在町内寻找凶手。为了预防发生不测，警方也只好派出了空前的警力，许多新警员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阵仗，虽然采取的是小队巡逻的方式，但当看到那些黑帮成员都是一幅仿佛老爸刚被人杀了的凶狠表情时，他们的心中依然不免惴惴不安。

而在同一时间，东城会总部内也是戒备森严。所有高级干部在得到消息后都立即赶到了这里，在寺田身亡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原堂岛组组长堂岛尚兵的遗孀堂岛弥生暂时代理起了会长一职。

“敝人，东城会五代龙头寺田行雄，愿与近江连合五代龙头乡田会长进行平等结盟。希望近江与东城会的长期纷争能就此烟消云散，双方从此之后摒弃前嫌共图大业。”

在议事厅内，坐在会长席上的堂岛弥生向所有高级干部宣读了寺田留下来的那封信。听到信上的内容后，厅内一时间鸦雀无声。这些干部早已知道寺田有意与近江联合结盟，但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让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提议。

“开什么玩笑！”东城会直属秋田组组长秋田让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腾的一声站了起来，“难道我们就这样带着这封信前往关西？明知道寺田大哥是被近江的人暗杀的，还是要去与那群混蛋结盟！？真要是这样，我们会成为整个黑道的笑柄的！”

“冷静一点。”柏木皱了皱眉头，“别在这里大吵大嚷。”

“冷静？你叫我怎么冷静得下来？”

“那好，你告诉我，如果是你的话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秋田抬高了声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才是我们所尊崇的黑道！”

听到这句话后，坐在另一旁的东城会财务负责人高桥有三不禁冷笑了一声，“兄弟，要打仗是吧？钱呢？”

“钱钱钱钱、他妈的少提这个，你还有没有点黑道的骨气？！”

“那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去打仗？”高桥撇了撇嘴，“买武器、勇气金、安家费……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都需要钱。这几个月我们连维持组织的基本运作都已是煞费苦心，哪里

还能变出钱来打仗？”

“哼哼，害怕了就直说，老子可不会像你一样做缩头乌龟。”

高桥怒视着秋田，就当他刚想站起身和这个家伙干上一架时，堂岛弥生说话了。

“安静。”

虽然声音并不大，但这两个字就像是有魔力一样，立刻让室内再度安静了下来。尽管这位无论什么时候都身穿和服的女人的战斗力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人，但她在重返东城会这一年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却是有目共睹。雷厉风行的处事作风、冷静的判断力，再加上堂岛组长遗孀的身分令她很快就成为了会内的第二号人物。在“100亿事件”中，东城会的精英或死或走，人才严重流失，如果不是弥生从旁协助寺田行雄主持大局，东城会甚至可能早已土崩瓦解。东城会上下都对弥生敬佩有加，因此她的一句话就令局势稳定住了。

弥生严肃地扫视着整个议事厅，最后将目光停留在了坐在自己左手席的桐生一马身上。虽然桐生已在会内引退，但当他主动提出要参加这次会议时，谁都没有阻拦这位前任东城会的会长。

“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去关西？”弥生问道。

“这是寺田生前的最大心愿。”

“你也认为与近江联合结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桐生点点头，顿了一下，说：“还有……大姐，这件事能不能交给我来办？”

弥生一怔，“你要亲自去？”

“是的，我必须完成寺田临终时的嘱托。”

“桐生，你该知道现在的关西有多危险吧？”一旁的柏木忍不住提醒道，“近江既然有胆量跑到东京来暗杀寺田会长，就更不用说在自己的地盘上会做出些什么事情了。”

“我明白，对此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桐生平静地说道。

“难道说……”当注意到桐生脸上那种视死如归的神情后，弥生心中不由得一惊。早在桐生一马还在堂岛组时，她就已经是这位堂岛之龙的大姐大，对他的性格相当了解。“如果对方拒绝结盟的话，你打算对乡田会长下手？”

“那要看情况而定。我欠东城会的实在太多太多，也该到补偿的时候了。”

弥生凝视着桐生一马良久，目光忽然变得柔和了起来。她缓步走到桐生身边，说：“你不会是还将十一年前堂岛组长的去世放在心上吧？那是锦山干的，与你毫无关系，你不必再为此而自责。”

“不。”桐生摇了摇头，“锦山与我从小一起长大，与亲生兄弟没有任何区别。他留下来的债，我来还就可以了。而且……”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向弥生深鞠了一躬，“无论是作为桐生一马还是东城会的前代龙头，我都有义务与责任亲自解决这件事，请您务必允许我的请求。”

“……就算我说不让你去，你也不会听我的吧？”

“请您原谅。”

“……嗯，我明白了，就交给你了。”弥生点了点头，示意桐生坐下。

当发觉弥生似乎打算同意桐生一马的请求后，秋田急了，急忙大声请求道：“大姐，请您三思而行啊！”

“就算是桐生大哥您这么说……坦白说吧，我无法接受。”丰口组组长丰口大作也用力点了下头。

听到两人这么说，其他干部也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厅内七嘴八舌乱成一团。除了坐在一旁缄默不语的柏木修，几乎所有干部都反对与近江联合进行结盟。

“闭嘴！”弥生突然怒喝了一声。她一把拿起桌子上的日本刀，拔刀出鞘，转身冷冷地环视着在座的诸位干部。



“为了东城会，桐生一马连性命安危都置之脑后……”她忽然将刀锋对准了在座的众人，厉声喝道，“如果还有谁不同意，现在就站出来！”

所有人都被弥生的气势震慑住了，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其实在座的人心里也都清楚，以东城会如今的实力根本无法与近江联合正面对抗，但身为黑帮成员的傲气与自尊却让他们很难冷静地进行判断。尽管在弥生的威压下他们默许了谈判进行，但心中压抑的怒火依然无法消除。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寺田会长的遗愿，并不意味着我们东城会怕了任何人。”仿佛是看穿了众人的心思，弥生话锋一转，继续说道，“我在此委托桐生一马代表东城会与近江联合进行同盟建议，但如果同盟破裂，我们也不会再继续忍让下去……”

她忽然将刀用力一挥，大声喝道：“那时，就是东西之间的全面战争！”

第二章　关西剧变

一　关西之龙

苍天堀——就如同神室町一样，这里也是关西最繁华的娱乐街。数百家大大小小的歌舞厅、KTV、酒吧及情色场所每年都给日本政府创造巨额财富，而关西的黑帮更是不会放过这块肥肉。在过去十余年中，围绕着苍天堀的地下统治权，大阪众多黑帮展开了无数场明争暗斗，尤其是二十多前四大黑帮间发生的大规模械斗更是让苍天堀的众多店家不得不纷纷关门以求自保。无奈之下，警视厅厅长只得将四大黑帮的龙头召集在一起进行协商。在经过了漫长的谈判后，几大黑帮在政府的压力下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前的大骚乱

不但令店家关门，也导致各黑帮的收入大幅下跌，几方之所以能达成和解，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这样的争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苍天堀这块肥肉太大了，目前根本就没有帮派有实力独吞，分区而治的方式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自那之后，苍天堀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械斗，就算有人在娱乐场所闹事也会被掌管该区域的黑帮毫不留情地收拾一顿。尝到甜头的警方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黑道的地下统治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苍天堀竟然成为了关西最太平的地方之一。不过，随着十五年前近江联合的异军突起，各黑帮之间的实力均衡终于被打破了，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近江联合的第五任会长——乡田仁。

在短短三年间，乡田仁利用种种手段将其他几个黑帮压制得完全无法抬头，并采取兼并的方式逐步扩大本方的势力。虽然其他三大黑帮也都预感到了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但令他们万万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三天之内，苍天堀的权力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更迭。

当星合会与湾山盟的龙头及其一家老小，以及两大帮派最强硬的十余位干部在同一天晚上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出时，整个日本黑道都震惊了。他们原本以为近江联合就算发动战争也要在几个月后，可没想到乡田仁这么快就采取了行动，而且做得这么绝。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为了策划这次暗杀，乡田仁整整准备了两年时间，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请到了诸多金牌杀手，并在行刺前刻意制造了近江联合想要进行和谈的假象，以诱骗其他帮派龙头放松警惕。整个行动策划得滴水不漏，不但瞒住了外界，就连近江联合内部也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这次行动。

正如乡田仁所料，就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四大帮派中实力最弱的堤口组就主动提出了结盟的请求。近江联合在短时间内吞并了星合会与湾口之前控制的地区以及他们旗下的人马，而在两年后，堤口组这个名字也永远成为了历史。从那之后，近江联合不但完全控制了苍天堀，更一跃成为了关西最大的帮派。时至今日，苍天堀的大小娱乐场所都必须按月向近江联合缴纳保护费，在这里，警察和法律已远远不及近江联合的力量。

而现在，桐生一马已经来到了这个繁华的娱乐街，也是最险恶的虎狼之地。

如龙2

从寺田因失血过多在救护车上死去的那一刻起，遥就知道自己的桐生叔叔绝对不可能再置身事外了。她懂事地告诉桐生自己会先去向日葵（遥以前生活的孤儿院）那里待一阵子，让桐生完成工作后再来接她。而堂岛弥生也答应会暗中派人保护遥，因此桐生才放心地搭乘新干线来到了大阪，准备与近江联合进行和谈。

“大吾，近江联合的总部在什么位置？”走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桐生一马向身旁的青年问道。

“离这里比较远，乘车大概需要四十分钟左右。”身着白色羽绒服的青年答道。

这个被桐生称为大吾的青年，就是堂岛弥生与原堂岛组组长的儿子——堂岛大吾，而他也被包括桐生在内的许多人认为是下任会长的最佳人选。当他得知桐生要前往大阪时，大吾马上主动要求与其同行。一方面，曾来过苍天堀的他可以给人生地不熟的桐生担当向

导，而最重要的，他还准备跟近江联合的一位“老朋友”算算旧账。

六年前，直属于近江联合的乡龙会的人来到了神室町想找东城会某个高级干部的麻烦，这事本来与堂岛组无关，但年轻气盛的大吾却主动向乡田仁之子——乡龙会第二代会长乡田龙司下了战书。可当他按照约定到达大阪的决斗地点时，等待他的不是乡田龙司，而是大阪府的刑警。就这样，大吾因为严重违反枪械管制法而被判入狱五年，直到去年才被放出来。

在出狱后，大吾就同东城会断绝了关系，自己带着一群小弟终日沉迷于神室町的酒色之间。一方面是由于五年的牢狱生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想卷入东城会的权势纷争中。不过，如今的东城会需要尽快确定下任会长以稳定组员们的情绪，所以弥生和桐生才会决定将大吾带回来。

找到大吾后，桐生向他说明了现在东城会遇到的危机。十一年前还是个少年的大吾就非常崇拜被誉为“堂岛之龙”的桐生一马，直到现在他仍对面前的这个男子敬佩有加，因此在桐生的说服下，大吾终于同意重返东城会主持大局。不过，他的条件就是要随桐生一同去大阪。在重新振作起来后，他决心一定要让乡田龙司偿还五年前的那笔债，不然的话他将永远无法接受自己，更不用说要背负整个东城会的命运了。正因如此，桐生才同意了他的要求。

此时天色已晚，而且与近江联合预定的会面日期是明天，在大吾的建议下，两人一同来到了苍天堀有名的格兰德夜总会，准备先在这里吃顿饭再去酒店休息。

坐在二楼VIP席的桐生漫不经心地看着楼下舞台上的情色表演，将酒慢慢向口中送去，为了防止冷场，坐在他身旁陪酒的小姐也赶忙开始寻找新的话题。

“听口音，客人您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看到桐生点头后，小姐娇笑了一声，腻声说道：“果然是大城市来的人啊，气质就是和一般人不同。那么，客人您是来大阪旅游的吧？”

桐生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淡淡道：“来办些事情。”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的吵闹声吸引了桐生的注意力。他扭头望去，相隔四个座位的那桌客人正指着大堂经理的鼻子叫骂，气焰非常嚣张。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今天晚上的客人太多，确实没有小姐了。”大堂经理不停地鞠着躬，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他心中正暗暗叫苦不迭，这帮人都是自己惹不起的狠角色，可他们来店时陪酒的小姐却刚好被其他客人点完了。

正当他决定拿几瓶好酒破财免灾时，一个戴着茶色眼镜的胖子狠狠踢了他一脚，骂道：“不认识我们怎么着？还是说你不把我们瞧在眼里？”

见桐生正饶有兴趣地看着那边，陪酒小姐急忙小声劝他，“别看他们，惹不起的。”

虽然挨了一脚，但大堂经理却丝毫不敢反抗，只是拼命地鞠躬。这时一个穿着绿衬衫的青年又走上前来，不耐烦地推了他一把。“有时间鞠躬的话，就快点给我们多找几个姑娘来！”

忽然，旁边座位上传来了一个傲慢的声音。

“我说你们几个，就这么算了吧。”

说话的是一个穿着卡其色大衣，棕色皮肤，头发染成金色的高大男子。他大咧咧地坐在座位上，双手分别搂着身旁的两位陪酒女郎，还有一位女郎正在为其倒酒。

那三个流氓闻言刚想发火，但当扭头看清男子的相貌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冷战，刚才凶神恶煞的样子顷刻间荡然无存，脸上立即换成了一副谄媚的神情。

“大哥，您、您也在这里玩啊。”

“嗯，闲着无聊就来逛逛。”男子懒洋洋地应道，“怎么，要小姐陪？我这里有三个，要不要？”

“不不！那怎么敢……”胖子连忙打着哈哈，但浑身冒出了冷汗。“您别给小的们开玩笑了……”

男子哼了一声，摆摆手示意大堂经理可以离开了，而后向那三个流氓抬了抬下巴。“过来喝两杯吧。”

“啊，我们几个就不打扰您……”胖子刚想婉言谢绝尽快离开这里，但看到男子不耐烦地翻了翻白眼后，他与其他两个同伴赶忙坐下，点头哈腰地向男子致谢，“多谢龙司大哥了。”

当招待拿来酒杯后，三人纷纷站起身向男子敬酒。坐在男子左边的陪酒女郎曾见过三人中身穿银西服的那个，知道他平日里总是耀武扬威，看谁都不服气。也正因如此，她才会有些惊讶自己陪的客人竟然有这样的神通。

“客人您还真是了不起呢。”她撒娇似的拿起一杯红酒递到男子嘴边，“以前怎么从没见过您呢？”

男子豪爽地笑了两声，将酒一饮而尽。虽然他没有回话，但是绿衬衫反而耐不住性子说了起来。

“笨蛋，你在这里做事，竟然没听说过大哥？”他刚才明显是喝多了，醉醺醺地说道，“这位就是近江联合未来的首领，人称‘关西之龙’，知不知道？！”

当听到这句话后，男子眉头一皱，将手中的酒杯缓缓放回到桌子上，而其他两个流氓则是脸色大变。绿衬衫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当他将一杯酒喝完时才感觉到气氛似乎有些不对。

“怎、怎么了？”察觉到不管是男子还是两个同伴都在冷冷看着自己时，绿衬衫一下子慌了。他求助似地将目光投向了胖子，但对方冰冷的目光却让他感到浑身发凉。

“你们先离开一下。”金发男子向三个陪酒女郎努了努嘴，而后继续面无表情地看着绿衬衫。

“你刚才说什么？”胖子歪着嘴，冷冷地问向绿衬衫。

“哎？什么？”

“混账，那句话在龙司大哥面前是禁句，快点跪下来赔罪！”胖子指着绿衬衫大骂道，银西服则是惶恐地先看看金发男子，又将目光移到绿衬衫脸上。

被胖子这么一骂，绿衬衫的酒立即醒了大半。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刚才究竟犯了多大的错，慌忙离开座位跪在男子面前，头在地板上磕得咚咚作响。

“是我该死！龙司大哥，求您高抬贵手，大人不记小人过……”当想起之前曾犯过类似错误的弟兄的下场后，绿衬衫吓得浑身哆嗦了起来，一边求饶一边拼命磕着头。

男子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而胖子和银西服此时也是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

当绿衬衫磕了大概十几个头，额头都磕出血之后，男子终于开口了。

“起来吧，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子似乎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脸上还有着一丝笑意。他指了指自己对面的那个座位，说：“来，坐下。”

绿衬衫松了一口气，急忙按男子所说坐在了座位上，然后垂着头一动都不敢动。尽管对方好像不准备再追究此事，但他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男子拿起酒瓶，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而后将酒瓶递到了对面的绿衬衫面前。

绿衬衫慌忙起身，双手拿起酒杯送到瓶口下。男子慢慢将酒向玻璃杯中倒去，鲜红的液体很快就从杯中溢了出来，但男子却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依然不断倒着酒。绿衬衫哆嗦得更厉害了，他不敢正视男子，只是一个劲地在心中乞求佛祖保佑。

“山口，你跟了我几年了？”男子边倒酒边和颜悦色地问道。

“两、两年……”

“哦，原来如此。”

“大、大哥……您……”

绿衬衫想要求饶，但男子却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还是记不起来刚才说了些什么吗？”

“……是、是……”

男子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下去。当酒快要倒完时，他将瓶口立了起来，重新靠回到沙发上。

“喝了它。”他抬了抬下巴，慵懒地说道。

绿衬衫就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急忙端起酒杯向口中送去。而就在玻璃杯与他嘴唇相触的那一瞬间，金发男子的脸上忽然掠过一丝寒意。他突然拿起酒瓶，狠狠砸向了绿衬衫的脑袋。伴随着清脆的破裂声，酒瓶立刻在绿衬衫的脑袋上开了花，玻璃碴子也溅了一地。

绿衬衫惨叫一声，当即趴倒在了桌子上，但男子却不打算就此罢手。他一脚踩在桌子上，左手卡住绿衬衫的下巴强行让对方抬起脸来，而后将手中那半截碎酒瓶抵在了他的嘴上。

“现在该想起来了吧？”男子终于露出了怒意，他狠狠捏住绿衬衫的下巴，几乎让对方喘不过气来。鲜血自绿衬衫的脑袋上缓缓流下，而他的眼中充斥的只有恐惧。

“说啊，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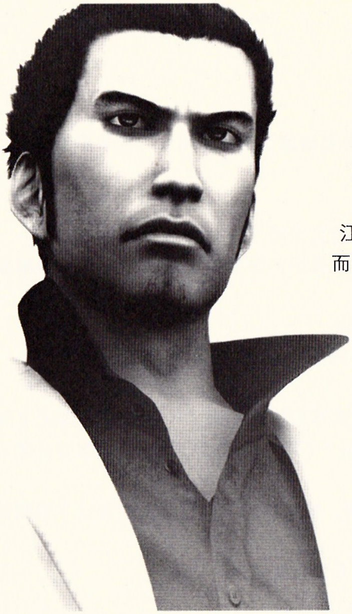
夜总会内此时静得出奇，所有客人都屏住了呼吸，偷偷关注着2楼的情况。可就在此时，不远处一个平静的声音忽然传入了男子的耳中。

“关西之龙。”

金发男子硬生生地停住了即将刺向绿衬衫面门的碎酒瓶的去势，夜总会内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刚才说话的那个男人身上。

“关西之龙，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桐生一马慢慢呷了一口酒，望着正前方继续淡淡说道。

“喂，别乱说话……！”坐在其身旁的陪酒女郎以为桐生喝醉了，连忙摇了摇他的胳



膊，急声乞求道。

男子看了桐生几秒钟，松开绿衬衫慢慢重新坐了下来。他将左手搭在沙发背上，眯着眼盯着桐生，一言不发。

“真麻烦。”桐生放下酒杯，起身走向了近江联合那些人所在的席位。这倒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惟一的楼梯就在那个方位。

“站住！竟敢偷听别人说话……这里有你插嘴的份吗？”胖子冲上前挡在了桐生面前，银西服和血流满面的绿衬衫也围住了他。

“你们太吵了，我想不听到都难。”

“……混账！”

绕到桐生身后的绿衬衫一手捂着头，一手抄起桌上的酒瓶就向毫无防备的对手猛砸过去。他清楚这是自己保命的惟一机会，只有干掉这个家伙，才能期望那位老大饶过自己，所以他下手也是分外狠毒，毫不在乎正是由于刚才桐生的话才令自己逃过一劫。

酒瓶在桐生一马的脑袋上应声而碎，但令绿衬衫瞠目结舌的是，面前的这个男人竟然若无其事地转过身来。

绿衬衫狠了狠心，大喊一声就拿着手中的半截碎酒瓶向桐生的胸前猛刺过去。桐生毫不费力地侧身让开了这一击，而后借着对方的势头，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就将他从二楼扔了下去。

“哦～”那个金发男子眉头一挑，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

胖子和银西服急忙趴在栏杆上向下望去，绿衬衫刚好掉在了一楼的钢琴上，已经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混账，你想被扔到大阪湾里去吗！”银西服又惊又怒，但在看到桐生刚才显露的那一手后却不敢贸然上前了。

“哦，那倒是没试过。”

桐生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胖子，他抄起一把椅子，狠狠砸向桐生。桐生不避不闪，只是举起左前挡在脑前。一声巨响后，胖子吃惊地看着手中剩下的两条椅子腿，再看看地上散落的木屑，最后将畏惧的目光投向了那个毫发无伤的陌生人。

“好身手。”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金发男子再度站起了身来，慢慢鼓掌赞道。“真是抱歉，我的手下太容易冲动了。”

桐生没有理会他，转身就向楼梯走去。

“怎么，朋友这么快就要走吗？”

“有你们在，即使喝酒也喝不痛快。”桐生冷冷说道。

“别这么说嘛，我很欣赏你的本事，坐下来一起喝杯酒如何。”他向桐生做了个邀请

的手势，“也算是给朋友你压压惊。”

“没兴趣。”

“那么，就连我以近江乡龙会会长的身分来邀请都不给面子吗？”男子提高了嗓门，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听到这句话后，桐生终于停住了脚步。

“……乡龙会？”他慢慢转过身，凝视着面前这个男子。

“哈哈。”看到桐生一马似乎改变了心意，男子大笑着拍了拍手，向手下吩咐道，“去，把这里最好的酒给我拿过来！”

“是！”胖子鞠了个躬，赶忙向着服务台跑去。

“朋友，你不是关西人吧？关东来的？”当桐生一马走到桌前时，男子问道。

“对。”

“我就说嘛，如果关西有这么厉害的家伙我不可能不知道。”男子豪爽地笑了笑，“那么，朋友怎么称呼？啊，抱歉，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近江联合直属乡龙会第二代组长乡田龙司，朋友你呢？”

“乡田……”这个名字令桐生一马吃了一惊。他缓缓坐下，打量着对面这个魁梧的金发男子。

“你应该听说过近江联合吧，现如今全日本最强大的组织。”

“……有所耳闻。”

“那么，朋友你现在能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了吗？”

“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

“别这么谦虚嘛。还是说……你认为我不配知道你的名字？”

察觉到对方的口气有些不悦后，桐生看了他一眼，慢慢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桐生……桐生一马。”

乡田龙司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拿起的酒杯悬在了半空。站在旁边的胖子和银西服闻言更是双目圆睁，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堂岛之龙……东城会的桐生一马吗？”龙司轻轻呷了一口酒，死死地盯着桐生一马的眼睛，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不是。”桐生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龙司凝视了桐生半晌，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朋友你还真是吓了我一跳。说的也对，那个人怎么可能会坐在这里与我喝酒呢？”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笑道，“那个男人现在一定是在神室町抓紧时间做战斗准备才对啊。”

胖子和银西服闻言后这才长松了一口气，刚才笼罩在酒桌上的肃杀之气也在此时一扫而光。

“朋友，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会那样恼火？”

“……为什么？”

乡田龙司慢条斯理地说道：“有些道上的朋友喜欢叫我‘关西之龙’，而在十多年前，东城会的一个男人就已经有了‘龙’的名号。不过，“龙”可不应该有什么关西和堂岛之分……”乡田龙司盯着桐生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在黑道的世界里，真正的龙

只能有一条，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嗯，你说的没错。”

听到这句话后，龙司顿了一下，嘴角咧出了一丝笑意。这时，侍应也将好酒拿了上来。乡田龙司为桐生满上了酒，继续说道：“和你聊得这么投缘，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吧。今晚十二点，神室町将有一场华丽的烟火表演。”

“烟火？”

“是啊，一个盛大庆典的开篇。而到了明天嘛……”他慢慢弯下腰盯着对面的男子，眼神中放射出一道冰冷的光芒，“堂岛之龙就将迎来自己的死期，而我，则会成为真正的龙！”

桐生心中一震，但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平静地将杯中的酒向口中送去。

“哈哈，似乎讲得太多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桐生先生慢慢玩啊。”说完这句话后，龙司起身离开了酒席。而当他刚想走时，又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

“对了，下次见面时，不妨喷些香水吧。”

“……什么意思？”

“那样才能掩盖你身上的味道啊。”乡田龙司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只有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人才会拥有的血腥味……”

说完之后，乡田龙司背对着桐生做了个再见的手势，径直向出口走去，而那几个近江联合的人也慌忙跟了上去。片刻后，二楼的客席上就只剩下了桐生一人。

乡田龙司决不是个简单的对手——虽然相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在黑道拼杀了这么多年的桐生一马来说，已经足够让他得出这个结论了。不过，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刚才对方说的“烟火”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低头看了下手表，指针刚刚走过十二点，不过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又坐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桐生结账离开了夜总会。当他出门的时候发现，许多人都站在街道正中，正聚精会神地仰望着大楼壁面上的显示屏。

桐生抬头望去，大屏幕上出现的那幕景象让他怔住了。

电视节目中正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在不久前的午夜十二点，东京神室町刚刚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由于火势还未得到控制，警方正提醒市民不要前往那一带。令桐生震惊的是，爆炸的地点竟然是千年塔，而从画面来看，爆炸区的中心正就是东城会风间组事务所所在的楼层。

“这就是……十二点的焰火吗……”

桐生盯着屏幕上的景象，眼中掠过了一道杀意。

二 狩猎黑社会的女子

次日上午十点，大阪警署。

“东城会想和近江联合结盟？”当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这个信息后，组织犯罪对策部第四课课长别所勉忍不住皱了皱眉头。“那么，警视厅想让我们做什么？”

正在与其对话的男子是须藤纯一，毕业于东大的警界精英，一年前他由于在“100亿事件”中表现出色而被提升为警视厅四课课长。别所曾在几年前与须藤见过一面，虽然对方

很有礼貌，但别所对他却没什么好印象。一方面从底层打拼上来的他本质上就不太瞧得起须藤这种学院派的上司，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两人的性格差异太大。别所为人处事一向大大咧咧，毫无架子、口无遮拦，虽然这令他在下属中颇受拥护，但却不受上司的待见；而须藤则是那种标准的理论派警察，证据与规章制度高于一切，冷静沉着可却过于死板。

尽管如此，警视厅毕竟是大阪警署的上级单位，所以别所也只能对他言听计从。可是，电话中传来的指示却令他着实吃了一惊。

“保护好桐生一马。”

“……你说什么？”

“桐生一马是为了结盟而去的，如果他死在大阪的话，那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将会陷入极度麻烦的状态。所以，绝对不能让桐生一马受到任何伤害。”

“……让我们警察去当流氓的保镖？”别所怒极反笑，“你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须藤的语调很坚决，“事不宜迟，请快些布置好人力吧，一切就都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别所恼火地挂断了电话，狠狠呸了一声，“妈的，什么世道！”

“署长，怎么了？”

这时，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别所抬头望去，一个二十岁左右，身着便装的美丽女性正站在办公桌前，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哦，是薰啊。”别所将搭在办公桌上的双脚放了下来，“工作办完了？”

“人已经带回来了，正在接受审讯。恐吓、伤害、偷税漏税，再加上妨碍公务，这些罪名够他们在牢里待一阵的了。”女人平静地回答道。

被别所称为薰的女子名叫狭山薰，府警四课防止犯罪部门的主任。不过，关西黑道对她则有着另一个称呼——狩猎黑社会的女人。

有些警察遇到与黑帮有关的案子就会有所顾虑，但狭山薰却对这类案子情有独钟。凡是接到类似报案，她总会主动请缨亲自进行调查，并且不查出个结果誓不罢休，就仿佛是与黑道有仇一样。大阪的各大黑帮都对她非常头疼，所以才会送给她这样一个外号。

“对了，所长。”狭山薰问，“你刚才说让警察当流氓的保镖是指……”

“哦，你听到了啊，那是警视厅四课的指示。”别所皱了皱眉头，但并没打算对她隐瞒。“桐生那家伙到大阪来了。”

“桐生……？”薰在脑海中快速搜索着这个名字，当她在自己的记忆中将这个名字与那个男子对应起来时，即使是她也不禁吃了一惊。“东城会的桐生一马？！”

“没错，东城会的四代龙头。”别所站了起来，“那家伙如果死在这里的话，关西和关东就会进入全面战争。所以虽然觉得不爽，但还是要安排人去做啊……”

看到别所准备离开时，薰急忙问道：“课长……这件任务能不能交给我？”

“你？”别所扭过头，诧异地望着薰，“别开玩笑了，我可不会让我的得力助手去当流氓的保镖。”

“您不认为这正是个好机会吗？”

“机会？”

薰坚定地点了点头，“虽然这个任务令人厌恶，但换个角度来想，担任桐生一马的保镖，不就能通过这层关系了解到关东黑帮的一些情报吗？”

“……让关东也成为府警的情报线吗？”

“对，这样一来也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别所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薰。女子显得有些慌乱，不自然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坦白说吧，你的这个决定和你与东城会的关系是否有关？”

“没有！”薰急忙解释，“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府警四课的主任。”

“……真的？”

“我保证。”

“……算了。”别所摇了摇头，没有再坚持下去，“就交给你去安排吧。”

“是！”薰兴奋地应道，而后扭头向门外走去。

当薰的背影消失后，别所依然若有所思地看着门口。他很清楚薰所说的并不是真心话，也许她确实是想着调查关东黑帮，但目的恐怕并不只是为了警方，而是与“那件事情”有着莫大的关系。

“就让她试试吧，反正我就算阻止她，她也肯定会想出其他办法的。”别所苦笑一声，重新坐回到了座位上。

三 关西会谈

几乎就在狭山薰接到保护指令的同一时刻，桐生一马与堂岛大吾抵达了近江联合总部的议事厅。

当今天凌晨得知风间组遭受炸弹袭击的消息后，桐生立刻就拨通了东城会总部的电话。他从堂岛弥生那里得知，千层塔上的风间组事务所在此次爆炸中已经彻底被摧毁，但万幸的是，当时柏木修并不在事务所内，因此才能逃过一劫。

在几经思索后，桐生还是没有将昨晚乡田龙司说的那些话告诉弥生以及身边的大吾。与近江联合结盟是现在的头等大事，决不能受到任何意外因素的阻挠。如今是决定东城会命运的关键时刻，小不忍则乱大谋，尤其是在还没有找到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桐生就更不愿意再节外生枝了。

来到传统日式风格的议事厅后，桐生按照黑道中的礼节跪坐在了客座范围内。而大吾却完全不理这一套，大大咧咧地斜坐在桐生身旁。

近江联合没有让远来的客人们等待多久，几分钟后，侧面的屏风拉开，近江联合的几位首脑人物悉数到场，正坐在了桐生的对面。

桐生的目光一直锁在了那位坐在轮椅上的黄发垂髫的老人身上，他就是近江联合的第五任会长——乡田仁。年轻时的乡田仁以雷厉风行、心狠手辣的行事作风令近江联合的势力不断扩充，俨然就是日本黑道的领袖级人物。但十几年前的某起事件不但导致其下半身瘫痪，更令其性格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那之后，他仿佛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一改往日狂傲的气焰，行事作风变得温和了许多。这几年来，他渐渐将权力移交给了评议会，自己只是在幕后进行掌管。如果不是这次来访的是桐生一马的话，恐怕他也不会现身。

“远道而来的朋友，诸多招待不周，请勿见怪。”乡田仁主动开了口，“阁下应该就是四代龙头——桐生先生吧？”

“哪里，给您添麻烦了。我是东城会前任会长桐生一马，请多关照。”

“久仰大名。”乡田仁微微点了下头，说：“下面先给您介绍一下近江联合执行部的成员吧……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执行部本部长高岛远，也就是寺田的继任者。”

“寺田的……”桐生不由自主地望向乡田仁身旁那个身穿黑色礼服的青年。他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带着黑框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完全不像是位黑道的大哥级人物。

“是的，桐生先生。”高岛微微欠了下身，礼貌地答道。“我与寺田……不，贵方的第五代龙头是好友，对他的不幸去世，我深感痛心与震惊。”

“下一位是……”

“等等！”

当乡田仁想接着介绍下一人时，大吾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你刚才说什么？”大吾死死地盯着高岛，厉声道：“深感痛心？寺田是怎么死的？还不是你们这些家伙做的好事！”

高岛沉默了片刻，答道：“刺杀寺田的确实是近江联合的人，但那并非本部下的命令。”

“……说什么混帐话！”大吾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作势就想冲上前去。而就在这时，一把折扇忽然从不远处扔在了他的面前。

“小鬼，插什么嘴啊，这里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桐生循着纸扇扔来的方向望去，映入他眼中的，是一个戴着金边眼镜，身穿金色西装的胖子。从他的外貌特征上来看，应该是近江联合直属千石组的组长千石虎之介。

“你说什么！”

“像你这种毛头小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列席此次会谈。”千石满不在乎地回答道，而后将目光投向了桐生一马，“东城会的四代龙头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千石，不要失礼。”高岛皱了皱眉头。

与此同时，桐生也拦住了想要冲上前的大吾。他没有理会千石，平静地对高岛说道：“哪里，我这边也是太冲动了。”

当风波暂时平息下来后，乡田仁继续说道：“请你相信，对寺田的去世感到悲痛的并不只有东城会，近江联合也为此事深感惋惜。”

“喂，会长你没必要道歉吧？”千石又一次插嘴道，“寺田那家伙本来就是近江的叛徒，要杀要剐还不应该是我们说了算，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来插嘴了？”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是不行了！”千石所说的话再度激怒了大吾，他站起身来环视着近江联合所有执行部成员，高声问道：“老实说，我对你们近江联合的每个人都厌恶至极。乡田会长，你是不是也要告诉我，去年你们近江联合根本就没有勾结那个叫做神宫的政治家想要吞并东城会呢？”

“确实有那件事情，但是，本部其实并不知情。”

“那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乡田仁沉默了。看到会长脸上那种复杂的表情后，高岛主动接过了话题。

“桐生先生，堂岛先生，这件事会长不太方便明言，还是我来说明一下吧。”高岛顿

了一下，继续说道，“事实上，去年的神宫事件，以及刺杀寺田这件事都是直属乡龙会会长的所作所为。”

“乡田龙司？”

“您知道龙司？”高岛有点惊讶，“是的，龙司是会长的儿子，就是他假借近江联合的名义做出了这些事情。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刺杀寺田的是他吗……”

“现在看来，大概如此。”

“干掉了就干掉了呗，你又能怎样？”千石冷笑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道。

“千石，注意你的言行。”

高岛的语气也变得严厉了起来。千石轻哼了一声，走到前方捡起了自己的折扇。

“这个会谈我就不参加了，真没意思。”说着，千石就准备转身向门外走去，而在临走前，他还不忘了继续进行挑衅。

“哦，对了。”他将身体转向桐生和大吾，嘲讽似的说道，“如果东城会没钱给寺田下葬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要哦，10亿20亿的不在话下。别客气，反正你们东城会现在已经是穷光蛋了嘛。”

说完之后，千石大笑着走了出去。如果不是桐生强行按住了大吾的话，后者差点就要冲上去和对方打上一场。

自己的手下在会谈中做出这样的事情，乡田仁也感到面上无光。

“看到了吧，桐生先生，这就是近江联合的现状。”他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120个直属组织，3万5000人……如今的我，已经无力掌管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了。”

“会长……”

坐在他身旁的高岛忍不住想要说话，但乡田却摆摆手阻止了他，继续说道：“作为寺田继任者的高岛虽然年轻，可他处事的沉稳得体就连寺田也非常赞赏。但是，像刚才的千石以及龙司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却不满足于现在这种平静的状态……寺田死后，东西的均衡已经完全被打破了，这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乡田仁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的话，迟早会爆发东西之间的冲突。我很清楚，贵方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也是想避免这种事的发生，如果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义不容辞。”

桐生认真注视着乡田仁的眼睛，他能够感觉到，这位老人说的是真心话。在犹豫了一下后，他从口袋中拿出那封还染着血渍的书信，走到乡田仁面前，毕恭毕敬地将信递到了他的手上。

“这是……”

“寺田临终前留下的书信，也是向贵方进行结盟的恳请。”

“寺田的……”

“这也是我们东城会所有干部的意思。东城会希望能与近江联合结为平等同盟，请问您是否答应呢？”

乡田仁的表情也变得凝重了起来。看完书信后，他沉吟了片刻，最后将目光投向了桐生一马。

“我接受此次结盟。”

听到这句话后，桐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普通人也许不清楚，但黑道中人却非常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非常感谢，那么，我现在就回去向敝会的代理会长堂岛弥生进行汇报。”

“不。”乡田仁摇了摇头，“我和你一起去神室町吧，也算是表达我的诚意。”

“感激不尽。”

事情能够如此顺利地解决，倒是大大出乎了桐生一马的意料。在来近江联合前，他已经做好了一旦谈判失败就与乡田会长同归于尽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传闻果然是真的，乡田仁的性格比起十年前真的转变了许多。不过，他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乡田仁只是口头上答应了结盟的要求，只有双方龙头签署了协定，近江联合与东城会才算是正式结盟。按照黑道上的规矩，哪怕是之后双方龙头更迭也不能撕毁这份协定，不然的话就意味着与整个日本黑道为敌，即使是强大如近江联盟，也不可能只身对抗整个日本。

只要不在签署协定前发生什么变故……

但就在此时，变故突发。入口处的屏风忽然呼啦一下被全部拉开，数十个手持刀枪的近江联合成员冲进了议事厅内，并迅速堵住了四周的几个出口。

“如我所料，你果然是真正的堂岛之龙，桐生先生。”伴随着这个熟悉的声音，乡田龙司扛着一把日本刀大踏步走进了议事厅。他直视着桐生一马，冷笑道，“东城会想跟近江联合结盟啊，那么，权力架构究竟是怎样的呢？八对二？不，应该是九对一才对吧？”

“龙司，你在干什么！”乡田仁厉声喝道，“给我出去，你不是执行部成员，没有资格参加此次会议。”

“老爸你就别管了，一切交给我就可以了。”龙司硬生生地将父亲的命令顶了回去，而后向手下歪了歪头。随着他的这个暗号，冲进来的近江联合成员转瞬间就将枪口对准了所有执行部的干部，一下子就控制了局势。

“龙司，你……”被两把枪指着头部的乡田仁气得浑身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高岛辽则显得分外冷静，他没有进行反抗，在此种情况下，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把各位执行部的大哥们带下去看好，记住要客气一点哦。”

没过多久，龙司的手下就将执行部的成员以及乡田仁都押到了外面，屋里剩下的就只有桐生一马、堂岛大吾、乡田龙司以及他的五六个手下。

“你就这么希望引发战争吗？”桐生一马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冷冷问道。

“当然，而且是关东与关西之间一场华丽的大战。我可无法接受近江与东城会这样的废物组织结盟。早在一年前你们就该成为近江的分会了，现在只不过是计划稍微推迟了一点。另外，我所期望的还有另一件事情……”

“我。”

“没错，我要的就是你的脑袋！”乡田龙司哈哈大笑道。忽然，他止住了笑声，慢慢将刀拔出鞘，脸色也变得冷若冰霜。“来吧，桐生一马，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谁才是真正的龙！”

桐生冷笑了一声，刚想上前应战，大吾却抢先一步挡在了他的面前，冷冷地盯着乡田龙司。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完全没印象。”

“我是堂岛大吾，堂岛宗兵的儿子。六年前，就是你的阴谋诡计让我进了牢房。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找你报仇的。”

“我说了没印象了，滚开！”乡田龙司不耐烦地答道，对于自己的决斗被人打扰感到非常不爽。

“一马，你去救乡田会长吧，这里就交给我。”大吾低声对桐生说道，“不要争，现在明显救人更重要些，更何况我和这家伙还有笔帐要算。”

虽然并不情愿让别人代替自己战斗，但桐生很清楚，大吾说的完全正确。因此在犹豫了一下后，他点了点头，迅速跑向了乡田仁被推走的那扇屏风。

在场的乡龙会成员掏出枪想要射击，但却被龙司一声怒吼给阻止了。这个时候，乡田龙司想要亲手解决“惟一之龙”的信念反而成为了桐生的护身符。桐生一马丝毫没有减速，一拳击倒守在屏风前的那个家伙，而后拉开屏风冲了出去。

一冲出门外，他就发现了走廊尽头拐角处的两个乡龙会成员以及坐在轮椅上的乡田仁的身影，不过押送执行部成员的那些流氓已经不见了身影。看来龙司是想将父亲与执行部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但这对于桐生来说可是天赐良机。

桐生一马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他迅速冲上前拐过走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那两个流氓发动了攻击。走在后面的那个还没等反应过来头部就已遭到一记重拳，当即倒在地上昏迷过去。推着轮椅的那个看见这一幕慌忙想要掏枪，但桐生没有给他这个时间，一脚将其踹倒在地上，而后又对着他的面门狠狠追加了一脚。



此时，桐生身后拐角处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看样子是在议事厅的那群流氓追上来了。

“往那边走。”

乡田仁指着前方不远处一扇虚掩着的屏风，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道。

桐生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推着轮椅向那边跑了过去。对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的乡田仁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近江联合的总部构造。按照他的指示，没过多久，桐生一马就推着他来到了正堂外面的侧门。乡田龙司的叛乱计划似乎筹备得很仓促，并没有考虑到可能有人逃走的情况，所以侧门外没有布置任何守卫，当然，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考虑也可能是其过于自信的缘故。

“犬子竟然做出这种事情，真是令我羞愧难当。”乡田仁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多亏桐生先生舍身相救，老朽才不至于遭受更大的羞辱。”

“请别这么说，这与东城会或者近江联合毫无关系，谁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做的。”桐生安慰道，不过脚下丝毫没有放慢脚步。此时距离大门只有几十步之遥，可就在这时，脚步声在两人身后不远处响了起来。

“抛弃手下自己逃命吗？这不可不像是堂岛之龙该做出来的事啊？”

桐生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来，冷冷望着不紧不慢向这边走来的乡田龙司，以及被他揪住衣领拖过来，已毫无还手之力的大吾。

“把他放开。”

“没问题。”龙司爽快地应承着。他松开手，用力将大吾向桐生这边推了过来。大吾踉踉跄跄地赶了几步，脚下一个趔趄，摔倒在桐生面前不远处。

“喂，没事吧？”桐生急忙上前观察大吾的伤势，还好，看起来后者受的伤并不重，应该是刚才被狠狠击中了腹部导致暂时性的浑身无力。

“对不起，桐生大哥……”大吾咳嗽了几声，艰难地站起身来，“我果然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桐生示意大吾不用再说，站起身来挡在大吾面前，沉声道：“大吾，这里交给我，你马上带乡田会长回东城会。”

“那怎么行！”大吾一下子急了，“要走就一起走，我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没听清楚我说的话吗？”桐生的声调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必须尽快让乡田会长与东城会结盟，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别再废话了，快走！”

大吾犹豫了一下，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他咬了咬牙，扭头推着轮椅向出口处奔去。乡田龙司没有追上去，而是一直盯着桐生，脸上依然挂着那副目空一切的神情。

“乡田会长会先在东城会待一段时间。”桐生直视着龙司的目光，慢慢向他走去，“我决不会让你阻碍这次结盟。”

“可笑，先把你打倒再把他们抓回来不就是了。”乡田龙司哼了一声，说着往前走了一小步。

“你真以为你能做到？”

“我想试试。”龙司活动了一下脖子，关节嘎嘎作响。

当走到仅差两三步远的距离后，两人同时停下了脚步。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谁才是真正的龙吧。”

龙司说着，嘴角竟然咧出了一丝笑意。忽然，笑容从他脸上瞬间消失，而两人几乎在同时向对方出手了。

桐生用手肘挡住对方挥来的重拳，右拳同时迅速击向乡田龙司的面门。龙司侧身避开，顺势就是一个回旋踢。令他意外的是，桐生这次竟然不避不闪，反而以两败俱伤之势又一次挥拳向他脸部打来。随着两声闷响，同时被打中的两人不约而同地退后了两步，龙司更是险些摔倒在地。

桐生活动了一下左肩，面部肌肉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刚才虽然他看准时机借着肌肉的收缩卸去了那记踢腿的大部分力量，但肩部还是几乎麻了。不过更让他吃惊的是乡田龙司，他原本以为自己那一击已足以令对方昏过去，但龙司却只是踉跄了两步就稳住了阵脚，看起来根本就没受到多大伤害。

龙司斜眼盯着桐生，用右手大拇指慢慢擦了下嘴角。他瞥了眼手指上的鲜血，轻哼了一声，嘴角高高扬起。

不愧是有着“龙”之名号的男子。

同样的念头在同一时刻浮现在了两个男子的脑海中。

桐生与龙司就这样对峙着，突然不约而同地发动了攻势，再度纠缠在了一起。如果此时有其他人在场的话，一定会对这场两位强者之间的战斗叹为观止。双方没有什么花哨的动作，一招一式都暗藏杀机，有好几次眼看胜负已定，但两人却都在最关键的时刻化解了危机。以格斗技巧而言，桐生一马比起乡田龙司要略胜一筹，但后者的抵抗力与力量反过来又压过了桐生。如果按照这种情势打下去的话，没有一刻钟很难决出胜负。但令桐生意外的是，不知为何，虽然只战斗了几分钟，但龙司的动作竟然变得迟缓了些，甚至开始气喘吁吁起来。



如果与乡田龙司战斗的是其他对手的话，即便如此也无法动他分毫，不过，这次他所面对的却是鼎鼎大名的堂岛之龙。桐生一马没有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他抓住龙司再度出拳的那一瞬间，侧身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顺势一个过肩摔将龙司摔倒在地。

“混账，还没完呢！”乡田龙司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恼怒地吼了一声，作势就要冲上来。不过，桐生却摇

了摇头，示意自己不想再打下去。

“这样打根本就不能证明什么吧？”

“……你什么意思？”

“这场战斗并不公平。在此之前你刚和大吾打过一场吧，那家伙很强，即使是你要打倒他也需要耗费很大体力。我可不打算乘人之危。”

龙司沉默了片刻，突然向地上狠狠唾了口唾沫。“少废话，你以为我乡田龙司是什么人？”他恶狠狠地盯着桐生，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说了，还没完呢！”

桐生轻轻叹了口气。正当他打算再度摆出战斗的姿势时，远处忽然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从此起彼伏的警笛声听来，应该至少有七八辆警车正在快速逼近近江联合总部。

“妈的！”龙司恼火地骂了一声。在这种情况下，这场战斗是怎么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即使是关西最大的黑帮近江联合，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正面对抗国家机器，更何况此时他绝对不能被抓进去，否则之后的一系列计划都将无法执行，夺权也就变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考虑到这些，乡田龙司虽然不情愿，也只能选择尽快逃离这里。

“记住，你我的战斗还没完呢！”

抛下这句话后，龙司便离开了此地。桐生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侧门内，站在原地没有动。十几秒后，十余辆警笛齐鸣的警车冲入了近江联合总部，并且很快封住了各个出口。桐生望着停在不远处的那辆警车，从 车内走出三四个人，并向他这边大踏步地走来，为首的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出头，身着警察制服，容貌秀雅的女子。

“把会所内的所有人都控制起来。”

随着女子的一声令下，除了少数驻扎在外面的守卫外，绝大多数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都冲入了正堂内。而女子则向桐生一马这边走来，并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

“你就是桐生一马？”

“嗯。”桐生点了点头。

“府警四课，狭山薰。”女子以警官证表明了自己的身分，另一只手掏出手铐径直铐在了桐生的手上。

“桐生一马，作为伤害现行犯，你被逮捕了！”

待续



2006年X360最佳游戏

人类与兽族惨烈的战争震撼开篇

文／lightwave 编／暗星

GEARS OF WAR

战争机器

GEARS OF WAR

这曾是最好的年代，但转瞬间就变为最残酷的噩梦
这曾是我们的世界，但现如今已被狂暴的兽族肆虐
世界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也随之地覆天翻
无数次战争，无数的尸体
无数次毁灭，无数起悲剧
战争的齿轮依然转动
谁都不知道，未来将会去向何方……

序章

被称为塞拉的星球上，人类在经历了千年战火之后终于迎来了和平年代。尽管在这样的岁月里犯罪和冲突依然不断，各种社会问题仍如皮肤癌一样如影随形，但毕竟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于是决心团结起来将文明延续下去。

然而，文明的进步紧随着一个让人类无法忽视的痼疾，那就是能源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文明所需的煤炭、石油和核能终于渐渐减少到无法令人类满足的程度。期待黄金时代来临的人们，在希望中寻找着可以替代现有资源的新能源。

在一次意外的钻井工程中，勘探石油的钻井平台发现了一种磷光矿物。这种被称为伊姆矿的低黏度流体，被世界各国的科研部门当作一种新生的物质而开始不断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一项令人惊叹的技术出现了：通过一种被称为光聚作用的提炼方式，伊姆矿能够直接转化成适用于任何用途上的能量。

划时代的发现让传统能源立刻退出了历史舞台，世界上的能源危机因此被完美解决。

只是，伊姆能源的分布极不均匀，只有少数国家有幸拥有这种廉价丰富的资源，世界的平衡因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由于伊姆矿在黑市被猖獗交易，世界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甚至一度陷入瘫痪之中。人类自认的文明嘴脸因利益的不均再次被撕破，政治纠纷不断，伊姆矿产量贫瘠的国家开始对那些矿藏丰富的国家进行攻击，犹如许多年前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被攻击一样。

混战开始之后便如钟摆一般摇摆不停，这一次人类所面临的战争时间跨度堪称历史之最。整整七十九年的时间里，人类为了伊姆能源争夺地表，也争夺地下的丰富矿藏。

终于有一天，人类停止了自己的战争，却并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更强大的力量出现了。

那一天是塞拉的恶梦，历史学家称之为“浮现日”。浮现日当天，神秘的种族——兽族忽然从地下大量涌出，对毫无防备的人类进行了没有任何征兆的攻击。在这一天，四分之一的人类因为兽族的攻击而丧生。

当意识到自己可能连在塞拉上生存的权力都会丧失后，人类终于开始重新整顿军队开始反击。可惜的是，经过近八十年的内战，人类的反击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兽族很快占领了众多的军事要塞和城市，成为所有人的恶梦。

坚壁清野退守到高原地区的人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终于决定使用卫星制导武器对“浮现日”的敌人进行反击。这一决定悲壮而惨烈，因为来不及撤离的人类和人类的故土将遭受惨绝人寰的毁灭。

最终，人类通过卫星的帮助赢得了一丝胜利，却付出了塞拉地表百分之九十变做焦土的惨痛代价。

当卫星制导武器的攻击慢慢平息下来之后，人类才惊诧地发现，利用它们的洞穴藏身的兽族其实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

兽族和人类的战斗，从这一刻开始，才算刚刚开始。

人类坚守在高原地区，兽族积极进攻。毒气和非常规武器的大量使用让双方的死亡数量不断增加。兽族更是毫无和平的概念，每一次人类试图进行和谈，都被其以血腥的方式中断。

塞拉焦土一般的地表，等待着这场更惨烈，更漫长的战争的结局。

而结局的书写者，正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积极准备着，争夺着……

劫后

一切似乎都有些不同了。

透过牢房头顶该死的铁栏杆，几头丑陋的兽族苦役正龇着牙疯狂咆哮，从它们的躁动中，马库斯嗅到了一丝不安的味道。外面的枪械声和怒吼透过监狱墙壁的层层阻隔，在马库斯的耳畔时隐时现。此时人类和兽族的战争已经几乎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只要闭上眼睛，马库斯便能立刻通过想像看到满目疮痍的城市景象。

已经是劫后十四年了。有时候时光比战争还残酷。马库斯站在监狱的牢房里，静静等待着时光腐蚀自己强壮的肉体以及对战争的记忆。身为一名人类战士，身为昔日钟摆战争中的英雄，如今的他却只能在牢笼里等待自己的生命慢慢腐烂。

曾经两次在钟摆战争里创下奇迹战功的男人，现在只是一个因违抗军令而被监禁的囚犯。

四年前，当兽族的蝗虫部落突破Jacinto高原防线时，马库斯曾为了拯救自己被围困在东栏军校的父亲——军事科学家亚当·费内克斯而违抗上级命令，擅自离开防线返回东栏军校。不幸的是，当他回到那里时，死亡已经席卷了故乡。

更不幸的是，马库斯由于擅离职守而被判处了长达40年的监禁。如果不是因为他在钟摆战役中曾经的出色表现，恐怕早就被处以极刑。

牢房的地面冷冰冰的，空气里却流动着燥热的因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混合在同一空间，让人觉得浑身都不太自在，仿佛窒息一样的难受。

意外的是这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没有维持多久，已近乎不可能改变的牢狱生活就在此时发生了变化。

随着远处脚步声的靠近，马库斯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杰克，快打开这扇门！”

这个声音属于马库斯的一个老朋友，同样是优秀战士的多姆，而多姆口中的杰克，应该是军人们最好的帮手——一台卫星定位机器人。帮助他们联络指挥中心，并时不时帮忙开个上锁的门。

——多姆、杰克？这两个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焊条的火花在马库斯眼前疯狂跳动，火花燃尽的同时，大门被多姆一脚踹开。长时间的黑暗生活之后，一片强光射在脸上的感觉让马库斯觉得很有些不适应，使他习惯性地眯起了眼睛。

“多姆，你来这里干吗？”

“先别管这个了，把这些玩意换上。”

一脸络腮胡子的多姆没正面回答马库斯的问题，直接扔给了他个巨大的包裹。这种布料的军用口袋里有什么，马库斯比别人更清楚。他没多说什么，接过口袋后就开始替自己更换衣服和武器。

“你这样会惹上麻烦的。”马库斯换衣服的同时不忘提醒多姆。自从审判之后，他对这些事变得有些敏感了。

“不会了，现在一切已经不一样了。”多姆欲言又止地说了一句，随即转移了话题，“我们最好快点走。”

马库斯把手中的枪抬了抬，一股熟悉的感觉回到他的身体里。现在这种感觉到底是好还是坏，连马库斯自己恐怕都无法得出结论。

“其他囚犯呢？我们不能不管那些人。”

多姆摇摇头，语气略有低沉：“早就不在了，霍夫曼已经放掉了所有人……当然，死人除外。”

“果然是这样。”

马库斯一下就理解了多姆所说的意思，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迅速穿好了自己的一切装备。走出牢房后，马库斯对着有光的地方望了一眼。简单，沉着，行动力强，耐力强劲，从他的表情里能看出对战争的习以为常。多姆看着这个自己熟悉的男子，他比谁都清楚，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活在战争中。多姆耐心等马库斯把身上的装备都整理好，说了句军队里常能听到的话。

“欢迎回来，大兵！”

“狗屁……”

尽管对自己说话的是老朋友多姆，马库斯的恼火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多姆察言观色，没有继续说下去，他明白马库斯肯定在这监狱里没少遭罪。

没有再多说什么，两人从牢房区出来，前面的铁门大开，他们面对了重逢之后的第一次抉择。

“两条路。”多姆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简明扼要，“从我们过来时的警卫室走会比较安全，穿过囚房直接出去的话可能会遇到兽族军队。你选哪一条？”

马库斯想都没想举起手中机枪：“那他妈还用问吗？！”

多姆一愣，随即笑了。就算是对着该死的地方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和诅咒，马库斯依然是马库斯，那个天生的战争机器。

两人离开牢房刚步入大厅，一阵激烈的振荡随即把马库和多姆一起掀翻在地，空中给予多姆火力支援的直升机竟然错误定位了攻击方向，差点把马库斯他们一起炸上天。

“见鬼，我们的直升机对技术总是这么依赖吗？”

几乎没有说出声的一句牢骚，却几乎成了对这架直升机命运的最准确预言。

让直升机重新定位两人的位置之后，多姆随着马库斯的脚步紧紧跟在后面，看着马库斯打开囚室区出口的机械门。

大门被打开的一瞬间，多姆被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纵然是从无数次杀戮中幸存下来的他，也觉得自己被一阵不舒服冲击着胸口：高悬空中的一具尸体浑身焦黑地分成两截，皮早就被扒光，几乎完全露出骨头的头颅上，一双空荡荡的眼窝无神地盯着出口大门的方向。从这两块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来看，它们悬挂在这里应该有段时间了。

看着眼前的景象，多姆脱口而出：“见鬼！这是什么东西？”只是这话才说出口，多姆已经后悔了，他说出这种话来，分明是在帮马库斯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牢笼岁月。

“算了……你不会想知道的。”马库斯用低沉的声音嘟囔了一句，随后举起手中的枪，“那些家伙来了，动手吧。”

监狱的大厅因为常年风化的缘故，在眼光下暴露出一种沧桑的土黄色。马库斯和多姆蹲

在因为轰炸倒塌的石柱后面，两人的枪口和目光一致对准了大门。

兽族并不比人类笨到哪去，无数火花自大厅的正门的钢板上倾泄而下，这种简单暴力却也十分好用的开锁方式所需的时间极短。马库斯和多姆的枪刚握紧，大门便被什么东西一脚踹开，几个肥硕强壮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这就是兽族，人类现阶段最大的敌人，战争的起因，世界恐慌的来源。

由于常年生活在地下，兽族的视力并不太好，听力和嗅觉反倒敏感得可怕。这种强大种族有着比人类更强壮的身体，身穿厚重装甲，不喜欢用语言沟通。看到人类之后，它们惟一做的只是嘶叫一声后举枪便射。

从十几年前起，人类便开始和这种忽然从地底冒出的种族抗争，直至今日，战争仍在继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兽族和人类沟通过，人类并不知道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无尽的战斗，在黑夜和白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有人都清楚，战争的结局不是人类灭亡，就是兽族灭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看到出现的兽族，昔日血液中流淌的战争因子在马库斯的身体里慢慢苏醒，将自己的身体藏在掩体之后，无数子弹在头顶震裂出纷飞的碎石。面对这样强大的火力，马库斯举起手中的冲锋枪就是一阵盲射。

能不能打到人并不是重点，只要能阻止兽族的火力哪怕一秒钟也是好的。

果然，随着马库斯的开火，兽族士兵也很聪明地不再继续无目的射击，而是躲在掩体背后。

"就是现在……"马库斯在心中对自己默念了一下，猛然站起，手中枪口直指兽人藏身的位置。

不管是兽族还是人类，最大的弱点都是头部，这一点毋庸置疑。马库斯想都没想，一连串的子弹已经自枪中射出，连续击中距他最近的兽人头部。

相比人类，兽族黑红的血液看起来更容易让人心中某种狂暴的情绪被挑动起来。马库斯正打算再瞄准另一个兽人的时候，多姆在一旁的痛叫却让马库斯不得不扭头关注一下自己的战友。

从掩体背后探出身体攻击兽人的多姆被打伤了，于是马库斯只好先行照顾自己的战友，为多姆简单地治疗伤口。

就算在监狱这种地方被监禁了四年之久，关于战斗的一切马库斯依然没有丝毫退步。在掩体背后为多姆治疗的同时，他还不忘是时不时盲射阻止兽人的前进。

子弹哒哒激射在断裂成数截的石柱上，激起无数碎石尘土。马库斯拍了一把正慢慢恢复过来的多姆，说："嘿，伙计，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被马库斯的话刺激到的多姆见自己身上伤口已经不再出血，把手中机枪举过头顶朝着兽人藏身的方向就是一阵狂射："妈的！让这些丑家伙去死吧！"

马库斯和多姆的火力从两个方向交叉成了一张收割生命的网，监狱大厅里的战斗很快因为马库斯的迅速进入状态而结束。

"怎么样？"多姆看着自己身后横七竖八的兽族尸体，问自己昔日的老战友。

"没有什么变化……"

大门已经打开，监狱外的风吹过马库斯的脸庞，让他没来由地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感慨。只是兽人从来不给人类回味自己记忆的机会，随着呼啸而来的子弹，马库斯和多姆再次陷入了苦战。

这一次的兽人比以往更多，更可怕的是，地面忽然没来由地传来一阵颤动。马库斯和多姆互相对望了一眼，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一丝忧虑和恐惧。

"迅速离开这里吧……"

两人尚未交换这个一致的意见，又一件让

人崩溃的事发生了。

一直盘旋在头顶为马库斯和多姆做精确定位的武装直升机正在为两人进行火力支援，通讯也在持续进行，耳机里忽然传来杂乱无章的叫喊，随即多姆和马库斯听到了头顶传来的一阵爆炸声。

“我们中弹了……”

这是RD-64武装直升机发出的最后声音，随后天空中坠落了一团钢铁烈焰，重重落在监狱门口的广场上。

习惯了死亡和毁灭随时来临的人对这种事都是异常麻木，马库斯和多姆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他们看到另外一架直升机已在缓缓降下。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运兵直升机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带走任何能战斗的士兵。

大地的颤动还在继续，马库斯和多姆都是老战士了，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两人毫不犹豫地快步靠近渐渐降落的直升机，一个飞身扑进早已不设置舱门的机舱。

在两人背后，地面“喀嚓”一声裂开一条巨大的缝。拥有人类所不能想象体积的巨大多足怪兽，兽族最强兵器之一的潜地兽几乎将直升机一口咬了下去。

幸亏是几乎。

低头遥望潜地兽的身影，马库斯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

他知道，和这样的敌人战斗，人类已经坚持了许多年。

⊘ ⦶ ⊘ ⊖ ⊘ ⊘ ⊖ ⊘ ⊘

帝王鸦的机舱能容纳十二个人，此时这里却只有四个人。驾驶员忠于自己的职责，默默驾驶飞机朝着目的地飞去。事实上马库斯并不知道目的地究竟在哪里，他只能从对面人的脸上推测出一点点端倪。不动声色是马库斯的习惯，在这种沉默之中，对面的光头男子递给马库斯一个水壶。

如果是劫前，恐怕对于一个陌生人递过来的水瓶，任何人心中都要持有怀疑。可现在是劫后，再大的仇恨在兽族的压力下也消散了，人类不会再害人类。

马库斯接过水壶，一饮而尽。

“你好，我是金少尉，欢迎加入D小队。”光头男子朝着马库斯伸出自己的手。

对于这种客套，马库斯一向没有什么兴



趣，他晃了晃自己的脖子，径直问道："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

"去见霍夫曼上校，在安伯利广场。"

就算刚才面对兽族最强武器的时候，马库斯的脸色也没现在这么难看："霍夫曼？天……惨了……"

多姆在旁边偷笑："等下一定很精彩。"

经过短暂的飞行，帝王鸦很快降落在安伯利广场上。一脸不爽的霍夫曼正在广场中央等待众人的到来，看到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马库斯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霍夫曼似乎对马库斯也没有什么好印象，看到马库斯的第一句话就是："像你这样的叛徒不配穿军服！"

马库斯反唇相讥："我想您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支援。"

马库斯说的是实话，人类自从浮现日和劫后两次大规模死亡，已经没有多少有生力量了。霍夫曼没有什么立场反驳马库斯，只能板着脸走到一旁跟金少尉开始讨论正事。

"少尉，我们已经找到了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法。"

这话说出来之后，金少尉和其他人的反应都不算强烈。几乎所有人都在几次和兽族的大规模交锋之后丧失了信心，他们从未想过能够快速取得胜利。

金少尉并不是一个愿意在适当时机发出嘲笑声音的人，反倒是旁边的多姆嗤笑了一声："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

霍夫曼没有理这个坚持要救出马库斯的战士，正打算继续说话，所有人的目光却都从他的脸上移开了。

是因为安娅。

"长官，附近出现了兽族活动的迹象，请小心。"

安娅是控制中心负责指挥的少尉，在人类已经伤亡惨重的今天，能够在军队中看到女人已经是一种幸福，而如果能看到一个美女，那简直是奇迹一般的幸福。

不过，这种幸福一共维持了不到半分钟，突如其来的枪声骤然响起。

"有兽族！"多姆厌恶自己说出的这句话，他已经说腻了。

"大家先找掩护！"霍夫曼喊了一声，迅速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继续对金少尉说道，"现在我们拥有了光子炸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次解决兽族的办法。如果我们能够准确锁定他们的位置，就能扭转战局。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定位共鸣器，找到失去联络的A小队，处理好定位共鸣器，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换作任何人恐怕面对这样的任务都要昏倒了，但金少尉依然保持了他的冷静："我们有空中支援吗？"

"开什么玩笑，你们自己就是支援！"霍夫曼仰头看了一眼子弹纷飞的天空，"这里有大量的漂浮诡雷，飞机都无法靠近，你们只有徒步过去。"

"真好，我们他妈的死定了。"多姆小声嘟囔了一句。

霍夫曼装作没听见多姆的话，继续吩咐道："安娅会给你们提供需要的情报。"

就在霍夫曼和金少尉谈话的同时，马库斯在另一旁持枪不断对兽人进行攻击。许久没有上战场的马库斯对目前的战局没有任何了解，但他的战斗天赋却发挥得淋漓尽致。

上膛，瞄准，射击。

几乎每一次从掩体向外射击，都会有一只兽族一命呜呼。

这次来袭的兽人数量并不多，战斗很快结束了。马库斯回到霍夫曼和金少尉的身边后，霍夫曼看着这个年轻人，只说了一句话。

"菲利，希望你不要再辜负我的期望。"

对于这种鼓励，马库斯一点都不领情："我可不是为了你上战场的。"

霍夫曼脸色一变，正要发作，一声惊呼又将他的话打断了。

“小心！还有一只！”

马库斯没有扭头，二话不说就抬起冲锋枪向右侧45度角的位置射去，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惨叫，想要趁机偷袭的最后一只兽族被打成了马蜂窝。

“杂碎！”马库斯厌恶地向地上吐了口唾沫，将头扭了过来。

这次霍夫曼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朝着广场一侧指了一下：“从这里过去，A小队在等着你们！”

马库斯跟着金少尉、多姆，还有一个新兵卡敏，四人朝着大教堂方向飞奔而去。

穿过大教堂，消灭了两个机枪阵列之后，马库斯等人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A小队。不过很可惜，这里只有尸体。

金少尉观察了一下，向控制中心进行了汇报：“这里是D小队，我们已经发现了A小队，不过可能都阵亡了，没有发现定位共鸣器的迹象。”

“收到，请继续搜索，随时保持联络。”

多姆多看了桥下尸体一眼，轻声叹息道：“希望躺在那儿的不是哈罗斯，他的儿子刚刚才两岁。”

⊘ ⊘ ⊘ ⊖ ⊘ ⊘ ⊖ ⊘ ⊘

来到尸体旁边，大家端详了一下尸体，由于面部被破坏得太过严重，谁也看不清这个人的相貌。

马库斯蹲下看了一下，摇摇头：“兵牌也丢失了，不好确认身份。”

“现在该怎么办？”多姆问道，这句话既是问金少尉，也是问马库斯。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A小队，一种是兽人的陷阱……”马库斯低头沉吟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金少尉，也想从他的脸上寻求答案。

金少尉挥了挥手，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和马库斯是同一种人。

“别犹豫了，就是这个方向，咱们走！”

回到熟悉的世界里，马库斯依然觉得世界仿佛和自己入狱之前没有什么区别——铺天盖地而又无处不在的兽人再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并且火力强大。

炮台多数是钟摆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现在却被兽人用来对付人类，真是一种讽刺。

躲在掩体后面，马库斯对多姆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手势金少尉和卡敏未必能看懂，多姆却一下就懂了。

“明白，我们来吸引火力！”

马库斯在多姆举枪盲射的同时，弯腰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猛扑过去。

子弹擦着马库斯的脸射在地上，留下一排弹孔。

马库斯的判断非常准确，敌人的注意被多姆吸引之后，没有闲暇注意自己身边是否会忽然出现致命的攻击。当控制炮台的兽人发现自己左侧忽然多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马库斯把电锯按在兽人身上，顺着肩膀用力压下去。

“啊啊啊啊！……”

喷了马库斯一脸血的兽族断成两截的同时，D小队已经赶了过来。

“嘿，怎么样？”

马库斯摇摇头：“这种感觉不太好，像是被人抓进笼子里的可怜虫。”

穿过兽人守护的通路，一个圆形的废弃喷水池周围，几只乌鸦不吉利地呱呱叫着，站在几具尸体上不断跳动。这种场面让马库斯等人看了心里一阵不舒服。

忽然间，地面又传来一阵轻微而让人恐惧的震动。马库斯和多姆就算不用看也能想到这是兽人洞穴出现的迹象，现在大家都不用再确认什么了，这里果然是陷阱而不是所谓的A小队尸体。

被包围陷入困境也不是第一次了，躲在喷

水池后面眼看着地面陡然塌陷，不断涌上全副武装的兽族，卡敏嘟囔了一句："说实话，小时候我做噩梦时就梦到这些家伙。"

马库斯迅速给枪上膛的同时苦笑了一下："真好，我现在依然会梦到。"

四人以水池为中心开始了一场小型的防守战，兽族洞穴虽然出现地点反复无常，总还有个弱点，那就是极其脆弱。从地底通向地面的通道只要被强力的爆发一炸，也就失去了作用。马库斯和金少尉在反击之中不忘扔出手榴弹，有效地阻止了兽人的继续涌出。

"霍夫曼上校真没找错人！"金少尉一枪打得某个藏身掩体后面的兽族脑浆崩裂之后，对马库斯的表现由衷地赞叹道。

D小队的战力比想象中更强大，在顺利解决了被包围的麻烦之后，四人小队前往另外一处教堂的广场，相比刚才的教堂广场，这里看起来战斗的痕迹更重一些，应该是联盟总部的所在。

金少尉继续联络控制中心："还有A小队的消息吗？"

"无线电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安娅的回答简单明白。

"那还是先保护好我们自己吧。"金少尉显然更重视自己人的安危，"多姆和菲利，你们想办法找出路，我和卡敏在后面给你们殿后。"

"那A小队怎么办？"马库斯回头问队长。

"只有等我们出去了再说。"金少尉保持了一个团队领导者的清醒。

马库斯没有说话，开始和多姆一同在前面开路，这工作的确也很适合他。

在广场喷水池附近消灭了一批敌人之后，卡敏似乎没有跟上金少尉的脚步。

"怎么了？"金回头看自己的队员。

"不知道，我的枪似乎卡住了，你看……"

就在卡敏把手中的枪给金队长看的瞬间，广场上响起一声枪响，这句话也成了卡敏一生最后的声音。

卡敏的身子在金少尉面前不自然地扭曲了一下，随即瘫倒在地，一蓬鲜血从他的头盔里汩汩流出。

死亡在这里如此平常，马库斯没有时间多看卡敏的尸体，迅速拉着金上尉寻找掩护。

"有狙击手！快找掩护！"金少尉的喊叫声回荡在广场上。四人小队损失一人的情况下，面对持续增援来的兽人，战斗开始变得有些困难，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总算清理了敌人之后，金少尉发现通讯信号似乎被什么东西干扰中断了。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然而只要活着就得继续前进，正如战争。

只要活着就得继续。

继续前进的D小队遇到比预想中更好的事，当金少尉打开一扇大门之后，他们听到有人在咒骂兽族。

能够在这种时候口出秽语的，除了人类战士便不会有别人了。听到有人在那里高喊"再来啊，你们这些混蛋"，马库斯和金少尉对视一眼，两人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可能。

"是A小队吗？"

"来吧！"马库斯举起手中的冲锋枪，朝着声音的方向跑过去，其余两人也紧紧跟着他。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种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希望。

身材壮硕的黑人士兵正在兽人的夹击之下负伤顽抗，这种场面让马库斯很快想到了自己的过往经历，和那个让自己关进监狱的狗屁理由。就算是现在，马库斯依然认为自己的想法没有错。

"先救人。"

撂下这么一句，马库斯背起手中的枪，朝着受伤的黑人士兵冲过去，多了一个士兵，加



上D小队来支援的位置又是有利位置，战斗变得比想象中更加轻松，很快大厅里的枪声变得越来越稀落，随后归于寂静。

没有了兽人的干扰，金少尉尽量摆出一副官腔的模样要求黑人士兵报上名来："你的名字，士兵！"

"奥格斯图·柯尔。"

黑人士兵回答得很直接，这回答倒是让多姆吃了一惊："你就是那个'火车头'柯尔？"

柯尔看到居然有人认识自己，也有些意外："你知道？"

"我看过你的比赛，你真的很棒。"多姆对柯尔的恭维显然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随着柯尔和多姆不断聊起橄榄球比赛的事，大家之间的气氛渐渐融洽起来。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就没有那么愉快了。

为了打开被锁死的大门，D小队不得不再次拜托杰克，可惜杰克刚开始工作，一群身材矮小的诡异生物就忽然出现。它们酷似没有发育完全的猿猴，四肢绵长，双爪尖锐锋利，纷纷怪叫着朝马库斯等人扑来。

"这他妈的是什么？"

"兽族苦役。"

马库斯尝试用手中的枪瞄准了一下这些身材矮小，行动路线诡异的生物，发现很难瞄准。对这种突发情况他只有振臂高呼一声："用电锯！"

虽然无法用枪械准确瞄准，但近身的电锯和枪托也能给兽族苦役造成致命的伤害。马库斯和多姆他们围绕杰克周围展开了单方面的屠杀，所有发出怪叫的兽族苦役无一幸免。

杰克成功将门打开了，然而一股奇怪的味道充斥周围的空气里，对危险极其敏锐的柯尔抽抽鼻子，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好臭，是布雷兽吗？"

金上尉在这种时候充分显示了他做为一个领队的冷静，对于队员之间的谈话他完全没有插嘴，只是朝着远处的一个位置指了一下："控制中心让你们去拿武器，菲利，你去吧！"

"黎明之锤？"

拿到这件其实算不上武器的东西，马库斯终于觉得心中安定了一些。所谓黎明之锤，无非就是一个卫星攻击定位器，这东西限制颇多，只能在有阳光的户外使用，而且一次只能连线卫星几分钟，实在算不上实用。只是若想对付大型敌人，比如布雷兽这样的东西，人类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可以利用。

人类能够生存至今，恐怕也都是因为这种忍耐和习惯。

黎明之锤到手之后，局面立刻得以改变，很快一头布雷兽头顶落下耀眼的一道光芒，光芒之中，坚硬如钢铁的布雷兽顷刻间化成一团火焰，在嚎叫中扭动着死去。金少尉利用布雷兽死亡的空隙，立刻抓紧时间联络控制中心，同时队伍也开始继续向前推进。

让人遗憾的是，很快D小队就目睹了他们不愿看到的情景。柯尔和多姆都立即确认，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几具尸体之中也包括哈罗斯。

那个孩子刚满两岁的哈罗斯。

⊘ ⊘ ⊘ ⊘ ⊘ ⊘ ⊘ ⊘ ⊘

最终还是马库斯打破了僵局。

“霍夫曼要寻找的那个定位共鸣器到底是什么东西？”

“兽人藏在地下，我们如果想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打败他们，就一定要知道他们洞穴的位置。”多姆这样解释道，“如果能确定兽人洞穴的位置，找到他们的大本营，我们就能一举消灭他们了。”

“打算一击翻盘吗？”马库斯摇摇头，“现在好像也只有这个办法了，那么我们去寻找定位共鸣器吧。”

消灭了更多的布雷兽之后，通讯终于恢复到正常水平。金上尉在联络到安娅的同时，也接通了和A小队的联系。

无名战士墓附近，马库斯终于见到了A小队仅存的另外一名队员巴德。这个略显年轻的金发汉子正独自奋战于一片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之中。

多姆看到这样的建筑，有些情不自禁：“有很多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马库斯冷笑一声：“是啊，很多谎言也是。”

金少尉忽然插嘴道：“嘿，我看过那次关于你的审判，你可真够大胆的。”

关于自己的事，马库斯不愿多说。多姆替好友分辨道：“长官，那场审判根本就是个骗局！”

交谈没有继续下去，A小队和D小队的队员终于汇合在一起了，看到巴德还安然无恙，柯尔的心情也很好。只是当巴德问起哈罗斯的时候，众人之间出现了一阵死寂一般的沉默。看到众人这种表情，巴德摇摇头低声叹息：“我知道了。”

正当大家沉默的时候，头顶的帝王鸦直升机忽然受到猛烈炮火的袭击，大批的兽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两个小队的队员们包围在广场中央。

帝王鸦最大的克星就是兽人的火箭炮，在炮火的攻击下，顷刻间化成一团火焰降在金少尉和马库斯中间，将小队队员和金少尉彻底隔开。

金少尉当机立断发出命令：“撤退！”虽然这么喊，他本人却坚持在原地不动，朝着兽人继续猛烈开火。

看到这样的场面，马库斯心中忽然掠过一阵不祥的预感。仿佛是为了验证他的预感一样，就在此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兽人的攻击阵列中。

它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迅速敏捷，它的脸上带着威严和冷酷，它的动作毫不犹豫。

谁也没有料到，它竟然会在这里出现。

“终于等到两个小队汇合在一起了，绞杀开始。”

兽族目前的最高指挥领袖之一，兰姆将军的声音冰冷而简单，它几乎是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地靠近金少尉，一只手向前陡然刺出！

金少尉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兰姆将军的手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

"我更愿意相信，擒贼先擒王。"

兰姆将军像丢垃圾一样将金少尉的尸体丢到一旁，朝着已经完全被这场面震撼住的马库斯等人挥手道："动手，不要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对于这一切，马库斯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已被身边的多姆一把拽走："赶快撤，我们先撤！"

大批兽人密集的枪声在身后不断响起，马库斯和其余几个幸存者冲入建筑之中，背后的大门重重合上，把枪声和金少尉的尸体都留在了广场。

几个人互相看着，终于还是马库斯首先想到了应该做什么。打开通讯器，马库斯低声说道："控制中心，我是一等兵菲利，请回答。金少尉阵亡了，请指示一条可以逃出去的路。"

"什么，金少尉阵亡了？"

"我们确认，金少尉已经阵亡。"马库斯看着周围几个战友的脸，依然保持了冷静和理智，"我们应该怎么走？"

"你们所在的建筑里有个庭院，那里应该是最佳的逃生路线。"

"收到……"

巴德忽然打断了马库斯的话："我们绝不能再出去送死！"

"你是巴德？"马库斯再次确认了一下这个金发男子的身份。

"我就是，你又是哪位？"巴德显然很想吵架，说话的口气非常冲。

一阵狂躁而激烈的颤动自远处响起，多姆和巴德听到这个声音，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

"那是什么？"马库斯显然对这种新型敌人不是很了解。

"狂暴女兽人！"巴德小声解释道，"她看不见，可是能听见我们的声音，甚至可以闻到我们的气味儿……妈的，怎么会碰到这种东西！"

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一般，狂暴女兽人在尚未露面的远处角落一击杀死了一名士兵，士兵的血喷出老远洒在墙上，看得这边几个战士心里也是一阵发毛。

杀死那名士兵之后，狂暴女兽人慢慢从一堵墙壁后面出现在众人面前。看到这样的面孔，马库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玩意是母的。身高足足有两米以上，浑身上下的肌肉都充满了腐烂感觉的褶皱，身体上的肌肉又强悍得让人绝望。纵然没有双眼，脚步依然敏捷毫不迟疑。面对这样的一个不怕普通弹药的敌人，从监狱里刚出来没多久的马库斯也有些不知所措。

害怕显然没用，马库斯继续接通了控制中心："安娅，现在这里出现了狂暴女兽人，该怎么办？"

"普通武器无法伤害她，你们手中还有黎明之锤吗？"

马库斯看了一眼自己腰间："有。"

"那么你们可以引她到庭院里，利用黎明之锤消灭她。但是切记，黎明之锤的连线时间只有几分钟，一定要赶快……"

"收到。"

收线之后，马库斯看看周围的几个战友，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诸位，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们出去了？"

"是什么？"巴德忍不住问了一句。

"让她追着我跑吧。"

说完这句话，马库斯已经一个箭步冲了出去，还不忘朝狂暴女兽人开枪："嘿，来这边，宝贝！"

听觉异常灵敏的狂暴女兽人在马库斯开枪

的同时已经朝着他的方向猛冲过来，幸亏这里的建筑都是各种石柱构成，才没能一冲到底。

马库斯在狂暴女兽人自己撞到石柱的同时迅速改变了位置，开始小心翼翼移动。这种时候他比谁都清楚，这个体重超过自己差不多一半的女兽人有能力将自己一下打成碎片，也有可能回头去找自己队友的麻烦。

尽量让自己屏住呼吸的同时，马库斯开始朝着庭院方向移动。每走过一段距离，都要故意发出一些响声吸引女兽人的注意。

“真是要命。”

马库斯没有时间发更多的感慨，他已经到了庭院中央。女兽人的肉体再强大也无法对抗黎明之锤的威力，很快，一道光芒从天而降，仿佛古代宗教典籍上神的制裁之光。在光芒之中，女兽人嚎叫着化为了灰烬。

躲在建筑内的队员们走出来的时候，马库斯正在跟控制中心连线。

“我是霍夫曼，你那里怎么样？”这个声音对马库斯来说可不算什么天籁。

“找到了定位共鸣器，也跟A小队会合了。”

“很好，安娅给他们指示吧。”

“D小队，现在你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把定位共鸣器放置在伊姆能源厂，也就是你们的正南方方向。现在开始由菲利中士带队！”

听到这个命令，巴德拍了自己的脸一巴掌：“怎么又提升这种没有脑子的笨蛋？难道聪明人就从来都没机会么？”

巴德的抱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心，D小队在重新规整了一下之后，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

行进的间隙，马库斯仰望天空。

暮色已至，夜晚才刚刚开始。

夜色

前往伊姆能源厂的路途漫漫，暮色却越来越沉，由来自不同队伍的四人组成的新D小队在疲惫中缓步前进。四个人当中最能发牢骚的巴德不断抱怨着天气和自己的运气，最后听得连马库斯都有些无法忍受才终于闭嘴。对于这样就开始新旅途的状况，马库斯只能默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新的D小队很快穿过了墓穴，来到他们目的地的第一站，前方就是伊姆能源厂，看起来一切顺利。当然，惟一一点遗憾可能就是黎明之锤已经不能使用了。

马库斯联系了一下控制中心的安娅，安娅提醒D小队：“伊姆能源厂就在附近了，但是敌人同时也在逼近你们，他们一定知道你们的行踪了。”

“分散行动吧。”马库斯即刻做出判断，“我和多姆对这里比较熟一些，各带一人分列前进。”

巴德摇摇头：“分散火力吗？真不知道这个头儿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少废话。”马库斯挥挥手，“行动！”

四个人分成两队，马库斯和巴德从另一侧进入了工厂外围。两个人走了没多久就看见在自己脚下的多姆和柯尔，隔着铁丝网，这两人看起来状态不错。

“你们看上去不挺不赖的嘛！”巴德随口吐了一口吐沫，忽然问道，“喂，前面那个东西是什么？”

顺着巴德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马库斯心中一凛，这片区域他比柯尔和巴德都要熟悉，却从未见过那样的敌人。

手持巨大火箭筒的兽族士兵正虎视眈眈看着D小队的成员们。

“D小队全体注意，前面有火箭兵兽人。



重复一次，前面有火箭兵兽人！”

马库斯喊出警告的同时，已经拉着巴德藏身于掩体之后，在过往的战役中，他曾经领教过这种敌人的强大。兽族的聪明和狡猾全都用在了战争上，这是种身躯能够抵挡相当程度的火力的重装兽人，他们能承受的攻击往往超过一个优秀士兵的有效打击能力。

马库斯不断穿梭于各种掩体之间，将手中的子弹准确无误地射在兽人火箭兵的身上——虽然他也很想努力击中他们的头部，但怎么也不愿付出自己被兽人火箭兵一炮炸得四分五裂的代价。

多姆和柯尔从另外一侧协助马库斯吸引这些兽人的火力，否则一面倒的火箭攻击还真能让马库斯抓狂。巴德虽然嘴上说得胆小如鼠，真动起手来也不含糊。四件武器的合力攻击让两名手持火箭炮的兽人没撑多久，战斗很快结束。

“怎么样？”多姆抬头问自己头顶的马库斯，“够来劲的吧？”

马库斯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越过那些火箭兵的尸体，停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在那里一头庞然大物正以极高的速度朝着众人前进。

这种蜘蛛一样的巨大怪兽是兽族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潜地兽，马库斯看到这东西，脸色有些微变，连忙回头打了个手势：“有潜地兽，它要钻入地下了。”

果然如马库斯所说，潜地兽没有直接攻击他们，反倒以极快的速度钻入地下。

所有人里话最多的依然是巴德，金发男子嘟囔了一句：“这算什么？等会它就要上来把我们吃光了吗？”

马库斯朝巴德怒斥道：“闭嘴！”这种时候，他最憎恶的就是丧失勇气的言论。

“现在怎么办？”巴德并不在乎马库斯对自己的态度，反用接近挑衅的态度问道，“我们接下来应该继续像疯子一样冲出去吗？”

“巴德说的没错。”这次一向笑容满面的柯尔脸色也慢慢严肃起来，“天很快就要黑了，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嘿，我想我可能有办法。”多姆忽然插嘴道，“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可能会提供一辆车给我们，虽然有点旧，不过能用。”

巴德张了张嘴，有点不相信地看着多姆："你认识这里的游民？"

"是的，这里不远处就有一个基地。"

"那么我们就要和游民鬼混了？"巴德有些郁闷地大声嚷起来，"难道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些游民没有一个好东西……"

和每次争论一样，当巴德和多姆争论不休时，那头钻入地底的潜地兽忽然冒出地面，同期而至的还有不少兽人。

"下次缩短讨论时间吧！"

丢下这句话，马库斯抄起枪第一个冲了出去。

和之前的那两头火箭兵兽人比起来，这次出现的敌人并不强大，这种顺利的战斗让巴德有些松懈。当最后一个敌人的额头冒出血浆后，巴德放慢脚步打算说上两句，却被马库斯一把推向掩体前扑倒在地。

无数子弹落在两人头顶的掩体上，巴德抬头看了一眼正在低头上膛的马库斯，脸上再也没有一丝轻佻和不服气的表情。从来都重视自己生命高于一切的巴德终于明白了，真正能保证自己在这个战场上存活的并不是小心翼翼的谨慎，而是像马库斯这样敏锐的感觉。

兽人控制了前方远处的炮台，对D小队进行了强力的压制。马库斯举枪反击了几次之后发现情况没有好转，向旁边看了一眼，他决定打破僵局。

在距炮台有一定距离的位置有一辆破旧的汽车外壳，对于马库斯来说这是可以移动的掩体。对自己腕力有相当自信的马库斯绕过掩体冲到汽车外壳后面，推动报废的汽车外壳缓缓靠近炮台。

兽人发现了马库斯的行动，炮台的火力开始集中在汽车外壳上，马库斯的移动变得举步维艰。

"掩护！"

巴德的呼喊声中，三名D小队的队员开始集中火力吸引炮台的注意力。最先明白了战场法则的巴德开始觉得这个队长是个值得相信的人了，不管是为了胜利还是为了活命，他都要试着去相信马库斯。

三人的火力成功吸引住了炮台的注意，马库斯在有效距离内举起刚才捡起的火箭筒，朝着炮台一发解决问题。

随着炮台后面的兽人被炸成碎片，D小队前进的障碍被扫清了，相隔不远的街道尽头，众人能看见游民基地的大门，还有附近坐着的游民。

游民卫兵对马库斯等人的来访显然没有什么好态度，不过队伍之中还有一个多姆，因此D小队还是顺利进入基地，见到了这里的首领法兰克林。

法兰克林是个看起来非常精明的人，游民本就是发战争财的人，万事利益至上。看到马库斯一行人出现在自己基地里，法兰克林表现出了适当的不高兴："我可不想被人看到和你们这些人搅在一起，多姆，你是来给我找麻烦的吗？"

多姆倒是开门见山："我们要用你的车。"

"什么？别开玩笑了，那辆车……"

多姆打断法兰克林的话："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显然多姆击中了法兰克林的软肋，这个精明的商人，或者说是嚣张的游民头子摇摇头："好吧好吧……不过你至少要留下两个人在这里做抵押，增加我们的战力。"

"成交！"

多姆答应得痛快，马库斯却不这么认为。看到巴德和柯尔必须留在游民基地当人质，他觉得自己这个队长有点失败。

"我说……"

"不用多说了。"多姆打断了马库斯的话，"我故意让巴德留下的，放心，一切都还在控制之内。"

根据法兰克林的描述，车放在查普斯加油站附近，而马库斯和多姆想要到达那里至少要穿过两条街道。如果是白天，这些街道最多充斥着兽人战士，可现在偏偏是晚上……

“晚上怎么了？”

走在路灯下，马库斯看着自己脚下的影子不断变换形状，有些疑惑地问多姆。多姆对这个问题没有过多回答，只是指了指天空。

此时阳光已经彻底消失，夜色真正降临了。马库斯抬头看了一眼深蓝色的天空，发现一群黑色的生物在空中呼啸掠过，这种生物数量极多，在空中连成一团黑色的乌云，还发出让人头皮发麻的尖锐叫声。

“这是什么？”在监狱呆了几年的马库斯对现在的情况倒真有点孤陋寡闻，“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东西。”

多姆抬头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路灯，仿佛为了确认光明还在自己身旁似的：“那是夜晚的恶梦，粉碎一切的夜行蝠。”

马库斯很快见识到这种夜行蝠的威力，在不远处就有一个检查站，那里的几个游民卫兵正在灯下闲聊，忽然头顶一阵爆裂声响起，路灯竟然碎掉。灯光陡然寂灭，盘旋在周围的夜行蝠像是得到了什么号令一样，从四面八方朝着那几个游民扑去。霎时间马库斯和多姆的视野仿佛被一层黑色迷雾笼罩，在那黑色迷雾之中偶有血色溅出。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夜行蝠散开了，留下的是几具零碎的尸体。这种场面让马库斯想起自己在监狱里见到的某些场面。

面对这样的困境，马库斯知道就算联络安娅也没有用，而且此时黎明之锤也不再有用，眼前的困境只有靠自己来解决。

当用无线电联络巴德和柯尔时，马库斯发现这两人过得居然比他想像得要好。那些游民中也有许多橄榄球爱好者，此时正抓着柯尔要他签名讲述比赛。听到自己的两名队友在游民基地还算受欢迎，马库斯略微放心了一些。

只是眼前路灯被毁，夜行蝠泛滥，该怎么办？

夜行蝠惟一的弱点就是怕光和热，因此只有路灯才能阻止这些生物攻击人类。马库斯顺着这个思路想了一会，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游民平时白天用来做饭的瓦斯罐有许多散落在地面周围，马库斯尝试着朝其中的一个开了一枪，顿时一股烈焰冲天而起，新的光源出现了。

多姆领会了马库斯的意图，两人在夜间的街道上迅速穿行，不断靠打爆瓦斯罐来点亮夜色，让周围的夜行蝠没有了任何攻击他们的机会。夜行蝠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他困难看起来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马库斯和多姆顺利穿越了几个检查站，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如果途中没有那些夜行蝠的袭击，这趟旅程还算顺利。反正惟一的路线也只有那些路灯而已……

加油站由一个看起来很骄傲的老游民看管，这里摆满了各种弹药和古老破旧的收音机，马库斯上前报上法兰克林的名号，那老游民才慢吞吞地站起来。

“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可是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吧！周围能被燃烧的东西都快被你们打干净了，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兽人和夜行蝠，你们可真行！”

对老人的咒骂，马库斯脸色丝毫不变，如果一个人能习惯战争，他一定也已经习惯了所有的语言攻击。马库斯很清楚，这老头只是抱怨，他该做什么还是得去做。这个兽人压迫下的世界，人和人即使有再多分歧，也要团结。

果然老人骂完之后就开始指挥马库斯他们给车加油，马库斯也老实按照老游民的指点操作加油器。给车加完油的众人正打算在房间里放松一下，一阵熟悉的响动让所有人都心头一沉。

“有兽人！”

老人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声之后，从背后抽出武器首先藏身在窗口下方。马库斯看着远方壮硕的身影，吞了一口唾沫后举起电锯枪，这玩意好像是他父亲的杰作，用起来还不错。

加油站遇到的这次兽人袭击恐怕是马库斯从监狱出来之后最猛烈的一次攻击了，数量众多的兽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朝着孤零零的加油站小屋开火。

“保护运兵车！”马库斯扭头朝多姆喊道，“兽人不仅在攻击我们，还要打坏运兵车！”

多年的合作此时体现出了优越性，多姆听到马库斯的话立刻转移了自己的火力方向，这边马库斯则集中火力拦截兽人火箭兵的脚步。一时间加油站内外枪声遮住了一切，只有老游民的声音还在想着。

“尽快上车，这些兽人太多了！”

五次集中射击头部，马库斯终于干掉了对加油站威胁最大的兽人火箭兵。利用加油站内的各种掩护，他终于穿过了炮火的间隙，第一个登上运兵车。

“控制中心，我们已经拿到运兵车了，现在去接应其他队员。”

“那你们最好尽快。”安娅在那边提醒马库斯，“现在兽人和大量的夜行蝠已经准备冲击游民基地了。”

“干！”马库斯一听急了，“巴德他们都还在那里，快走，多姆！”

在兽人兵疯狂的攻击中，运兵车撞倒了两名兽人，匆匆离开加油站。

兽人兵的脚步追不上运兵车，夜行蝠倒是如影随形，运兵车才上了高速路，后面黑压压一片的夜行蝠已经追上来。

现在可没有路灯提供保护了，马库斯在老游民的指点下打开紫外线灯，对准飞过来的夜行蝠一通狂照，紫外线灯所到之处，夜行蝠纷纷发出凄厉的鸣叫声燃烧坠落。可惜高速路上运兵车行进速度实在太快，马库斯并不能十分准确地瞄准那些夜行蝠。总有一些夜行蝠不断撞到运兵车上。

“见鬼，也许应该让我来操纵运兵车！”

虽然老游民这样抱怨，运兵车总算突破了高速路上的重重杀机，顺利向游民基地驶去。

还没回到游民基地，马库斯已经开始联络巴德和柯尔：“嘿，伙计，你们那边怎么样？”

“快要顶不住了，你们他妈的什么时候能回来？”

巴德的抱怨没有持续多久，运兵车已经在游民基地外停下了。马库斯端着枪第一个冲下运兵车，对准了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兽人就是一通招呼。现在这种时候，大家自然没有更多的时间打招呼，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开几枪实在了。

游民基地中心的大部分建筑已经被兽人彻底占领，马库斯和多姆顺着巴德他们的枪声步步为营，经过不少周折才成功接头，已经不是第一次腹背受敌的马库斯不断利用兽人掉落的武器给予敌人重创。

巴德看见马库斯这个最能打的回来了，表现得似乎也比往日勇猛了不少。D小队经过多次战斗磨合，总能有效抑止敌人的攻击。经过漫长而要命的攻坚战，建筑附近的兽人总算被清理干净了。

就好像打算跟D小队彻底作对一样，就在马库斯打算问问巴德能不能维修运兵车的时候，广场的地面发出轰然一声巨响，同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兽族洞穴。洞穴之中站着四个兽人火箭兵，这是马库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豪华阵容了。

如果不是有兽人的狙击步枪，马库斯觉得自己今天简直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四个火箭筒朝着一个方向狂轰滥炸的滋味比起夜行蝠贴着头皮飞行好不到哪里，幸好巴德和柯尔在关键时刻吸引了兽人的注意，马库斯才能将子弹打在兽人的额头中央。

四个兽人火箭兵被干掉了，巴德吹了声口哨："头儿，我觉得你简直是万能的。"

"少废话！"马库斯看着这个平时胆小如鼠的队友，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伙计们，我们得上路了，霍夫曼交代的活儿还没干完呢！"

运兵车带着四个满嘴粗话的糙老爷们驶入了如水的夜色中。

被黑色兽血染遍的水。

虎穴

雨水冲刷下的森林显得有些阴森，哗哗的雨水敲打在树上，让D小队的心情也变得烦躁无比。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事比他们遇到的情况更让人烦躁了——就在这帮人以为会放松一段时间的中途，运兵车突然坏掉了。

机械要是想休息从来都不用请假，就算明白这个道理，D小队的几个人还是觉得有些不爽。马库斯第一时间联络了控制中心，从安娅那里他得知，现在想要进入矿区必须经过工厂方向。

顺着安娅的提示，马库斯朝正前方的方向看过去。此时大雨倾盆，天空中正划过一道闪电，在闪电亮起的瞬间，马库斯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工厂区的炼油罐上快速爬动。

"那是什么？"马库斯看着那那些东西，觉得有些眼熟，"控制中心，我们发现了一种发出荧光的生物。"

"D小队，那是被伊姆能源辐射过的兽族苦役，请你们务必要小心，它们的体质非常不稳定。"

"不稳定是什么意思？"马库斯带头，领着几个队员不断靠近工厂区。

"不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们会爆炸。"安娅的回答简单明白，"如果要动手，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马库斯收了线。

即使故意忽略那些在高处爬来爬去的荧光兽族苦役，D小队依然碰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工厂区的大门早就被焊死，门的厚度又超过了杰克所能开启的厚度，面对这样的情况，马库斯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大门进不去，有没有其他的进入方法？"

"抱歉，我这里显示不出其他进入工厂的方法。"

马库斯摇摇头："算了，我们自己解决。巴德和柯尔，你们顺着那边走，我和多姆走这边，咱们在工厂的两边搜索一下，找到入口的话就通知一下。"

"又要分散战斗力吗？"巴德呻吟了一声，"我说头儿，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我下次一定考虑你的意见。"马库斯拉着多姆朝右侧走去，"不过现在听我的，散开吧！"

巴德现在多少也摸清了马库斯的脾气，只能默默忍受。D小队再次分散成两组行动，多姆虽然有些担心巴德和柯尔的安全，却被马库斯拦住了。

"走吧，他们不会有事的。"

马库斯这样安慰了多姆之后，却轮到他们自己碰到麻烦。D1小队在前进到一半的时候，那些发出荧光的兽族苦役开始大量出现。

"不能近身……"马库斯用手中的枪开始点射这些敌人，并尽量避开它们死亡后的爆炸范围，"大概那边的两个小子也会遇到一样的情况吧？"

兽族苦役虽然危险，肉体却很脆弱，马库斯利用手中武器能够连射的优势迅速清理了这些垃圾，也同时发现了进入工厂内部的电梯。

伊姆能源工厂的设施比想象中还要破旧，大多数却还都能用。在踹了电梯控制台一脚之后，这玩意居然开始工作了。马库斯和多姆顺

着电梯上到屋顶，从这里进入工厂区就变得比较顺利了。

工厂内部的通道极其狭窄，看起来这里好像已经废弃了很久，事实上马库斯知道自从钟摆战役之后，这里恐怕就没再被启用过。但是做为惟一一处人类主动连通大地深处的所在，兽人一定会派重兵在这里把守。

“D小队，你们去寻找一下推车控制室，我想我可以利用那些推车送你们到矿区。”

经过安娅的提示之后，马库斯大概知道了自己应该去的位置，他顺便联络了一下巴德和柯尔两人，看来这两头比马库斯和多姆还早进入工厂。既然整个D小队都已经进入，马库斯简单说了一下任务之后，带着多姆朝工厂内部进发。

工厂内部的设施残破不堪，灯光也不是很明亮，马库斯一边尝试恢复灯光，一边带着多姆不断前进。除了耳畔时不时传来巴德的怪叫，行动还算顺利。

让马库斯没想到的是，在这样的地方居然也有和监狱里一样的人间地狱风景。推开某扇门之后，马库斯看到了一地的尸体，这些尸体多半鲜血淋漓，碎肢满地。

“这里发生了什么？”

还没等马库斯问出这样的问题，枪声便已响起。

“白痴！”马库斯立即听出这种软弱武器的持有者肯定不是兽人，“停火！”

一个手持单枪的游民从角落里微微颤抖着走出来，看到马库斯他们顿时眼前一亮：“你们……你们是救援小队吗？你们终于来了……”

相对于救走这个人，马库斯显然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你能找到推车控制室吗？”

“能是能，不过我们难道不是要出去吗……”

“那个等会再说。”马库斯把这个游民推到门外，“现在先给我们带路。”

找到一个带路的人，马库斯迅速跟D2小队的两名队员联络了一下：“巴德和柯尔吗？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带路的，你们在哪里？”

柯尔带着一丝自嘲地道：“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哪儿，太精彩了……”

“控制中心，D2小队现在在哪里？”马库斯干脆直接问安娅。

“根据我们收到的信号，他们好像是在……排污区？”

“没错，这里到处都是排泄物，真刺激！”柯尔笑着大叫道，“巴德，别那么大反应，偶尔接触脏东西能增强你的免疫力……”

“是啊，也能让我得一堆传染病。”巴德气急败坏，“D2小队通话完毕。”

马库斯朝多姆耸了耸肩：“幸好走那边的不是我们。”

对于马库斯的这句话，多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两人顺着游民指点的方向又向前走了没多久，忽然一股味道让两人忍不住向下看了几眼。透过铁丝网格，巴德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正好跟多姆对上。

“你们要不要下来一个？”巴德看见多姆，顿时怒从心头起，“这里味道不错，正好还缺个人。”

“还是不必了……”多姆笑着摇头拒绝，“继续前进吧。”

工厂里面的气氛的确诡异，加上荧光兽族苦役时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游民终于有些崩溃了。看到马库斯和多姆坚持要完成任务再离开工厂，游民自作主张地打算逃走，却跌落在兽族的陷阱里。

无数身上闪闪发光的兽族苦役不用号令直接冲过去，把游民撕成无数碎片。

“干！领路的死了。”多姆看到游民丧命，忍不住骂了一句。

“算了，我们继续前进。”马库斯安慰多姆，“还是先跟巴德他们会合吧。”

越过陷阱区，D小队终于再次会合。不过

此时巴德和柯尔身上的味道实在不怎么样，就连多姆这种什么事都能忍的人也捏着鼻子说道："我说，你们身上香得可以啊……"

听到这种调侃，要不是马库斯就站在多姆身边，巴德估计能冲过去打人。

D小队会合之后，战斗力大幅提升，路上的兽族苦役和兽人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威胁，四个人很快来到推车控制室。

推车控制室相对其他地方要安宁不少，马库斯带着D小队的人在这里补充了一下弹药，随即联络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我们已经到达推车控制室，请指示。"

"你们上车，我送你们进入矿区。"

兽族的矿石推车看起来外观实在不怎么样，跟兽族一样的丑陋。马库斯上车的时候甚至在想，这种玩意是不是能让自己在半路摔成肉酱？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马库斯的推车被兽族苦役撞了一下，差点掉入高温熔炉。要不是安娅及时调整了推车行进的轨迹，恐怕马库斯今天就要留在这里了。

不管怎么说，虽然遭了不少的罪，但D小队总算全体安全降落。用推车这种危险的东西还能进入矿区，他们也算是人类战士中的第一人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清理敌人，到钻井平台去，我会用那个东西送你们下去。"

"好得很！"

马库斯率先冲出掩体，吸引敌人火力的同时，背后几名同伴的枪口都吐出火舌。妄图杀死马库斯的兽人被D小队成员打得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余地就纷纷倒地。战斗的间隙里，马库斯拉动手中的电锯，狠狠压在一名兽人火箭兵的身上。电锯巨大的威力即使是能忍住不少普通弹药的兽人火箭兵也扛不住，伴随着惨叫，无数鲜血喷在马库斯脸上。

"控制中心，我们已经清场完毕，请发动钻井平台。"

"做得好，D小队！"安娅夸奖马库斯的同时不忘提醒他们，"记得在黎明之前完成放置定位共鸣器的工作，就把它放在抽水站。你们一定要在夜行蝠回到地下之前逃出来，否则就麻烦了……"

马库斯没有再回答什么，只是望着眼前的黑暗静静给武器上膛。

⊘ ⊘ ⊘ ⊘ ⊘ ⊘ ⊘ ⊘ ⊘

更深的地下充满了夜行蝠的粪便，这种古怪的恶臭没有让马库斯觉得有什么不爽，反倒是定位共鸣器的处置让他有些头疼。这个东西实在太脆弱，马库斯又不敢带着它冒险，只能继续刚才的那种选择。

"巴德，柯尔，你们两个留在这里看守定位共鸣器。"

柯尔点点头，拉开架子站在定位共鸣器旁，巴德则走来走去给他放哨。

"等我们清理了路上的那些杂碎再联络你们。"马库斯对巴德和柯尔说，"你们一切要小心。"

马库斯和多姆再次合作行动，不过这次明显多姆的话比较多。大概是因为看到了周围景色太过压抑，多姆一直在抱怨："不知为什么，一直在地下呆着我总觉得心里毛毛的……"

"不会很久了，安置好定位共鸣器我们就能离开。"

虽然马库斯这么安慰多姆，但他自己也不确定能不能安装好定位共鸣器。只是两人的应变能力都超于常人，碰到什么突发情况多半都能应付就是了。

才走出没多远，马库斯和多姆就遭到了兽人的攻击。在战斗途中，马库斯和多姆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小的细节。

几乎都要将敌人全部消灭的同时，马库斯

忽然觉得脚下一滑，然后竟顺着一个陡坡滑了下去。

多姆看到马库斯滑落山底，自己也跟着滑了下去。只是由于马库斯先落地，多姆不必忍受屁股着地的痛苦，结结实实坐在大肉垫马库斯身上。

“哥们，你减减肥吧！”马库斯骂道。

因为顺着斜坡滑落，两人已经不能按照预定路线行走，马库斯立刻连线D2小队：“巴德，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现在你们也得动起来了，去找另外一条路。”

巴德跟马库斯的对话倒是变得越来越简洁了：“收到。”

马库斯和多姆顺着自己掉落的位置不断向前，结果又一次在混战中顺着一条坡道滑下来。这一次多姆也忍不住抱怨了：“我们这样越掉越深，什么时候是个头？”

“快要日出了。”马库斯在这种时候依然保持了适当的冷静，“巴德你们那边怎么样？”

对于这一点，巴德倒是显得很乐观：“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走着看吧。”

“尽快找到抽水站，日出之前一定要完成任务。”马库斯说完挂了线，带着多姆继续向前冲。

地下的兽族士兵比地面上更多，毕竟这里是它们的老巢。如果不是地形比较狭长，马库斯和多姆的战斗也许会变得异常辛苦。经过一天多时间的热身，马库斯现在的战斗状态大勇，兽族士兵往往才冒头，就已经被他击毙。

马库斯和多姆刚刚通过兽人的防卫线，地面忽然又是一阵莫名的颤动。一只巨大的怪兽在远处一闪而没，只留下马库斯和多姆站在那目瞪口呆。

“妈的，是潜地兽……”多姆吸了一口冷气。

“看来今天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了。”马库斯端枪望着远方，表情依然平静。

巴德的声音从无线电里传出来：“嘿，真的是那东西吗？难怪我以为要地震了，等下，我们马上过去！”

马库斯也希望能够凑足四个人的火力再跟潜地兽正面交火，然而兽族从未按照人类的希望行事过。就在马库斯到达伊姆能源湖附近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蜘蛛型巨兽从天而降，这就是人类平时都不敢用常规武器靠近的潜地兽。

潜地兽的身体由坚硬的鳞甲组成，两排巨大的锐爪正是对付人类最致命的武器之一。马库斯轻轻吸了一口气，抬头仰望着这个巨大的敌人，一种对兽族从未有过的敬意自心底油然而生。这样的生物统治了地底，必然会不满于只统治地底吧？

“还有兽族苦役！”

多姆的喊声提醒了马库斯，他拉动枪栓，飞快地靠近潜地兽，把身后的兽族苦役交给多姆处理。

潜地兽的多爪是最大的威胁，马库斯注意到这个怪物习惯把自己的爪子都并排放在腹部周围，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马库斯故意朝潜地兽的硬爪射击，以吸引潜地兽的注意。果然那巨大的怪物看到马库斯朝自己开枪，开始举起自己的利爪，打算一次将马库斯穿成烤肉串。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马库斯以常人无法企及的速度快速上膛，对准潜地兽柔软的腹部就是一通扫射。

子弹击中潜地兽的瞬间，马库斯知道自己猜对了。看似坚不可摧的巨大怪兽痛叫一声，向后退了几步。马库斯亦步亦趋地跟上，对准潜地兽的血盆大口又是一连串点射。子弹穿过潜地兽的锋利巨爪，一发也没浪费地射入巨兽口中。

看到潜地兽仰天痛嚎，马库斯这才有空回头看一眼多姆。似乎这小子正在无数荧光兽族苦役的围攻下。马库斯转身正打算去支援多姆，身后的潜地兽似乎又发出了一声更强烈的

嚎叫。

马库斯回头，看见潜地兽已经支起爪子朝自己刺来，若不是闪避及时，恐怕这一下已经能要了他的命。

马库斯吐了口唾沫："这家伙难道没有弱点吗？"

潜地兽的巨爪敲打地面，引起一阵阵颤动，这个细节吸引了马库斯的注意。马库斯发现潜地兽背后不远处有一个被连接点连接的平台，如果把潜地兽击退到平台上，打坏两个连接点……

想到了就立即行动，马库斯再次吸引潜地兽的注意力，让它露出自己大腹便便的肚子。

潜地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被马库斯击中，痛苦让它不断后退。

"乖，这才像话！"

马库斯顺利将潜地兽打退至平台的位置，还没等潜地兽站稳，他的枪已经打中了两边的连接器。

潜地兽的身体在平台上倾斜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反应，已随着平台一同掉入闪闪发光的伊姆能源中。

马库斯站在伊姆能源池边，看着潜地兽在能源液中不断挣扎，依然是一脸的平静，只是手中的枪他始终没有放下，防备这个大家伙随时冲上来。

潜地兽辜负了马库斯的期望，在粘稠的伊姆能源液中，它终于没有挣扎出来。伴随着马库斯冷漠的注视，潜地兽缓缓沉入能源液中，再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一直等到这一刻，马库斯才松了一口气，回头帮多姆解决那些荧光兽族苦役。

好像挑准了时间一样，马库斯刚刚解决完眼前的这些麻烦，巴德和柯尔已经在另一条路上出现了。巴德还是一脸贱样，柯尔依然是笑容满面。看到这两个人，马库斯忽然觉得有些高兴。**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还活着。**

既然队友无恙，马库斯首先要确认的是任务能否完成："定位共鸣器还在吧？"

柯尔挥挥手："都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使用。"

马库斯回头问多姆："现在是什么时间？"

"离天亮还有十五分钟，加油吧伙计们！"多姆举起枪。

"赶快吧，很快就要天亮了。"马库斯带头跑起来。

此时D小队所在的位置就是近百年战争的起点，从伊姆能源的争夺开始，到后来的一切一切，乃至于人类没有力量应付"浮现日"的战斗，一天之内死亡的人类数量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从那天之后，人类和兽族漫长艰辛的战斗终于开始了。

看到那些大量的伊姆能源，就连柯尔也忍不住多嘴了一句："这些玩意能值多少钱？"

"鬼知道。"马库斯目不斜视，眼中只有抽水站。

比起伊姆能源矿区的壮观景象，抽水站也是一道让人产生敬意的风景。巨大得让人不得不仰得脖子都酸掉的圆柱型建筑，被四周的控制中心房间所环绕。平台之下，依然是闪闪发光的伊姆能源。

"那是什么？"

马库斯顺着巴德所指的方向看过去，敏锐地捕捉到一个暗红色的身影。那个兽人的打扮和以往的兽人有些不同，手中的武器似乎也不太一样。

"那是什么？"

"是兽族护卫兵！"多姆喊道，"它们更聪明也更强大，大家小心！"

马库斯回头看了一眼巴德和柯尔，咬咬牙："巴德还有柯尔，你们两个家伙在这里保护好定位共鸣器，绝对不能让兽族护卫兵伤害到它！我和多姆从正面冲过去，你们在后面进行包抄！"

战术拟定完毕，马库斯带头冲过去吸引了

兽族护卫兵的注意。就在兽族护卫兵把目光都集中在马库斯身上的时候，跟在后面的多姆发动了攻击。

枪声一旦响起，必将以一方的死亡作为寂静的代价。

在支撑抽水站附近建筑的圆形柱体之间穿行，马库斯明显感觉到了兽族守卫兵带给自己的压力。这些兽族守卫兵们的团队精神远超人类，轻重型武器的分工明确，站位谨慎，攻击频率也很高。炸药弩箭打在金属圆柱上，炸裂的碎片打得马库斯浑身生疼。马库斯觉得就算为了尽早结束这一切，也要赶快干掉这几个兽族守卫兵。

在柱子之间走了几个迂回之后，马库斯和多姆的配合效率终于上来了。敢于从巨大平台上步行下来追击马库斯的兽族守卫一个个被杀死，兽族的力量慢慢变得从进攻转为防守，最后终于寂灭在马库斯的电锯声中。

毕竟是一群战翻了潜地兽的人，马库斯站在抽水站的中心位置环顾四周，终于觉得有些轻松了。

“放置好定位共鸣器吧。”

距离天亮已经没有几分钟了，所有人快速行动起来。在巴德设置好定位共鸣器的同时，马库斯启动了钻井平台的开关，D小队顺着开采伊姆能源矿的平台缓缓上升，然而就在钻井平台几乎走到尽头的时候，定位共鸣器已经开始爆炸！

千钧一发之际，D小队终于回到了地面。此时天也亮了，马库斯仰头看见许久不见的天空，空气中的味道比地下的好闻许多。几乎所有人都瘫倒在地，只有马库斯一个人依然保持着 清醒，立刻连线控制中心。

“我们已经成功引爆了定位共鸣器。”马库斯向安娅汇报着自己的成果，“我们完成了任务。”

“那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就派直升机过去接你们。”

就在所有人都打算欢呼雀跃一番的时候，霍夫曼的声音忽然出现在通讯器里。

“诸位，有个坏消息，定位共鸣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没起作用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烂东西根本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它的能量爆发到一半就停住了！”

马库斯正打算说点什么，巴德忽然扔了一个东西给马库斯：“头儿，如果说他们只是想要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结构闪回的话，这个东西应该也可以。”

马库斯接过巴德扔来的球状物体看了一下，发现这竟然是地下地图。接续到杰克身上仔细观察，控制中心那边也大吃一惊。

“这的确是地下的分析图……不过不够完全，这个东西是怎么得来的？”

“我在地下敌军机器上拿到的。”巴德挠挠头。

“马库斯，我已经分析到了这个信息的来源。”安娅的声音不知为何透着一股兴奋，“它的信息来源是东栏军校，准确点说，也就是你家里。”

马库斯忍不住皱起眉头，这算怎么回事？

“马库斯，你知道怎么回家吧？”这次控制中心传来的是霍夫曼的声音。

“知道，长官。”

“那么上路吧，士兵！”

“是！长官！”

马库斯开始了自己归乡的路，只是这条路是否真的平坦，只有在地下洞穴里监听到马库斯他们通话的兰姆将军才知道答案。

归乡

直升机将马库斯等人放在一处庭院之后，马库斯发现这里的火力强大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那些兽人好像已经知道有人要来一样，以极其盛大的姿态迎接了D小队。不仅天空中布满了漂浮诡雷，地面的火力也比以往遭遇的更强大。火箭兵和机枪同时招呼直升飞机。为此马库斯一行人不得不优先考虑清理这个院子里的一切。

战斗持续了十几分钟，布雷兽的出现几乎一度中止了战斗。不过现在已经是白天了，黎明之锤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一道火光从天而降，将布雷兽燃成灰烬。

清理了布雷兽之后，马库斯他们发现了刚才被击坠的友军直升机，许多游民正在这里抢夺食物和军需。马库斯和多姆及时制止了这种行为。为了照顾伤患，马库斯决定再次拆分D小队，让巴德和柯尔留下照顾伤病，自己和多姆继续前进。

“等到救援的人来了，你们再来跟我汇合。”马库斯叮嘱巴德。

不管怎么说，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家，马库斯有信心能够找到父亲留下的资料。

D小队就这样再次分流，马库斯带着多姆穿过兽人的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不过这个时候，一种让人觉得心中微微颤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马库斯对这种声音异常熟悉，他拽了多姆一把。

“那个声音……”马库斯斟酌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好像是狂暴女兽人？”

马库斯没有猜错，能够发出那样巨大响声的恐怕也只有狂暴女兽人了。想到刚才自己刚用黎明之锤解决了一个布雷兽，马库斯觉得此时的情况似乎还没有那么糟糕。

“控制中心，能否连线卫星？我需要使用黎明之锤。”

“黎明之锤已经连线卫星，不过你们需要在宽敞的地方使用它。”

“收到。”

马库斯继续了以往的战术，吸引狂暴女兽人到了中庭，这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静悄悄地发动了黎明之锤。随着天空中一道火光落下，狂暴女兽人强悍的肉体顿时化作灰烬。

虽然狂暴女兽人临死之前打坏了一条通

路，不过这里是马库斯的家，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里，火很快被灭掉。穿过这道门，马库斯终于再次面对了大量的敌人，这些敌人多半由兽人火箭兵和普通兽人组成。几个兽人占据了最高位置的一些炮台，压得马库斯和多姆没有脾气。

幸亏是晴天，幸亏有黎明之锤。

当马库斯利用黎明之锤消灭了火力最猛的两个炮台之后，他和多姆终于抵达了自己家的前庭。

金钱对于马库斯的父亲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房子大得像联盟总部的办公楼。前庭附近的楼梯阶数就足够人数上半天，加上美轮美奂的古典风格设计，以及华丽的喷水池，看得出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有品位的长者。

可惜的是，马库斯看到这一切并不会觉得开心，记忆中许多关于父亲和自己命运的东西一下子苏醒了。

当年的自己，似乎就是违抗命令回到这里，看到的却是父亲的死亡。随后自己就被军方审判，成为了违抗军令的叛徒。

即使是现在，马库斯依然不敢确定自己当时是对还是错。不管怎么说，他并不后悔自己的牢狱生涯。现在看到这里熟悉的一切，马库斯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枪声把马库斯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这里依然驻守了不少兽人士兵，他们居高临下，手持重型和轻型武器，朝着马库斯和多姆疯狂设计。枪声响起在自己家门口，马库斯已经足够麻木的脸抽动了一下，对准最近自己的一头兽人士兵……

中庭爆发的愤怒没有让马库斯停下脚步，杀死了所有的兽人士兵之后，马库斯冲入自己家的大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房间里的一切都足以说明它过去的主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

此时巴德和柯尔也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麻烦，匆匆赶到。对于所有人来说，他们共同且惟一的目标就在大屋里，为此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

“D小队，你们小心，大屋内发现了地质活动。”安娅忽然插了一句嘴。

换句话说就是大屋内有兽族洞穴了，马库斯对这种事已经习惯到麻木，他表示收到，并指挥巴德去修理他看到的那辆运兵车。

巴德收到命令匆匆去了，又一次留下马库斯和多姆独自应对这个局面。在自己家进行战斗的感觉不太好，相比之下自己亲自将家里的东西炸成支离破碎又是另外一番滋味。经历了两种不那么让人愉快的感觉之后，马库斯居然还是收拾掉了所有的敌人，并利用战斗间隙跟巴德通了一次话。

“怎么样？”

“离合器坏了，转动轴也坏了……”

“够了，我不听这些，赶快弄好！”

“是，长官！”

搞定了D2小队的那些破事儿，马库斯带着多姆从自家的走廊一路往下，越过地下室之后，父亲的工厂应该就近在咫尺。路上的敌人似乎也变得更多了，好像所有兽人都知道马库斯他们要来一样。

事实上，马库斯并不知道自己的通讯被兰姆将军截听了。

地下室的空间狭窄，战斗起来极不方便。马库斯尽量避免使用碎片手榴弹，偶尔碰到敢于靠近自己的，才把手榴弹插在对方头上，看着兽族士兵摇摇晃晃走开后被炸成漫天的碎片。

地下室的尽头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柜，马库斯回忆了一下父亲的各种恶习，一脚踹在红酒架子上。

这种情况似乎在哪里曾经见过，总之红酒架旁边的一堵墙壁慢慢挪开，露出一闪铁制的大门。不过马库斯发现自己的脚似乎踹不开这扇铁门，只能向军用机器人寻求帮助。

“杰克，弄开这道门。”

杰克开始对铁门实施解体手术，此时从马库斯来的方向似乎涌来了大量的兽族，马库斯和多姆拉开架子对准了地下室惟一的通道。

暗红色的兽族护卫兵出现的瞬间，马库斯果断地开火：“保护杰克！”

在自己家里战斗，马库斯对地形的熟悉再次发挥了作用。靠近地下室入口的几个掩体从什么角度该怎么攻击，马库斯都再熟悉不过了。站在杰克身边的马库斯用自己的火力不断控制着局面，加上多姆的娴熟配合，兽族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最终也只是无用功。

在解决这些兽族的同时，杰克也打开了马库斯背后的那扇铁门。马库斯回头看了一眼铁门里面，有点傻眼了。就算父亲是个非常著名的军事科学家，自己家里也不至于有这么大一摊子玩意吧？

多姆吹了声口哨：“没想到你们家下边还有这么多新鲜玩意啊……”

马库斯没有跟多姆多说什么，直接开始读取资料。随着资料的慢慢显示，控制中心那边的安娅也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兽族的洞穴这么复杂，这么宽广……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足够了！”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下载资料吧。”马库斯说。

“不行，档案太大了，已经超过了传输限制。”

马库斯当机立断：“那就带它一起走，杰克，开始下载资料。”

杰克下载需要不少时间，柯尔发来求援信息，让马库斯去二楼给他们做火力支援。马库斯跟安娅联络了一下，让安娅随时确认杰克的状态，带着多姆就冲上了二楼。

二楼上柯尔正打得热闹，楼下都是兽人兵，交叉火力让柯尔几乎抬不起头来。看到马库斯赶到，柯尔大嘴一咧：“哟，大牌们终于来了。”

“我和柯尔出去外面守着运兵车，你们在这里挡着！”巴德对马库斯说，“火力太猛，小心！”

马库斯没有回答，站在窗口朝着最近的一个兽人头顶猛烈地开火，成功将兽人的攻击目标吸引过来了。

战斗就这样开始，多姆帮马库斯守着窗口，马库斯则从二楼干脆下到一楼对敌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扫射。这些兽人在楼上楼下都有火力袭击的时候变得不那么坚定，这种分散兽人注意的做法效果不错，很快院子里不断冲锋的兽人被彻底消灭。

清理了兽人的进攻之后，马库斯正打算联络柯尔和巴德，忽然又有大量的兽人出现。伴随这些大量兽人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个巨大的怪物。

“是巨能兽！”

D小队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跟这种敌人正面冲突，纷纷快速爬上运兵车。在兽族士兵的咆哮和子弹纷飞中，运兵车艰难地回收了装满资料的杰克，擦着巨能兽的身体朝远方驶去。

回望自己的家，马库斯连叹息都懒得发出了。这样艰辛的回家之路，他真的不想再踏上一次了。

孤注一掷

车上，所有人都在研究下一步行动。不管从哪方面来看，下一步的行动应该就是最后的任务了。

“赶上光子列车，把得到的资料输入光子导弹的导航系统，发动这些导弹就可以了。”

马库斯站起来：“看来我们的行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运兵车很快到了车站，兽族占领的区域总

有一种让人心头烦闷的荒凉，这里也一样。马库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了兽族的盛情款待，无数子弹朝着他们招呼过来。

“真是盛宴！”多姆嘟囔了一句，给马库斯指出了目前最大的困境，“有狙击手！”

“那就干掉它！”马库斯抄起枪，借助掩体的掩护不断靠近那个狙击手，在对方下一次开枪之前解决掉了它。

战斗结束得很快，然而这些兽族的目的其实也不过就是拖延时间而已。光子列车此时已呼啸着从这些人的身边驶过。马库斯拉着多姆第一时间跳上了车，后面给他们做火力支援的巴德和柯尔却没来得及上车。

少了两名队员的马库斯连线控制中心，安娅少尉似乎也比较着急：“马库斯，现在快要黄昏了，卫星已经不能连线。”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马库斯的问题依然简单直接。

“往列车的前面走。”安娅指示道，“列车上到处都是兽族，你们最好小心一点。”

马库斯很快意识到安娅所说的就是实情，天上有漂浮诡雷，地面有兽族苦役，甚至还有巨大的狂暴女兽人，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

不管怎么样，为了生存，为了任务，为了自己必须坚持的某些东西，马库斯觉得自己依然应该战斗下去。

“我来吸引狂暴女兽人。”马库斯对多姆说，“还是老办法。”

因为天空中有漂浮诡雷，马库斯不能使用黎明之锤，他绕过光子列车上的各种货物，吸引狂暴女兽人过来。

经历过那么多次生死一瞬之后，马库斯觉得自己的神经也变得更坚强了，吸引狂暴女兽人注意的过程中，他再也不会像上次那样心跳加速。

狂暴女兽人顺着马库斯的声音跑到了最后一节车厢上，马库斯看着狂暴女兽人的背影，站在列车分离处朝女兽人轻轻挥手。

“再见，宝贝。”

按钮启动，狂暴女兽人随着被分离的车厢远离在视线之中。

解决了狂暴女兽人之后，其余的兽族在马库斯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威胁。随着两人不断的推进，倒是天上飞舞的漂浮诡雷让马库斯和多姆不胜烦扰。现在马库斯手中的武器对这些空中漂浮的大家伙没有太大的威力。

“喂，菲利，霍夫曼已经派人来接我们了，等着我们！”耳畔传来巴德和柯尔连线的声音，“咱们等会儿汇合。”

恐怕这是惟一的好消息了。

“那里有掠食者！”多姆手指空中让马库斯看。

“干！今天真是麻烦不断！”马库斯抬头仰望那些骑着兽族士兵的巨大怪物，“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列车顶端有机枪炮台，可以帮你们分担一下。”

“知道了。”

马库斯和多姆顺利地找到了炮台，将所有空中的掠食者都打落之后才回到车厢入口。车厢里似乎有大量兽族苦役。

“它们在干什么？”马库斯问安娅。

“D小队，迅速清理这些兽族苦役，它们在切断电源！”

既然这样，马库斯也就不再废话，抄起手中的枪对那些兽族苦役开始了殴打和扫射。车厢里的惨叫此起彼伏，马库斯和多姆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缓步前进，清理每一只打算切断电源的兽族苦役。

两个人的清理速度始终不如四个人，马库斯和多姆终于还是让兽族苦役切断了后面车厢的电源。两人惟一能做的只有跳过那些被抛下的车厢，独自跑到接近列车头的部分。

推开眼前的车厢门，马库斯看到了自己的目标。

远处就是光子导弹的导航系统，只要把手

中的资料输入进去，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惜，这节露天车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存在。

一个巨大的身影从黑暗中跳出来，它的身体如此沉重，以至于整节车厢都在颤抖。

一身黑色装甲的兰姆将军出现在马库斯的眼前，马库斯看到它就想起了被杀害的金，那一幕现在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兰姆将军也和其他兽族一样，从不跟任何人类沟通。它用力一挥手，天上无数的夜行蝠立刻包围在它身体周围。这种夸张的强大让马库斯和多姆心里都感到了些许吃惊。

夜行蝠对人类来说是致命的敌人，兰姆将军却和它们共存得如此和谐完美……

幸亏列车上灯光无数，马库斯和多姆互相对视了一眼，知道不打败这位兽族将军就不能完成输入资料的任务。看来不管是为了金队长，还是为了现在的任务，两人都要面对这位兽族最强大的将军。

“嘿，我们来支援了！”

从远处漂来的一个声音让马库斯心中多少有了一丝安慰，巴德和柯尔看来真的已经坐在直升机上了。空中巨大的帝王鸦直升机不仅有火力支援，还配备了一盏巨大的紫外线灯，能暂时照开那些夜行蝠。

“那些空中的家伙就交给你们了！”马库斯对空中挥手。

人类和兽族永远没有任何沟通，杀戮和战斗永远是永恒的主题。马库斯躲在有光线的掩体后面，仔细观察兰姆将军身上的那些夜行蝠。兰姆将军很谨慎地绕开了灯光的照耀，在几个阴影之间徘徊。马库斯只是探头看了一下，已经发现兰姆将军手中的机枪威力实在超过自己太多，想要获胜恐怕只有冒险一搏了。

朝多姆打了个手势后，马库斯迅速冲到靠近兰姆将军一些的掩体后面，悄悄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四枚碎片手榴弹。

另一边，多姆已经开始不断用火力吸引兰姆将军的注意。

天空中，柯尔和巴德解决了那些漂浮诡雷之后，也把探照灯对准了兰姆将军。

就是现在！

马库斯站起来，朝着兰姆将军的身上扔出一枚碎片手榴弹。

被紫外线灯照得纷纷逃开的夜行蝠四散飞走，露出了兰姆将军丑陋恐怖的脸。多姆的子弹和马库斯的手榴弹几乎同时落在兰姆将军身上，马可斯迅速掏出自己手中的火药弩箭，对准那张丑陋的脸。

瞄准，射击！

巨大的爆炸让兰姆将军没有及时掏出机枪反击，马库斯的剩下三枚手榴弹也没有闲着，迅速滚到了兰姆将军的脚下。

三股火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算它是兰姆将军也抵挡不住。

强大的兰姆将军身上奔涌出大量的黑色兽血，而后缓缓倒下。

“结束了！”马库斯又看了一眼这个强大的对手，跑到光子导弹导航的位置，开始输入资料。

资料输入完毕，光子列车也快要驶到尽头了。马库斯回头看了一眼直升机，推了多姆一把：“先上！”

多姆没推辞，在巴德和柯尔的帮助下被拉上直升机。

接下来是马库斯，此时光子列车已经驶向铁路尽头。马库斯抓住千钧一发的机会，在列车掉落深渊之前跳上了直升机。

光子列车上的光子导弹带着人类的梦想和希望，纷纷发射出去。这些导弹在定位系统的指引下，进入了复杂广阔的兽族洞穴，在那里，没有一个兽族曾想过人类的导弹能够抵达这个位置。

无数爆炸的火光在地面以下闪过，人类第一次给了兽族最沉重的打击。

人类的世界里，霍夫曼的声音几乎响彻云霄：“今天早晨，我们英勇的战士引爆了光

子炸弹，将那些该死的兽族的老巢炸了个底朝天，这是我们漫长的战争里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战争将我们的家园毁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不管是马库斯、多姆、还是巴德和柯尔，四个人坐在飞机上遥望远方的暮霭，都发现这个世界和战争之前一样美丽。

世界其实没有变，那么人类的命运呢？

霍夫曼却忘记了，人类和兽人共同拥有一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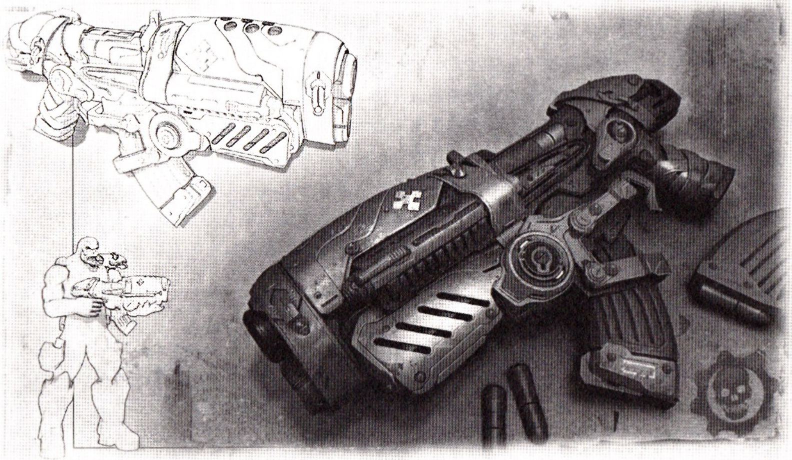
面对人类的欢呼，只有一个声音没有任何喜悦。巨大漂浮的兽族飞行坐骑上，一名女兽人同样看着远方的暮霭，声音冰冷地喃喃自语道：“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引起战争；他们也不明白我们怎样才会结束战争。而我们为什么要一再地战斗再战斗？人类是无法理解的，对于我们来说战争只有到战斗胜利或是全军覆没时才是终结……”

女兽人离开了，留下空荡荡的世界和人类依然毫无知觉的欢呼。

世界的命运将会怎样，没有人敢下断言。惟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战争的齿轮将依然转动。

对于这一点，不知马库斯是否早有觉悟。

完



忘却一切的城堡、化为碎片的记忆
连接两代之间那段空白的历史……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

索拉之章

文/白金之星 编/暗星

前作故事概要

索拉、利库和凯丽这三位少年少女一直生活在命运之岛上，但某一天，这个原本平静的小岛突然发生了异变，大批黑色的无心不知为何出现在小岛上，而三位同伴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失去了联络。

在这个世界中，任何有生命的事物都有着自己的“心”，而无心则是心中的黑暗具现化之后的产物，它们并不会听从弱者的指使，只是根据自己的欲望本能来从万物中繁衍自己。在无心大量涌现的背后，一个叫做安塞姆的野心家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

从灾难中清醒后的索拉被带到了轮回镇，并遇见了国王米奇的随从唐老鸭和果菲。唐老鸭和果菲认定索拉就是国王所说的持有键刃并能够拯救世界的勇者，而为了寻找好友，索拉和他们一起踏上了一场不平凡的旅途。另一方面，失散的利库为了拯救凯丽同样也在努力，但和索拉不同的是，他选择了黑暗，被魔女梅尔菲森特所利用，并最终为安塞姆的黑暗之力所控制。在漫长的旅途后，索拉等人终于救出了凯丽，并且击败安塞姆令世界重新恢复了宁静。虽然凯丽回到了命运之岛，但利库和米奇国王为了关闭王国之心的暗之门，毅然选择了留在黑暗世界。

“凯丽……就拜托你了。”

即将关闭的暗之门内，银发的少年微笑着向挚友说道。

当时的一幕，直到如今仍然不时浮现在索拉的眼前。

无心、七位公主、王国之心……

在不久之前，他们与探求黑暗的男子展开了一场大战。

名为安塞姆的男子消散于光芒中。

但利库及国王也为了关闭暗之门而消失在了大家面前。

那两个人如今正处在另一世界。

但少年与他的同伴却始终找不到线索。

希望，来自于草地上国王爱犬普鲁托口中

特别提示 由于本作中各个迪士尼世界的剧情与一代基本相同，只是将关键词改为了“记忆”而已。因此，在这里只会涉及与游戏主线相关的剧情，请各位见谅。



叼着的那封信。

印有国王头像的信。

跟随着普鲁托的脚步，索拉、唐老鸭、果菲在草地上奔跑着。

而一切，都是从那个黑夜开始的……

一望无际的草地上，索拉站在十字道间静静地眺望着宁静的夜空。

在他身后的草地上，唐老鸭和果菲都已沉入了睡梦中。扭头看了一眼两人那极差的睡相后，索拉又将目光投向了空中。而此时浮现在其脑海中的，是命运之岛上自己、利库以及凯丽那段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

忽然，一个声音自后方传入了他的耳中。

“你想要的东西，就在你的前方……”

索拉急忙回身，但身后却空无一人，不过仿佛有一个影子一闪而过。就在此时，他感到身后似乎有些异样，当其转过身去后，他总算看到了那位神秘来访者的身影。而这，却令他惊讶地几乎说不出话来。

一身黑衣，将一切都笼罩在黑色之下。

索拉清楚地记得这身打扮，在命运之岛以及虚空城内，他曾两次与他们遭遇过，但直到如今，他们的一切都还是谜。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相貌，他们的身分，他们的目的……甚至在此事件之前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就仿佛不存在于这世间的人一样……

而令他从回忆中猛醒过来的，依然是黑衣人的话语。

“只不过，当你将那些握于手中的同时，也会失去某种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后，黑衣人消失在了夜色中。

与此同时，在一处不知是何场所的白色房间内，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孩正在画板上默默画着些什么。在她上方的鸟笼中，正放着与其一模一样的布娃娃。

突然间，索拉眼前的景色完全改变了。他仿佛置身于时空的狭间之内，四周变得一片漆黑，他所能看见的，只有自己站在上面的延伸至远方的一条小路。

以及，道路尽头处那座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城堡。

与女孩画中的景色毫无区别的城堡……



第1层

入口大厅

（走入城内，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笔直而华贵的长廊，独特的色调以及建筑风格给人以一种神秘庄严的感觉，不像是这世界的造物，就仿佛是异空间的夹层一般。）

唐老鸭：什么嘛，一个人都没有。

果菲：我们这样冒失地闯进来没问题吧。

唐老鸭：不知为何我有种感觉……我们要找的人就在这个地方。

果菲：你是说陛下在这里？

唐老鸭：不能确定，只是感觉而已。”

果菲：什么嘛，不过我也有这种感觉。

索拉：我也是。当看到这座城的时候……我就知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朋友就在这里。

（这时藏在索拉身上的蟋蟀跳了出来。）

蟋蟀：仔细想想，这应该不是单纯的巧合吧？我也感觉到了。

唐老鸭：莫名其妙来到这里确实挺怪的，我想调查一下会比较好。

（突然间，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再一次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索拉立即抽出键刃，摆出了准备战斗的姿势。）

索拉：你究竟是谁？

唐老鸭：我知道了，一定是无心！好，看我的魔法吧。

（心急的唐老鸭想发出魔法攻击黑衣人，但不知为何却怎么都无法使出来。）

唐老鸭：哎，奇怪。再来！冰雪！雷电！……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使用魔法！？

黑衣人：还不明白吗？当进入这座城的一瞬间，你脑中所有关于魔法及绝技的记忆便已经失去了。不只限于此，这里是一个你会得到重要的东西，同时相应地也会失去同等重要东西的场所——忘却之城。在这里你们会见到认识的人，甚至与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重逢。

索拉：重要的……难道是利库？你是说利库在这里吗？

（就在索拉眨眼的刹那间，黑衣人忽然消失不见了。索拉等人四处张望，才发现他竟然瞬间移动到了另一侧那扇关闭的门前。）

黑衣人：我只是接触了你的记忆而已，而后制作出了这个。如果你想与其相遇的话，就用这个吧。

（他将一张卡片扔给了索拉）

索拉：这张卡片是……

黑衣人：利用卡片不断前进吧，它将化为你重逢的约定。举起卡片你就能开启这里的各扇门，进而创造出新的世界。去吧，索拉，但不要忘记，当你将那些东西握于手中的同时，也会失去某些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后，黑衣人就消失了。虽然索拉满腹疑问，但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前进。在卡片的光芒下，长廊尽头的门缓缓打开了。当索拉走进去之后却惊异地发现，他来到的地方竟然是轮回城。而在这时，黑衣人的声音又一次传入了他的耳中。

黑衣人：你所看到的并非真实景色，而是由蕴含在这张卡片中的你的记忆生成的幻影。

索拉：我的记忆？

黑衣人：在这忘却之城里，只要沿着你的记忆之路前进，说不定就能见到最重要的人。

（虽然在由记忆幻化而成的世界中，索拉只能一人展开冒险，但他还是毅然迈出了脚步。而没走多久，他便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老朋友——利昂（斯考尔）。但令他吃惊的是，利昂似乎完全忘记了有关自己的事情，并坚定地认为这是两人第一次碰面，可从其口中脱口而出的“索拉”二字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而随后赶来的尤非，以及之后相遇的艾丽丝和西德也是如此。

在将这里的无心消灭后，利昂等人向索拉

道谢后便离开了，只有艾丽丝留了下来。）

艾丽丝：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令这个地方存在的……是你的记忆吧？

索拉：嗯，那个黑衣人是这么说的。

艾丽丝：……这样看来的话，这条街、还有我们可能都只是你的幻觉而已……

索拉：怎么会！艾丽丝现在不就站在这里吗？你确实存在于这个地方呀！

艾丽丝：……但却不是真正的我。我不知道应该知道的事情，而且还觉察到不该知道的事情……索拉，当心你的记忆。在前方，你一定还会遇到由你的记忆创造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幻影，它们可能会迷惑你，所以千万小心不要误入歧途。

索拉：唔……能说得更简单一些吗？

艾丽丝：抱歉，身为幻影的我们是无法接触到真实的。

索拉：别这么说，令人感到有些难受……

艾丽丝：总之，千万不要让幻觉把你重要的东西从身边带走。

果菲：索拉，还不走吗？”

（此时，不远处果菲的声音传入了索拉的耳中。索拉做了个马上就来的手势，但正当他想与艾丽丝告别时，女孩却已不见了踪影。）

索拉：艾丽丝？艾丽丝！

唐老鸭：艾丽丝怎么了？

索拉：你没看到艾丽丝？刚才她还在呢。

唐老鸭：艾丽丝？她不是早就和利昂他们一同离开了吗？你刚才一个人站在这里不知道嘀咕些什么，我们还有些担心你呢。

索拉：……这就是……幻影吗……

第1层
出口大厅

（当索拉等人正准备向二层前进时，黑衣人又一次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黑衣人：和记忆的幻影相遇的心情如何？

索拉：见到大家我很高兴，但是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到幻影？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黑衣人：简单来说，只是个考验而已。

（忽然间，一个一头红发的男子出现在了两人之间，而他的服装则与黑衣人毫无二致，只不过将帽子取下来了而已。）

黑衣人：……什么事？

红发男子：你和勇者先生在这里，可我却感到很无聊啊。

黑衣人：……有兴趣的话你就来试试吧。

红发男子：这样行吗？您真是好心啊。

（黑衣人消失了，而红发男子则站在了索拉等人的正前方。）

红发男子：看来轮到我上场了，键刃的勇者。我的名字是阿克塞尔，记住了吗？

索拉：嗯，记住了。

阿克塞尔：记性真好。那么，索拉，记下名字后……

（他突然张开双手，两把如同风火刺轮一般的武器出现在他的左右手中。）

阿克塞尔：你是否能够轻松地解决我呢？

（说完这句话，红发男子便发动了进攻。虽然索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看来对方并未尽全力。）

索拉：你只是试试我们的水准吗？

阿克塞尔：恭喜你，索拉。你通过了我的考验，有能力在这忘却之城中前进了。跟着你的记忆走吧，找回你遗忘的东西。而且，你会遇到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果菲：你是说……利库和国王？

阿克塞尔：活活，那我可不知道。恐怕你还要花些时间想想，究竟谁才是你最重要的人。越重要的记忆在心中就会藏得越深，也越不容易想起。你心中也有这样的记忆，索拉。

索拉：我也有？

阿克塞尔：你丢失了黑暗中的光明，甚至都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

索拉：黑暗中的光明……

阿克塞尔：需不需要提示一下？

果菲：索拉，怎么办？

索拉：不，我要自己找出来。如果你想阻止我的话，那么，我就会选择战斗！

阿克塞尔：哈哈，说得好，这样才像是键刃的勇者嘛。不过我要先警告你，当沉睡的记忆醒来时，你将不再是你。

（话音刚落，阿克塞尔便消失在了众人面前。索拉犹豫了一下，通过前方的楼梯走到了上一层的大厅。）

第2层

入口大厅

蟋蟀：我对刚才那个人说的话很疑惑。“你将不再是你”，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索拉：我不再是我——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发生嘛。

蟋蟀：虽然不会，但还是应该提高警惕。

果菲：是啊，我总觉得在这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这座忘记……唔……忘……

唐老鸭：忘却之城！

果菲：没错没错，忘却之城。

索拉：放心好了，不管他们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能搞定的！

果菲：对了，还记得我们一同去过的那个到处都是机关的城堡吗？

（索拉和唐老鸭想了想，但都没想起来曾去过那样的地方。）

索拉：什么时候？

唐老鸭：机关？我不记得自己去过那样的城堡。它叫什么名字？

果菲：唔……好像是叫……那个……虚……虚空……对不起，我也不记得了……

唐老鸭：真拿你没办法。

索拉：不会是你记错了吧？

果菲：……也许。

第2层

出口大厅

（不知为何，在前往上一层的途中，果菲突然停下了脚步）

唐老鸭：怎么了？

果菲：还记得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城堡吗？我敢肯定那不是我记错了。我清楚地记得，索拉就是在那里用键刃解救了凯丽的心。然后索拉消失了一会儿，还记得吗？我记得自己当时非常焦急。

索拉：想起来了！那时我变成了一只无心！可是……是在那座城吗？

唐老鸭：你忘了？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索拉：那你说那地方叫什么名字？

唐老鸭：这还不简单，叫……

（唐老鸭忽然卡壳了，他发现自己竟然完全记不起来。）

唐老鸭：喂，蟋蟀，我们旅行的经过你都记在你的备忘录了吧？

蟋蟀：那当然！我在进入这个城堡前就把第一卷写完了，写得很详细哦。我找找看……啊，找到了，你看……这、这不可能！所有章节都消失了，全都变成了一片空白！

唐老鸭：什么！

蟋蟀：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用心地在保管它！啊，我宝贵的记录啊……

索拉：……是这座城堡的缘故吗……

唐老鸭：这事太奇怪了，为什么蟋蟀写的

那么多东西就这么消失了？

索拉：可能不仅仅是记录。果菲说我们曾经去过其他城堡，可我们都不记得那种事情。说不定……我们之所以记不起来，是因为那些记忆消失了？

唐老鸭：消失？开什么玩笑！？

蟋蟀：等等！还记得那个黑衣人说的话吗？“当你将那些东西握于手中的同时，也会失去某种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与失去记忆有关吗？

索拉：难道说……越往上走忘记的事情就越多，所以叫做“忘却之城”吗？

唐老鸭：这样记忆渐渐消失，该怎么办才好？……要不要回头？

果菲：没关系。我们可能会忘记所见所闻，但却不会忘记朋友。比如说……索拉，你在变成无心时有没有忘记我们？

索拉：当然没有！

果菲：对啊，这就是不管怎样都不会忘记的事情。

索拉：……说的没错。谢谢，果菲。

唐老鸭：绝对不会忘记朋友。好，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走吧！

第3层

出口大厅

（在城堡的某个房间中，一位身穿黑衣的金发女子正在与阿克塞尔谈话。）

金发女子：看上去你好像挺在意他的嘛。

阿克塞尔：那你为什么也在意他呢？

金发女子：当然是你为何如此关注他的原因喽。

阿克塞尔：那家伙很特别。要知道，拉克茜努，他曾经变成过无心。

拉克茜努：心被黑暗吞没后就会变为无心，原本属于自己的意志也将不再复存……

阿克塞尔：可他依然能保持自己的意志，这种事情只有他一个人做到了。

拉克茜努：看起来，你似乎很好奇他为何被键刃选中。

阿克塞尔：是什么在影响着他的心？他的心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拉克茜努：心的秘密吗……

阿克塞尔：毕竟，对此进行调查就是我们机关的存在意义。

（而同一时刻，索拉等人也正向着上一层前进。）

唐老鸭：我们是不是正在忘记朋友之外的事？

果菲：唔……我很想知道我究竟忘记了些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了，可能不去想还比较好吧。但无论如何，忘记的一定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索拉：没错，我们是不会忘记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比如说……看这个。

（索拉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用海星做成的小东西，好像非常珍惜它似的。）

唐老鸭：这是什么？

索拉：凯丽给我的护身符，这对她来说很重要，所以我答应过她，一定会还给她的。我不会忘记那个承诺，所以也肯定不会忘记凯丽。没错，绝不会忘记……

（忽然，索拉感到自己面前变得一片黑暗。而在这黑暗的空间中，凯丽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还没等他来得及说话，凯丽的样子忽然发生了改变。转瞬之间，取而代之的就变成了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的金发女孩。

空间急速转换，当回过神来时，索拉发现自己又回到了3楼出口大厅。）

索拉：刚才……是谁？

唐老鸭：你发什么愣啊？

索拉：啊……唔……没什么。

第4层

出口大厅

（走在路上，索拉又一次想起了刚才在幻觉中出现的那个金发女孩。）

索拉：在我记忆中出现的那个女孩究竟是谁？不是凯丽啊……难道说，这里还有别人？

唐老鸭：索拉！

索拉：怎、怎么？

唐老鸭：快走啊，你不想快点找到利库和国王吗？

索拉：好、好的。

（唐老鸭走后，索拉懊恼地摇了摇头）

索拉：……可恶，差一点就想起来了……

（镜头转换，索拉在幻觉中看到的那个白衣女孩在一个房间中静静地坐着，似乎正在画着什么东西。而当她将笔划过画板时，与其相隔甚远的索拉忽然想起来了某件事情。）

索拉：我想起来了！

（唐老鸭和果菲被吓了一跳，急忙转身，疑惑地望向索拉。）

索拉：还有一个女孩。

果菲：咦？在哪儿？

索拉：不不，我指的是以前我住的那个小岛上。除了凯丽和利库外，岛上还有着另外一个女孩，当时我们四人经常一起玩。

蟋蟀：哎？我第一次听说。

索拉：是啊，我完全忘记她了。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岛屿。

唐老鸭：奇怪，那你现在为什么忽然想起来了？

索拉：我也不知道，不过在这座城堡中，我慢慢记起了她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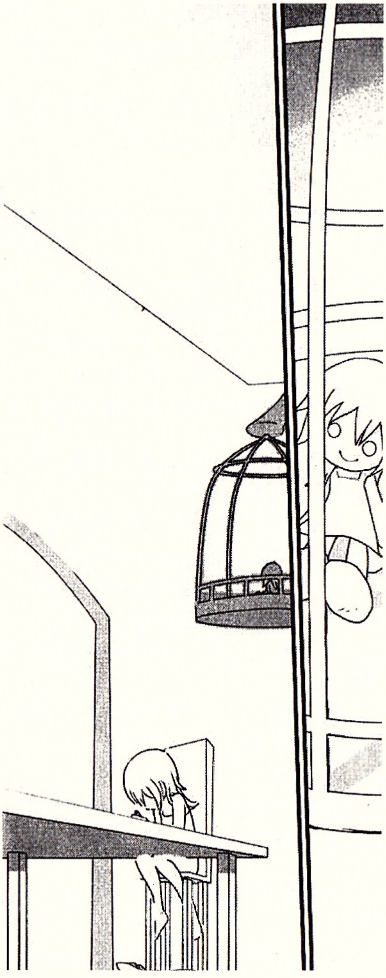
果菲：她叫什么？

索拉：我、我记不太清楚了……太可笑了，明明刚才我还信心满满地说什么“绝对不会忘记朋友”，但却连她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唐老鸭：索拉……

果菲：别着急，继续走吧。你总会渐渐想起来的嘛。

索拉：……说的也是。



第5层

出口大厅

（在即将上到第六层前，唐老鸭又问起了那个女孩的事情。）

唐老鸭：索拉，想起刚才你说的那个女孩的事情了吗？

索拉：嗯……似乎又想起了一些。

果菲：和我们说说吧，这样可能对你的回忆有些帮助。

索拉：嗯……她是个喜欢安静的女孩，比起去海边玩，她更喜欢画画。她也给我们画过肖像，画得很棒哦。当时为了争着让她帮自己画，我和利库还曾经吵过架呢。可是……有一天她忽然消失了。我觉得大人们知道原因，可能从他们那里能得到答案吧。但我那时还不怎么懂事，在她消失后只是哭了一阵子，之后就完全忘记了她的事情，就连名字也……

唐老鸭：等一下！索拉，你没有忘记事情，反而回忆起了不少事情呢！所以，你一定能想起她的。

蟋蟀：真奇怪……我还以为在这里只会失去记忆呢……可能只有忘记某些事情，才会记起深埋在心底的往事吧。

果菲：通过遗忘来记起？

索拉：那个黑衣人也是这么说的——“越是真正重要的记忆在心里藏得就越深，越不容易回忆起来。”现在想想，也许这就是他所谓的“会得到重要的东西，同时相应地也会失去同等重要的东西”。

唐老鸭：啊啊，这不公平！怎么我们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果菲，快走吧，说不定在前面我们也会想起来什么。

（与此同时，拉克茜努与阿克塞尔也在进行着交谈。通过探测装置，他们清楚地听到了索拉等人刚才的对话。）

拉克茜努：正如我们所料，索拉的记忆已经开始扎根了。

阿克塞尔：看看这孩子能走多远吧。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看到阿克塞尔转身想要离开，拉克茜努叫住了他。）

拉克茜努：你在一楼还没有玩够吗？这次就让我去享受一下吧。

阿克塞尔：记住，虽然要替我将东西交给他，但也别让他太轻易地得手。

拉克茜努：放心好了，但可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和他交手哦。

阿克塞尔：别出手太狠了。

拉克茜努：看不出来你还挺疼人的嘛。

阿克塞尔：他一半意义上算是我们同伴。

拉克茜努：别把我当傻瓜，我可不会轻易破坏这么有趣的玩具。

阿克塞尔：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毕竟他是我们统治组织计划关键中的关键。

拉克茜努：……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啊。小心点，时机未到可别轻易暴露出来。

（话音刚落，拉克茜努就消失在了房间中。阿克塞尔背过身去，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阿克塞尔：聪明人都会这么想的啊，拉克茜努。

第6层

出口大厅

（当索拉等人来到第六层出口大厅时，忽然发现对面楼梯前有一个身穿黑衣的金发女子正站在那里等着他们。）

唐老鸭：你和阿克塞尔是一伙的吗？

拉克茜努：挺聪明的嘛，我叫拉克茜努。怎样，觉得这座城有趣吗？你一定很乐意用你那些无用的记忆来换取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的记忆吧？

索拉：真实的记忆……

拉克茜努：你现在还有些重要的事情想不起来，对不对？如果知道你把她的名字都忘了，那女孩一定会难过死的。

索拉：那女孩……你认识她吗，拉克茜努？她、她在这里吗？

拉克茜努：猜·对·了，我们这些坏蛋把她关在了这里，身为勇者的你快点把她救出来吧。但在那之前……

（她忽然冲向索拉，一击将他打倒，而藏在索拉胸前的星状护身符也掉在了地上。奇怪的是，索拉从来没记得自己有这个东西。）

索拉：这是……是我的吗？

拉克茜努：咦，你不是一直都带着它的吗？这都忘了？不对，你怎么可能忘呢，那段记忆已经深深铭刻在了你的心底。想想看，这是什么东西，又是谁送给你的？

（索拉努力回忆着，忽然间，一个名字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索拉：奈……奈米……妮……

拉克茜努：完全正确，将你心底的记忆完全释放出来吧。

索拉：奈米妮……

拉克茜努：没错，就是那个女孩。就是她给了你这个护身符，不过看起来你似乎已经忘光了。而且连她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好无情啊，索拉。

（她作势就要拿起那个护身符，微笑着对索拉说道。）

拉克茜努：就算我把它毁掉都没问题吧？

索拉：别碰它！

（索拉愤怒地从地上爬起，冲上前想要攻击拉克茜努，但女子却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一击。）

索拉：这是奈米妮给我的东西，是我重要的记忆！

拉克茜努：重要的记忆？明明刚才一点都记不起来，现在却说得这么好听。

（话音刚落，拉克茜努不由分说便攻向了索拉。不过，最终她也败下了阵来）

拉克茜努：干的真不错，不愧是勇者先生呢。不过，同时也是个无情的家伙。

索拉：胡说八道！

拉克茜努：呵呵，听到真话就生气吗？真孩子气。那么，我就送你一样礼物吧。

（她将一张卡片扔给了索拉）

拉克茜努：这是从你的记忆中制作出的卡片，感谢我吧。那么，再见了哦。

（说完，拉克茜努消失在了大厅内。）

索拉：等一下，拉克茜努！可恶，躲到哪里去了？快出来！

蟋蟀：冷静点，索拉，她已经逃走了。

果菲：索拉……

索拉：真生气，竟然是她令我想起来了奈米妮的名字……

第7层

入D大厅

（在完成了任务后，拉克茜努回到了那个房间中，而阿克塞尔依然在那里等着她。）

拉克茜努：唉，故意输掉还真是麻烦啊。

阿克塞尔：故意输掉？我怎么觉得你已经尽全力了？

拉克茜努：你说什么？眼睛有问题吧？

神秘声音：阿克塞尔说得没错，你表演得太拙劣了，拉克茜努。

（这时，另一个声音从两人身后响了起来。他们扭头望去，一个有着一头棕色长发的

男子刚刚走进房间。）

拉克茜努：维克森。

维克森：和那种程度的对手打却表现得那么狼狈，你简直丢尽了机关的脸。

拉克茜努：哼……

阿克塞尔：你来这里做什么，维克森？地下才是你负责的地点吧？

维克森：我是来帮你们的，我觉得你们想要得到的那个勇者对我应该也会非常有用。不过，他是否有这个价值就需要试验一下了。

拉克茜努：哼哼，果然是你的个性，不做实验就心痒难耐吧？

维克森：这是身为科学家的本能。

阿克塞尔：我怎么觉得，你所谓的测试索拉只是你测试自己新手下的借口罢了呢？

维克森：不是什么手下，而是研究成果。

拉克茜努：他也只不过是个玩具罢了。

阿克塞尔：算了，既然您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那我们就让您如愿吧。

（他将一个东西交给了维克森。）

阿克塞尔：这个礼物给前辈你，你能用它看到很有趣的东西。

维克森：准备得真周到啊，那就不客气了。

（维克森转过身去，一个银发的少年正慢慢从外面走进来……）

第7层

出口大厅

（正当索拉等人想要前往上一层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当看清楚那个人的相貌时，索拉不禁惊喜地叫了起来。）

索拉：利库！你也在这里吗？

利库：你也……哼哼，听起来不像是在找我啊？

索拉：……我不是那个意思？

利库：哼哼，别找借口了，你明明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索拉：当然不是！我就是为了找你才到这里来的！

利库：但现在完全不同了，你满脑子想的不都是奈米妮吗？我变成怎样都无所谓吧。还有，你根本就不了解奈米妮的心情。

索拉：奈米妮的……心情？

利库：果然如此，你完全就没有考虑过。你想见奈米妮，但她想的却与你截然相反。

索拉：难道说……

利库：她连你的脸都不愿看到。

索拉：为什么？

利库：问你自己的记忆吧，你最清楚她为什么会从岛上消失。

索拉：我做过什么吗？是因为我她才……

利库：回去吧，索拉，保护奈米妮有我就够了。接近奈米妮的家伙……就是我的敌人！

（光芒亮起，利库忽然换上了一身漆黑色的装束，一把黑红色的妖刀——噬魂者也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索拉：为、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我、我一定要见到她！

利库：索拉，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不想见你的不只是奈米妮，我也同样如此。

索拉：……不要，利库！

（利库突然向着索拉猛攻了过来，无奈之下，索拉也只好拔出键刃，与其拼杀在了一起。在经过一番苦战后，索拉终于击败了利库。被打倒的利库没有多说什么，立即爬起来向着上层的入口跑去。）

唐老鸭：利库似乎是被无心控制了。

索拉：可我们不是已经把安塞姆控制的无心消灭干净了吗？

果菲：为什么会这样？利库究竟怎么了？

唐老鸭：如果利库出事的话，那不意味着和他在一起的国王也有危险了吗？不好，必须快去救他们！

索拉：是啊……

（这时，索拉忽然感到心中一阵酸楚。看到他的样子后，蟋蟀连忙安慰他。）

蟋蟀：你不会以为是利库讨厌你了吧？那肯定是一场误会。

索拉：误会？

蟋蟀：的确他刚才说的话很过分，但别忘了，这里可是忘却之城。说不定利库也是忘记了曾与索拉相处的美好回忆。

索拉：……是这样吗？

蟋蟀：只是我的推理而已。不过与其在这里不知所措，还不如好好想想该怎样令他恢复记忆吧。不管有多少烦恼困扰，都会与同伴携手并进，这才是索拉你嘛。

唐老鸭：是啊是啊，别忘了还有我们在。

果菲：没错，像勇者一样抬起头吧！

索拉：嗯……我一定要救出奈米妮、利库和国王陛下！更要把无心打得落花流水！

果菲：就是这样，这才象索拉嘛。

第8层

出口大厅

（在第8层出口大厅内，索拉与利库再度相遇了。）

利库：别再执迷不悟了，快些回去。

索拉：我是为了帮助你和奈米妮才一路前进至此的，怎么可能就这么离开？

利库：帮我？别说傻话了。

索拉：你忘了吗？凯丽也在等着你啊。

利库：忘记的是你吧。“凯丽就拜托你了”——我们当时做出的是这个约定吧？我意已决，不会再回到岛上了。

索拉：不只是凯丽！还有许多伙伴也都在那里等着你……

利库：我早就把他们忘光了。

索拉：什么？

利库：你又如何呢？仔细想想看吧，索拉，如今你还能想起岛上那些同伴的相貌吗？

索拉：当然，我完全……

（这时索拉惊愕地发现，那些朋友的面孔竟然在他脑海中渐渐变得模糊了起来。他拼命想要回忆，但却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利库：明白了吧，只要你身处于这座城中，记忆就会渐渐消失。会忘记不重要的事情，并想起真正重要的记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守护奈米妮，除此以外不管怎样都与我无关。

索拉：利库……

（他咬了咬牙，一伸手，键刃出现在右手中，同时摆出了战斗姿态。）

索拉：即使是打倒你，我也一定要让你想起来！

利库：要试试吗？

（两人同时发动了攻击。一番激战后，索拉又一次击败了自己的好友。）

利库：……哼，很遗憾，即使和你战斗过了，我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还想继续打吗？

索拉：够了！现在不是我们争斗的时候，一同去救奈米妮吧。

利库：一同……哼，还是和以前一样啊，总是这样肆意践踏我的心。

索拉：……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

利库：果然忘了，算了，反正对你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说完之后，利库再度离开了，只留下一头雾水的索拉和他的同伴们。而在另一个地方，另外两个人刚刚看完了这场表演。）

阿克塞尔：呵呵，我还真是同情你呢。

奈米妮：……

阿克塞尔：别做无用功了，我们什么都不是，也不会变成什么。说起来……奈米妮，你就没法做些别的事情吗？

（奈米妮轻轻垂下了头，一言不发。）

第9层

出D大厅

索拉：真奇怪，我们两个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明明都想救奈米妮，为什么要吵架呢？

唐老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你们以前不是经常一起玩吗？索拉、利库与凯……谁？

蟋蟀：我们的记忆变得有些怪了。快走吧，索拉，说不定再与利库谈一次就清楚了。

索拉：是啊，那时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利库，以及……奈米妮。

第10层

出D大厅

唐老鸭：我本以为利库一定会在这里等我们的，不过……

果菲：看来他不想和索拉打了吧。

索拉：希望如此。

（同一时刻，忘却之城会议室内。阿克塞尔、拉克茜努与维森特正在争论着什么，而奈米妮则默默地坐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

拉克茜努：怎么搞的，维克森，本应对你言听计从的利库跑到哪里去了？

阿克塞尔：是不是你为了引索拉上钩故意让他藏起来了？

拉克茜努：啊啦啦，原来是这样啊。我完全没想到哦，对不起～啦。不过我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维克森你的研究是否有用呢。

维克森：闭嘴！

拉克茜努：咦，听到真话就这么恼火吗，还真是幼稚呢。

维克森：你敢再说一句……

神秘声音：别吵了！

（就在此时，另一位黑衣人出现了。他摘下连衣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位有着棕色长发，冷酷俊朗的男子的面容。）

维克森：玛尔夏……

玛尔夏：维克森，我对你很失望。不管怎么解释，你的作战计划失败都是不争的事实。

维克森：失望？别想钻空子！你在机关里只排11号，有什么资格指责身为第4号的我！

玛尔夏：话虽如此，但如今我才是奈米妮以及这座城的负责人。如果你胆敢违抗的话，就意味着与机关为敌。

拉克茜努：对哦，我可是有责任消灭叛逆者的呢。

维克森：唔……

玛尔夏：我现在以机关的名义告诉你，你的作战计划完全失败了。包括你刚才的失态在内，我会将这一切直接报告给领袖。

维克森：不要……等一下！别、别这样！

玛尔夏：那也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

维克森：条件？

玛尔夏：你必须亲手干掉索拉。

维克森：什么？

玛尔夏：怎么，有什么不满吗？

维克森：不……可是……为什么？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

玛尔夏：多此一问。

（维克森点了点头，消失在了房间中。）

阿克塞尔：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真要让维克森干掉索拉？

玛尔夏：谁也不希望发生那种事情。

（他走近奈米妮，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

玛尔夏：怎么办呢，奈米妮？这样下去的话，你的勇者就会消失了啊。不过……他一定会遵守与你的约定的。

（奈米妮一震，惊讶地抬头看着玛尔夏。）

玛尔夏：没错吧，奈米妮。

奈米妮：……是……

第10层

出口大厅

（当索拉抵达第10层出口时，他看到一个身穿黑衣的金发男子正守在那里，于是连忙做出了战斗的姿态。）

索拉：你是谁！

维克森：哼，无礼的家伙。我的名字是维克森，这次来是专门向你讨债的，索拉。

果菲：讨债？索拉，你以前欠过他什么东西吗？

索拉：当然没有。

维克森：哼哼，让你与你的朋友重逢的就是我。

索拉：难道说……

维克森：没错，是我把利库带来的。

索拉：这么说……就是你在背后操纵他的吧？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维克森：你永远不会知道利库的下落，因为……你只能走到这里了！

（一场激战开始了，当索拉击败维克森后，男子露出了狡黠的表情。）

维克森：干得不错，果然没那么容易就



被干掉。你没注意到吗？在我们刚才战斗的时候，我窥探到了你的记忆深处，然后……发现了这个东西。这就是用你心中被封印的里之记忆制作出的卡片。想领教我真正力量的话，就到这个世界里来吧！

（他将卡片扔给了索拉，而后消失在了房间中。）

索拉：我的里之记忆？会发生些什么……

（当看到维克森的举动后，在会议室里的黑衣人们有些不安了。）

拉克茜努：喂喂，维克森头壳坏掉了吗？竟然告诉他那些事情。怎么办，阿克塞尔？让索拉知道“里侧”的事情可就不好了。

阿克塞尔：只是经过那里的话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不过……

玛尔夏：必须对奈米妮加以防备。阿克塞尔，你也去，清楚该怎么做吧？

阿克塞尔：不知道呢，告诉我如何？

玛尔夏：……抹除叛徒。

第11层 黄昏城

（利用维克森给的卡片，索拉等人来到了这个新的世界——黄昏城。）

唐老鸭：嘿，索拉，这是什么地方？我没有见过啊。

索拉：奇怪，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个地方。

蟋蟀：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到过的世界都是索拉记忆中曾去过的地方啊。

唐老鸭：难道是这座城的魔力把这段记忆全部从我们脑子里抹掉了？

索拉：没关系，我有奈米妮给我的护身符，就是在我与她做约定的时候给我的，我会代替这个护身符来保护她。这个护身符……对我来说是一段重要的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有一天曾在夜晚共同观看流星雨。那时奈米妮非常害怕，哭着问“如果星星掉到岛上怎么办”。而我的回答则是——“要是它掉下来，我就把它们全部打回去。”就这样，我用手中的玩具剑向她做出了保证。听到这句话后，奈米妮终于笑了，并且对我说“谢谢你”。

（这时，奈米妮的身影又一次浮现在他脑海中。而在同一时刻，处于另一地点，一直看着这一切的奈米妮脸上露出了难过的神情。）

奈米妮：对不起，索拉。都是因为我……

索拉：她从小时候就一直将这个护身符戴在身上。

唐老鸭：那么重要啊？

索拉：对，所以我向奈米妮做出了保证。从今往后，我一定会代替这个护身符来保护她的。我、我必须向她道歉。

（一路走着，索拉等人来到了一座大屋前。处于围墙内的大屋看起来一片死寂，通往那里的道路也被正中央的铁门牢牢挡住了。这时，索拉停住了脚步。）

索拉：有些奇怪……我确实不记得自己来过这里，可却感到非常怀念。

唐老鸭：果然是以前曾经来过吧。

索拉：我确实不记得了……

果菲：就象奈米妮的事一样，虽然对于她的记忆曾消失了，但现在不是又记起来了吗？

索拉：……但感觉似乎有些不同，奈米妮的事是像碎片逐渐汇聚在了一起，而我虽然记不起这个地方，但却有着非常怀念的感觉。

（忽然，维克森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维克森：是吗，很怀念？索拉，告诉我，奈米妮的记忆与“这种怀念”，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呢？

索拉：当然是奈米妮。虽然这里有怀念的感觉，但一定是你制造出来的幻觉。

维克森：哼哼，记忆真是悲惨啊。既不是

消失也不是忘却，而是被人为地进行了扭曲。

索拉：你在说什么？

维克森：我说过了，这是你的里之记忆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在你心的里侧，有着这个地方的记忆。只有你的心才知道这一切。

索拉：胡说，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记忆！

维克森：真正的记忆被封锁起来，反而相信被扭曲的记忆，你这样与舍弃自己的心有什么区别？索拉，你已经不再是勇者了，不过是被记忆操作的木偶罢了。对，就与我的利库一样，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

索拉：我的……利库？没有价值？胡说八道，明明就是你把利库变成这个样子的！你根本就是一派胡言，我从来就没有舍弃过自己的心！我要打败你，救出利库、奈米妮，还有……我的心。

（愤怒的索拉拿出键刃猛攻向维克森，而后者也终于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两人在铁门前展开了一场大战。维克森所操纵的冰之能力令索拉陷入了苦战中，但最后索拉还是凭借与唐老鸭及果菲使出的合体攻击击败了他。）

维克森：可恶……被封引了记忆居然还有这么强的力量……你的存在果然太危险了。

索拉：我才不管这些，快将利库复原！

维克森：恢复原状？哈哈，看来你还不了解情况啊。那个利库最终的命运只有堕入虚无黑暗的一条路，你也一样，索拉！被奈米妮迷惑而顺着她的意志前进，失去了心，失去了记忆，这样的你只不过是玛尔夏的道具而已！

索拉：玛尔夏？他和奈米妮是什么关系？

（正当维克森想回答时，阿克塞尔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并将其打倒在地。）

索拉：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哟，索拉。你似乎遇到了些麻烦呢，别担心，我来帮你解决吧。

维克森：……可恶……阿克塞尔，为什么你要……

阿克塞尔：你说的太多了，所以我奉命来结束你的唠叨，以及……你的存在。

维克森：等……等一下。

阿克塞尔：我们是存在于人世的“不存在的人”，不过，你的记忆和存在都到此为止了，高兴吧？

维克森：不、不要，我还不想消失……

阿克塞尔：永别了，前辈。

（阿克塞尔双手忽然幻化出两把烽火轮一般的武器，伴随着一道灼热的火焰，维克森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索拉惊讶地看着这一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索拉：为什么你要将自己的同伴……

阿克塞尔：我也不知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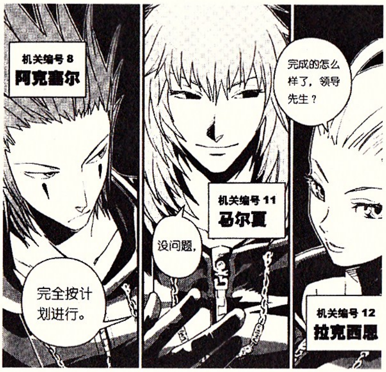
（说完这句话后，阿克塞尔就从索拉等人面前消失了。）

（会议室中，刚刚回来的阿克塞尔正在向玛尔夏复命，拉克茜努也在场。）

拉克茜努：辛苦辛苦，阿克塞尔。那个唠叨的家伙早就该死了。

阿克塞尔：你是想考验索拉的力量才会故意刺激维克森的吗？

玛尔夏：不止是索拉，还有你。我必须知道你是否有亲手杀死机关同伴的决心。你已经合格了，成为了我们的同伴。只要我们三人携手，将整个机关握于手中根本不是问题。



阿克塞尔：那么，索拉他……

拉克茜努：想见奈米妮就让他见好了。

（玛尔夏将头转向不远处的奈米妮，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玛尔夏：高兴吧，奈米妮。很快你就能见到你期盼已久的勇者了。

奈米妮：高兴……

拉克茜努：话说在前头，我绝对不允许你做出伤害索拉感情这种残忍的事情哦。

奈米妮：我明白……

玛尔夏：你只需要不断增加他的回忆就可以了。

第11层 出口大厅

（当索拉等人抵达第11层出口大厅时，利库再一次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利库：索拉……你再继续前进就会伤害到奈米妮的。

索拉：又要战斗吗？利库，控制你的维克森已经死掉了啊！

利库：和那毫无关系！我一定要守护奈米妮，这是我们过去许下的约定。

索拉：……约定？

利库：我们小的时候，有一天曾在夜晚共同观看流星雨。那时奈米妮非常害怕，哭着问“如果星星掉到岛上怎么办”。而我的回答则是——“要是它掉下来的话，我就把它们全部打回去。”

索拉：之后……你是不是用玩具剑约定要守护她？

利库：……为、为什么你会知道？

索拉：怎么会……那天夜里，在那个流星雨之夜中我也和奈米妮许下了同样的约定！

利库：胡说！那个时候你根本不在场！

索拉：不在的明明是利库！那个时候，奈米妮还给了我一个护身符。

利库：护身符……？

索拉将那个星形的护身符拿了出来，看到护身符后，利库显得极为震惊。

利库：为什么……为什么你也有……唔……我明白了。

索拉：……利库？

利库：这一定是伪造的！真正的东西明明就在我手中！

索拉：怎、怎么可能？

利库：我要将这个赝品毁掉！

（说完这句话后，利库近乎疯狂地攻向索拉。虽然最后索拉击退了利库，但却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利库逃走的地方他竟然看到了与奈米妮给自己的那个护身符一模一样的饰品。他完全搞不明白，为什么利库的记忆竟然会与自己一模一样。还有，明明自己之前根本就不记得奈米妮的事情，为何现如今这些记忆又会突然出现在脑海中呢？）

唐老鸭：来城里之前，你连奈米妮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但现在关于她的记忆却在你的脑海中不断涌现。

果菲：这确实有些奇怪，你不是应该再好好想想吗？

索拉：什么奇怪？什么再想想？难道你们要我丢下奈米妮不管吗！？

唐老鸭：我不是这意思……

索拉：随你们便吧！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一定要找到奈米妮！

（唐老鸭在背后大声呼唤索拉，但索拉却生气地一个人跑向了上一层。而在同一时刻，阿克塞尔独自来到了奈米妮身旁。）

阿克塞尔：那家伙现在只有你了。

奈米妮：……

阿克塞尔：没错，能救他的也只有你。

奈米妮：已经……太迟了。

阿克塞尔：说这话太早了吧？喂，奈米

妮，察觉到了吗？现在玛尔夏可不在这里哦。

（奈米妮吃惊地望向阿克塞尔，她清楚地听出了这句话的话外音。）

奈米妮：……你是什么意思……

阿克塞尔：现在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你了。

（奈米妮犹豫了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迟迟不敢移动脚步。）

阿克塞尔：好好干吧。

（奈米妮终于下定了决心，快速向门外跑去。当她的背影消失在远方后，阿克塞尔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阿克塞尔：哼哼……哈哈哈……真有趣，终于有好戏看了！那么……索拉！奈米妮！利库！玛尔夏！拉克茜努！各位就卖力地进行表演吧，一定要把这出戏演得更痛苦些啊！

第12层

命运之岛

（在打开这一层的大门后，耀眼的白光令索拉不禁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海滨小岛上——他的故乡命运之岛。在与泰达、瓦卡与塞尔菲等朋友打过招呼后，索拉来到了一个海边高崖上。令他吃惊的是，自己竟然会在这里见到利库，而利库的穿着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利库：哟，索拉，那么急要去哪里？

索拉：你是……对了，你是利库！

利库：你怎么了？当然是我啊，说得好像是忘了我一样。

索拉：没、没有那样的事！你已经没事了吗？没被控制吗？

利库：我……被控制？你到底在说什么？

索拉：你就是我记忆中的利库啊……

利库：记忆中的……我？搞什么啊，你在玩新游戏吗？

索拉：……嗯，或许是吧……

利库：什么游戏？索拉总像个小孩一样，这个样子怎么能守护那个人啊。

索拉：那个人……告诉我！她究竟是……

（突然，伴随着一声巨响，岛屿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索拉：怎么了？

利库：不知道，不过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很担心大家，必须要快点通知他们。

索拉：啊，那我就……

利库：我知道，守护那个人是你的任务嘛。走吧，索拉！

（索拉急忙跑到了海滩，当击败了那里正在破坏小岛的巨大无心后，他欣喜地看到，身穿白衣的奈米妮正背对着自己站在海岸旁。）

索拉：奈米妮……

奈米妮：索拉……你终于来了。

索拉：总、总算是见到你了，我一路战斗过来，就是为了见到你。

奈米妮：嗯……我也是呢。

（忽然，奈米妮的表情变得黯淡了下来。她垂下头，仿佛是不敢面对索拉似的。）

奈米妮：可是，我错了……我确实想见到你，但不想是以这个样子……

索拉：奈米妮？

奈米妮：之前我总是孤独一人，那种寂寞令我难以忍受。所以我才会呼唤索拉的心，以令你来到这里。你来了，我确实非常高兴，可是、可是这样却将你的心……

索拉：没关系啊，因为我与奈米妮约定过嘛，一定要保护你。

奈米妮A：索拉……谢谢你。但是，对不起……存在于这里的并不是我。

奈米妮B：说的没错。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的声音从索拉的背后响起。索拉急忙扭头望去，令他吃惊的是，在自己背后不远处竟然又出现了一个奈米妮。）

索拉：奈、奈米妮？

奈米妮B：那并不是我。

奈米妮A：我不存在于你的心中。

奈米妮B：我不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

奈米妮A：我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索拉：怎么会，奈米妮……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那时不是一直在一起吗？可是后来分开了，我就是为了找到你才来到这里的啊！

奈米妮B：你想见的，真的是我吗？

索拉：当然！虽然我在这座城里忘记了很多事情，但只有奈米妮你……

（他急忙从怀中拿出那个星形护身符）

索拉：看，这不是你给我的东西吗？

奈米妮A：是啊，这是我送给你的。

奈米妮B：不是！索拉，不要相信我！

索拉：……为什么要这么说？

奈米妮B：索拉，再仔细回忆一下吧。你真正重要的人，试着用你的心呼唤一直隐藏在你内心深处但却微微闪亮的记忆的碎片。不管相距多远，你的思念与呼唤都一定会与她紧密相连。

索拉：我最重要的人？那当然是你啊，奈……

（忽然，索拉手中的帕奥普之果竟然不知不觉间变为了用海星做成的护身符。而与此同时，索拉在朦胧中仿佛看到奈米妮也改变了样子。那个棕发女孩的身影只是在白色的光芒中一闪而过，而在那之后，奈米妮也从索拉面前消失了。）

索拉：那是……是谁？虽然想不起来，但为什么……为什么我感到如此怀念呢……

第12层

出D大厅

（当来到上一层的大厅后，索拉又一次见到了奈米妮。）

索拉：奈米妮！我重要的人……不是……不是你吗？

（女孩微笑着点了点头）

奈米妮：嗯……索拉最重要的人，一直在一起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她……

索拉：可是……她是谁？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明明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为什么完全回忆不起来呢？

奈米妮：都是我……是我将索拉的记忆……

利库：让我来告诉你吧。

（忽然，一个声音从两人前方响起。索拉抬头望去，看到的是正向这边走来的利库。）

利库：很简单，因为你的记忆全都是虚假的。约定好要保护奈米妮的不是你，而是我！不要再随便践踏他人的心灵了！索拉，你才是被虚假的记忆控制的人！

（看到利库拔出刀来，索拉也只好拿出了键刃，在一场战斗后，利库又一次被击倒了。索拉关切地想要察看利库的伤势，可却被后者偷袭打倒在地。）

索拉：呜……利库……

利库：我赢了。

（奈米妮急忙跑过来，想要阻止利库向索拉施以致命一击）

奈米妮：利库，别这样！

利库：消失吧，赝品！

奈米妮：不行！

（伴随着奈米妮的这声大喊，利库忽然感到头晕目眩，昏倒在了地上。）

索拉：利库！……奈米妮，是你做的吗？你把利库怎么样了？！

（还没等奈米妮回答，拉克茜努的声音便在索拉耳畔响起）

拉克茜努：总之，他的心已完全被破坏了。

索拉：心被……破坏了？那、那利库究竟

会怎么样？

拉克茜努：啊哈哈，干嘛紧张啊，太有趣了。你根本不用担心利库嘛，因为那个所谓的“利库”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

索拉：什么意思？

拉克茜努：想知道答案吗？说啊说啊，我是否要告诉你呢？

索拉：少废话！

拉克茜努：好吧，我告诉你。不过，这是因为真相会让你非常痛苦的缘故哦。这个利库只是维克森操纵的玩具人偶罢了。很可笑吧，叫你“赝品”的家伙自己才是个“赝品”。

索拉：这个利库是假的？

拉克茜努：身体、心、记忆全都是假的。人偶怎么可能会有过去呢。所以，才会在他心中植入与奈米妮有关的记忆。换而言之，那家伙拼命也要守护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只是虚假的回忆。说的没错吧，奈米妮，有着可爱脸蛋的你居然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呢。

奈米妮：……

索拉：奈米妮？

拉克茜努：笨～蛋，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奈米妮的能力。她能够随心所欲描绘且玩弄人的记忆，践踏人的心灵。你想要保护的这个女孩，只不过是一个用虚假的记忆之锁束缚人心的魔女而已！

索拉：难道说，我的记忆也……

拉克茜努：说～的～没错！全～部都是假的。只是奈米妮制造的幻觉罢了。用记忆之链束缚住你的心，而后让你落入我们制造的陷阱中，你果然轻而易举地就上钩了。这本来是让键刃的勇者成为我们操纵的木偶的绝佳机会啊，我们差一点就要成功了，可阿克塞尔那家伙竟然背叛了我们，放走了奈米妮！

索拉：你这家伙！

（奈米妮急忙跑过来挡在了索拉前面）

奈米妮：等一下！

拉克茜努：哦，你想做什么呢？想保护他？真搞不明白，给他制造出虚假记忆的不就是你吗？

奈米妮：可是……

拉克茜努：抱歉，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恶劣。全都是因为你，计划才会失败。

（她一把将奈米妮推倒在地，慢慢走向索拉。）

索拉：奈米妮！

拉克茜努：怎么？你担心她？哈哈，你和这个女孩根本是陌路人啊。

索拉：也许如此……但是，我与她有过约定——我曾发誓要保护奈米妮！不管那是真是假，只要这个约定还存在于我心中，我就一定要保护她。

拉克茜努：白痴。那只是个虚假的约定。即使被欺骗了还是要英雄救美吗？呼，算了，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只有把你消灭掉了！

（拉克茜努作势就要攻向索拉，但一个突然出现的黑影却挡住了她的攻击，而另一个人则用回复魔法让索拉再度恢复了精神。那两个人，竟然是唐老鸭和果菲！）

索拉：唐老鸭、果菲？你们来了！

果菲：担心你当然就来咯！

唐老鸭：我们下定决心要保护索拉。

果菲：所以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战斗的！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三人一同冒险的。

唐老鸭：明白了吗，拉克茜努？从今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将我们三人分离！

拉克茜努：真有趣。与其消灭一个，同时解决三个更让我兴奋呢！

（一番激战后，自视甚高的拉克茜努败在了索拉三人手下，她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态。）

拉克茜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为什么我会输给你们这样的家伙！我、我要消失了吗？这种事……我、我绝对……我绝对……

（在绝望的呐喊声中，拉克茜努的身影永远消失了。当危机解除后，大家来到了奈米妮

身旁。）

果菲：你就是奈米妮吗？唔……我们都是索拉的朋友……

奈米妮：果菲和唐老鸭。

唐老鸭：哎？你已经知道了啊。

果菲：恭喜你，索拉，你终于找到重要的朋友了，我们也替你高兴呢。

（看到索拉那副消沉的样子后，两人面面相觑，都感到迷惑不解。）

蟋蟀：嗯……该从哪里说起呢……奈米妮小姐，我知道让你说出真相很为难。不过，我们还是想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奈米妮：没什么,这都是我犯下的错……

（奈米妮向众人说出了真相。）

奈米妮：我将索拉心中对于那个最重要的人的回忆，逐渐替换成了我所创造的虚假的回忆……

唐老鸭：那么……过去索拉“要守护奈米妮”的那个约定呢？

奈米妮：全都是假的……索拉根本就没有和我做过什么约定，我也没去过那个小岛。我们直到今天才第一次碰面，我……从来就不是索拉的朋友……

索拉：也不是……我最重要的人……

奈米妮：嗯，在你真正的记忆中根本没有我的位置……

蟋蟀：是奈米妮小姐你的力量让我们失去以前的记忆的吧？那么，有没有复原的方法？

奈米妮：现在不行，必须要去第13层。可是，玛尔夏就在那里……

蟋蟀：是他强迫你抹消我们的记忆的吗？

奈米妮：如果我不听从他，他就会永远将我关在城里……而我就会感到非常孤独……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都是孤独一人……

果菲：因为孤单才会这么做吗……

奈米妮：对不起……

索拉：别伤心啊，这种表情可不适合你。

奈米妮：……嗯，我根本就没有哭的资格。

索拉：我不是那意思！你更改我的记忆是不争的事实，但很奇怪，我一点都不感到生气。奈米妮在我脑海中做出的记忆……我总觉得那不是假的，而是真切且温暖的回忆。“不要哭，奈米妮，我会保护你的”——这个记忆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可是，你那种表情却让我觉得是自己将你搞哭了一样，真是为难啊。所以，笑一笑吧，奈米妮。在我们恢复记忆之前，笑容比哭泣更能让我们振作起来呢。

奈米妮：索拉……

唐老鸭：嗨，果菲，你不觉得这家伙太会说漂亮话了吗？

果菲：是吗？索拉在女孩子面前不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索拉：多、多嘴！这种事你们怎么不忘掉！

唐老鸭：哈哈，因为我们是你最重要的朋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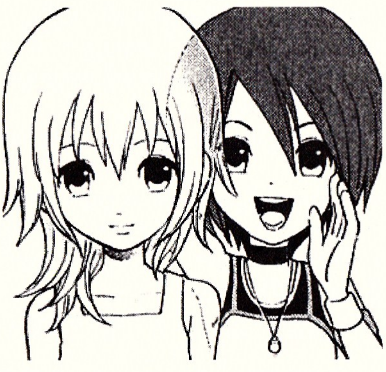
索拉：饶了我吧……

（听到三人的对话后，奈米妮终于露出了笑容。）

索拉：没错，就是这种表情，与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非常喜欢奈米妮的笑容，尽管这种感觉可能是虚假的，但“奈米妮笑起来真令人高兴”的心情确实是真的。

奈米妮：……谢谢你。

索拉：那么……走吧！



唐老鸭：好！去取回我们的记忆！

果菲：因为玛尔夏就在前方，所以奈米妮还是留在这里吧。

索拉：嗯，帮我照顾好利库吧，事情解决了之后我会来找你们的。

奈米妮：好的。千万要小心啊，索拉。

索拉：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第13层
忘却之城

（来到这一层后，索拉不自觉地又拿出了那个护身符）

索拉：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人是……

唐老鸭：还是想不起来吗？

索拉：我只记得与奈米妮有关的事，你们两个记得些什么吗？

唐老鸭：抱歉，我们也都忘了……本来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应该是为了寻找非常重要的朋友，可现在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实际上……我真有些害怕……

果菲：嘿，我们做个约定如何？刚才听索拉那么说我就一直在想。我觉得只要下定决心遵守某个约定，就会产生出直面困惑的勇气。

唐老鸭：原来如此，主意真不错！不过，做什么约定呢？

果菲：哈哈，我早就想好了。无论何事，无论何时，哪怕相隔万里，哪怕我们忘记彼此……

索拉：……我们都一样是朋友。

唐老鸭：就这么说定了！

（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而在同一时刻，玛尔夏忽然出现在了奈米妮面前，并将其带到了最上层。当他看到阿克塞尔也在那里时，不禁勃然大怒。）

玛尔夏：叛徒！你竟然还有胆量在我面前出现？

阿克塞尔：叛徒？哈哈，你在说什么呢？

玛尔夏：为什么要放走奈米妮！你完全破坏了我的计划，只有那个女孩才能令我们有可能控制使用键刃的勇者！

阿克塞尔：这就是你的计划啊。利用奈米妮的力量改变索拉的记忆，让索拉对那个女孩言听计从。而后你就会利用他和拉克茜努一同夺取机关的统治权，对不对？叛徒这个名号应该称呼你自己才对啊，玛尔夏。

玛尔夏：可是你杀掉了维克森！

阿克塞尔：对啊，是我干的，但那又如何？既能收拾掉对机关没用的废物，还能获取你们的信任。

玛尔夏：……从一开始你就是为了获取证据才与我们一同行动的，是不是这样？

阿克塞尔：还有，刚才你给的命令“抹除叛徒”……

（他忽然张开双手，风火刺轮现于手中）

阿克塞尔：这个命令同样适用于你哦，玛尔夏。同样想要谋反的拉克茜努已自取灭亡，你也将会与她得到同样的下场。我以机关的名义，要在此完全抹消你的存在。

玛尔夏：哼哼，能办到的话不妨来试试。

他一把将奈米妮拉到自己身边，将女孩当为了挡箭牌。

阿克塞尔：笑话，你以为我会顾忌奈米妮吗？这个小丫头对我来说毫无价值，干脆就将你们两个一同消灭得了。拿命来吧，玛尔夏！

玛尔夏：哼……我可不那么认为。

（就在此时，索拉等人突然冲了进来）

玛尔夏：听见了吗，索拉？阿克塞尔想杀掉我和奈米妮，来，打倒他吧！

（话音刚落，玛尔夏就带着奈米妮消失在了房间中。看到索拉等人摆出迎战姿态后，阿克塞尔无奈地挠了挠头。）

阿克塞尔：怎么，索拉？难道你已经是玛尔夏操作的木偶了吗？

索拉：不！先打倒你，然后再轮到他！

阿克塞尔：哼哼……索拉，你我还真是有缘啊。虽然我并不想和你交手，不过……如果逃走的话就太没面子了！

（话音刚落，两方就同时采取了行动，一场恶战再度上演。虽然不久之后索拉等人便击败了阿克塞尔，但令索拉感到奇怪的是，阿克塞尔的脸上反而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阿克塞尔：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嘛……看起来帮你果然没错。

索拉：帮我？什么意思？

阿克塞尔：……我可不想唠叨这些。

（阿克塞尔说完这句话后就消失了。此时，索拉等人真正的敌人就只剩下了一个——玛尔夏。）

第13层

出口大厅

（在又经历了一段旅途中的战斗后，他们终于来到了13层出口大厅，而玛尔夏以及被他抓住的奈米妮早就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了。）

玛尔夏：多谢你打倒了阿克塞尔，索拉。哼哼……这就是键刃的力量吧。不管怎样，为了控制机关，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力量。

索拉：白日做梦。快放了奈米妮！

玛尔夏：只要奈米妮还在我手中，你就永远不可能取胜。奈米妮，消除索拉的记忆！

奈米妮：这、这么做的话！

玛尔夏：没错，只要用你的力量完全抹消索拉的记忆，他的记忆与内心就将彻底粉碎。只要得到完好的勇者就好。即使他的心崩溃了，我也能花些时间将他变作我的奴仆。快，奈米妮，消除索拉的记忆！

奈米妮：……我拒绝。虽然我一直在欺骗索拉，但他却原谅了我。不管我变成怎样也无所谓，我绝不会再度伤害索拉！

（玛尔夏盯着奈米妮，脸上露出了杀意。）

玛尔夏：那我就只好……

索拉：放手做吧，奈米妮，消除我的记忆！

果菲：索拉，你在说什么？

索拉：我说好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就算记忆消失了，我也会遵守那个约定，并且，一定会打败玛尔夏那个家伙！

奈米妮：索拉……

唐老鸭：没错！就算索拉忘了，我们也不会忘记！

果菲：我们会替索拉记着的！

索拉：对，集合大家的记忆碎片，而后创造出新的回忆！

玛尔夏：哼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当记忆被奈米妮消除后，你真以为自己能做到那些吗？你的心将会完全失去，变得与那个赝品利库毫无区别！

利库：那又如何？

（利库的赝品忽然出现，并且趁玛尔夏不备向其攻去。虽然玛尔夏及时避开，但依然出了一身冷汗。）

玛尔夏：你是……利库？

利库：不对，我只是个赝品而已。

玛尔夏：呜……空壳！你本应失去了一切，为什么会……

假利库：我的身体与心都是虚假的，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但是，我有着不想失去的记忆，就算是假的也无所谓！我要……保护奈米妮！

玛尔夏：可恶……用从虚假而生的记忆之链束缚了自己的心吗？你就这样舍弃了心的自由？

（玛尔夏高高抬起手，一把樱色的巨大长镰出现在他的手中。）

玛尔夏：你根本就不敢面对现实，这种懦

弱的心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虽然索拉等人击败了玛尔夏，但他们却吃惊地发现，刚才自己对付的只不过是玛尔夏的替身而已。而真正的玛尔夏，就在大厅尽头的那扇门内。）

索拉：应该就在那里。我感觉到了，那种几乎要爆发的强大的力量。

果菲：那我们就在爆发前快去阻止他吧。

唐老鸭：索拉，走吧！

（当打开那扇大门踏入房间中后，索拉来到了一个漆黑一片的空间。就在这时，玛尔夏的声音响了起来。）

玛尔夏：这里是一切的心都会消亡的无之世界，你的心也在这里化为虚无吧！

（最后的战争开始了，玛尔夏驾驶着一只巨大的白色怪物出现在了房间中，而漫天飞舞的樱花更是暗藏杀机。尽管玛尔夏的实力强得惊人，但在坚强的心之力量下，索拉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彻底消灭了玛尔夏，并且以键刃之力封印了这个空间。当他走出门外后，同伴们全都高兴地迎了上来。）

索拉：利库，你没事吧？

利库：我不是利库，只是个赝品罢了，连自己为了什么而出生都不知道。我所记得的，只有你与奈米妮的事情，可是……那却只是虚假的回忆……

果菲：奈米妮没办法恢复利库的记忆吗？

奈米妮：这……

利库：不用管我了，已经够了。

（利库摇了摇头，转身就想离开这里。这时，索拉急忙叫住了他。）

索拉：等一下！不管你是不是赝品，身在这里的你总有属于自己的独有的心吧？你必须要珍惜只属于自己的回忆啊！

利库：索拉，你很善良。虽然我是赝品，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你那份诚挚的心情。这样……就足够了。

（利库不顾索拉的拦阻选择了离开。而最后，出现在他脸上的是安心的笑容。）

唐老鸭：能取回我们的记忆了吗？

奈米妮：嗯，虽然记不起来过去的事情，但不意味着它们消失了。

果菲：怎么讲？

奈米妮：只要能记起过去的一件事情，与其有关的记忆就会慢慢苏醒，最后各种各样的回忆就会再度出现在你们脑海中。记忆是紧密相连的，无数的记忆碎片就像链子一般连接着人心。我的力量并不是让记忆消失，而是解开记忆之链，或是将其修复。放心好了，大家的记忆都没有消失。

蟋蟀：那么，现在能取回来吗？

奈米妮：我要解开由自己擅自链接的记忆之链，而后收集隐藏在你们心底的记忆碎片，并让记忆之链恢复原状。我想大概会花些时间，不过成功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肯定没问题。现在，该轮到我帮助你们了。

索拉：知道了，就全交给你奈米妮你了。

蟋蟀：咦？等一下！你刚才说解开这座城的记忆之链，那不就是说……

奈米妮：是的，大家都会忘掉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索拉：也会忘记奈米妮吗？

奈米妮：对不起，但只能这样做……那么，索拉，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忘记这座城的记忆，找回真正的记忆；还是忘记重要的记忆，留住这个城的记忆？

索拉：……只能二者选一吗……

奈米妮：嗯。

索拉：……恢复原来的记忆吧。

（奈米妮浑身一震，她抬起头来，努力想以微笑来掩饰心中的悲伤。）

奈米妮：嗯，我明白了。果然还是让这虚假的回忆消失更好一些。你希望想起真正重要的人吧？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

（奈米妮将大家带到了一个银白色的房间中，在正中央处，众人看到了一台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的银色容器。）

唐老鸭：只要在里面沉睡，我们就能恢复记忆了吗？

奈米妮：放心好了。尽管需要花一段时间，但全都交给我吧。

果菲：可是，当睁开眼睛后，我们就不会记得奈米妮的事情了。

唐老鸭：这不就没法向奈米妮道谢了吗？

蟋蟀：不用担心，我会把"向奈米妮道谢"这句话记在我的记事本上的。

唐老鸭：是啊，这样就放心了！

果菲：晚安，奈米妮。

奈米妮：晚安。

（唐老鸭和果菲离开了这个房间，他们沉睡的容器在别的地方，只有索拉留了下来。）

奈米妮：虽然你我是因虚假而相识，但能认识索拉，我真的非常高兴。

索拉：嗯，我也一样。见到奈米妮时，想起你的名字时，我都兴奋地不能自已，那种心情绝对不是虚假的。

奈米妮：嗯……别了。

索拉：别这么说嘛，醒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下一次，我们一定要成为真正的好朋友。跟我约定吧，奈米妮。

奈米妮：连这个约定，你也会忘记的呢。

索拉：即使记忆之链被解开，记忆的碎片也不会消失吧？那么，你我约定的这个回忆一定会存在于我心底的某处，我坚信这一点。

奈米妮：也是呢……那就这么约定了哦。

索拉：嗯，约定了。

（在与奈米妮笑着勾了勾小指后，索拉进入了那台容器。）

奈米妮：约定吗……你的记忆碎片沉睡在心灵的黑暗中，只能慢慢地一个个去找啊。不过，索拉……你有着与其许下重要约定的不可替代的人，那就是你的光——黑暗中的光芒。只要想起那个人，你沉睡在黑暗中的记忆就会完全苏醒过来。

索拉：重要的约定……

索拉：比如说那个护身符……虽然我以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它的形状。但当索拉你想起那个人时，它就回复到真正的样子了吧？

（索拉闭上了眼睛，在幻觉中，利昂、艾丽丝、西德这些朋友一个个出现在她的面前。而在这人群中，索拉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利库后面的那个棕发女孩。与此同时，那个人的名字也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索拉：凯丽！

（奈米妮露出了微笑。）

索拉：奈米妮？

奈米妮：没关系。虽然索拉会忘记我，但你我许下了那个约定，所以，你一定会回来的。

索拉：嗯，约定了！

奈米妮：是，刚才的约定总有一天会变为将你我再度联系在一起的光明。所以，就算现在忘了也无所谓……

索拉：嗯，绝对……绝对不会消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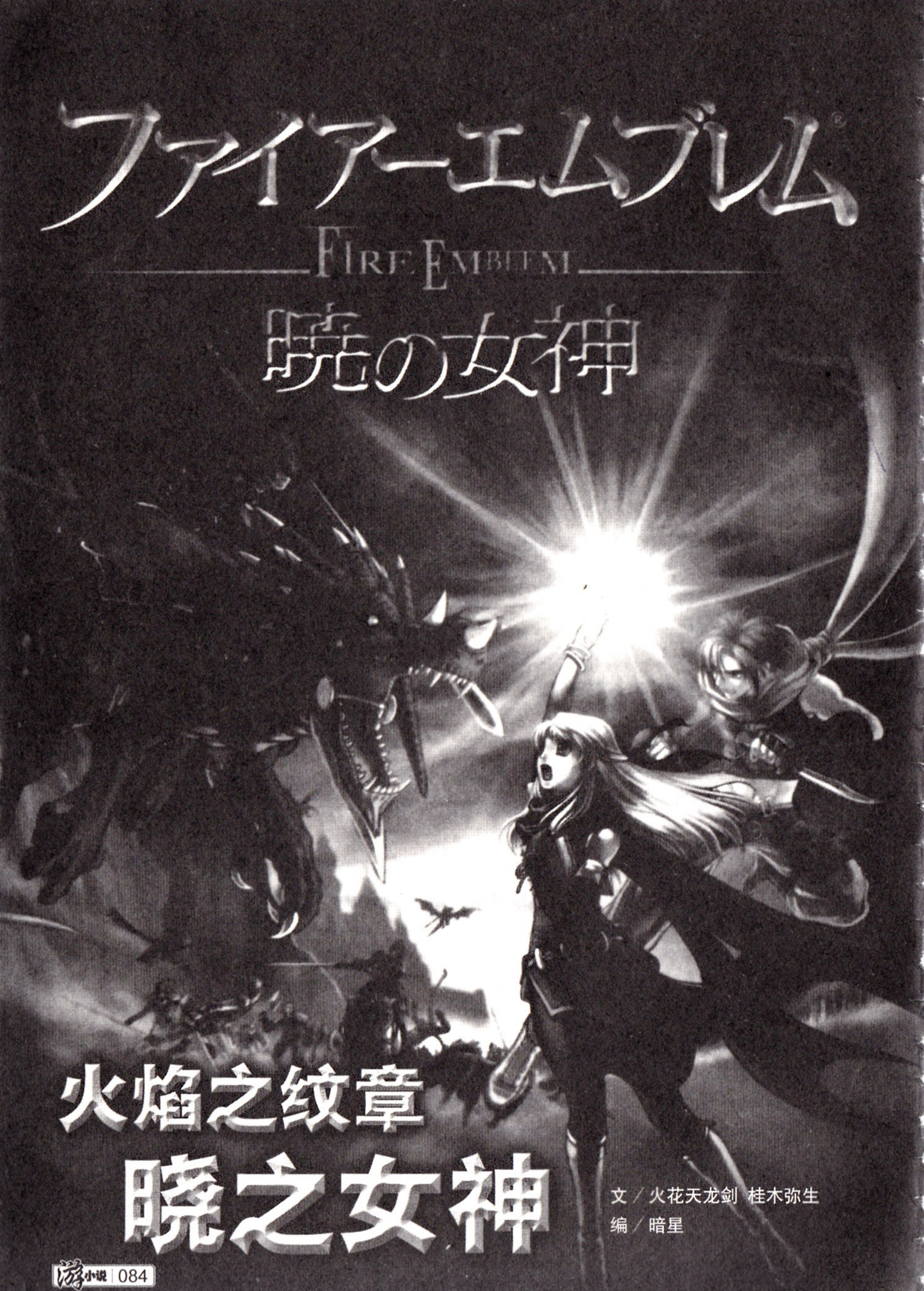
（花朵般的容器外壳收拢，索拉静静躺在里面，沉入了甜美的梦乡中。那时的他没有想到，距离下一次的醒来，竟然要经过整整一年的时光……）

（在黄昏城的钟楼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陌生金发少年。他望着远方的天空，脸上一片迷惘。）

渐渐消失的记忆
逐渐苏醒的记忆
以及
在没有你的世界里
你出现在我的梦中……

索拉篇完

（利库篇请参看下辑《游小说》）



火焰之纹章 晓之女神

文／火花天龙剑 桂木弥生
编／暗星

特利乌斯，这是一块受到女神祝福的大陆。在那里有着两个种族，一个是样貌接近于神的贝奥克族，一个是结合了神与兽特点的拉格兹族。两大种族在历史中不断地重复着战争与和平，各自建立了一个个不同的国家。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处于互相争斗之中。经过反复的战争、分裂、和平、统一，如今的特利乌斯大陆上有着七个国家。虽然七国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所有人都知道，战争随时都还会因为两个种族之间的矛盾而再次开始。

三年前，一场席卷半个特利乌斯大陆的战火在东北方的小国迪恩点燃了，而点燃这把火的就是该国国王，以前大陆上著名的猛将——阿修纳德。迪恩虽然是一个处在北方苦寒之地的小国，但自从阿修纳德即位便开始向着军事王国的方向发展。在阿修纳德唯才是举以及铁腕的统治下，迪恩王国成为了大陆上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认为时机成熟的阿修纳德终于发动了对同是贝格尼奥帝国属国的克利米亚王国的侵略。自此，被人称为“迪恩之乱”的战争开始了。

由于大陆最强国贝格尼奥的插手，“迪恩之乱”最终被平息下来，迪恩被贝格尼奥帝国接管，阿修纳德也被佣兵英雄艾克所打倒。

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一场对整个特利乌斯大陆的大制裁的开始……

第一部 晓之巫女

时至夏季，迪恩也迎来了被帝国接管军控制的第三个年头。最初帝国军的表现还算不错，但最近两年却变得越加横行霸道，尤其是新总领将军杰鲁特上任后就更是变本加历。

身为帝国元老院议员奴米塔心腹的杰鲁特有着强烈的贵族情结，他对被派到迪恩这种“乡下”十分不满，并将这种怨气发泄在了当地百姓身上。也正是他在任时期，迪恩境内出现了反抗帝国的游击组织——晓之团。晓之团的活跃不仅给迪恩人民带来了希望，也给了那些企图在迪恩榨取民脂民膏的帝国贵族一个深重的打击。受到双方面压力的杰鲁特开始在全迪恩境内追捕晓之团。而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晓之团的核心人物，迪恩人民心中的女神，银发的晓之巫女——米卡亚。

在弟弟萨扎的帮助下，米卡亚成功躲过了帝国兵的追捕，并很快和晓之团的成员们汇合。她接受了修女罗拉的请求，与其一起前往领主馆夺回被领主强行征去的给司祭治病的药。但她在那里却被杰鲁特抓获，并被送往库拉布监狱收押起来。在牢中，米卡亚和旅行的商人拉拉贝尔一行人相识了，经过晓之团众人的帮助，米卡亚被救了出来，而同时被救的旅行商人们也决定协助晓之团一起对抗帝国。

米卡亚好奇地向商人们询问了三年前迪恩和克利米亚战争时的情况，而商人的答复则令她陷入了沉思中。

“三年前我们确实曾协助艾克将军收复了克利米亚，但当年克利米亚被迪恩占领的地区可不像现在的迪恩这样。阿修纳德王虽然好战却十分注重资源保护，在一些迪恩占领区，阿修纳德王都下令尽可能减少人员和资产的无谓损失，所以当时的克利米亚比今日的迪恩的情况要好得多。克利米亚能在三年内复兴起来，多多少少也是因为阿修纳德王的‘德政’啊。”

从周游世界，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旅行商人口中听到这一番话后，米卡亚越来越感觉到，现在迪恩如果再由帝国贵族这样胡做非为下去，那这个国家是不会再有未来了。

阿修纳德王的遗子正组织军队准备解放祖国——听到这一消息的米卡亚立刻带着同伴们向传闻中王子所在的死之沙漠赶去。在隐居在

沙漠里的狼族女王妮凯和白鹭族王子拉菲尔的帮助下，米卡亚成功地走出了死之沙漠，并找到了阿修纳德王的儿子，迪恩王族惟一的血脉——大约二十岁出头的王子贝利亚斯。

虽然在身边有着当年迪恩王国四俊之一塔乌罗尼奥将军，以及三年前曾跟随英雄艾克一起打倒阿修纳德王的萨扎等同伴，但贝利亚斯王子却软弱且缺乏主见，一切都会依照军师伊苏卡和溺爱着他的母亲——阿姆利塔皇太后的旨意行事。尽管如此，米卡亚还是决定留下来和王子一起复兴迪恩，而当得知米卡亚就是那个"晓之巫女"后，伊苏卡更是积极地鼓动王子对米卡亚委以重任。

凭借米卡亚特别的预知能力以及军事天份，解放军节节取胜，在一连串的战斗中，萨扎也和许多三年前一同战斗的同伴们汇合，就连强大的妮凯女王和拉菲尔王子也加入到了战斗的队伍中。此时，在贝格尼奥帝国的帝都杰尼，宰相塞菲兰和皇帝萨娜基也知道了贵族在迪恩压榨当地百姓，以及解放军顺利收复迪恩各地的事情。



虽然年幼，但皇帝萨娜基却是一个难得的明君，她立即下令派出特使让在迪恩当地的帝国军解除武装，等待帝国调查团的前往。迪恩解放军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纷纷欢呼祖国的胜利，并于当晚举行了庆功宴。米卡亚原本想在小树林中缓解一下近些日子里战斗的疲劳，但她却吃惊地发现，杰鲁特竟然打算夜袭解放军。面对杰鲁特的大军，当米卡亚感到生命就要终结之时，一个魔法阵出现在她的面前，从其中走出来一个穿着黑色战甲，手持大剑，充满着压迫感的战士。

在大惊失色的杰鲁特面前，战士表明了自己的身分。

"你应该听说过迪恩王国军四俊之首——漆黑骑士的名号吧？那就赶快退下。"

虽然看不见对方的脸，但透过那层漆黑的战甲，杰鲁特还是感觉到了眼前这个男人的可怕。

"混蛋！那个漆黑骑士不是三年前死了的吗？那怎么会在这？"

转瞬之间，杰鲁特的几百人就葬送在了漆黑骑士手下。当男子要结束杰鲁特生命之时，后者的副官阿鲁达却赶上来替他承受了这一击。对于杰鲁特来说，这恐怕比死还难受，因为救了他的竟然是他从来没正眼瞧过的人。考虑到死者的心情，米卡亚放走了杰鲁特。而面对萨扎等人的疑问，刚刚决定加入解放军的漆黑骑士只回答了一句话："三年前的战斗中，虽然我败给了那个男人，但却并没有死。"

"反正等到帝国调查团来也是死路一条，与其如此……"

抱着这种想法的杰鲁特杀死了帝国的特使，并纵容手下开始破坏迪恩的王都迪瓦萨。而在解放军内部，对于是否出兵迪瓦萨也产生了分





歧，军师伊苏卡不赞成出兵，因为这样会给帝国留下口实，也会消耗军队的战力，而且当帝国调查团来到后，杰鲁特自然会不攻自破。但是，米卡亚为首的众将们无法容忍家乡的人们再被敌人蹂躏。两派的意见争执不下，一切的决定权就落到了身为领导者的贝利亚斯身上。出乎伊苏卡的意料，这次贝利亚斯没有再听他的，而是坚持出兵，并且第一次以领导者的身分对将士们下达了命令。

“亲爱的同胞们，经历了三年的苦难，如今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首都！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地等待帝国调查团的到来，或许可以顺利复国。但是，这样真的好吗？那些驻守军们到现在还在抵抗，在蹂躏我们的迪瓦萨，在残害我们的同胞！假如我们此时出兵，或许很难再和帝国修好，复兴迪恩的愿望也将很难实现。但是！但是！我无法对这种暴行熟视无睹！我希望！哪怕是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我们也要救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请各位，帮助我……请各位借给我你们的力量吧！”

贝利亚斯王子慷慨激昂的演说获得了所有将士的支持，并令自己得到了将士们的支持。米卡亚很高兴地目睹了王子由软弱转化为坚强，也看到了那位一直持剑立于王子身后的黑骑士对他的庇护。

迪瓦萨解放了，在万民的欢呼声中，贝利亚斯登基为新王，米卡亚也被赐于爵位，并封为“魔道将”统领迪恩王国军。战斗结束后，女王妮凯等同伴也都要纷纷离去，米卡亚站在城外摘下手套，抚摸着自己手背上那道被诅咒的刻印，若有所思地看着同伴们离开的身影和那缓缓落下的夕阳。

第二部 所谓的国家，所谓的王

自从“迪恩之乱”已有三年了，克利米亚王国在善良的新女王艾琳西亚的带领下慢慢地恢复了以前的繁荣。虽然经历了那场战争，性格软弱的艾琳西亚还是受到了贵族们的“围攻”。面对他们提出的“拒绝对迪恩索要战争赔款是愚蠢的行为”、“向新的迪恩王送去贺礼是示弱行为”等言论，露基诺和肖夫雷这对女王亲信的姐弟却一时不知如何做答了。而此时，艾琳西亚女王却和原帝国圣天马骑士团的玛夏一起在天空上翱翔着。

从帝国圣龙骑士团的一些不法之徒手中救出白鹭族的公主莉阿尼后，艾琳西亚和她成为了好友。正当艾琳西亚准备打起精神再投入国事中时，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开始了。

艾琳西亚得知了菲利雷公爵鲁德贝克私自扩充部队并煽动民心的事情。鲁德贝克是克利





米亚的大贵族，家族势力强大，并且有着一定的民众支持，最重要的是这一族还算是克利米亚王族的远亲，如果没有充足证据根本无法派兵征讨。因此艾琳西亚的护卫露基诺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前往菲利雷领查出鲁德贝克公爵谋反的证据。

虽然最终得知鲁德贝克公爵确实想要谋反，可善良的女王却希望与其进行和平交涉，以避免民众受到战乱之苦。但还没等她派出特使，鲁德贝克就已在领地宣布起兵，并要求女王立即退位。无奈之下，女王只得派肖夫雷将军率领克利米亚骑士团赶往菲利雷领平乱，露基诺则组织力量平定各地被煽动的民众暴动。

出乎意料的是，肖夫雷率兵很轻松就拿下了菲利雷领，但却根本没看见鲁德贝克公爵的影子。肖夫雷很快识破了这是敌军的调虎离山之计，这座空城只是一枚弃子，公爵的大军已杀到了克利米亚王宫。事不宜迟，他立刻下令轻装精锐部队与其一同急速赶回王宫。而在另一方，早已察觉事情有变的露基诺已将女王安排在了阿鲁比要塞。

“巴尔先生，我现在要去联系一下在鲁德贝克军中的细作，但是我恐怕……如果我两个小时没有回来，那您就快些赶往阿鲁比要塞通知女王，王城陷落，并做好防备等待肖夫雷的援军。”走出王宫前，露基诺这样交待道。

凭借女王及众多将士的合力，阿鲁比要塞终于顶住了鲁德贝克的大军。肖夫雷的骑士团及时赶到，两军前后夹击彻底打乱了鲁德贝克的军阵。肖夫雷活捉了鲁德贝克，但成了阶下囚的后者却十分嚣张。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上还有一张可以牢牢拴死艾琳西亚的王牌。

阿鲁比要塞外，反乱军高高吊起了一位短发并且样貌秀丽的女性，那正是与女王情同姐妹的剑豪露基诺，

“生性软弱的你不可能放着露基诺不顾的，有你这样的国王，那这个国家就不会有明天。做为一国之君，只靠着仁慈是无法统治得了民众的！在必要之时就一定要冷血，就一定要抛弃一切其它情感，这样才保护得了这国家和这些人民。然而这些，我的女王啊，你做得到吗？快些放了我，然后让位于我吧。如果说我用武力夺取了王位，其它国家肯定会干涉，但如果是女王亲自传位于我呢？哈哈哈！”

站在城墙上，艾琳西亚的耳边又响了鲁德贝克的话，看着被绑在绞刑架上的露基诺，她心里正承受着无比的痛楚。

一边是国家大义，一边是自己的姐妹亲情。

一个国家，一个王。

所谓的国家，所谓的王。

“露基诺会理解的……”艾琳西亚睁开了含着泪花的眼，大声对反乱军喊道：“我是克利米亚的女王，对于一切敢于作乱犯上的贼子都不会姑息的！如果还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否则的话，王宫骑士团就会全军出动歼灭尔等！”

女王的举动让反乱军们恼羞成怒，正在他

们要行刑时，一支疾如流星的箭射断了绞绳。同一刻，一个手持大剑的紫发男子从人群冲出，抱住了即将摔落在地的露基诺，并轻而易举地砍翻了围上来的十多个士兵。随后，一个个身手不凡的战士纷纷登场，在他们面前，反乱军就如一个个稻草人一般被砍翻在地。围观的民众很快就认出来了，没错，那个紫发的男子就是光复克利米亚的英雄——艾克！他还有他的那支大陆最强佣兵团又一次来到了克利米亚，再一次站到了女王的身边！

第三部 递交的盟约

艾克的出现绝非偶然。克利米亚的重臣尤利西斯伯爵在出使迪恩之前就已察觉到，自己一旦离开，鲁德贝克必定谋反，因此才会特意委托艾克等人回归克利米亚帮助女王。

另一边，白鹭族第一王子拉菲尔在狼族女王妮凯的护送下来到了由狮子王统治的"拉格兹"国家卡利亚。在那里，拉菲尔讲述了"塞诺利斯之森大屠杀"的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帝国元老院策划的，他们将此事嫁祸给迪恩王阿修纳德，才会令整个拉格兹在三年前的战争中一致与迪恩为敌。愤怒的拉格兹人在菲尼基斯的鹰王领导下派出特使质问帝国，但没过多久却传回了特使被杀的消息，这激起了拉格兹的公愤。由此，卡利亚、菲尼基斯、基鲁瓦斯，三个最强大的拉格兹国家正式组成了对抗帝国的同盟。

拉格兹同盟的大军正式向帝国展开了进攻，先锋主将是狮子王凯内基斯的外甥斯克利米尔，艾克的旧友莱则做为他的副官一旁辅佐。从莱的口中，艾克得知了斯克利米尔也将会是以后的卡利亚王，这次凯内基斯让他任大将一方面是为了磨练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借机多立战功。不过，年轻气盛的斯克利米尔根本不把艾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帝国军都是一些草包，不需费力就能取胜。就是因为这份骄横，这个年轻的狮子跌到了失败的地狱中。

他原本以为可以势如破竹地攻进帝都，但却遭到了帝国中央军的袭击。原本帝国中央军应该被菲尼基斯和基鲁瓦斯两军死死拖在南边，这场变故令他猝不及防。中央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可以说现在的卡利亚军与其交战是必败无疑。气盛的斯克利米尔执意要和这支军队一决高下，多亏莱以死相阻才令斯克利米尔最终冷静下来并决定撤兵。

在与鹰王迪万汇合后他才明白，基鲁瓦斯的鸦王内萨拉竟然选择了倒戈，这使得菲尼基斯军大败，连本国都被帝国军占领。迪万为了掩护民众撤往卡利亚筋疲力尽，而且在和帝国军交战时，敌军的统帅——帝国中央军司令塞鲁基乌斯与迪万的交战不分胜负，这也是菲尼基斯军士气大落的一大原因。说到塞鲁基乌斯将军，艾克就想到三年前他来接手被攻陷的迪恩王都时的情形，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艾克还是一直对他记忆犹新，因为，那个男人身上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战况明显处于不利状态，卡利亚军此时只有两个选择——战或退，以斯克利米

尔的性格自然不会选择后者。虽然帝国中央军来到，但卡利亚军也已杀到了利巴大河的面前，只要过了这道河，前面通往帝都的路将会是一马平川。

此时天时、地利都对卡利亚军相当不利，但艾克的军师塞内利奥已有了万全之策。渡河的卡利亚部队只有先头部队，其余则由菲尼基斯军空运到了敌阵后方进行奇袭，这样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军队的优点，使得帝国军腹背受敌。当看到漫天的大鹰却很少发动攻击时，塞鲁基乌斯也很快察觉到了这一情况。他急忙赶到后阵，但却碰上了刚刚降落在那里的莱。另一方面，艾克率领着佣兵团开始夜袭存放粮草和贵族物资的营地，一旦这里遭袭，帝国贵族们必然会让塞鲁基乌斯急着回救，那时帝国军首尾不能相顾必然大乱。



就在塞鲁基乌斯即将击败莱时，迪万从天而降救走了莱，而塞鲁基乌斯也得到了粮草营被火烧的消息。回程中，莱得出了结论，确认塞鲁基乌斯就是自己三年前曾挑战过的那个迪恩王国的大将。尽管渡过了利巴大河，但在接下来的山岳作战中，卡利亚军却遭到了惨败，就连斯克利米尔也被塞鲁基乌斯打成重伤。

主将受伤，士气大落，卡利亚军不得不选择撤军。以骑士道为原则的塞鲁基乌斯并没打算追击，而是放走了斯克利米尔，并劝卡利亚军准备好和谈的事宜。但是，帝国的其他贵族却不肯放过残存的卡利亚军，他们解除塞鲁基乌斯总司令一职，派出了成群部队对卡利亚军进行围杀，甚至刚刚复兴的迪恩王国也被帝国要求来一起来围杀卡利亚军。

率领迪恩王国军的就是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迪恩魔道将——米卡亚，由她率领的迪恩军在利巴大河前和卡利亚军展开了激战。借助天时地利，迪恩军压制住了卡利亚军的一次次进攻。在迪恩大营中，米卡亚向萨扎问起了河对面敌大将的事，萨扎对艾克的评价是："他有着平易近人的性格，优秀的决断力和行动力，以及高超的剑术，简单说就是——英雄。"相反，萨扎却对现任迪恩国王贝利亚斯评价很低，不过可米卡亚并不这么想。

"出生不是可以选择的。的确阿修纳德王有才能，但他的行动却使这国家曾经毁掉过。我相信贝利亚斯王，他一直努力在尽一个国王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善良认真的人。所以我相信他。"

鹰王迪万的率军奇袭令迪恩军只得撤退。卡利亚军也顺利渡过利巴大河开始了全面撤退。

在龙之国哥鲁多亚王子克尔特的帮助下，卡利亚军安全地回到了祖国。但帝国却不愿善罢甘休，反而将大军开进了克利米亚，准备以那里为据点一举灭掉卡利亚。



由于塞鲁基乌斯屡次拒不执行命令，元老院派来了议员之一的巴鲁迪罗梅公爵接替他的职务，而巴鲁迪罗梅则开始下令在克利米亚境内四处征收粮食。帝国军的暴行遭到了克利米亚军的反击，但艾琳西亚女王却不想卷入这两国之间的战争，因为一个是自己的友国，一个是自己的宗主国。在几经考虑后，她跪在了将要在克利米亚国境内交战的卡利亚与贝格尼奥两军面前，正式宣布克利米亚的中立，并责令两军立刻撤离克利米亚。

被女王勇气所感动的鹰王迪万大笑着率领卡利亚军离去，塞鲁基乌斯也不顾巴鲁迪罗梅的指手划脚便带着大部队离去。巴鲁迪罗梅本想派私人部队杀死女王，但在古雷尔佣兵团和克利米亚骑士团的面前，那些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巴鲁迪罗梅也只得落荒而逃。

经过拉格兹同盟的溃败以及克利米亚的中立，本来大家都以为战事将会告一段落，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帝国皇帝萨娜基竟然在圣天马骑士团的护送下来到了克利米亚。

在克利米亚这个中立的国家，帝国皇帝萨娜基、卡利亚王凯内基斯、菲尼基斯王迪万、克利米亚女王艾琳西亚、塞利诺斯王子拉菲尔五方代表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帮助皇帝萨娜基夺回帝国政权，之后帝国正式向所有拉格兹道歉，并解放所有拉格兹奴隶且归还塞利诺斯森林。

原来，在卡利亚与帝国开战之前，元老院副议长鲁刚发动了政变。他将元老院议长兼帝国宰相塞菲兰下狱，同时软禁了皇帝萨娜基。多亏圣天马骑士团两位团长的帮助皇帝才得逃脱出来，并和其它几国国王会面。

在所有人的推举之下，艾克这位与两个种族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英雄出任了联军总司令一职，萨娜基还将神剑拉格尼尔授予了他。

另一方面，在鲁刚的强烈要求下，迪恩王国再次发兵克利米亚，为的就是要逼联合军交出神使萨娜基，在大将米卡亚病倒，其它众将要求国王退兵时，贝利亚斯王也说出了他被迫与鲁刚签定了“血之盟约”的事实。所谓的“血之盟约”就是一种变向的咒术，签订了这项盟约的人，一旦违背了约定，那这个国家将受到诅咒，第一天死一个人，第二日死两个人，以后慢慢地全国的人都会逐渐死去。而做为交换，帝国会无限期无利息地借给迪恩数以亿计的金钱做为复国资金。这一切，都是贝利亚斯在现已下落不明的军师伊苏卡的欺骗下签定的。

此时众人才知道，原来伊苏卡也是元老院的人。从迪恩复国到签定盟约都是元老院一手策划的阴谋。虽然众人反应过来，但却为时已晚，现在的贝利亚斯只希望不让自己的臣民受到这份诅咒……

米卡亚理解了贝利亚斯的痛苦，理解了他为民着想的心，并决定即使献出生命也要帮助善良的国王。

在山顶处，她居高临下设下伏兵与皇帝联军进行了一场决战，并给予了联军重创。当皇帝萨娜基被迪恩军包围之时，米卡亚下令向山谷中洒下浓油，并准备配合火箭来攻击联军的空中主力——圣天马骑士团。就在米卡亚将要下命放箭之时，艾克等人与鹰王等人及时从山后杀出，鹰王迅速抓住了萨扎，并以其以人质阻止了米卡亚放箭。

皇帝萨娜基的脱险，迪恩军的败退，一切就有如这个冬天一样，双方心里温度都降到了极点。如果联军输了，那帝国会完全落入元老院之手，而迪恩的失败也就意味着迪恩王国的完结。当迪恩军退守于冰雪之城诺克斯中时，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这座城中。

“帝国爆发反乱？”塔乌罗尼奥将军吃惊地问道。

“对，塞鲁基乌斯将军救出了被囚禁的贝鲁西斯公爵，并向民众揭穿了元老院欺骗民众的事实，紧接着帝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暴动。此刻元老院正在四处镇压。”

“那么这样一来，元老院被打倒的话，血之盟约就……”听到萨扎的话后，塔乌罗尼奥显得格外兴奋。

“不行的……卡顿斯公爵鲁刚可不是愚蠢的人，如果元老院被灭，那我国也会被拉去作为陪葬……”

说话的第三个声音就是贝利亚斯国王。此次贝利亚斯赶来是因为找到了可以破解血之盟约的方法，那就是由一个契约之外的第三人杀死契约的一方，虽然无法确定其真相，但贝利亚斯却决定要找到米卡亚，让她亲手杀死自己来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战争。

虽然挡下了联军的连番攻击，但面对着敌人数倍于自己的兵力，米卡亚还是从心底感到了绝望。就在混战即将结束时，一条银灰色的巨狼冲到了米卡亚的面前，那正是狼族的女王妮凯，与她同来的还有担心着米卡亚的拉菲尔王子。

战场上，艾克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可此刻突然天昏地暗，一条黑龙从天而降，其强大的力量瞬间制止了两军的战斗。他就是哥鲁多亚的龙王子克尔特，和他一同而来的还有赤龙族的伊娜以及艾琳西亚。

克尔特的到来就是希望调停两国的战争，避免无谓的伤亡。原来，迪恩的皇太后阿姆利塔就是克尔特的姐姐，也就是黑龙王迪金汉萨的女儿，龙族的公主。面对自己最疼爱的弟弟，皇太后道出了自己和阿修纳德王之间的往事。而了解到迪恩现状的克尔特为了姐姐和迪恩的百姓，也决定留下来与米卡亚一同战斗。同样，感受到米卡亚悲伤的妮凯女王和拉菲尔王子也选择了这一条路。

雪越下越大，卡利亚方面和迪恩方面的援军也都纷纷赶到，艾克和米卡亚——这两军大将终于在诺克斯城前方的雪原上展开了殊死战斗，这一刻，每个在战场的人都已疯狂了，这份疯狂让大地的“负”之气升到了极点……杀戮、破坏、鲜血、这一切一切都引发了人内心里的狂暴，而那个一直被封印在“炎之纹章”中的东西也开始慢慢地苏醒过来了……

“当负之气达到顶点之中，炎之纹章中封印的邪神就会复活，那时大地会被毁灭，一切将会化为虚无。”

意识到这点的艾克等人急忙赶到炎之纹章前，可却为时已晚，白鹭族的人因无法忍受强烈的混沌之气昏倒在地，已无人可以咏唱压制住负之气的咒歌。而在此时，即将昏迷的艾克的妹妹却说要尽快让神使咏唱“解放”的咒歌，因为一个声音总是在脑海里这么对她说。

神使萨娜基唱起了咒歌，但全然没有效果。就在这时，米卡亚像是被什么引导着一样，来到这里唱起了“解放”的咒歌。咒歌和炎之纹章迅速产生了共鸣，屋内的混沌之气瞬间达到最高。





一个被封印了780年的灵魂终于复活了……

与此同时，远在帝国杰尼的引导之塔的顶层，一位身形修长，充满了庄严神圣气息的女性也醒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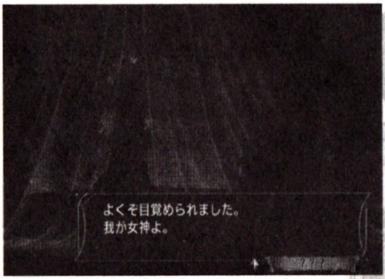
"为什么唤醒我……还没有到一千年……"

"您已沉睡了七百八十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就算把我们所认为的和平时期加到一起，或许都不会超过200年左右。还是您说得对，无论贝奥克还是拉格兹都无法战胜刻入各自身体里的斗争因子。剩下的220年，不需要再等了。"跪在其面前的男性毕恭毕敬地答道。

"那么，这就是你的结论？"

"是的。"

"好吧……我将给予其制裁。"



随着女性的话音落下，一道强光自引导之塔射出，升至天空再降到了大地之上。一瞬间，大地变得安静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大地变得无比宁静，就像回到了创世之前那样……

第四部 神与人

邪神复活了，世界毁灭了，所有人都变成了石头，剩下的就只有艾克这些有一定力量的人。不过，那道灭世之光却不是这个所谓的"邪神"放出的。

"我不是邪神，既非圣也非邪。我是自由，我是混沌，我是变化，我是未来，我是谜，我是尤奴。现在的我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这都是阿斯塔罗迪做的。她同样非圣非邪，她是束缚，她是秩序，她是安定，她是过去，她是答，她是阿斯塔罗迪。"

附在米卡亚身上的邪神尤奴向众人说明了情况，并且还向大家解释了她和女神阿斯塔罗迪同为一体，正负对立存在的事实。虽然大家一时无法相信，但所有人都变成了石头，世界变成了虚无，这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尤奴虽然被封印在炎之纹章中，但和一直沉睡着的阿斯塔罗迪不同，她化身为小鸟一直在人间漂荡，最后找到了有着奇特体质的米卡亚，因此米卡亚此时才会成为她附身的素体。

由于要直接面对人类的母亲——女神阿斯塔罗迪，至高无上的创世神的本体，所以尤奴赐予了艾克神的力量，并且还让艾克、米卡亚、迪万三人各率领一支队伍分三路向阿斯塔罗迪所在的引导之塔进军。她料定阿斯塔罗迪必然会复活一些战士，并由他们组成正之军势向艾克等人发动进攻。就这样，一场正与负的大决战，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

米卡亚方面，在皇帝萨娜基和鸦王内萨拉加入了队伍后，一行人突破了古拉奴沙漠，慢慢接近了帝都杰尼。而在这一次旅途中，米卡亚也了解到了鸦王内萨拉被血之盟约所束缚才背叛了拉格兹同盟的事实。艾克一方面护送着精神略有失常的龙王子克尔特，沿陆路接近了帝都。鹰王迪万和艾琳西亚女王则是通过塞利诺斯森林，分别击退了来袭的正之使徒和专门研究生物人体学的原元老院的爪牙伊苏卡，与狮子王凯内基斯以及克利米亚的重臣尤利西斯汇合后才来到了帝都。

三军汇合后，面对着这空荡的帝都，艾克等人扫清了塔前的众多敌人后，便由艾克和米卡亚带着部分精英杀进塔里。现在女神阿斯塔罗

迪的力量还未完全恢复，只有趁这时才有可能打倒她，否则晚一步的话，那人类最后的希望之火都将被扑灭。

打倒了一切的元凶鲁刚并烧毁了他起草的两张血之盟约后，艾克终于再次和他宿命的敌手，那位身穿黑色巨甲并拿着神剑艾塔鲁特的漆黑骑士再会了。今日，原迪恩王国四俊之一的神骑将卡维因的儿子艾克，他的弟子漆黑骑士，两位天下最强的战士终于要真正地一决高下了。

“这个印记，有消除的方法吗？”

“你是……和拉格兹的混血啊。”

“是的，父亲的先祖曾和拉格兹……因此，我们一族常受到其它人的排斥，为此我才选择了参军，但是我很害怕，怕自己的身分被别他人发现，所以我不和他人接触，一直孤独地生活着……贤者啊！请你用你的力量消去这个印记吧！请改变我的人生吧……”

“我也没有办法，但这就是你听到我的声音来到这里，并穿上这副铠甲的理由？”

“我讨厌被人看到……我希望隐藏自己，因为这印记，我的成长要比常人慢，现在的样子和五年前没有变化，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到时我会被开除出军队。还有一点……我现在还没学成我的上司，我的老师的剑技……”

“那么，等到你学成时，就来我身边吧？我和其他人也不一样，实际年龄和样子……所以你的痛苦，我比谁都理解。”

“那您也是？但是……为什么需要我？”

“因为，我的野心需要你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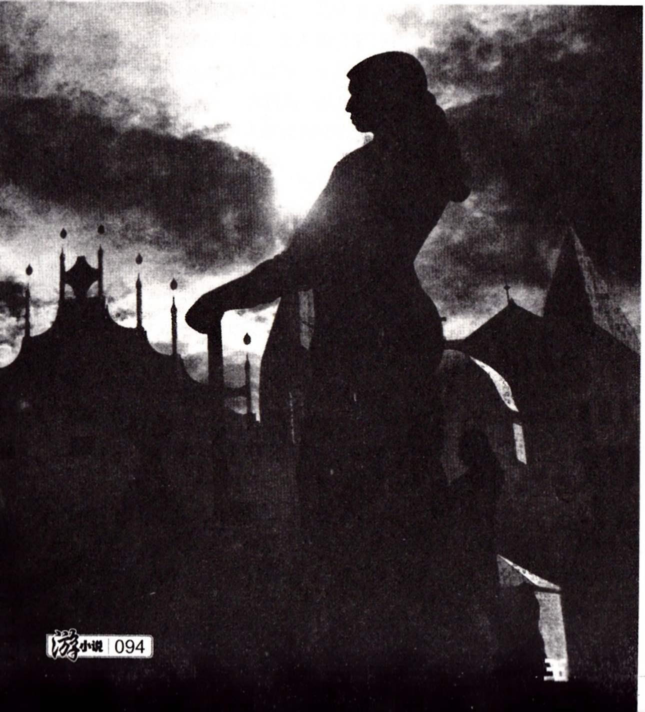
“野心……”

“对，野心。”

“那我在您的身边可以得到救赎吗？”

“我也不知道，但至少可以把你我从孤独之中解救出来。”

“这就够了……我决定了，等我学成了剑技，一定会赶到您的身边！”



“那我等着你。”

“我是迪恩王国军卡维因将军配下的塞鲁基乌斯，贤者，您的名字是？”

“我啊，我叫……”

塞鲁基乌斯——这是一位悲剧的英雄，他将自己的一切都藏在了那身巨甲之后，苦战之后，他败在了艾克的手下。虽然父亲死在他的手上，但塞鲁基乌斯是个可敬的男人，同样是英雄的艾克对其的敬佩早已超越了仇恨，将他视为自己一定要超越的一座山锋。而塞鲁基乌斯虽然打倒了自己的老

师，但却感觉到了艾克的成长，明白这个小师弟将来绝对会是自己的好敌手，因此虽然战败也无怨无悔。这一刻，两人不再是敌手，而是真真正正的知己与兄弟。

从女神尤奴的口中，众人终于知道了创世神话的真相。创世女神创造了世界，世界上第一种生物也就是现存的两个种族的先祖曼那斯，尊敬女神的他们将女神称为“晓之女神”。随着曼那斯中的族群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丰富，终于他们开始互相争斗厮杀，女神再也无法忍受那种混乱，于是发动大洪水洗刷了大地。

在780年前，为了消除负之气，正之女神在人类中挑选了三位强者，那就是现在传说中消灭了邪神的“三雄”。他们打倒了负之女神，并将她封印在了炎之纹章中。所以，所谓的“邪神”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末世大洪水也是创世女神的愤怒所引起的。现在，艾克等人就要面对当年三雄之一的黑龙王迪金汉萨，因为他受到了女神的加护，只有同样受到女神加护的人才能打破它。在尤奴力量的加护下，艾克等人打倒了实力近乎于神的老龙王。虽然被打倒，但这位老龙王还是遵守了千年前和女神的约定，做为女神的战士战斗到了最后。

“妻子啊，拉夏奥啊，我现在就去陪你们了。女儿啊，阿姆利塔啊，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告别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告别了曾经是敌人但却无比尊敬的女神尤奴，黑龙终于闭上了眼睛……

“提案不能采用。”

“但是，女神阿斯塔罗迪……女神尤奴被封印而产生的效果也影响到了您。半身陷入沉眠的话，那么同样另一半身也将陷入沉眠，你们毕竟是成对的。”

“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让尤奴回到体内……看来只有毁灭这一条路了。”

“万万不可！这样做的话，您或许也会在同时被消灭。请绝对不要这样做。”

“艾鲁兰……心地善良聪明的孩子哟，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再相信人类一次吧。”

“那么，就是女神尤奴被解放了也无所谓吗？”

“并不是如此，从此我将沉睡1000年……1000年后，如果世界是和平、安定、繁荣的，那我就完全认同人类，并接受尤奴，变回创世神——阿斯塔迪奴。但是，如果是一方繁荣，一方衰败，充满了斗争和混乱的世界的话，那我就会对这个世界进行制裁，用汝等的死来对整个大地谢罪。”

“女神啊……”

“贝奥克啊，拉格兹啊。不要斗争，斗争之气会刺激尤奴，不可以让她完全觉醒。因为当她苏醒时，我也就会苏醒，在不满1000年时觉醒的话，那只能说明人类再次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么……”

“女神阿斯塔罗迪啊，女神尤奴在我的咒歌之下沉睡了。但是，如果在我的解放咒歌之下您苏醒的话，那就说明……”

“我知道。在这1000年内，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就使我们觉醒，将人类究竟建立了什么样的世界告诉我们，再将你如何看待这些人类告诉我们，我们听了后将会对人类进行公正的审判……这是你和我之间的约定。”

被最信任的人背叛，恐怕是最痛苦的了。对于萨娜基来说，宰相塞菲兰就如同她的父亲一样，可眼前挡在她面前的就是这个男人。塞菲兰——人类的始祖艾鲁兰毫不掩示地说出了一切，迪恩王国之乱、塞鲁基乌斯变作黑骑士后的行动、大陆上的混乱，以及女神阿斯塔罗迪的复活，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为的就是要清洗这个混乱的世界，为了屡行当年由他亲自和女神订下的约定。想要忘掉的记忆……不忍回首的过去……看着自己的后人，自己的族人被杀死……决定要制裁人类的他其实心里是热爱人

类的，当看见人类全部化为了石头，自己心中的恐惧和愤恨全都消去了之时，他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心里的空虚和自己的脆弱。所以，他选择了死亡，希望自己的死能解脱自己。

在米卡亚的救助下，塞菲兰还是活了过来。此刻，那扇通往女神之间的门也已经打开了。

艾克的道歉与尤奴的劝说都没能打动正之女神阿斯塔罗迪的心，这位身上充满了公正与严肃的女神已经决定的事是不会更改的，更何况神决不会放弃自己的约定。女神就在面前，这是世上所有人最后的试练，人类能否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所有的命运，这一切都悬在勇者艾克的这一剑之上。

强烈的正负之气都消去了，合并了尤奴的魂和力量，艾克终于打倒了女神阿斯塔罗迪。世界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两位女神融入了大地万物之中，这个世界还是如以前一样，正与负并存，光与暗同在，只不过多了一点的就是——人类对未来的强烈希望。苍炎的勇者艾克，迪恩的新国王米卡亚，还有那些保留了人类未来的战士们，大家再次回到了大地上开始了他们安定却对未来有着强烈不安的新生活。不管未来是如何，安定也好混沌也好，一切都是由自己的双手开创，在没有了神的世界里，人类将会自己面对未来的难关，自己把握自己的未来。

正与负、光与暗，其有如双生子一样，互相对立，却互相依存，世界上的万物都不可缺少它们。只是，如果任一方的力量打破了平衡，最终都会给世界带来伤害。做为这两者的产物而诞生的人类们，不管他是哪个种族，他们都对这个世界有着责任，那就是调合这两种对立的存在，让这个世界能不停地前进下去。

“欢迎回来。”

“不，其实数日前，我就感觉到您回来了。”

“总之，能再见面真是太好了，艾鲁兰。”

“我也是，女神阿斯塔迪奴。”

“自从上次见面后有多久了？100年？还是500年？”

“大约有1200年了吧。”

“是啊，对人来说，是很长的岁月啊。”

“啊，以前的安宁已经全部都开始消失了。”

“是啊，世界正开始被‘负’之气所覆盖。不过，我已经不会再害怕了。因为有人会守护这个世界的。”

“没错。”

“那个……艾鲁兰啊，我很久没听到你的歌声了。”

“我啊，歌……”

“那么，由我开头，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是……”

晓之女神阿斯塔迪奴害怕自己体内的负之力，也害怕大地上的人们向往这种负之气息，所以她将这种负之思想排出了体外，由此诞生了尤奴，而自己成为了阿斯塔罗迪。但是当阿斯塔罗迪决定接受尤奴之时，世间的万物将会得到调和，阿斯塔迪奴的心也会得到补完，她将会成为完全体的神一直一直保护着这个世界，照看着自己的子孙们，并将自己的歌声传进他们的心底。

既让人心安宁详和，又使人充满了动力与希望的……

天籁之歌……

完







战神2 圣剑神罚

文／NESS 编／夜蓝

在痛苦中挣扎的斯巴达战士奎托斯花费了十年的时间为众神服务，以寻自我救赎。在爱琴海解决了九头蛇之后，智慧与战争女神雅典娜交给了奎托斯最后一个任务——那就是回到被战神围攻的雅典，挽救雅典城。宙斯禁止众神之间私斗，而奎托斯的凡人身分正适合解救雅典的危机。

在拯救雅典的过程中，奎托斯逐渐接触到自己的过去，并知道了自己的一切都跟战神阿瑞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瑞斯在斯巴达人和野蛮人的战争中拯救了奎托斯，同时也夺走了他的灵魂，激起了他野蛮好战的一面。奎托斯一面寻找潘多拉之盒，一面伺机打败阿瑞斯。

察觉到奎托斯意图的阿瑞斯杀死了他，但奎托斯却从冥界复活而出，并利用众神赐予他的种种力量以及潘多拉魔盒的神力最终杀死了战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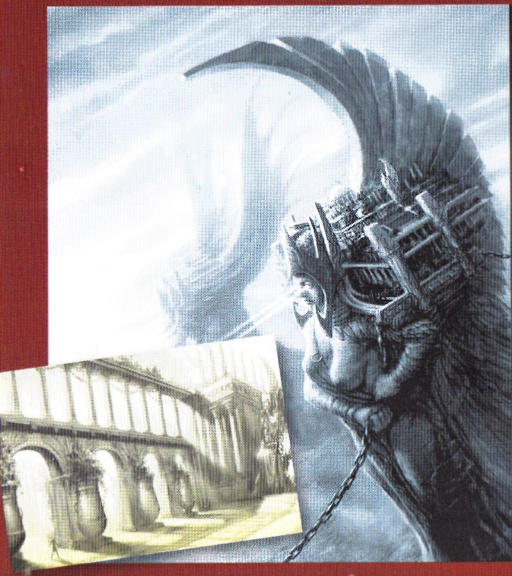
奎托斯的杀戮罪行没有得到原谅，他却成为了新的战神。

所有的故事，都从奎托斯成为战神之后开始。

事实上，从奎托斯走上弑神的命运之路时起，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存在就已经在关注他了……

奎托斯登上战神宝座之后，一切并未如想象中那样长久和平地持续下去。令他恼怒的是，奥林匹斯众神并不愿意帮他洗清杀死妻儿的罪孽，这就注定他一辈子都要受到内心痛苦的折磨。而另一方面，斯巴达人在罗德岛上的战斗也让他非常关心本族人的命运。怀着对众神的愤怒以及身为战士的欲望，奎托斯利用神的权势偷偷带领斯巴达人发起了战争，并最终决定亲自下界带领族人取得胜利，以战士的荣誉和骄傲来洗清身上的罪孽。

奎托斯这种明显偏袒斯巴达人的做法让诸神对他极其不满，同样奎托斯也对让他在痛苦中挣





扎的诸神充满了敌意。当年引导奎托斯成为战神的雅典娜明白他心中的感受，并曾试图阻止奎托斯前往人间，但奎托斯显然并不领情。

“我并不欠你什么！”推开智慧与战争女神之手，奎托斯从战神神殿跳落人间，来到了战火纷飞的罗德岛上。

奎托斯并不知道，之前宙斯曾经让雅典娜收回自己的神力。在攻城期间，一只从天而降的怪鸟吸走了奎托斯的神力，并将其转移到一座巨像身上。因为自己刚刚同雅典娜争执过，奎托斯以为是雅典娜搞的鬼。因此当天空出现宙斯脸孔的时候，奎托斯轻易相信了这个以前曾经赋予自己神力的众神之王。当天空降下宙斯赐予的奥林匹斯之剑时，奎托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举起它。这样一来，奎托斯身上的所有神力都被奥林匹斯之剑彻底吸光。在毁灭巨像的战斗中精疲力竭的奎托斯身负重伤不支倒地，此时，刚才的那只怪鸟也落在了地面上。奎托斯终于知道原来怪鸟是宙斯化身而成，夺回了奥林匹斯之剑的宙斯这一次真的打算彻底杀死奎托斯。

“奎托斯，你欺骗了我，你以为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你胡作非为却无动于衷吗？别忘了，我才是奥林匹斯之王！想做神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而你的所作所为，只能让我别无选择。本可以不必如此的，我的孩子，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的路到此为止了。”

奥林匹斯之剑不仅穿透了奎托斯的胸膛，也毁掉了罗德岛的所有生命。在死亡的瞬间，宙斯低声在奎托斯耳边说了一句“你已经不属于……”之类的话，奎托斯还没来得及听清，就已经失去了意识。

当死亡阴影又一次来袭时，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唤醒了奎托斯。一直在关注奎托斯命运的存在终于出现了，那就是大地之母盖亚——缔造了众神传说的万物之母。盖亚知道奎托斯所做

的一切，她指引着奎托斯打破了冥界的痛苦束缚，前往命运三女神居住的罗德岛，找到逆转时间的方法。只有回到宙斯杀死奎托斯的那一刻，才能挽救奎托斯自己，并挽救当年被宙斯击败的泰坦族……

从地狱归来的奎托斯让宙斯大屠杀下惟一幸存的副官回到斯巴达城防备偷袭，自己则乘坐盖亚给他的飞马去寻找命运三女神。在与宙斯派来的空中追兵一战中，奎托斯乘坐的天马不幸被提丰压住。他不得不在这里周旋一番，不仅帮助普罗米修斯结束了痛苦的生命，还得到了提丰的部分神力。最终，奎托斯顺利来到了宙斯留给命运三姐妹的岛屿——罗德岛上。降落在这里的他发现命运三女神居住的神庙和自己降落的岛屿还有一段距离，为了靠近神庙，奎托斯准备利用四匹火马拉动神庙。然而在这里，他碰到了雅典国王忒修斯。两位王一样的人物碰面，其结果只能一战。奎托斯虽然失去了战神力量，却依然凭借着斯巴达战士的威猛打败了忒修斯。愤怒的奎托斯不断摧残着忒修斯的身体，以发泄自己对宙斯的愤怒。经过这一战之后，便再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奎托斯的脚步。宙斯的父亲，曾经的神王克洛诺斯此时显灵，将自己的神力赐予奎托斯，希望奎托斯能够打败自己的儿子。

奎托斯终于成功驱使了四匹火马，将神庙拉至罗德岛附近。命运三女神居住的神庙巨大而神秘，奎托斯进入之后首先遇到了一位命运女神的雕像。雕像试图阻止奎托斯继续进入罗德岛的神庙，但奎托斯似乎并不领情："死亡才是我旅途的起点！"他用手中的雅典娜之刃打碎了命运女神阿特罗波斯的雕像，而后进入了一处密林。此时冲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马背上的那人几乎将奎托斯打得身首异处。当马转身时，一张令奎托斯永生难忘的脸孔出现了。

那正是斯巴达战士曾经面对过的野蛮人首领，让奎托斯堕入战神阿瑞斯圈套的那个人。此时，野蛮人首领的灵魂正熊熊燃烧着，原来他已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哈迪斯。此时两人的对决终于显得有些势均力敌，没有神力的奎托斯面对出卖灵魂的野蛮人领袖，在这个古老的森林里，奎托斯又一次证明了自己走上战神之路绝非偶然。战胜野蛮人领袖之后的奎托斯还打败了传说中的欧律比亚，取得了她的头颅。

杀死这个巨大丑陋的女神之后，奎托斯继续朝着神庙的深处迈进。命运三女神的神庙里充满了各种玄妙的谜题，包括奎托斯在内的很多人都前来挑战。在这里奎托斯碰到了和自己一样前来挑战命运女神谜题的珀尔修斯。奎托斯和一直依靠装备取胜的珀尔修斯不同，他是真正从死人战场里走出来的战士，面对命运女神的挑战，他更有资格获得胜利。

为了进一步接近命运三女神的房间，也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奎托斯不得不寻找擎天巨人阿特拉斯，他在路上碰到了拥有翅膀的伊卡洛斯。为了获得这双翅膀，奎托斯又一次展现了他强悍霸道的一面。他硬生生撕掉了伊卡洛斯的翅膀，并凭借着这双翅膀终于来到了擎天巨神阿特拉斯的面前。

阿特拉斯相信了奎托斯的诺言，奎托斯承诺将夺回奥林匹斯之剑，并打败宙斯。阿特拉斯送奎托斯回到了神庙，而奎托斯此时要面对命运女神的另一个挑战。在这里有一只代表涅槃重生的凤凰，而奎托斯的任务就是让凤凰重生。

凤凰虽然重生了，在路上奎托斯还是碰到了另一个命运女神谜题的挑战者。在漆黑的房间里，奎托斯并没有看清对方的脸，但战斗的本能让他奋起反击。当最终奎托斯打败这个神秘对手的时候，他惊呆了。这个人竟然是他派往斯巴达城的副官！

这名斯巴达战士用最后的力气告诉奎托斯，原来宙斯已经毁灭了斯巴达城，杀死了所有的



人。惟一幸存的斯巴达战士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颠覆命运，挽救斯巴达城，然而他失败了。

失去了一切的滋味让奎托斯又一次绝望了。斯巴达城被毁灭了，妻子和孩子不在了，一切都消失了，此时的战斗对奎托斯来说仿佛是一种累赘。正当奎托斯打算放弃的时候，他仿佛又看见了妻儿向他走来。

“真正的胜利只有一种，就是用生命的全部力量拼来的胜利！”

只有杀死宙斯才能结束一切，否则不管是泰坦族，还是斯巴达人，都将遭受无法逆转的毁灭。奎托斯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站起来仰头向天，对着众神发出了呼啸。

战斗是奎托斯惟一能做的事情，也是他发泄此时情绪的惟一途径。挣脱了命运的束缚，甚至挣脱了所有神族对自己思想的束缚后，奎托斯最终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站到了命运三女神的神殿中央。命运三女神的劝告并没有让奎托斯产生任何后退的念头，此时的他已经放弃了任何寻找命运女神改变命运的想法。他惟一要做的，就是打败命运三女神！

命运三女神的力量和普通的神族不同，奎托斯几经周折才获得胜利，并将她们封印在自己的时空隧道之中。此时的奎托斯已经在无数的命运之线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条，他选择了宙斯杀死自己的那段时间，回到了过去。

经过艰辛的旅程，跟诸多神族碰面之后，奎托斯已经知道了宙斯要杀死自己的原因。因此当他回到满目疮痍的罗德港广场上，当宙斯举剑面对自己的那一刻，他终于听清了宙斯最后的那句话。

“你已经不属于这个循环了……”

宙斯所说的循环，正是神王家族里永恒不变的宿命——儿子弑父，随后取代上一代神王。宙斯正是这种轮回下的产物，因此他更惧怕奎托斯走进这个循环。此时手持奥林匹斯之剑的宙斯，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终结神族的最终命运。

然而，一切命运真的如宙斯所想那么容易改变吗？

奎托斯突然在这个瞬间出现，撞飞了宙斯，并成功夺回了奥林匹斯之剑。

“命运三女神帮助了你？”宙斯震惊于这种可怕的逆转，命运的威力此时终于让他感到了一丝恐惧。

在天地交界之处，这对父子命运中的决战就在这里展开。夺取了奥林匹斯之剑的奎托斯势不可挡，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战败了宙斯，然而此时雅典娜忽然出现，拦住了奎托斯。

“我不是想对抗你……奎托斯，我只是想保护奥林匹斯……宙斯就是奥林匹斯……他的恐惧来自他的父亲克洛诺斯，来自他与泰坦一族的伟大战争……就好像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害怕你有一天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儿子是不能弑父的……奥林匹斯的众神不会承认你，他们会保护宙斯，保护奥林匹斯……”

奎托斯并没有听从雅典娜的话，依旧挥动手中的奥林匹斯之剑刺过去，然而结果却是雅典娜为了保护宙斯被奥林匹斯之剑刺中。

宙斯狼狈逃走了，只留下雅典娜死在奎托斯面前。此时奎托斯终于明白了，宙斯之所以惧怕自己，是因为自己竟然也是宙斯的儿子！面对懦弱而又阴险的宙斯，奎托斯发出了真正的怒吼。

“不！我没有父亲！如果众神都否认我，那他们就必须死！这个世界被神统治太久了，神的时代该结束了！”

愤怒的奎托斯回到了泰坦和众神战争的时代，并将盖亚和所有的泰坦巨人全都带回了自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奎托斯带领泰坦一族朝着奥林匹斯山进发，寻求一次真正的终结。

“宙斯，你的儿子回来了！他将带给奥林匹斯彻底的毁灭！”

完





文/LightLucifer 编/暗星

KINGDOM HEARTS

王国之心II

KINGDOM HEARTSⅡ

Thinking of you, wherever you are.
We pray for our sorrows to end,
And hope that our hearts will blend.
Now I will step forward to realize this wish.
And who knows:
Starting a new journey may not be so hard
Or maybe it has already begun
There are many worlds,
but they share the same sky——
one sky, one destiny.

前章

黄昏镇——正如其名，在这个平静的小镇中，自古至今就只有两种时间。

黎明，或者黄昏。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的话，“安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如此的安详平静，就像是只应存在于童话中的世界一般。

而这里，就是少年罗克萨斯居住的世界。

在这个小镇上，罗克萨斯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只要能与海涅、奥蕾特、平茨等好友一同游玩就已经令他心满意足。尤其是在暑假临近结束时，他更是想要好好玩耍为这个假期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但就在这时，一些奇怪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身边，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连续十几天，罗克萨斯在入睡后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与其说是梦，还不如说那更像是碎成无数块的记忆碎片。虽然每次的梦都不一样，但每次的主角反反复复地总是那几个人。

银发与金发的少年，棕发的少女，被称为唐老鸭和果菲的两只动物，以及……那不知为何物的神秘黑影。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有时候他甚至能猜到梦中的下一步将要发生的是什么，好像自己在很久之前就看过这些一样。

罗克萨斯没有将这件事告诉朋友们，他本以为一切都会很快过去，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其实只是个开始而已。

为什么在我身边会出现那种银白色的怪物？

为什么好像一直有人在我耳边说话？

为什么我会看到所有朋友都看不到的那些景象？

为什么那把被称为“键刃”的奇怪武器会出现在我手上？

为什么那个身穿黑衣，自称为阿克塞斯的男子会将我称为同伴？

凯丽、利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而那个少年……那个手持键刃的金发少年又是……

“罗克萨斯，想起你真正的名字了吗？”

在静止的时空中，名叫奈米妮的白衣少女向罗克萨斯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一天后，罗克萨斯的世界终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依然能够自由地在镇内走动，依然能够看到朋友们愉快地交谈。但是，朋友们却完全看不到他，脑海中也完全没有他的存在，他也无法触及到他们。甚至就连四人当初的合影，原本有罗克萨斯的地方也变成了一片空白。

他成为了不存在的人。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这一切几乎让罗克萨斯痛苦地疯狂过去。

而在那间被视为鬼屋的白色大屋中，他在击败阿克塞尔后终于想起了一切……

当年与安塞姆的一战中，索拉为了救出凯丽而将键刃刺向了自己，并且变为了无心（生命的心被夺走后所出现的黑暗形态），而他的无存（请参看后文解释）——罗克萨斯也在同时诞生于黄昏镇内。不过，由于索拉变为无心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罗克萨斯没有身为索拉时的记忆。而因为索拉是被键刃选中的人，罗克萨斯也继承了这种能力，由无存构成的神秘黑衣人组织——XⅢ机关在第一时间便发现了刚刚诞生的他，并且吸收其进入了机关内。

一年前，索拉来到了被XⅢ机关所控制的忘却之城中，而他的记忆也在少女奈米妮的操纵下发生了错乱。这是XⅢ机关的№.11玛尔夏为了控制索拉，进而掌管整个机关而实施的计划。不过，最终索拉挫败了玛尔夏的阴谋，并且与奈米妮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为了恢复以往的记忆，索拉与唐老鸭、果菲在奈米妮的建议下一同进入记忆装置开始了长眠。但当他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时，在忘却之城发生的一切将从他记忆中完全消失，而在这段时间内，与他相关的朋友们也将暂时失去对索拉的记忆。

由于忘却之城是XⅢ机关的领地，所以神秘出现的红衣人迪兹说服奈米妮将索拉等人移动到了位处于光与暗的狭间的安静的小镇——黄昏镇。而在迪兹的授意下，移植了黑暗身体，得到安塞姆的黑暗力量的利库来到了无存世界，并通过战斗将罗克萨斯带了回来，因为只有让罗克萨斯与索拉合为一体，才能够令索拉拥有完全的力量。迪兹逼迫奈米妮为罗克萨斯塑造了虚假的记忆，将后者投入了由电脑虚拟出来的黄昏镇（虚拟数据存放地为索拉的记忆）中，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机关找到这个失踪的成员，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令罗克萨斯在生活中再现索拉的记忆，并以数据的形式与索拉重新融为一体，令索拉尽快苏醒。

在这个虚拟的城镇中，罗克萨斯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与同龄人一样有着愉快的回忆与人生。

但是，那一切都是虚假的。

现实中确实有黄昏镇这个地方。

海涅、奥蕾特、平茨确实生活在那里。

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叫罗克萨斯的朋友

这世界中从没有过一个叫罗克萨斯的人。

虚假的城镇，虚假的友谊，虚假的记忆，虚假的自己……

而现在，索拉即将苏醒了……

阿克塞尔是组织内惟一将罗克萨斯视为好友的人，所以他才会想将罗克萨斯带回机关。但组织同时还有着另一项指令——如果无法将罗克萨斯带回来，那就要将他彻底消灭。无奈之下，他才只得与好友展开一战。至于迪兹，他只不过是将罗克萨斯当作自己对XⅢ机关进行复仇的工具而已。

但是，罗克萨斯最终却选择了重新与索拉合为一体。

我是不应该存在的人

朋友、家人、记忆、过去、未来

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由别人创造出来的梦

我一无所有
但是……你不同……
你有需要守护的女孩
需要寻找的朋友
需要达成的使命
需要完成的约定……
我是你的一半
是你在失去心的片刻间诞生出来的分身
如果你需要我才能得到新的力量
才能凭借这种力量完成那个约定
那么，我就将自己还给你吧……



"索拉……"罗克萨斯轻轻默念着少年的名字，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涩的笑容，"该你了……"

他轻声呼唤着每一个曾出现在自己记忆中的名字，意识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在身体逐渐消失的同时，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视线。

"我的暑假……结束了……"

片刻之后，如花朵般绽放的银色容器内，索拉缓缓睁开了眼睛。

后章

在从容器中醒来后，索拉、唐老鸭与果菲继续开始寻找利库和国王。不过，此时他们脑海中却已经失去了一年前在忘却之城的记忆，更是完全不知道有罗克萨斯这个人的存在。

当乘积木船来到虚空城后索拉惊讶地发现，原本已经和平的世界竟然再度出现了危机。而这次的敌人除了无心外，还多了一群被称为无存的银白色怪物。

不止是虚空城，野兽城、奥林匹斯竞技场、亚特兰蒂加、阿格拉、万圣节镇这些索拉曾解救过的世界也遭受了无心和无存的袭击，而全新的世界——龙之国度、迪士尼城堡、没有时间的河流、皇家港口、荣耀王国和电子世界也处在了危机中。原本以为已被消灭的魔女梅菲斯特竟然再度复活，并且与恶棍皮特携手指挥无心大军想要统治世界。作为被键刃选中的勇者，索拉再度展开了拯救世界的旅途。

而另一方面，一直隐藏在黑暗中的XIII机关也主动找上了索拉。

心，灵魂，肉体是构成生命的3要素。当灵魂离开肉体后，生命就会被消灭；当生命的心被夺走后，隐藏在它们心中的黑暗便会具现化为真实的姿态，那种

生命形式被称为‘无心’。它们并不会听从弱者的指使，只是根据自己的欲望本能来从万物中繁衍自己。

不过，如果心离开身体进入了暗之世界，那么生命并不会被消灭，剩下的肉体和灵魂只是离开了光之世界，在夹层世界以另外一种姿态出现。像这种以别的姿态出现的生命形式既不属于光之世界，也不属于暗之世界，而他们的‘原体’曾经存在或依然存在于世间，所以他们便是‘不存在的人’——无存。

那些银白色的怪物就是普通人的无存，而拥有坚强心灵的人的心离开灵魂和肉体后形成的无存仍然会保持原本的意识和模样，只是相貌有所变化而已。

所谓XIII机关，可以被视为是所有普通无存的**统治机构**。而他们的目的，便是凭借王国之心成为完全的存在。正如组织名一样，机关的核心成员由十三个人形无存构成，分别是：

№.1：暗之探求者——塞姆纳斯

№.2：魔枪的射手——西格巴尔

№.3：旋风的六枪——札尔丁

№.4：冰冻的学士——维克森

№.5：寂静的豪杰——雷克塞斯

№.6：影之策士——杰克西昂

№.7：月舞之魔人——塞克斯

№.8：炎之烈风——阿克塞尔

№.9：小夜曲的旋律——德米克斯

№.10：命运的赌徒——鲁克索德

№.11：优雅的凶刃——玛尔夏

№.12：非情的妖姬——拉克茜努

№.13：邂逅之键——罗克萨斯

他们平日里全部身着黑衣，轻易不显露自己的真正面目。一年前在忘却之城中，索拉和利库曾分别与他们中的几人进行过战斗。而现在，XIII机关终于发动了总攻。他们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甚至连魔女最后都决定与索拉等人携手，以保护迪士尼世界不至于沦入无存的手中。而当索拉从米奇国王（米老鼠）那里得知XIII机关的首领——塞姆纳斯的真正身分时，更是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实际上，之前与索拉等人战斗并且控制了利库的那个银发男子并不是安塞姆。真正的贤者安塞姆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虽然他曾进行过与心之奥秘有关的研究，但在发现了其危险性之后就没有继续研究下去。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弟子塞阿诺特却通过此次实验对人心中的黑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由于安塞姆拒绝了塞阿诺特加速实验进程的提议，因此后者联合其他五位师弟背着师父召集了大量实验者，并且进行了许多与心有关的危险实验。

在实验中，塞阿诺特发现了无心的存在，并且通过无心打开了暗之门，察觉到世界之心——王国之心的存在。塞阿诺特认为，只要接触到王国之心，自己就能成为全知全能者。但是如果某个世界的门被钥匙，也就是键刃锁上的话，那便永远无法触及那个世界的心。为此，他决定将生活在光之庭园中的一个女孩送到异空的海洋，希望利用有着公主能力的她找到被键刃选择的人。而这位女孩，就是凯丽。

由于虚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在各个世界穿梭的旅程，塞阿诺特毅然决定抛弃自己的身体，堕入无尽的黑暗中。与此同时，他的无心与无存也自此诞生。

虽然安塞姆最终发现了真相，但却为时已晚。塞阿诺特此时已经打开了隐藏在光辉庭园深处的暗之门，黑暗的力量很快便侵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而遭到无心袭击的居民们也被迫离开此地流离失所。没过多久，光辉庭园便变成了一座黑暗中的空城——虚空城，而安塞姆也被夺去一切，流放到了虚无的无之世界中。

XIII机关的首领塞姆纳斯，就是塞阿诺特的无存，而之前自称为“安塞姆”的银发男子则是他的无心形态。至于真正的安塞姆，竟然就是那个神秘的红衣人迪兹。

安塞姆对背叛自己的弟子感到异常憎恨，

同时也因为未能守护好自己的人民而后悔万分。悔恨的火焰在他心头燃起，他选择了与黑暗为友，从无之世界得到了新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安塞姆通过暗之回廊回到了光之世界。而为了不让塞阿诺特发现，他改变了自己的样子，改名为迪兹（DIZ——Dark in Zero）在黄昏镇一个被闲置的大屋下设立了自己的基地，并自此展开了对弟子们的复仇计划。

安塞姆之所以对罗克萨斯做出那样的事情早日令索拉苏醒，是因为索拉是被键刃选择的勇者，能够穿梭光的世界，也是惟一有希望帮助他复仇的人。为了抓住罗克萨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甚至诱惑利库堕入了黑暗力量，令利库变成了塞阿诺特无心的样子。

塞姆纳斯派阿克塞尔抓住了凯丽，希望能够借助她控制索拉，以完成自己制造出王国之心的计划。索拉一直以为打倒无心是为了拯救世界，但实际上，一切出现在他面前的无心，一直以来发生的战斗其实都是塞阿诺特的刻意安排。当无心被键刃消灭后，它会化为一颗心飞上天空。而塞阿诺特就是想利用这不计其数的无心之心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王国之心，以达到无存的真正补完。

利用黄昏镇内迪兹地下室的转移装置，索拉终于来到了XIII机关的大本营——无存世界。而这也是阿克塞尔的功劳，为了帮助自己惟一的朋友罗克萨斯，阿克塞尔背叛了机关。他用尽全身力量打败了无数来袭的无存，帮助索拉打开了通往无存世界的大门，而后微笑着在黑雾中化为了灰烬。

在无存世界中，索拉终于见到了在奈米妮（凯丽的无存）的帮助下逃出来的凯丽，以及变为“安塞姆”相貌的利库，并且隐约感觉到了罗克萨斯的存在。此时塞姆纳斯即将利用无心之心人工创造出王国之心，但迪兹（安塞姆）却在最后时刻摧毁了弟子的计划。现在的迪兹已经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而利用利库这件事更是令他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在挚友米奇的面前，他利用自己制造的仪器破坏了塞姆纳斯凝结起来的王国之心。由于仪器超负荷运作，这位伟大的贤者也随着爆炸声永远消失了。

怀着巨大的愤怒，索拉与恢复了原来形态的利库携手向塞姆纳斯发动了攻击。虽然塞姆纳斯的强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但两人还是取得了胜利。XIII机关彻底毁灭，塞姆纳斯的野心化为泡影，无存世界土崩瓦解，而迪士尼的各个世界，也再度恢复了平和与安宁。

在一切都结束后，索拉、凯丽与利库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一望无际的海洋，拍打着沙滩的海浪，温柔洒下的阳光，高大的椰子树，小小的木屋……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地熟悉温馨。

他们不用再关心什么无心无存，不会再卷入那无休止的战斗，更不会再彼此分离甚至兵刃相向。

被键刃挑选的勇者？能召唤出光之门的七公主之一？体内蕴含着强大黑暗力量的战士？

这些名号都去他的吧，只要能再度愉快地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只要能再度享受到那种家一般的感觉。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会让他们感到不满意的呢？

命运之岛。

一切从这里开始，一切从这里结束……

完



火焰之纹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

原著／篠崎砂美　译／沙罗

History

究竟这块大陆是什么时候诞生，又拥有多少年不为人知的历史？这些问题至今也没人知道答案。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遥远的4000多年以前，主宰这块大陆的并非人类，而是流传于后世人们口中的龙族。即便是后来诞生的人类，也同样处于龙族的支配下。尽管如此，但人龙之间的相处依然和睦平安。但从某天开始，龙族突然丧失了理性，凶暴化的它们对人类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相比其他的生物，龙族拥有数种不同的种类。其中，还包括最为可怕的一种——这一族群在阿卡内亚历公元前740年时，因为被人类那强烈的复仇心吞噬了心智而一度将人类逼到了灭绝的边缘。那就是地龙族。

虽然人类曾一度陷入那样的绝境，但最终还是被同样身为龙族的神龙族龙王那加所救。传说中，众神为了保护人类，向大地上派遣了闪耀着灿烂光辉的巨人战士——守护神那加。在他的帮助下，人类与龙族之间展开了无数次凄惨壮烈的战斗。最终，人类获得了胜利，并且成为大陆的统治者。龙族体内邪恶的龙之力被手持光之剑与五色之盾的那加封在了龙石中，沉入大地的深处。幸存的龙族则改变了外貌，成为了与近似于人类长相的“龙人族”。

在那之后的1000年间，人类与龙人族一直过着表面上和平共存的生活——不过，历史终于迎来了最糟糕的一幕：地龙王梅迪乌斯苏醒，仿佛将对人类的那股强烈仇恨当作精神食粮一般，变得愈加强大。不久之后，它甚至还建立了多尔亚帝国，向大陆全境展开了猛烈的侵攻。

但是，新的历史因为英雄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地龙王梅迪乌斯，最终被来自于大陆边境城市阿利提亚的青年——亨利打败。

在那之后又过了100年……被称作“最坏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梅迪乌斯再度苏醒。他的心跳声，清清楚楚地传到了亨利的子孙后代耳中……

序章 勇者亨利

“梅迪乌斯！”

击倒众多挡在面前的敌人后，亨利向着那个悠然坐在王座上的男子大声喊道。在亨利的身后，是一直跟着他并肩作战的以龙骑士艾奥提、圣骑士卡尔塔斯、马隆兄弟及奥德温将军等人为首的众多同伴。

“是那加吗……”梅迪乌斯喃喃地说道。此时映在他眼眸中的并非亨利，而是那把闪闪发光的神剑，以及威风凛凛地站在亨利身后的神龙王那加的幻影。不光如此，梅迪乌斯还能感觉到本应在那场战斗中早已死去的三个侧近的身影，此刻正围绕在那加的身旁。

“都已经死无肉身了，为什么还要帮助那些愚蠢的人类？说到底，那些矮小的人类都不过是些自私自利的家伙……”

“人类决不是那样的！”面对默默言语的梅迪乌斯，作为人类的亨利加以了否定。

“哦？你有权回答吗？那口气简直就是我们的王——那加的代言人啊。真是令人不愉快，太高傲了……”

仿佛是刚刚才察觉到亨利的存在似的，梅迪乌斯缓缓说道。他慢慢从王座上站起来。

刹那间，一股紧张与不安在亨利与同伴之间闪过。同伴们立刻冲到了亨利身边，将阿卡内亚圣王国的三件神器紧紧握在他们手中——神剑奇迹之剑、圣枪格拉迪乌斯以及炎弓巴尔迪亚。而站在他们身后的亨利，就像是集中了他们的力量似的握紧了光之剑法尔西昂，巍然屹立在梅迪乌斯眼前，将剑指向了对方。

“来吧！梅迪乌斯！让我们跟你一决胜负！我要打倒你，将所有人从黑暗的咒缚中解

放出来！”

亨利厉声喝道。

“咒缚……”

梅迪乌斯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好吧，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就让我用火焰吐息，将你们自身的罪恶埋葬到无尽的深渊中去吧！”

梅迪乌斯从怀里取出一块绿色的龙石，曾一度舍弃的力量顿时又涌遍全身。

梅迪乌斯的身体渐渐膨胀变大，最后，一条巨大的地龙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面对这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大最强的地龙，亨利等人身后的士兵开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

随着一声巨响，梅迪乌斯向前迈出了一步，其巨大的力量将铺垫在王座之间的石板踩得粉碎。

“来吧，梅迪乌斯！”

亨利高高地举起法尔西昂，瞬间，神剑的周围聚集起了星光般璀璨的光辉。随着光之剑一起，亨利快步冲向梅迪乌斯。

仿佛要将整个城堡震裂一般，张开巨颚的梅迪乌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第1章 火焰之纹章

“您觉得如何？”年迈的摩洛多夫伯爵将刚阅读完毕的书信摊在桌上，向马尔斯问道。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即将年满16岁的马尔斯王子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自从祖国阿利提亚因多尔亚帝国的入侵而灭亡后，马尔斯等人逃亡到阿卡内亚大陆东边的岛国——塔利斯已有两年。说时机已经成熟虽然为时过早，但昨天收到的一封来信，却让马尔斯王子有足够的理由从此远离在他人羽翼呵护下的日子，踏出那举足轻重的一步。





这封质地厚重的来信上书写着优美流畅的文字，落款是与马尔斯一样遭到亡国命运的阿卡内亚王国公主——尼娜的签名。而那封信的内容，就是呼吁所有被帝国压制的人们起义的檄文。

多尔亚帝国原本在一百年前就被勇者亨利所消灭，但正是这个已经被消灭的帝国，在阿卡内亚历602年突然开始向其他国家发起了进攻。不仅如此，帝国还与马其顿、格鲁尼亚两王国结为了同盟，其势力瞬间就席卷了整个大陆。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阿利提亚、阿卡内亚两王国相继灭亡，奥尔良王国的大半国土也被占领，处于灭亡的边缘。格拉王国与独立都市卡德茵也先后归附帝国，至于那些边境小国则每天心惊胆战地生活在不知何时会被帝国侵略的阴影下，苟延残喘着。

由于同盟国格拉的背叛，阿利提亚王国灭亡。之后没过多久阿卡内亚王国也灭亡了。并且以阿卡内亚王为首，王家的首级都被悬挂在城头示众。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军事上都处于大陆中心的阿卡内亚王家的灭亡，也让其他人抵抗帝国的决心和毅力锐减，而从这次侵略上不难看出，帝国并不只是单纯想占领阿卡内亚王国那么简单，它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阿卡内亚王国。

但是百密一疏，阿卡内亚王家的血脉并没有完全被切断，公主尼娜奇迹般地逃到了奥尔良，她与奥尔良骑士团汇合后，建立了以打倒帝国为目标的解放军。而那封檄文，就是为了呼吁人们参加这支军队而写的。

在马尔斯看来他和尼娜公主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本人也是在阿利提亚王国即将灭亡之际，在姐姐艾丽丝的掩护下与少数几个近卫骑士一起逃离了祖国。

打倒帝国，夺回祖国，与尼娜一样，这也是马尔斯的愿望。但是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太明显了，如果仅靠各个独立的战力想要战胜帝国是绝无可能的。然而如果将大陆上所有的反

抗势力合而为一的话，就会形成能够与帝国相抗衡的力量！尼娜的檄文就像是要实现大家的希望一般，如一记重锤敲打在所有人的心头。

但是……

问题是帝国的行动。对奥尔良骑士团的动向了如指掌的帝国当然会布下天罗地网进行追击，如果每次在战力集中之前将其逐个击破的话，那么很快就会使联合势力土崩瓦解。如果奥尔良骑士团能在大陆各地间奔走，从而大幅增加战力那又另当别论。不然的话也不会有什么檄文出现了。对如今将解放军封锁在奥尔良国内的帝国而言，这也正是一举歼灭反抗势力的良机。

“凭我们现在的力量，我想我们连到达奥尔良都很困难。但是，眼看尼娜公主面临危险却见死不救这种事，我做不到！”马尔斯将视线从摊开在檄文一旁的地图上移开，向集中在房中的部下们一一扫去。除了护卫队队长杰根与参谋摩洛多夫，其余的大部分骑士都是只比马尔斯大几岁的年轻人，而人数也只有寥寥十几名，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战斗力”。

“我们去吧，马尔斯殿下！”

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打破了房间里那肃杀的气氛，一名红发骑士双手撑在桌上说道。这位骑士名叫卡因，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大家都认为他很有前途。

“如果王子殿下您认为一定要去的话，就请按着您的意愿行事吧，我们会为了实现王子的心愿而战斗到底，这也是我们骑士团存在的意义所在。”

听到这番慷慨激昂的宣言，屋子里的其他骑士也用力地点了点头。

“也许时机还尚未成熟，但是我们坚信，殿下一定会为我们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

杰根说出了所有人的心里话，听了这位经验丰富的白发圣骑士的发言，马尔斯感到自己这一决断的分量是多么的沉重。

“谢谢你，杰根，从今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借予我力量！”

骑士们再次用力地点了点头。

与他们的主君马尔斯一样，这群骑士也十分盼望能再次与多尔亚帝国交战。打倒帝国，夺回自己的祖国！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们日夜训练，储备力量，早已对揭起阿利提亚的旗帜起义迫不及待。

“那么，在下便将马尔斯殿下决心起义的事通报陛下如何？”

如同再次确认马尔斯王子的意志一般，塔利斯王派来的使者——僧侣瑞夫询问道。为了不暴露马尔斯等人的所在地，瑞夫不得不故意在几个村庄中兜了一圈后才将尼娜的檄文呈到马尔斯面前。本来这封檄文是寄给塔利斯王的，但他认为应该给马尔斯看一下，所以大费周折地托人带来了。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请转告塔利斯王，他的厚待我们感激不尽，尽管现在无法作出回报，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但我心意已决，会立即启程。”

“陛下并不指望您能报答什么，您就不必自责了，作为一国之君，没有比履行自己的责任更重要的事情。”

“谢谢。”

“那么接下来，在出发之前有必要准备一下。武器、食物是必需的，还有就是前往大陆所需要的船只，作为阿利提亚·塔利斯联合军，还有必要和陛下举行一个军事会议。”

在瑞夫的催促下，马尔斯走出了房间，他与摩洛多夫准备跟着瑞夫一起前往城堡会见塔利斯王；在这段时间里剩下的人则会在杰根的指挥下进行出击的准备工作。

但是，事态的变化远比他们预料得要快了许多。

“殿下，那……那不是希达殿下吗？”

当大家正准备着手开始各自的行动时，哥顿首先发现了在天空中飞舞的白色身影。由于是逆光，那个东西只显出了一个影子。但它

的体型比鸟更大，长长的脖子与修长的四肢展露出其俊美的体态，长长的尾巴与鬃毛随风飘动，那是翱翔在天空的纯白骏马佩格撒斯的英姿！在这个岛上，能够乘坐这匹天马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塔利斯王的女儿——希达公主。

仿佛要把风撕裂一般飞速下降的天马张开了那巨大的羽翼，缓缓地降在了地面。

“马尔斯殿下！”

在天马着陆的同时，希达公主就立即焦急地从马鞍上跳了下来，甚至顾不得调整好呼吸就冲到了马尔斯跟前。

“怎么回事，希达？发生什么了？”为了让希达冷静下来，马尔斯握住了她的双腕，冷静地问道。

“城……王城被袭击了！突然来了很多加尔达的海贼……”紧绷的弦忽然松弛下来，希达全身发软，扑在了马尔斯的怀里。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虽然马尔斯轻抚希达让她冷静下来，但他自言自语的话中也包含着一丝不安。加尔达的海贼是位于塔利斯王国对岸大陆上的海贼团伙，但他们居然向一个国家挑战，的确是难以想象。

塔利斯王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贸易经济往来，所以周边海域上常有商船来往，海贼们也将掠夺当成了自己的买卖，不过这次他们破坏了不杀人的规矩向一个国家的首都进攻，这确实令人有些难以置信。

“我们被将了一军。先发制人，这恐怕是帝国捣的鬼吧。”冷静地分析了情况之后，摩洛多夫说道。

“一定是这样，看来帝国也应该知道尼娜公主将檄文送到了塔利斯。他们一定认为，消灭一个没有骑士团的塔利斯不需要正规军，靠一个海贼团就足够了吧。”瑞夫也赞同摩洛多夫的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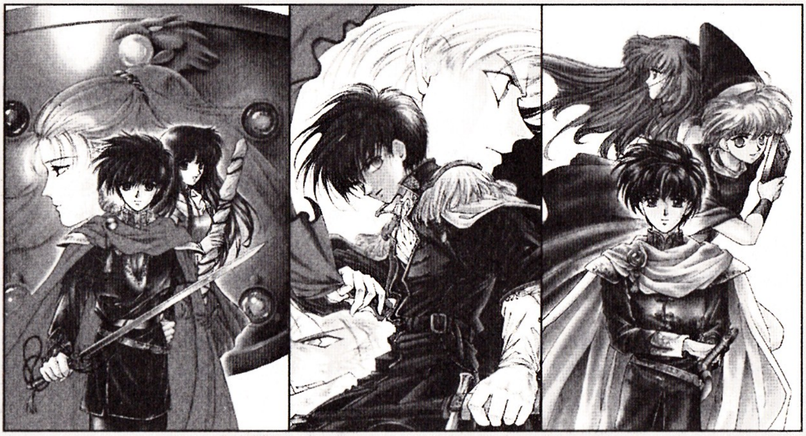
“我看当消灭塔利斯之后，那帮家伙又会转过头去讨伐海贼了，真不知道帝国到底答应给他们多少报酬。不过那帮海贼也尽是些愚蠢的家伙。”

“怎么会……帝国会这么过分吗？”

马尔斯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反问摩洛多夫。即使对方是海贼，但只是因为有利用价值才利用，这样的策略是有背骑士精神的。

“我想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么打算的，他们应该会派正规军来吧。靠帝国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海贼团。”

“不可原谅！希达，王城没事吧？”



马尔斯捧起希达的脸，急切地问道。

“我们已经关上城门奋力抵抗，但我想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因为塔利斯城本来就不是为了军用而建造的。父王叫我独自与马尔斯殿下一起逃离塔利斯，但我不能对那些城里的人们见死不救。拜托了，马尔斯殿下，请救救父王！”

为了将女儿托付给马尔斯，塔利斯王让女儿只身逃出了王城。这样一来即使王城陷落了，但只要希达在，王家的血脉就不会断。现在海贼们正集中力量攻击岛的西侧，只要从东边坐船就能逃离。

“如果逃走的话……就和那时一样了啊……”

马尔斯小声地喃喃自语。

为了守卫王家的血脉，为了让最幼小的人逃走，只有牺牲他人。就在阿利提亚陷落的那一天，在战场上，马尔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而在母亲莉莎与姐姐艾丽丝的掩护下，他与少数几个骑士逃离了城堡。但作为诱饵留在城堡中的莉莎王妃却战死沙场，艾丽丝公主生死未卜。

“希达，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去救塔利斯王的。”

马尔斯注视着希达的双眸说道。

“大家请听我说！”

转向臣下们，马尔斯那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有力地响起，骑士们一齐立正。

“正如你们听到的，现在塔利斯王国被帝国抢先袭击了。敌众我寡，但我是决不会独自逃走的！如果现在逃了，就会重蹈两年前的覆辙，而且，如果连这些小贼都赢不了的话，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和帝国对抗了！现在正是展现我们阿利提亚骑士团实力的时候，全军出击！”

众骑士用齐声高呼来回应马尔斯的战斗宣言，虽然声音并不是特别响亮，但反而能听出每一个骑士的决心与信心！他们那统一战斗的意识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并不是因为谁的命令而产生的。

马尔斯一行简单整顿了一下之后，开始向塔利斯城进发。

※ ※ ※ ※ ※ ※ ※ ※ ※ ※

血沫在空中飞舞。

长剑狠狠地穿过皮甲刺进胸膛，伴随着绝望的惨叫，海贼们纷纷从桥上掉进城堡的壕沟，高高溅起的水花打在剑士的脚上。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快把那个家伙给我做了！”

指挥海贼的卡加克怒吼道，但眼中充满了恐惧。他像看到一个怪物一样盯着桥上的那名剑士，这名剑士仅凭一人之力就阻止了卡加克等人的进攻。虽然城门已经被攻破，但正是因为这名剑士，海贼们无论如何都进不了城内，更不要说控制城堡。

“没用的。”——仿佛如此说着，这名剑士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琥珀色的瞳孔中射出一股仿佛能杀死人的目光，金色的前发梳向后方，而他的面庞可以用秀丽来形容。但是他那左面脸颊上的巨大刀疤似乎正无言地诉说着这名剑士的来历，而其身上散发出的威严之气更是压得海贼们连气都透不过来。

“即使是塔利斯最有名的佣兵奥古马，只要我们靠数量优势冲过去他也挡不住！他现在只能站在桥上，哪也去不了！”

卡加克怒吼着，并召集起手下。由于没有城门，奥古马不会主动出击，他就独自一人在桥上守卫着整个城堡，只要他离开那个地方，那么海贼们立刻就能蜂拥入城吧。

奥古马与海贼站在桥的两边互相凝视着，僵持不下，但战斗还在进行……而在护城河上，小船上的海贼纷纷将飞钩扔上城墙——他们开始从其他的路线进城了。持斧的战士在城墙上慌乱地反击，他们的数量太少了，不足以

抵抗新一波的进攻。在最初奇袭的时候，在城外与海贼交战的塔利斯佣兵部队伤亡已经相当惨重，而当海贼进入城里之后，他们又不得不一边保护市民一边进行战斗，这样一来根本就无法全力应战。像现在这样固守城池的战法也是因为初战时损失过大，逼不得已。

现在的形式极为严峻，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就算奥古马是塔利斯最有名的佣兵，但仅凭他一人之力，城堡的陷落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行了，守不住了！”

萨基在城楼上奋力地挥舞着斧头，同时对同样在全力奋战的马基与巴兹叫道。

“坚持！如果让敌人从这里通过的话，那就对不起在下面孤军奋战的队长了！”

不过当马基回话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一个海贼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城楼，他单手紧抓城墙，而另一只手上高举的斧头已经瞄准了马基。

“后面！”

巴兹大叫道。但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当马基回过头去时，却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海贼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仿佛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完美的偷袭居然会失败。他就这样保持半举着斧头的姿势，一头从城墙上栽了下去。

城楼上的战士也呆住了，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当他们稍微镇定下来之后，听到了断断续续什么东西划破空气发出的飕飕声，而与此同时，正在攀爬城楼的海贼也纷纷落水。

是弓箭！

“援军来了！”

萨基高兴得叫了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手持长弓正在瞄准海贼的哥顿，而地面上掀起的尘土也表示有数名骑士正飞驰而来。

“滚开！滚开！”

有“红色猛牛”之称的卡因挥舞着手中的长枪将拦路的海贼挨个拨开，没有一个对手阻止得了他的进攻，他们惊惶得尖叫着，像一群没头苍蝇般地乱窜。但卡因的猛攻并不能完全击退所有敌人。

“不要冲过头了！”

发话的是有“黑豹”之称，既是卡因好友又是竞争对手的阿贝尔，与此同时他还用华丽的枪技将那些还没来得急逃跑的海贼一一送上通往黄泉之路。

“你们这帮胆小的蠢货！”

卡加克对着自己的手下怒骂道。但就在下一个瞬间，他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甚至怀疑起了自己的眼睛。

“那是……为什么阿利提亚骑士团会出现在这里？”

卡加克看到了杰根身后紧跟着的骑士手中高举的军旗，旗帜上描绘的纹章，毫无疑问是本应早已灭亡的阿利提亚骑士团的图案。作为一名海贼，卡加克为了确定猎物来自何处所以对各国的纹章图案都了如指掌。

“阿利提亚骑士团贸然来访，塔利斯的各位，请放心！”

杰根朗声说道：

“这帮加害我们同盟国塔利斯的盗匪！吾将用手中之剑，给你们这些愚蠢的人以制裁！如果你们不想背负恶名，就立刻放下武器远离此地！”

洪亮的声音从杰根的口中缓缓而出，每一个字都如一记重锤敲打在海贼们的心上，对于突然出现的阿利提亚骑士团他们完全不知所措。纷纷停止了对塔利斯城的攻击集中到卡加克身边，等待着首领下达命令，但却没有察觉到马尔斯他们的人数其实处于劣势。

“你们这些蠢货！哪会有人在这个岛即将成为我……不，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的时候撤手逃跑啊！我们是加尔达的海贼！不管是骑士团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我们都会好好料理的！”

怒吼着将聚到周围的海贼们轰开，卡加克自己却小心谨慎地向后方退了一段距离。他非常精明，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攻势所吓倒。

就在骑士团与海贼相持不下的时候，马尔斯带领的步兵队也赶到了战场。

“这里就交给我们！你赶快去城里！”

马尔斯击倒几名海贼后迅速跑到了奥古马的面前。

“好，既然你说你要守住这里，那我就去取敌方大将的人头！”终于能够自由行动的奥古马说道。

“你一个人太勉强了！”

马尔斯对他劝道。

“你小子……啊，不，你……”看着马尔斯，奥古马的眼睛不由得眯了起来。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我也去！”

“好吧，先干掉敌人的头头，争取尽快结束战斗！”

说着，奥古马就向敌群冲了过去。

马尔斯将守护城门的任务交给多加后，也带领了几名士兵紧随奥古马而去。

由守转攻的奥古马的战斗方式顿时变得犀利起来，所到之处海贼们都是应声倒地。惊惶失措的卡加克慌忙将手下赶到前面，而自己却准备在人群的掩护下溜走。

“想逃？王子！”

奥古马独自挡住数个海贼的攻击，向马尔斯催促道。话音刚落，马尔斯立刻冲出，在奥古马的掩护下毫无妨碍地一口气冲向卡加克。

正当卡加克准备逃走的时候，他看到了马尔斯那略显稚嫩的面孔，认为有机可乘的他立刻停下了脚步，将正准备从侧面包围上去的海贼重重推了一把。没能调整好体势的海贼踉跄着就这么朝马尔斯冲了过去，却被马尔斯看准时机顺势砍倒。不过就像在等这个时机到来一般，紧跟海贼其后的卡加克在马尔斯还未收回动作时突然冲到了跟前。此刻的马尔斯，已经没有时间收回动作再去抵挡对手重重劈下的斧头了。

“马尔斯殿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清脆的声音在两人的上方响起，卡加克下意识地抬头一看——是希达！乘在天马上的她正举起细长的铁枪朝卡加克急速冲来，面对精确地对准自己脑袋和右手的长枪，卡加克慌忙闪身躲避。而就在这一刹那，马尔斯已经调整好动作，迅速反手一记横斩，将卡加克的肚子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顿时血肠直流，卡加克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绝命当场。

“您没事吧，殿下？”杰根慌张地从旁上前，确认马尔斯的伤势。

“听着！你们的头儿已经被吾主阿利提亚的王子马尔斯殿下诛罚，再斗下去也没有意义，你们快快弃械投降！”

杰根那铿锵的话语立刻让众海贼失去了战意，纷纷扔下了手中的战斧就地投降，不愿投降的海贼则吓得屁股尿流地跑向靠在岸边的海贼船逃之夭夭。

就这样，新生阿利提亚骑士团在马尔斯的带领下，初次战役以胜利告终。

※ ※ ※ ※ ※ ※ ※ ※ ※ ※

“您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受到希达的请求、和她一起前来确认塔利斯王状况的马尔斯在看到国王夫妇两人平安无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真是太感谢你了，马尔斯王子。我原本想将希达托付给你，让你们一起逃离这里，但没想到最后会被你所救。塔利斯建国时也是如此，我们欠阿利提亚的真是太多了。”

塔利斯王抚慰着依偎在怀中的女儿，一面向马尔斯表达了谢意。

“和迄今为止陛下对我们的恩情相比，这点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一天，我们被帝国所追赶并流落到了这座岛屿。是陛下您热情

地接待了我们，使我们没有再受到帝国军的迫害。我们能够走到今天，都是多亏了陛下您的帮助。”

塔利斯王注视着反过来向自己道谢的马尔斯。曾经在骑士团的重重守护下流落至这座岛屿的年幼男孩身影已然不在。如今站在他面前的，是位拥有强韧意志的年轻人。

“陛下，马尔斯殿下准备响应尼娜公主的号召，为阿利提亚的重建以及打败多尔亚帝国而起军。”

随马尔斯一同前来的瑞夫，向塔利斯王阐述了马尔斯不久前下的决定。

“是吗？你终于下定决心了。但是，敌人也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动向，并且像先前那样已经提前开始了压制行动。因此，在准备就绪之后就立刻离开这里展开行动比较保险，我国也会向你援助若干义勇兵。”

塔利斯王话音刚落，不知何时到来的塔利斯佣兵部队队长奥古马随即向前站出了一步。

“受陛下之命，不肖之人奥古马·斯比尔从本日起将为马尔斯王子殿下献出自己的剑与生命。”

奥古马单膝跪地，向着马尔斯埋下了头。

“请抬起头来。像您这样出色的剑士，原本是该由我们出面请求协力才对。但是，如果您和我们一起同行的话，塔利斯的防守力量不就变得薄弱了吗？”

让奥古马站起身后，马尔斯随即向塔利斯表述了自己的不安。站起身的奥古马，比马尔斯还要高出一个头——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实力来看，奥古马都是位十分可靠的同伴。但是，他同时也应该是守护塔利斯王国的重要人物才对。

“不用担心。我们也不是丝毫没有考虑就随便将奥古马交给王子你的。加尔达的海贼和帝国军联手这件事，我们从密探的报告中已经预想到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阿利提亚骑士团就必须和海贼们交战了。原本这些海贼就是登上大陆时的障碍，如果无视他们而强行进军的话，那么以后必定会遭到帝国军和海贼们的两面夹击。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一定要事先讨伐海贼。只要海贼被除，那么塔利斯就不需要多少士兵来守卫了。若是帝国军直接来攻自然是另当别论。他们如今正在侵攻奥尔良王国，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理会这里。这样一来，现在将塔利斯的士兵托付给王子，不正是最佳的良策么。”

塔利斯王虽然已经年迈，但口气听上去依然精神奕奕。不愧是曾和剑士劳伦斯一起与豪族互相争夺霸权并最终统一了塔利斯岛的刚勇之人。他已经看出了马尔斯所拥有的资质并期待着他有朝一日能够继承勇者亨利。塔利斯王所作出的选择和回答，不仅仅是出于对阿利提亚的恩情，同时也是作为一国之王，由其广阔的视野所得出的最佳判断。

“言之有理。我将尽全力首先消除掉所有塔利斯的威胁。”

马尔斯领会了塔利斯王的计策后，高兴地接受了奥古马的加入请求。的确，尽可能使用目前的兵力将加尔达的海贼全数消灭这一方法，正是遵照了将敌对势力各个击破这一兵法的基本原则。兵力尚寡的马尔斯他们，目前是没有力量同时对抗复数敌人的。不过，就算有了奥古马等人的加入，想要打败海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同时也暗示了从今以后马尔斯他们的战斗将有多么艰辛。

“话说回来，我有一个请求，不知王子你能否答应。”

塔利斯王突然改变了语气，而马尔斯则马上点头以示接受。

塔利斯王让自己的女儿上前一步。在稍稍胆怯犹豫了一下后，希达缓缓走到了马尔斯的跟前。

“我想让女儿作为塔利斯王家的代理人，和王子的军队同行，不知王子意下如何？”

马尔斯不禁惊大了双眼。马尔斯和希达作

为王子和公主，同时又作为年纪相近的少年少女，两人共同度过了一段不算短暂的时光。但是，如果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话倒也罢，将公主带上战场这件事，是马尔斯压根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这我很难接受。”

“我对马尔斯王子来说难道是个累赘吗……我不能为马尔斯王子起到任何作用吗？我会用自己的性命来守护马尔斯王子的！”希达努力地向马尔斯诉说着，双眼已经润湿。

小巧玲珑的身体，飘逸的秀发——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她的身体都告诉了大家她还只是个柔弱的少女。对马尔斯而言，尽管希达和自己曾在宴会上促膝秉谈，但若要让她与自己一起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他却不敢想象——确切地说，他不想让希达在战场上遇到危险。然而，在先前的战斗中，马尔斯自己被希达所救却又是事实。不过此外，马尔斯的内心里其实也不希望就这样和希达分别。这种想法到底是否是出于自己的任性，马尔斯尚还不能进行自我判断。

“王子啊，你对我的女儿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么？至少，作为天马骑士，我也让她接受了最低限度的训练。”

“不，并不是那样……”

再一次被塔利斯王反问，不禁使马尔斯一时语塞。

“那么，希望王子务必能够带上她同行。此外我也已经将这事告诉了奥古马，所以你不用担心她的安危。更何况，就算我们命令希达不许外出，以她的性格，她也一定会骑上自己的天马擅自跟着你们。”

塔利斯王如同征求意见一般朝着王妃使了个眼色。仿佛明白了什么，塔利斯王妃有些腼腆地苦笑了起来。

“马尔斯王子，我的女儿就拜托您了。”

王妃以简洁的话语向马尔斯拜托道。

“我明白了。希达公主殿下，以及奥古马队长和塔利斯义勇军的士兵们，就由我军一并接受了。”

马尔斯终于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那么，士兵的人选就由奥古马、船只的调度就由瑞夫两人来处理了。”

塔利斯王下达决定后，各人纷纷离开着手进行准备。

翌日，马尔斯等人准备完毕，在塔利斯王和瑞夫他们的护送下，朝大陆的入口所在地——加尔达的海港出发了。

※ ※ ※ ※ ※ ※ ※ ※ ※ ※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反对！”

达罗斯情绪激动地对海贼的首领哥梅斯说道。尽管达罗斯隶属于加尔达的海贼团，但他原本就是个独来独往、只按自己想法行动的人。他身材魁梧，光是站在其他人面前就已经有了一种压倒他人的魄力。

“你在说什么蠢话。有空闲在那里发傻的话，还不如赶快去进行再度侵攻塔利斯的准备！”

哥梅斯傲慢地仰坐在椅子上，丝毫没将达罗斯的抱怨放在心里。

“难道你还打算干下去么？”

哥梅斯的回答令达罗斯愕然，他耸了耸肩以示无语。

“这是不是又是帝国的鬼命令？说起来，帝国那边不是根本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好处么？更何况有消息说帝国军已经集结在瓦伦附近的城堡里。起码应该稍微挪一些士兵来支援我们才对。他们不这么做，就表示我们只不过是一群炮灰而已。你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

“你懂个屁！军队的家伙们要是来了，战利品不被他们给抢走才怪。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你这家伙暗地里向格鲁尼亚的那帮家伙献媚，勾结他们来陷害我？来人！把达罗斯给我宰了！就拿他当作反抗老子的儆戒！”

达罗斯虽然还想向同伴们说明情况，但马上就明白了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明白了。我和你这混蛋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

达罗斯一边愤怒地吼道，一边将扑上前来的海贼一头撞倒后，飞也似的逃出了哥梅斯的房间。在他的身后，随即传来了哥梅斯的高声怒骂以及海贼们紧追而来的脚步声。尽管在和追兵的战斗中负了轻伤，但达罗斯还是奋力逃回了自己的船上。

“快出港！”

达罗斯一脚将跳板踢掉，同时大声对手下下达了指示。不知所以然的船员们刚想开口询问，但见一群手持亮斧的海贼们自远处气势汹汹地渐渐杀至跟前，便慌忙将船动了起来——达罗斯总是将船保持在随时随地能够出海的状态，这一良好的习惯使他得以保全了性命。

其他的船由于无法立刻起航，哥梅斯也因为进攻塔利斯一事而没能将战力有所保留，所以达罗斯的船就这样大摇大摆地逃离了海贼们的据点。

“出了什么事？”

出身塔利斯、名叫卡西姆的猎师战战兢兢地向达罗斯问道。

“没什么。只不过和一个蠢货断绝了关系而已。”

达罗斯轻描淡写地一言带过。

过了一会，借着不久前吹起的南风，达罗斯的船开始朝北方前进，却与一只从塔利斯方向而来的船只遭遇了。和达罗斯的小船不同，这是一只大型的海贼战舰。

“那是加尔达海贼团的海贼船。恐怕来者不善，你们几个做好战斗准备！”

达罗斯赶紧向手下下达了命令。

“听好了。先下手为强。让船一口气靠近对方，然后进行白刃战。卡西姆，你也给我上！”

达罗斯一边说道，一边朝着正以很不标准的姿势拉弓的卡西姆背上狠狠地来了一下。

卡西姆不禁被这一击弄得咳嗽不止，待他再度将目光转回远方的敌船时，只见什么东西从甲板上升上了空。

那东西既像一只巨大的鸟，同时又像是一匹白色的马。不过它对身为塔利斯国民的卡西姆来说，却不是什么陌生的生物。

“那是……希达公主？”

放下搭在弦上的箭，西卡姆吃惊地自言自语道。

“你敢肯定？”

没有听漏卡西姆这句话的达罗斯，以吓唬的口吻问道。卡西姆连忙点头称是。

达罗斯心生一计，随即在桅杆处举起了白旗。待两船靠近后，达罗斯带着卡西姆等一连数人，登上了对方的大船。

“站在那边别动！”

哈兹虽然放出了绳梯让对方登船，但小心谨慎的他等对方上船后便立即下达了让对方停下脚步的命令。

“我说，我们是来和谈的，把危险的东西放下吧。”

没有半点的胆怯，达罗斯单手将哈兹高举的斧头按下去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友好。

达罗斯那豪爽大胆的态度，不禁令哈兹惊叹暗服。

“真的是卡西姆你啊。你怎么会成了海贼他们一伙的了？”

看到跟在达罗斯身后的卡西姆后，已经回到船上的希达不由得叫出了声。

身为塔利斯岛屿上为数不多的猎师，卡西姆曾经为塔利斯王担任过狩猎的向导，因此他和希达也有过数面之缘。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想要赚些钱给母亲治病……”

被希达突如其来的一问，卡西姆不禁吞吞吐吐地找起理由来。希达长叹了一口气，将卡西姆带到了远离众人的地方。

“哎呀，这家伙看起来始终起不到半点作用。”

达罗斯眼见卡西姆被希达叫过去后，独自环视着马尔斯等一干人，想要找出个说话有分量的。

“你们看起来像是塔利斯的军队，负责人是谁？”

达罗斯始终以对等立场的口吻向着对方问话，仿佛自己从未打出过白旗一般。

“让我听听你想说些什么吧。我是阿利提亚的马尔斯。”

达罗斯吃惊地望向自报了姓名的马尔斯，但他随即便明白了状况——阿利提亚军的幸存者向塔利斯伸出了援手，因此导致侵略塔利斯行动的失败。他将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向马尔斯一一说明后，说出了打败海贼团首领哥梅斯的计策，同时提出只有打败共同的敌人，才能将危险隐患彻底消除。

“这么轻易地相信对方实在太危险了。对方可是海贼啊。”

摩洛多夫向马尔斯进言。

“虽然是海贼，但海贼也分为好几种。其中也有像我这样的义贼。我只袭击那些向帝国殷勤献媚的商人。我船上也都是曾被那些家伙所欺压的人。如果你们有所怀疑的话，就去问问那小子吧。”

达罗斯用下巴指了指一脸傻相正朝希达低头赔不是的卡西姆。似乎隐约还能听到他将一生效忠希达之类的话。一见这副情景，众人也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好吧，我相信你的话。”

“殿下……”

见马尔斯如此轻易地下达决定，摩洛多夫慌忙劝说。

“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想试着相信他。如果这一切真的是圈套的话，他恐怕也不会如此堂堂正正地来到我们面前吧。我想这也是因为他相信我们不会伤害他。”

马尔斯简要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真是假，马尔斯的话的确没错。达罗斯也连声点头称是。

“说的也是……虽然我不是什么骑士，可能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话，不过我发誓，在消灭加尔达的海贼团之前，我会遵从马尔斯王子的命令。虽说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玩意儿……这样总可以了吧？”

达罗斯取出怀剑，单膝跪地。以自己所认为的、尽可能恭恭敬敬的态度将怀剑交给了马尔斯。

一直注视着马尔斯收下怀剑后，杰根对隐藏在桅杆上瞭望台内的哥顿发出了暗号。早已悄悄拉开弓搭上箭的哥顿此时也总算解除了手中的武器。

注意到这一幕的达罗斯，豪爽地笑了起来。

“嗯，王子这边看来并非单纯只是些老好人，我可以暂时放心了。身边有小心谨慎的同伴那我们才能够安心地作战。好，让我们一起去大干一番吧！”

“好，大家赶快进行准备吧！”

马尔斯随即向全员下达了指示。

※ ※ ※ ※ ※ ※ ※ ※ ※ ※

黄昏时分，海贼们用过晚餐、正准备小歇片刻时，有两艘船回到了加尔达的港口。一艘是参与了塔利斯侵攻的卡加克的船，另一艘则是先前从港口逃离的达罗斯的船。只见达罗斯的船四周伤痕累累，并且看上去是被卡加克的船拽着回来的。

得到通报的哥梅斯，不禁在手下的面前笑了起来。

“达罗斯也真是个倒霉蛋。多半和赶回这里的加卡克的船发生了冲突吧。话说回来听说卡加克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倒还挺命大。不，说不定只是残留下来的人在开船罢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几个赶快去接船。如果达罗斯和

卡加克两人还活着，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敢顶撞我的家伙以及失败的家伙，都要稍稍接受一下惩罚才行。”

手下们受命纷纷朝栈桥的方向赶去。

由于正在为下一次的攻击而进行准备，海贼们都聚集到了港口。在众目睽睽之下，两艘船只渐渐地靠近。当船完全进入港口时，突然一道闪光划破了黄昏时的阴暗，转眼间，达罗斯的船便被烈火吞噬。而另一艘船仿佛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来临似的立刻改变了航向。被烈炎所包围的那只船笔直地朝岸边冲了过来。此时的港口里恰好停泊着为下次进攻而准备的无数船只。遭到火船的激烈碰撞后，转瞬之间火焰便在船只间蔓延开来。而堆积在达罗斯船内的油料也泄漏到海面上，加快了火势的蔓延。

港口顿时大乱。而这时那艘海贼战舰则在摩洛多夫的指挥下，停泊在了渔船专用的小型栈桥边。在巨大的跳板被放下之后，阿利提亚骑士团的勇士们平安登陆了。

“好了！大家尽情地放手去干吧！”

杰根话音未落，以卡因和阿贝尔为首的骑士们已经率先朝着处于混乱不堪状态的海贼们冲了过去。另一方面，马尔斯和达罗斯则带着步兵，乘坐小舟来到了哥梅斯所在的据点。利用杰根等人摧毁敌船这一佯攻作战，马尔斯这边则要一口气捣入敌人的大本营，将哥梅斯干掉。

“哥梅斯那家伙比较善于带领手下做事。但是他却不能容忍自己以外的家伙拥有任何权力。因此，只要将哥梅斯干掉，那么海贼们就会四分五裂了。”

达罗斯说明了作战计划。

一到达据点的后门，马尔斯等人立刻展开了奇袭。撒基等人劈开大门，多加、奥古马等人随即突入。先前因港口的混乱而早已失去镇静的海贼们，在少数人勉强进行了无谓的抵抗之后，便开始四散奔逃了。

而哥梅斯本人直到临死之际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在遭到奇袭后，正准备逃亡的他不幸与奥古马正面遭遇……待达罗斯后来赶到时，哥梅斯已经倒在了奥古马的剑下。

将据点控制之后，达罗斯按照预定计划放了火。熊熊燃烧的火焰将据点完全吞噬，有如一团巨大的篝火般耀眼。

“瞧吧！你们的据点已经被大火吞没，你们的头儿也已经完蛋了！好了，还准备顽抗到底么？”

看到远处的大火，卡因对海贼们高声叫道。他的几句话令敌人斗志全无，海贼们纷纷弃械逃跑。

这天夜里，加尔达海贼团彻底覆灭了。

翌日，加尔达镇上的人们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纷纷赞颂马尔斯一行人为拯救人民的义勇军。

由于长期遭到海贼们的侵扰，镇上的人们连普通的生活都成问题。如今被海贼们抢走的食物和女孩们都被阿利提亚军平安带了回来，人们热情欢迎了阿利提亚军的到来。

“谢谢你，达罗斯。多亏你的计策，我们才能够在有利的状况下作战并获得胜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一起对抗帝国？”

临近出发时，马尔斯想要挽留达罗斯。

“我看还是算了。陆地不符合我的性格。再说，我们之间的约定是到打倒哥梅斯为止。我准备继续做海贼。不过你们别误会，我只袭击帝国的船。我会负责让帝国不能再靠近塔利斯、加尔达一带。”

成为新任海贼团首领的达罗斯婉拒了马尔斯的邀请。事实上，帝国的同盟国之一——贝兰迪王国近来一直在从自国的岛屿向帝国领土及其占领地运输物资。因此它们正是海贼绝佳的袭击目标。

“不过卡西姆那小子先前已经说过要跟随你们了，因此作为代替，请麻烦你们照顾一下他吧。虽然是个爱添麻烦的家伙。”

马尔斯接受了达罗斯的请求，将卡西姆编入义勇军的队伍中。之后便挥军朝奥尔良方向出发了。

※ ※ ※ ※ ※ ※ ※ ※ ※ ※

前往奥尔良的路线有两条：陆路和海路。不过由于海路过于漫长且会对马匹造成极大负担，此外能够停靠的海港也非常稀少，因此马尔斯等人选择了陆路。

从陆路前进，则要越过位于阿卡内亚王国与奥尔良王国之间的山脉。而从加尔达以西的山脉则正好是前往奥尔良方向的分支点。从分支点向南行，再渡过雷夫坎地溪谷的话，就能够到达港镇瓦伦以及阿卡内亚王国的首都帕雷斯。相反向北行，越过山岳地带的话就能够到达奥尔良平原。

行军途中，马尔斯一行路过了不少村落，也募集到了一些义勇兵。虽然数量不多，但总算也能称得上是一支小规模的军事力量了。

山谷的路越来越深，越来越险。因此马尔斯等人也不得已准备在山脚下的村落里寻找向导。

“如果要向北行的话，就一定要越过萨姆斯夫山了。”

村落的长老面色凝重地说道。

“山道不仅险峻，而且山里还被一个名叫萨姆西安的山贼团占据着。贸然进山实在太危险了，村里的人们都把那里称为恶魔之山。前几天，一位修女就因为不听从我们的劝告硬是进了山里，结果到现在也没能回来。这都是因为从加尔达运来的药材一到这里就贵了数倍，所以修女她提出自己去山里采药，结果却……”

自从阿卡内亚王国被帝国占领以来，边境警备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山贼们也趁着这一大好时机占领了深山。

“另外，听说萨姆西安在不久前雇佣了一个名叫那巴尔的佣兵。至今为止，不知有多少名从王都帕雷斯流落至此的骑士大人朝北方去了，但能够活着归来的，却只有一个人。而那位骑士大人也因为身受重伤不久就身亡了。其他那些没能回来的人，也不知是否平安地越过了山脉……”

当听到那名佣兵的名字时，希达回头看了看奥古马。

“奥古马……”

“如果真的是他，那还真有些麻烦了。”

话虽如此，但不知为何奥古马的脸上却浮现出了像是期待一般的复杂笑容。

“但是，如果对方真的是我们所认识的那巴尔的话，为什么他会加入山贼团……”

希达歪着头，思考着这其中的缘由。过去，塔利斯的豪族残党曾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叛乱。虽然最终叛乱失败，豪族也被击溃，但豪族的部分残兵不甘心失败，希望能够在临死前带希达一同上路。而在那时救了希达的，正是剑士那巴尔。不伤害软弱无力的女人和小孩一直是那巴尔的信条。就在那巴尔救下希达时，奥古马正好赶到。两人就这样进行了一场平分秋色的较量，但中途由于希达的阻拦，那场对决没能分出胜负。那巴尔从此以后也下落不明。

“谁知道呢，不过想必他这么做也有他的原因吧。”

见两人互相交换着意见，马尔斯也不禁向希达打听起那巴尔的事情。而摩洛多夫则还在试图说服长老做向导。见长老一直不肯应允，他便将加尔达已被解放的事情一一告知、并且保证将负责向导的人身安全。好容易长老终于松口，马尔斯等人这才得以雇佣到向导进入恶魔之山。

“从这里开始，路被分成两条。”

当进入山的中腹时，年轻的向导分别向西边和北边指了指。西边原本才是最初的街道。但如今途中会有萨姆西安建造的关所挡路。那

是一座为了以通行税为名将旅者们打劫一空而专门建造的小型城寨。而向北边的道路则是野兽们通行用的。穿越这座山谷的话就能够绕过山贼们的据点平安离开这条山脉。

“虽然我们称那里是北路，但马匹是根本过不去的。”

山路的险峻不禁让马尔斯感到为难。他马上召开了简单的军议，大家一致决定，如果和山贼们的战斗无法避免，那么反而应该积极地与之应战才对。将部队一分为二，阿利提亚骑士团从西边的街道前进，直接攻下关卡。而此时北上的步兵部队则从敌人的背后展开奇袭。如果敌人从老巢里出动前往关卡增援的话，那么就直接攻下敌人防守薄弱的据点，之后展开追击行动，将敌人一口气歼灭。如果敌人按兵不动，那么就先攻下关卡，之后再与骑兵部队合流，共同攻下敌人的据点。虽说敌人占有地利，但若想要新兵们习惯战斗，山贼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练习对象了。并且若能够将山贼们一并歼灭的话，就能够像在加尔达镇那样，拯救当地一直受山贼欺压的平民百姓。

作战方案立即实施，马尔斯率领着步兵部队沿着兽道前进。由于前方的进攻路线并不明朗，因此由天马骑士希达在上空负责侦察。另一支队伍由杰根率领，以骑兵为中心，弓兵和新兵们殿后，一起朝关卡的方向出发了。

※ ※ ※ ※ ※ ※ ※ ※ ※ ※

“嘘。静下来，别出声。”

朱利安伸出食指示意牢中的女孩不要说话，然后静悄悄地打开了牢门。

“我终于要被你们卖出去了吗？”

蕾娜以纤细的声音问道。数周前，蕾娜在采药的途中被萨姆西安捉住并被关进了牢里。之后这位名叫朱利安的青年便一直负责照看她。从山贼团首领海曼的口中，蕾娜得知山贼们准备将自己卖给诺尔达的奴隶商人们。看来，奴隶商人现在已经准备来将她领走了。

“不，你要和我一起逃出这里。”

朱利安否定道，拉起蕾娜的手臂就往外走。

“真的吗？但是，那样的话你不就……”

话未说完，朱利安便紧紧地抱住了她。

“因为我说过一定会保护你的。”

朱利安原本是打着趁乱刮点油水的主意混进了奥尔良城，但由于他的搭档被抓，他便仓皇失措地逃进了山里。后来被山贼抓住并成了他们的同伙。还是新人的他一直负责大小杂务。不过朱利安原本是盗贼，擅长秘密潜入、盗取财宝，强盗们所干的烧杀抢掠对他来说很难接受。因此看守蕾娜这种对其他人来说极端无聊的事情，他却欣然地接受了。后来对蕾娜日久生情，以朱利安的性格来说，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听说等到了明天奴隶商人就要来把你带走了。因此要逃走就只能趁现在。走吧，我们赶快逃。”

在朱利安的催促下，蕾娜快步紧跟在后面。她那原本饱受挫折、早已心灰意冷的心，被朱利安温柔而坦率的言语所温暖。很自然地，蕾娜对朱利安产生了一种超越了信赖的感情。他那种不带任何强制性举动的态度，让蕾娜不禁觉得，自己当初之所以舍弃国家，正是因为“那个人”与朱利安完全相反的态度所造成的。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逃亡行动却偏偏被山贼团中实力最强的对手给发现了——他被山贼们雇佣那天，正好是蕾娜被关进牢房的翌日。由于当时海曼带着他在据点内四处参观，因此蕾娜和朱利安两人都对他有深刻印象。如此有名的佣兵按理说不会理会山贼的邀请，然而他却在蕾娜所在的牢房前答应了海曼的雇佣要求。其后，朱利安数次目睹了红之剑士那巴尔的高超剑术。

想要抵抗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蕾娜和朱利安都很清楚。即便如此，朱利安还是马上张

开手示意蕾娜躲在自己身后，并紧捏着怀剑作出了防御架势。

但是，那巴尔以那尖锐的目光注视了两人一会儿后，便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朱利安全身脱力般地放下了肩膀，迟来的颤抖让他几乎站不住脚。蕾娜一边搀扶着他，同时向着那一头长发的背影深深地敬了一礼。

“我们赶快走吧，蕾娜小姐。”

在朱利安的催促声中，两人朝着山谷的方向钻进了树林之中。

※ ※ ※ ※ ※ ※ ※ ※ ※ ※

各自的命运之线交织在一起时，所有“演员”已经处于谷内了。

由于进行侦察行动而比马尔斯等人先一步出发的希达，注意到了一对正在山谷间逃亡的男女以及追赶着他们的一群山贼。毕竟就算那巴尔不去报告，空无一人的牢房也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希达从正在逃走的女性所穿的服装判断她就是前些日子下落不明的那位修女。此外，她注意到了山贼中有一人的装束与众不同，这不禁让她全身一震——那人的外形与她记忆中的那巴尔一模一样。

希达刚准备再下降一些以便进一步确认，却立刻遭到了山贼们的流箭攻击，不得已赶紧再度旋回升空。天马那种特别的运动方式被走在队伍前头的马尔斯看得一清二楚。他明白，肯定有事发生了。

“好像前面出了什么事，我们赶快吧！”

马尔斯对身边的多加嘱咐了一句后，便加快步伐全力冲了上去。

“我都劝过那么多次了，侦察什么的根本就不需要……”马尔斯开始焦急起来。

“请等一下，殿下！”

见马尔斯准备独自一人抢先行动，多加慌忙叫道。但因为全身穿着重铠，他根本无法追上一身轻装的马尔斯。并且此时的马尔斯已经满脑子都是对希达的担心，根本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

就在多加不知如何是好时，西古马从他身边一闪而出。原来他也看到了先前希达在空中的身影，同时察觉到了异常。

“殿下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你们几个也赶快吧！”西古马留下这句话后，就向马尔斯离开的方向飞奔而去。

马尔斯和西古马两人的声影，同时也被上空的希达看在眼里。这样下去的话，修女二人不仅会被山贼们追上，并且在西古马赶到马尔斯身边前，马尔斯就会和那巴尔交上手！一旦两人交战，那么马尔斯必死无疑！

“我已经发过誓，一定要保护马尔斯王子……所以……”

希达喃喃自语后下定了决心，向着地面开始急速降落。山贼们的箭矢也随即而至，只听一支弓箭“嗖”的一声从希达的耳边飞过。但希达并没有因此胆怯，她下意识地半闭着双眼，强行降落了。

天马骑士的突然出现，令正在逃亡的朱利安两人大吃一惊。

“您是白骑士团的成员吗……”

“你们快点躲到我身后来！”

希达没有回答蕾娜的问话，只是拔出剑作出了应战准备。不一会，山贼们便已追赶而至。

“真没想到。出来追女人，女人却变成了两个。还附带一匹天马啊！”

一个山贼见了希达后，带着淫笑吹了声口哨。

“快点把她们带走吧。不过记得除了朱利安那小鬼外别伤了其他两位啊。不然就不值钱了。”

“那好，让我来吧。”

那巴尔站了出来。

“哼，女人的话应该由我——”

山贼还不死心，只见那巴尔手一扬，一把剑已经指在了他的鼻子前。吓得他赶紧把正要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剑士那巴尔，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会甘愿成为山贼的同伴？”

希达勇敢地走到那巴尔面前，向他质问道。

“你选错了地方……你明白你们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立场么？我对你们这样的小鬼没兴趣，快点给我滚。”

那巴尔的话不禁让山贼们一片哗然，他们不禁开始怀疑那巴尔是否想要就这么放过朱利安等人。不过希达自然不会听从那巴尔的话，就这样离开这里。

希达和那巴尔之间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儿。尽管从客观情况来看，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但包括朱利安和蕾娜二人在内，所有人都不敢有所行动。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马尔斯赶到了。

“希达！”

看到拔着剑的马尔斯冲上前来，希达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她慌忙转过了身，紧紧地抱住了马尔斯，不敢再让他再上前半步。

“你干什么！这样下去的话会被那些家伙干掉的！快放手啊，希达！”

困惑的马尔斯高声叫道。

“求求你，不要进行无意义的战斗了！如果和那个人打起来的话，马尔斯殿下您会死的……”

见希达含泪恳求，马尔斯开始试图冷静下来把握周围的状况。

只见那巴尔左手笔直地将剑刃对着背后的山贼横握着，以牵制着他们不能上前。

见马尔斯已经冷静下来，希达重新将视线转回了那巴尔身上。马尔斯则静静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那巴尔，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吧。你的剑，应该是一把为正义之人所挥的剑。”

一边说着，希达慢慢地走上了前。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请用那把剑将我处决吧。但无论如何请你放过马尔斯殿下他们！”

将剑收回鞘中并轻轻张开双手的希达，微微地闭上了双眼。

“希达，你在说什么傻话啊！”

马尔斯急忙冲上去。然而仅一瞬间，那巴尔已经将右手的剑指在了他眼前。就这样，手持双剑的那巴尔，同时将马尔斯和山贼们的行动给完全封住了。

“那巴尔，你觉得我的命还不够吗？我的请求，无法传到你的心里去吗？”

隔着马尔斯的肩膀，希达叫了起来。

“……我的剑是不会砍女人的。”

那巴尔缓缓地张开了口。

曾经，当那巴尔还是少年时，他违反了自己的意志，用短剑结束了一位女性的生命。这让他舍弃了一切。家族、故乡、姓名……他舍弃了一切以后开始了旅行。尽管在外人看来他仿佛获得了自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为了生存，他唯独没能放下自己的剑。尽管如此，不，正因为如此，那以后他没有再做出以女人和小孩的鲜血拭剑的事情来。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信念。并且不知从何时开始，他被赋予了“孤高的剑士——红之剑士那巴尔”这一名号。

“如果你真的以生命来请求我的话，那么好吧。我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那巴尔的话有如定心丸一般，让希达安心地倒在了马尔斯的怀中。但是对山贼们而言，那巴尔的话已经证明他成了背叛者。

“你这混蛋，明明被老大雇佣着，现在却要背叛我们么！”

山贼们愤怒了。他们将那巴尔、马尔斯等人包围了起来。想必事到如今，一直躲在天马身后的朱利安和蕾娜两人已经是次要的了。再者，如果他们眼前的马尔斯真是帝国发布的通

缉令上那个马尔斯王子的话，那么现在他才是最佳的猎物。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候，“厄运”奥古马赶到了。

“希达殿下，马尔斯王子，请你们赶快退下！”

奥古马大叫着朝那巴尔砍了下去。只见那巴尔从容不迫地以双剑挡在面前，接下了奥古马的这击重斩。

“看来本事没有退步啊……”

两人以面抵面，互不相让，同时又感叹着对手的剑术。

“别这样，奥古马，他现在是我们的同伴了。”希达赶快上前阻止。

同时，认为眼前的两人动弹不得的山贼们，一齐冲了上来。

两人迅速地将剑收回，一刀便将最先冲上来的山贼砍倒在地。之后背靠着背，以锐利的眼神紧盯着企图将他们千刀万剐的山贼们。

见同伴一瞬间便被放倒，山贼们先前的汹汹气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他们便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体验到了这两名剑士的真正恐怖……

马尔斯趁机带着希达退到了山贼的包围圈外。虽然他一度想要出手援助，但随即便发现此时贸然冲进剑术高超的剑士们的战斗中无疑是多余的。

对于奥古马那刚猛凌厉的剑法来说，使用两把武器完全没有必要；相对而言那巴尔的二刀流则让双剑的挥动有如剑舞一般华丽，这是奥古马的剑术所无法媲美的。于是马尔斯决定不再上前妨碍两人，和希达一起专注地保护朱利安和蕾娜。

当多加等人随后赶到时，大半的山贼已经死于那巴尔两人的剑下，幸存的人也已身负着重伤逃之夭夭。

“不要紧吧，殿下？”多加一脸担心地跑上前来。

“是的，多亏有了他们的帮助。”马尔斯一边收剑一边应道。他的视线正朝着两位剑士那边。

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奥古马和那巴尔二人之间还继续保持着一种奇妙的紧张感紧盯着对方。

“谢谢你。你就是被称为红之剑士的那巴尔是吧？”

马尔斯带着希达一起站到了两人之间。如此一来，两人也不得不收剑停战。

“阿利提亚的马尔斯王子殿下，以及塔利斯的希达公主殿下。”

紧跟着，奥古马向那巴尔报上了两人的名字。

“王子和公主么？对于战斗来说你们都还太年轻了。”

那巴尔上下打量着两人，掂量着两人的分量。

“你说的对。我们对战斗都还太不熟练，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像你这样出色的剑士。你的剑应该面对真正的敌人。我希望你的剑能够为人民而挥舞。”

“我也请求你。”

马尔斯和希达一起向那巴尔恳求道。

“我没有理由拒绝了。但是，我可不像一般的佣兵那么便宜。”

那巴尔仿佛已经放弃了拒绝的念头一般答道。希达感激地向他道谢。

“昨日为敌，今日为友啊……这变化还真是奇妙。”

奥古马像感慨似的喃喃自语道。

“对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多加指了指还蹲在角落的朱利安和蕾娜，问道。

那巴尔开始对众人说明了二人逃亡的缘由。不过途中由于朱利安几次主动插话向大家介绍自己，那巴尔便再度缄口不言了。

“你没有丢下他们不管而是跟着过来了？

真是一点都没有变的家伙……”

奥古马听完朱利安的话后，对着那巴尔唧咕了起来。

“如果要消灭萨姆西安的话最好趁早。如果给了他们充足时间加强防卫那事情就棘手了。”那巴尔对奥古马的话充耳不闻，只是催促马尔斯尽快行动。

如果那些逃脱的山贼回到了据点里，那么马尔斯这一次的奇袭行动就会被敌人察觉。马尔斯赶紧下令再度进军。

令人意外的是蕾娜主动要求自己与马尔斯一行人同行。毕竟一旦开战的话，就免不了会出现伤员。于是，蕾娜就这样加入了阿利提亚军，当然了，朱利安依旧陪伴在她的身边。

虽然马尔斯的部队因为预料之外的遭遇战而耽误了时间，但当他们到达山贼的据点时，却发现杰根带领的骑兵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城寨并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了。

凭借着摩洛多夫的进言，杰根谨慎而周到地配置好了兵力后，独自装扮成一名旅行的老兵作为诱饵接近了城寨。在支付了通行费后，山贼们放心地打开了城寨的大门。以开门为号，哥顿和卡西姆两位弓手立刻开弓干掉了守门的山贼，以确保寨门不会再度关闭。剩下的，便是由卡因、阿贝尔等骑士来大显身手了。结果没过多久便攻陷了城寨。

“全军，开始攻击！”

马尔斯手一挥，指着海曼固守的据点向全军下达了命令。相比先前的城寨，进攻区区一个据点要容易多了。在熟悉据点内部环境的朱利安和那巴尔的带领下，马尔斯军轻易地冲进了内部。对山贼们来说，没有比那巴尔投敌这件事更加令人恐怖的了。熟知他的本事的人，甚至连和马尔斯军战斗的勇气都丧失了。

没过多久，马尔斯军便成功歼灭了山贼一团。战斗的胜利固然令人喜悦，但是，这只是他们旅途上一个小小的关卡而已。

进军奥尔良——这是马尔斯军的下一个目标。而那，才意味着马尔斯真正考验的开始。

不是与海贼或山贼的战斗，他所要面对的，是全副武装、训练精良的庞大军队。

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待续





零

—ZERO—

原著/雏咲真冬 译/夜蓝

第一章

“要不要试着做一下将游戏改编成小说的工作？”

之前曾经因为杂志的取材而一起工作过的编辑井冈先生给我打来了电话，那是2002年初春的事情。

一般来说，某些游戏大受好评的话，它们的爱好者大多会希望接触与游戏相关的更多东西，于是这些游戏就会被改编为小说，甚至还会出版专门的系列丛书，即便是像我这种对游戏不太了解的人也知道。但是我原来以为，这种小说都是由类似剧本作家这样的人和游戏相关人员来执笔完成的。“没有那回事啦。为了获得和游戏不一样的风格，请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来写也是很常见的。”对于我的这个疑问，井冈先生回答说，“对于我们出版社来说，今后也想在游戏改编小说方面加大投入，所以最近正在寻找新的写手。”

“但是找我这样的人来写也可以么？”

“当然可以了。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学生时代曾经写过小说，所以才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是一名外勤记者，偶尔会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学生时代确实参加过文艺部，在同人志上也刊登过几次自己编写的故事。当初和井冈先生共事的时候在无意中闲谈，曾被他问道：“写过小说吗？”……于是，我就说出了那样的话。虽然这么说，但其实我也就只是业余水平而已。当然，我一直非常憧憬着能够成为职业作家。

察觉到我的沉默，听筒那头的井冈先生压低声音说：“拜托给身为记者的你确实有些失礼，但是我还是觉得或许可行。那么……你不想接受这份工作吗？”

“怎么会呢。请您务必交给我来做吧。”我紧握着听筒，连忙说道。

“太好了。那么我们马上和游戏制作人员交涉一下吧，我想明天先开个碰头会，你有时间吗？”

“嗯，没问题。”

“那么明天下午2点，我们去拜访游戏制作人员吧。地点在市谷，明天下午1点50分我在JR市谷车站的出站口等你。”

我应承着，道谢之后挂上了电话。刚一放好听筒，我的背部肌肉就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可能是过于惊讶的缘故吧。

我真的能做游戏改编小说之类的工作吗？像我这样的外勤记者会被人问起是否能改编小说，这本身就够让人吃惊的了。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成功的话，我就可以发行印有自己名字的单行本了。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杂志上登载过几次有我署名的新闻，但发行单行本才是我的梦想，并且一直都仅仅是梦想而已，而这个梦想说不定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然而——

第二天，住在一起的妹妹不知为何想要阻止我去参加碰头会。

“不要去参加那个碰头会。”

她很突然地对我这么说，语气中透着一股哀求。

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亲人就只有这么一个妹妹。而且我知道妹妹也是将我视为至亲。尽管如此，我和妹妹之间却仍然有着某种程度的距离感。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事情远比我想象中的复杂，所以我也渐渐变得急躁起来。

妹妹和我说话时总会不知不觉地低下头，声音也会渐渐变小。当然这也不能怪她，因为每当觉察到她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的态度就会变得很冷淡。不过，迄今为止她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插过嘴，而且我也没有跟她说过任何关于这次改编小说的事，可她现在却突然劝我不要去。

“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妹妹一副担心的表情看着我，话说到一半就不再说了。不一

会儿，她以很微弱的声音又嘟哝了一次。

“……求你了，不要去。”

我看得出她有些害怕，可她究竟害怕什么呢？这让我有些心神不宁，既然她说出了这样的话，那就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当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出现时，我马上强迫自己打消了它。

“我还是要去，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工作，不能就这样拒绝，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这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这句话与其说是对着妹妹说的，不如说是我在劝说自己。

我真实的想法就是，关于这件事不想再和妹妹作更多的讨论了，虽然我明白原因……不，关于这个，我也不想提及。我强迫着自己无视妹妹向我投来的关心的目光，大踏步走出了家门。

※ ※ ※ ※ ※ ※ ※ ※ ※ ※

我准备搭乘地铁前往市谷车站，这条路线我平时没有走过。

走在通往地铁站的楼梯上，我的心中忽然萌生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是和什么东西产生了共鸣一样发出嘈杂的声音。

没什么，只是心理作用而已。

我在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声音又刺入了我的耳中。

那不是人类所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刚一入耳，就仿佛剧烈地逆向穿梭在我的神经当中，令我感到特别不舒服。与此同时，在我视野范围的角落，一个白色的影子迅速飘过。

普通人听不到的声音，还有不应该看见的影子，我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些东西。我想要试着抛开这种想法，却渐渐地感受到一种不协调感，甚至连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买了票刚一进入月台，我就在附近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此时我的心跳变得更加激烈，就像被什么东西追赶一样。我感觉整个月台像是一个古老的洞穴，我之前没有来过这里，可是就好像所有的空气都想要把我封闭在地下一样，实在是令人感觉厌恶。我甚至感受到一股看不见的邪恶力量，正在将我向地底深处拖拽而去。

不行，不能再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

正当我从长椅上站起身打算逃出去时，地铁伴随着喧嚣声终于进站了。

我重新打起精神，乘上电车。刚走进车厢，就在我擦拭汗水并调整呼吸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在只有零星几个乘客的车厢内，作家高峰老师和他的助手平坂巴小姐就坐在离我非常近的座位上。

我收起那份不好的心情，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一躬。

高峰老师就是写了好几本畅销书，如今更是大名鼎鼎的悬疑类小说作家高峰准星，他曾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和高峰老师大概是在1年前认识的，当时高峰老师以讲师的身分被招聘到我就读的记者培训学校。在那之前，我就是高峰老师的小说迷。因此，比起其他老师的课，我更热衷于攻读高峰老师的课程。老师所教授的课程是新闻报道，那个时候他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说我的作品很优秀，并且还询问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是否愿意协助他工作。

不光是悬疑类小说，高峰老师对其他文艺作品也非常感兴趣。那个时候老师已经决定了要去取材旅行，他还邀请我作为他的助手同行。培训学校的学习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即将面临求职活动，在这种时候受到自己崇拜的人邀请，这让我喜出望外。不过，同时我也对自己是否能胜任感到十分不安。

高峰老师看着我说道：“要不要一起去啊，机会是转瞬即逝的，一旦错过一次，之后就绝对抓不住了。你是有才能的人，所以我才跟你这么说。”我被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在培训学校毕业的同时，我就作为老师的助手参加了那次取材旅行。我努力工作，老师也

始终很平易近人，对我提出的那些不成熟的意见也并不加以指责，而是耐心地倾听。之后作为这次旅行的成果而出版的小说《弁明之书》成了众所周知的畅销书。

从那以后，我就以类似高峰老师弟子的身分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托老师的福，我才能以记者作为职业生涯的开端，并走到今天。说起来，今天下午要去见面的井冈先生也是在高峰老师的介绍下而认识的。

我站在高峰老师面前，为自己久疏问候而向老师道歉。

"不要像外人似的那么客气。来，坐吧，虽然这座位也不是我的。"高峰老师一边坦率地笑着，一边指着旁边的座位。我微笑应承着，坐了下来。

"最近还好吗？"坐在老师另一侧的平坂小姐对我说。

平坂巴小姐是高峰老师的助手兼秘书，是一位大概二十七、八岁的美女。据她本人说，她是比我还狂热的高峰老师的小说迷，大学一毕业就跑到老师的家里，半强迫性地成为了老师的助手。

不过高峰老师说："她其实很优秀的，本来决定要去一流的大企业就职，我硬是拜托她，才来当我的助手的。"谁说的才是真的呢，可能两个人说的话都包含了一些事实吧。

实际上，平坂小姐自己也在写小说，甚至还获得过几次新人奖最终候补之类的奖项。我也曾经拜读过她写的文章，在保持女性所特有的纤细感的同时，也有即使像我这样的男性读起来也会大吃一惊的大胆描写，她的这份才能让我既吃惊又佩服……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高峰老师对着在发愣的我问道。

我连忙把事情的原委跟他们说了一遍。

"很好啊，那么这应该是你出道的作品了。"平坂小姐说。

散落地坐在车厢里的乘客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边。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边低下头，一边谦虚地说："说起来，好像故事情节什么的都是既定的，所以才会委托我这样的人。"

可是高峰老师马上用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有那种想法的话，会让你裹足不前的。将既定的东西改编成其他媒体作品，反而会有比创作原创作品更难的情况。举一个比较老的例子，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就运用自己的能力将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的小说《教父》改编成了经典的电影，像这种事例还有很多。"

这些话像是一盆冷水一样迎面向我泼来，我感到羞愧难当，只能低下头说："对不起。"

我本来是想在高峰老师面前表现得谦虚一些，可是这些话却说得有些大言不惭，真是让我羞愧不已。

看到我这副窘迫的样子，老师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体贴地说道："我明白你的心情，你一定是感到不安了吧，所以才会不知不觉地说出了没有经过考虑的话。"

听了老师的这番话，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同时胸中流过一股暖流。能够有这样优秀的老师，我真是太幸运了。

不一会儿，电车到达了市谷车站。我和高峰老师、平坂小姐约好了要保持联系，然后走下了电车。

到了JR市谷车站的出站口，井冈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了。他大我十岁左右，头发染成了茶色，外表看起来很年轻。我们俩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在井冈先生的催促下默默地在人群中穿行。

怎么说对方都是给我工作的人，我好歹说几句应付场面的话也好啊。可我天生就嘴笨，不会做那种事，我总是这样，我也讨厌自己这一点。我是比较认生的人，而且还非常严重——我在学生时代曾经做过接待客人之类的兼职，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就是不能很好地应对客人，甚至最后只做了3天就

被炒鱿鱼了。

"好像很恐怖的哦。"井冈先生一边走着一边说。

我没明白他说的意思，"什么？"我反问道。

"我说的是想要拜托你改编成小说的那款游戏。游戏名叫《零 ZERO》，好像是一款恐怖游戏。"

"你已经玩过了么？"

"不，还没有。今天应该可以借来β版。"

"β版？"

"哦，可以说是发售前的一个试玩版。你有PS2么？"

"嗯，我妹妹有。"

"啊，你还有个妹妹啊？"

"之前应该跟您说过的，我和妹妹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啊，这样啊。之前听的时候只是想到了你不是一个人住而已，哈哈。"

我也跟着苦笑了一下。我和妹妹生活在一起这件事情以前就和井冈先生说过了，并且我还清楚地记得井冈先生在听了之后还跟我开玩笑说："哇，不错啊。下次有机会给我介绍一下吧。"

这么说起来，以前和井冈先生共事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一次，我将录有某个电视节目的录像带借给了井冈先生，可是过了好久都没有还回来。虽然觉得有些伤和气，但我还是很委婉地催促了他一下，可井冈先生却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当时给女儿录动画片的录像带没有了，就把那盘带子用上了。"大概这次也是一样忘记了吧。

※ ※ ※ ※ ※ ※ ※ ※ ※ ※

今天要去拜访的游戏制作公司就在距离车站很近的地方，走路只需要花5分钟左右。我也想过大概是写字楼那样的地方，到了才发现那是10层的豪华大厦，正门大厅处甚至还有接待小姐。在井冈先生填写来访登记的时候，我无所适从地站在一旁，忽然又开始紧张起来，这都是因为我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而且我还在想，这次改编小说的工作真的会交给我来做么，这让我更加忐忑不安。

报道和采访之类的登载过的新闻复印件我都能拿出来给他们看。可是要说小说的话，我可没有任何实际的成绩。我甚至想把学生时代的同人志也带过来，可是我重读了一遍，发现那时我写的文章有点太幼稚、太不成熟，那种玩意是不能给别人看的。渐渐地，我又开始厌恶起自己来了。

几分钟后，首先出现在大堂里的是一位名为月原的妙龄女性，她和井冈先生好像之前就认识，两个人开朗地打着招呼。月原小姐身穿深蓝色的职业套装，一眼便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才女气质。看到我还在一边傻愣愣地看着，井冈先生连忙向我介绍。

我急忙从夹克的口袋里掏出名片。站到月原小姐的对面将名片递了过去，她一看到我的名片，马上露出了一副惊愕的表情，抬起头来凝视着我的脸。

"怎么了？啊，难道他是月原小姐喜欢的类型？"井冈先生看到这一幕，跟月原小姐开起玩笑来。

月原小姐恍然醒悟过来，"对不起，只是……"她吞吞吐吐地说道，随即就露出一副笑脸说："啊，请这边走。"她招呼我们进了电梯。在电梯中，我觉得月原小姐还是有些不自然。难道是我无意中做错了什么事么？在紧张的同时，我又感到有些困惑。

她带着我们走进一间空无一人的会议室，会议室正中放置着几张围成四方形的办公桌。我挨着井冈先生，在靠里面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不一会儿，进来了两个男人，好像井冈先生也是和这两个人初次见面的样子。我们站起身来，同时交换名片。从名片上得知，这两个人是游戏的导演北池先生和负责游戏剧本的柴口先生。



两个人大概都是三十岁左右，北池先生很瘦，看上去相当沉着冷静，他嘴角带着微笑，有种从容不迫的感觉，细长而清秀的眼睛，让人觉得有些冷淡。也可能是因为穿着剪裁非常合体的西服的原因，虽然年轻，但是也给人一种导演所应有的感觉。柴口先生却正相反，稍微有些胖，比较不修边幅，长发显得有些蓬乱，穿着皱皱巴巴的质地很粗糙的夹克，戴着一副银边眼镜，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向上翻着，让人感觉很神经质。

看上去对照很鲜明的两个人一看到我的名片，脸上的表情都为之一变。柴口先生好像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吃惊地看着我。北池先生的态度却不一样，他看着吃惊的柴口先生，脸上不知为什么露出了微笑。

"很吃惊吧？"月原小姐说。

"那个，不好意思，这是您的本名么？还是您的笔名？"剧本负责人柴口先生问道。

"是我的本名。"

"请问应该怎么读？"

"HINASAKI MAFUYU。"我将自己的全名报了一遍。

我的名片上用汉字写着雏咲真冬。这个名字确实很少有，所以我经常被人询问名字的读法，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这是怎么回事？"柴口先生向北池先生问道。

可是北池先生很悠然地说："啊，这种事很正常啊。"

"怎么会正常……"柴口先生不再说话，目光又落在了我的名片上。

"这是怎么了？雏咲的脸上有什么东西么？"井冈先生也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连忙询问道。

"对不起……可是，竟然有这种事情！"柴口先生虽然道了歉，可脸上还是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有关这个游戏的资料还没有给你们吧？"月原小姐向井冈先生问道。

"嗯，只知道是日式风格的恐怖游戏，名字叫做《零 ZERO》，除此之外其他一无所知。"

"那么，请看看这个。看过之后你就能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惊讶了。"月原小姐说完随即拿出一个很大的信封。

我和井冈先生一坐下，就开始浏览装在信封里的文件。那都是一些关于游戏《零 ZERO》的资料。开头的几页是角色介绍，看过之后我就不禁瞪大了双眼。游戏的主人公是一名十七岁的少女，在她名字的地方赫然写着"雏咲深红"。在汉字的上面还标注着名字的读音"HINASAKI MIKU"。这和我的妹妹是同名同姓。让人吃惊的还不止这个，设定中主人公还有个哥哥，名字叫"雏咲真冬"，读法是"HINASAKI MAFUYU"。这个角色和我是同名同姓。

"这不是在开玩笑吧？"井冈先生问道。

"请看下一页的角色图片。"在月原小姐的催促下，我翻到了下一页。

"多边形构建的人物模型啊。呃……嗯，不会吧？这主人公的哥哥真冬，和雏咲先生也太像了吧！"井冈先生拿着资料，对比着我的脸看着。那个角色确实是跟我极为相似，虽然因为是由多边形建模而稍微有些不协调感，但无论怎么看，给人的感觉都是以我本人为模特来进行制作的。比这更让我吃惊的是主人公——雏咲深红跟我的妹妹深红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感到惊讶的原因，你们应该明白了吧。"月原小姐说。

"别开玩笑了。是不是从一开始你们就串通好了？"井冈先生露出了暧昧的笑容，目光不停地在制作小组那三个人和我的脸之间移动，好像要拿我和他们做比较一样。

"我们并没有串通哦。请想一下，指定雏咲先生来负责这个作品改编小说工作的人不正是井冈先生您么？"月原小姐说。

“啊，对啊……这么说，难道你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雏咲先生的名字和照片，才拿来用的么？”

“那根本不可能，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肯定会首先取得雏咲先生的许可。是吧，北池？”柴口先生说道。

北池先生说了句“当然”，还点了点头。

“但是，那样的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井冈先生一脸狐疑，抱着胳膊。我继续看着关于角色设定的文章。

雏咲深红·HINASAKI MIKU

十七岁。继承了灵力很强的雏咲家的血统，所以可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平时在和朋友们的交往中，无法从内心深处和大家融洽相处。能让她敞开内心的，只有可以理解她能力的哥哥真冬。

雏咲真冬·HINASAKI MAFUYU

二十一岁，记者。深红的哥哥，了解深红的能力，而且是惟一一个能够理解她的人。对父母双亡的深红来说，他是惟一的亲人。

看完之后，我忽然觉得浑身发冷。这竟然和我们兄妹的真实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么？关于我们的灵力，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更不用说雏咲家有着敏锐灵力的血统这样的事情了，那是绝对不可能让其他人知道的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真的是偶然么？”井冈先生问道。

柴口先生重重地点了点头：“当然了。这些设定是我一个人做的，名字、角色的性格什么的都是我一手包办的。我和雏咲先生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虽然这么说有些失礼，不过之前我确实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柴口先生的口吻非常坚定，让人无法怀疑这话的真实性。

如果是只有名字一样的话，还可以解释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过有我署名的新闻，于是不知不觉中就拿来用了。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关于深红又该如何解释呢？连容貌都长得一样。更重要的是我们兄妹绝对不会让外人知道的，埋藏在心底的灵能力呢！

有个词叫synchronicity，可以翻译成同步性，也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偶然的一致。但是现在的情况，即便原本就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也不会一致到这种地步吧？

让人惊愕的事情，还远远不止如此，登场的角色除了雏咲兄妹之外，接下来还写着这样的人物。

高峰准星·TAKAMINE JUNNSEI

四十二岁，悬疑类小说家，也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除了神秘类小说之外，还创作过其他文艺类作品，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曾因为工作的原因，和真冬一同去取材旅行，两个人就是从那时认识的。他在工作上给予了父母双亡的真冬很多帮助。

平坂巴·HIRASAKA TOMOE

二十八岁，高峰的助手兼秘书。自己也在进行写作活动，虽然是在高峰的门下进行创作，不过她的目标是能够成为独立作家。

高峰老师因为是名人，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平坂小姐也在杂志上出现过很多次，所以即便被游戏制作人员知道也不足为奇。但是他们和我，不，是和游戏中的那个雏咲真冬的关系，和现实中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完全一样的。

想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想法，于是我说：“提出这个游戏创意的人是高峰老师吧？”

听了我的话，柴口先生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提出这个游戏创意的人，应该是高峰老师吧。并且也是老师让我来做这次改编小说工作的吧？”我向井冈先生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关于妹妹灵力的事情，我也曾经向高峰老师透露过一些。对，不会错的。除了高峰老师之外，没有人能做出和我们兄妹如此相似的设定了。但是，要是那样的话，老师也应该事先通知我一声啊。



关于我们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妹妹深红的灵力，我应该跟老师说过很多次了，请他一定要保密。他就这样擅自使用在游戏的设定中，让我觉得有些生气。虽说我受了老师很多照顾，可是将我的隐私作为游戏的设定暴露出来是没有道理的。把我们作为素材，至少也要将姓名和容貌变换一下吧，这是最起码的礼仪啊。老师大概是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才会联系井冈先生安排我来做这次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理解，刚才在地铁里的相遇，真的是偶然么？也许是他们知道我要去开碰头会的时间，特地乘坐那趟地铁也说不定。如果在车里看到我的话，就那样和我打招呼；如果没有看到我的话，也许他们就会下车在站台上等着我出现。

“即便如此，把我的隐私暴露到这种地步，你们还是侵犯了我的权利啊。”我压抑着心中的不悦说道。

“请等一下。我们真的不知道关于你的事情，这完全是偶然的。”柴口先生说道，求助一般地看着北池先生。

北池先生一边把身体深深地坐进椅子里，一边用很平静的声音说：“当然了。”

比起柴口先生吃惊的态度，北池先生这种奇怪的平静更让我感到生气。

“所有这些都是高峰老师一手策划的吧，刚才我在地铁里还遇到他了。”

“对不起，你所说的高峰老师……是谁啊？”北池先生一脸认真地问我。

“谁……谁？”我一时间说不出话。

虽说游戏和小说是不同的领域，但是总该听说过大名鼎鼎的高峰准星吧，更何况他本人也在游戏中登场了，不应该不知道啊。不光是名字，用多边形描绘出的角色照片也和高峰老

师一模一样，还有平坂小姐也是如此。

我用沉默表达着我抗议的心情，扭头望向井冈先生。可是井冈先生却用不明所以的表情，反问我说："你刚才提到的名叫高峰准星的作家，也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么？"

"连井冈先生也……"我彻底无语了。

如果他为了表明给我介绍这个工作的人不是高峰老师而装糊涂的话，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井冈先生连高峰老师的存在这件事本身也打算否定吗？

这些事太令我惊讶了，井冈先生他们好像也感受到了我的气愤。

"这个名叫高峰准星的作家真的存在吗？"井冈先生一边说，一边依次看着月原小姐、北池先生、柴口先生的脸。可是三个人却只是闭口不言。过了一会儿，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柴口先生开口说："绝对没有那种事情。刚才我也说过了，游戏中角色全部都是我创作出来的。"

"但是你没理由不知道高峰老师吧，就是那个畅销书作家高峰准星老师啊！正因为他，你们才会把我用在游戏中的啊！"

"我也感到很震惊。如果事先知道你的名字，还有长相什么的话，我们会变换一下再应用到游戏中，绝对不会给现实中的你添麻烦。"紧接着柴口先生的话，北池先生继续说道。

"这是事实。关于你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还有那个叫高峰准星的作家，也没有实际存在的人物作为参考。"

尽管北池先生也这么说，我却觉得他给我一种早有准备的感觉。游戏导演这类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态度？或者是他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看来，与吃惊之后才明白的柴口先生不同，北池先生很明显事先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那么，事到如今你们还要说这游戏的设定都是架空的么？"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连我自己都觉察出来了。从来不会表露出愤怒的我，也终于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

"雏咲先生，请你冷静一下。这确实是偶然，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游戏中会有一个和您同名同姓的人物登场的话，在委托这次改编小说工作之前，我们就会跟您确认这件事情的。"

"那么高峰老师又怎么解释？"

"我不认识这个叫高峰的作家。真的，请你相信我。"井冈先生一脸认真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要装糊涂到这种地步？这无法使我平息心中的愤怒。令我费解的是为什么大家要统一口径来否定高峰老师的存在呢？

"对不起，您这里有能够上网的电脑么？"我问道。

"你想做什么？"井冈先生担心地问道。

"我要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高峰老师的名字。那样的话，你们就能明白了。"

"可是，即使做那样的事……"

井冈先生的话被北池先生自信地打断了，"好啊，请吧。"

北池先生随即让月原小姐拿来笔记本电脑。我接上网线，打开了检索的网页，输入"高峰准星"，然后开始搜索。像高峰老师这样的名人，马上就会显示出一排的相关网页。

可是，结果却与我想的截然相反。

『找不到和您的查询"高峰准星"相符的网页。』

显示器上出现的这行字让我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

我又试着输入"平坂巴"开始检索。因为比起高峰准星，平坂小姐的名字比较常见，所以搜索到了几个网站，但是那些人全都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我确认了一下是不是字写错了，又重新输入了一遍，还是一个相符的网页都没有。我又打开另一个搜索引擎，重复操作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联的网页。

我决定换一种方式，于是立即进入了在网络上贩卖书籍的网站。我想，只要在作者名一

栏中输入“高峰准星”，就会显示老师的作品吧。可是，结果还是一本都没有。

“怎么可能……”

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找到高峰老师的名字，我试着查询书店过去的畅销书排行榜，老师的作品曾经位居最佳销量排行榜前十名的首位，于是我打开了那个时期的书籍销量网页。记忆中的一些新书都被列举了出来，而唯独没有高峰老师的作品，就像是有人故意将他抹消一样。不对，从庞大的网络世界中，不光是将“高峰准星”这个名字，甚至连这个人的存在事实也被抹消这样的事是根本不可能的。难道说叫高峰准星的作家在这个世上真的不曾存在过吗？

“不应该是这样啊。高峰老师啊，就是那个畅销书作家，把我介绍给你的那个高峰老师啊！”我像咆哮一般对着井冈先生喊道。但是井冈先生却阴沉着脸，一脸不快的表情，这让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刚才在来这里的地铁上我还遇见老师了呢，他和平坂小姐在一起，是真的。”

是真的，相信我吧……

我像是祈祷一样，看着制作组的人。

“雏咲先生，你知不知道你所认识的那个高峰老师的住所和电话之类的联系方式。”北池先生用非常冷静的口吻对我说道。

对啊，还有这个办法啊。

我连忙从手提包中拿出手机，找出通讯录。高峰老师的住宅和工作场所，还有平坂小姐的住宅电话，我都记录过。但是此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两个人的电话号码消失了。

我连忙又从手提包中拿出随身携带的通讯录，翻找起来。可结果还是一样。我为了方便修改都是用铅笔来记载通讯录的，可是关于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我却什么都没有写。不仅如此，顺序也确实是按照原有的排序排列着，一点也看不出被抹消窜改的痕迹，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被消除得一干二净，好像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样。

“雏咲先生，给你的妹妹打个电话，问问她怎么样？”北池先生说。

于是我急忙查找深红的手机号码，可是本应该储存过的深红的手机号码也不见了。

*难道是我不小心删除了？*我凭记忆按下了深红的手机号码，可是，听筒那边传来的却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这样的录音。

连深红也消失了？

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我无力地将头垂到桌子上。

我完全搞不明白，所有的状况都让我陷入了只能认为是自己搞错了的事态当中。

“……《零 ZERO》的设定，真的都是虚构的么？”井冈先生喃喃道。没有回答，只有令人感到压抑的沉默。半晌之后，负责剧本的柴口先生终于开了口。

“其实……”

我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柴口先生。

“就像我刚才说的，游戏中的角色全部都是我创作出来的。”

“但是，现在我……”我反射性地插嘴。柴口先生伸出双手制止了我，然后继续说道。

“请、请等一下。的确，眼下雏咲真冬先生因为出现了和自己完全相同的角色，而有可能无法相信。但是这个游戏——《零 ZERO》的舞台的宅邸是有参照物的。请您看资料的第三页。”

我马上翻开资料的第三页，上面记述了游戏《零 ZERO》的梗概：

冰室邸——在附近的村民中，这间宅邸由于过去发生的数起事件被公认为是一个不祥之地。很久以前，发狂的冰室家家主将族人全部斩杀，之后搬来的一家人也神秘失踪，而在近年来还在此地发生了五马分尸的诡异惨死事件。每个事件都被认为是和这间宅邸有关。人气作家高峰准星将这个冰室宅邸之谜作为下一个作品的题材，于是他和助手平坂巴、责任编

辑绪方浩二一起为了取材而前往冰室邸。可是，他们走上的却是一条不归路……

“这个叫冰室邸的大屋确实存在吗？”我问柴口先生。

“在我的老家，有一个和这个很像的宅邸。在我小的时候有传言说那是个鬼屋。在进行这次企划的时候，那间宅邸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本以为早就被拆毁了，给老家的妈妈打了电话之后才知道那屋子至今还在，所以就回去进行了取材。差不多相隔20年了，我这算是故地重游。”

“那确实是个非常恐怖的宅邸，对这一点我可是非常有自信的。”北池先生看着我，咧嘴笑了笑。

非常有自信？虽就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但是现在开口问的话又显得很失礼，所以只好保持沉默。

柴口先生继续说：“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婆独自看守着那里，不过她在10年前死了，从此那里就变成了空房子。我联系了一下管理这间大屋的房产公司，然后就去那里进行了取材。”

“取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么？”井冈先生探出了身子。

“那倒也没有。”柴口先生虽然这么说，我却觉得他像是隐瞒了一些事情。

月原小姐像是要扭转这种沉闷的气氛一样，忽然说道：“就是因为去那间宅邸取材，才会想到这次的这些角色吧，柴口先生？”

“嗯，是的。”

“也就是说，主人公深红、和雏咲先生同名同姓的哥哥、还有叫高峰的作家都是在那间宅邸中得到的灵感了？”

面对井冈先生的问题，柴口点了点头说：“虽然说起来很奇怪，当我走在那间宅邸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些名字就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了。于是我就急忙记录了下来。是吧，北池？”

“是真的。参加那次取材的有我和柴口，另外还有一个插画师，一共去了三个人。那宅邸里即便是白天也很阴暗，我们一边打着手电一边走，突然柴口就蹲了下来，在笔记本上不知写着什么。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看了一下，只见他写下了好几个名字……于是那些名字就被原封不动地使用到了游戏中。我原以为这是别出心裁的名字，万万没想到真的有同名同姓的人。可是……”

“还有其他的事情么？”

在井冈先生的催促下，柴口先生说道：“不只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些名字。插画师看了我写出的名字之后，说突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些影像，于是他就画出了素描。啊，虽然那时只是简单的草稿，不过这次用多边形建模的角色就是基于那个修改之后创造出来的。”

“那么，名叫雏咲真冬，和雏咲先生相同的名字在你的脑海中浮现之后，插画师随即就画出了和雏咲先生一模一样的人物了，是这样吗？”井冈先生问道。

北池先生和柴口先生都点头表示肯定。

“这样看来只有走一趟了。”井冈先生提高了声音。

“走一趟是指……”月原小姐问道。

“还用问么，当然是去那间宅邸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去了那间宅邸之后，不光在脑海中浮现出雏咲先生的名字，甚至还有容貌什么的。而且连雏咲先生说的在现实中见过的作家都浮现出来了。”

“但是，我并没有夸张，我说的都是事实。”北池先生说。

“对不起，我并不是怀疑你。既然在那间宅邸中发生了如此莫名其妙的事件，这就说明那里有问题。如果解谜的关键在那间宅邸里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亲自去一趟了。是吧，雏咲先生？”井冈先生一脸兴奋地看着我。我没有回答，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

那间宅邸确实令我心神不定。但令我恐惧的却远非如此。不仅仅是高峰和平坂小姐，连我妹妹深红的存在都像是幻觉一样消失了，就好像只剩下我孤独一人走进了这个叫做《零ZERO》的游戏世界中一样。

我想要尽快回家见到深红，还想确认一下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的事情。如果不先确认这些事情的话，我的头脑里就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其他事情。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可以先告辞么？"我小声对井冈先生说。

井冈先生看到我这个样子，担心地看着我说："这样啊，我知道了。这些资料你先拿着，回去之后请好好看一下。"

"可以的话，游戏的β版也给你吧，和正式版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月原小姐递过来一张光盘。

我把光盘连同资料一起收好，拉着井冈先生，像逃跑一样离开了那幢大楼。到了市谷车站，我急急忙忙地跑向通往地铁的楼梯。

井冈先生在我身后大声地说："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请好好考虑一下刚才说的去那间宅邸取材的事情。"

※ ※ ※ ※ ※ ※ ※ ※ ※ ※

我心神不宁地走到了家门前。可就在我站在玄关前准备先进行一次深呼吸再开门时，我突然发现了某件事情。

这件事让我终于明白，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已经被完全改变了……

在玄关的金属板上本应该贴着深红用签名笔写的门牌，门牌上写着"雏咲真冬 深红"两个人的名字。可是，现在贴在玄关上的，是用我的笔迹写着"雏咲"的门牌。

心脏好像破裂了一般，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昏昏沉沉地走进了屋子。

本应该是深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此刻却四处散落着垃圾和食物的残渣，怎么看都是一个单身男子住在这儿的感觉。没有一点痕迹能让人联想到深红，她喜欢的马克杯、牙刷、衣服、写字台……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不，就好像从开始就不存在一样，只有我的东西占领了这个屋子。

找别人商量一下吧。

我头脑中浮现出这样的念头。可随即我就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我们兄妹俩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总是和对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性格都比较内向，然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特异"力量"。

那所谓的"力量"，就是通常被称为灵力的东西。

虽然我也拥有这种力量，但是妹妹的灵力比我更强。这都是从几年前就去世的妈妈那里继承来的，虽说是去世，但坦白地讲，其实妈妈是自杀身亡的。她对自身所拥有的灵力感到厌倦，并且她知道我和深红也继承了这一能力，然后就陷入了半精神失常状态，最终选择了自杀。

我并不怨恨她留下我们俩独自撒手人寰，甚至觉得她也是被逼无奈的，我认为她一直都在忍耐着，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虽然我没有问过深红，不过她应该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吧。不管怎么说，妈妈自杀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和深红的存在。可是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对别人说的。

很多人都对灵力这种东西感兴趣。特别是在像深红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们当中，有人憧憬自己能够拥有敏锐的灵力。但是，这些人全部都是叶公好龙而已，也只是憧憬一下罢了。如果真的是灵力很强，能够看到普通人绝对看不见的东西，频繁地感受到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的话——又有多少人能忍受呢？不，这还不是最坏的地方。暴露在他人好奇的目光中还算是好的，要是被人用奇异的目光盯住，不久他们就会对你毫不理睬，那种痛苦真的是……不过，我也好深红也好，还都没到那种地步。

这些都是母亲生前跟我们说过无数次的事情。每次听妈妈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深红那眼中含泪的悲伤表情至今仍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正是因为这样，对于母亲的死，我们虽然悲伤，但却能够以平静的心态来坦然接受。因为我们知道对母亲来说，那是种解脱……所以我们总是和别人保持着一定距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深红对我非常信赖，可是我对她却渐渐变得漠不关心，因为我觉得很害怕。和深红一样，我也对那种力量感到十分苦恼，但是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这让我一直都处于挣扎的状态。被深红所依赖，而自己又不能做出回应，这令我懊悔不已，也让我们两人产生了隔阂。她的不安，她的孤独，她的寂寞，我都感同身受……

这时，白天深红在我出门前阻止我的情形忽然又在我头脑中鲜明地浮现了出来。

*她预料到了会出现这种事态，我应该听从她的劝告。不出门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陷入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中。*虽然这么想，但是随即一种否定的想法在我心中蔓延开来。即使我不去参加这个碰头会，我也迟早会被卷进像这次这样的事情中，这是无法逃脱的。假如我没有接受这次改编小说的工作，《零ZERO》这个游戏也会如期发售。那样在我们兄妹不明所以的情况下，以我们作为登场人物的游戏迟早也会成为话题。然后那种传言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的命运就是早晚都要被卷进去。

在游戏中，不光是我们兄妹，连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也登场了。

一想到高峰老师，我马上走到墙边的书柜前，因为那里应该放着几本高峰老师的著作。可是，原本应该并排放有高峰老师作品的书柜里，全都是其他作家的书籍。高峰老师的书都是我亲自买的，所以一定不会弄错的，然而那些书现在却一本都不见了。我不停地在书柜中翻找高峰老师的作品。在我的脑海中，虽然明白无论是谁来找也不会有结果，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以常识来考虑的话，一个真实存在的畅销书作家会凭空消失这种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想到这儿，我露出了自嘲般的苦笑。我自己就拥有常识之外的被称为灵力的力量，可是在这种时候却想要抱着常识性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实在有些愚蠢，甚至有些可笑。

当我在书柜里反复翻找的时候，找到了一本作家协会颁发的手册。像我这样的新人是得不到这种东西的，那是受高峰老师的邀请出席一个聚会的时候，老师偷偷地拜托管理协会事务的人，才给了我一本。因为在手册上印有各个知名出版社的联系方式，虽然有些沽名钓誉，倒也非常方便。不光是这些，上面还记载了知名作家会员的住所以及联系方式。当然，高峰老师的名字也在上面。这么想着，我试着翻开了手册，果然那里面高峰老师的名字也不见了。不是被抹消的，而是从开始就没有记录过的样子。

我筋疲力尽地在书柜前坐了下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心里闷得慌。一种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的孤独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深红之前总是陪伴在我身边，如今我感受着深红的孤独，却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实际上，在我内心的某处，还在牵挂着她。想到这里，痛苦的泪水滑过我的脸颊。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深红的孤独。拥有遗传自母亲的强大灵力，却不能跟任何人说，只能依靠我这个惟一的亲人，而我却总是将她推开……

这是多么寂寞……

这是何等痛苦……

直到现在我才想要去理解她的心情，可是她却已经不在了。深红消失了之后，我才开始领悟到这一切。

“不，深红没有消失。”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深红是不会消失的，她一定还在什么地方，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把她找回来。就这么放着她一个人不管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现在能够救她的，这世上只有我这个做哥哥的了。我正在咬牙切齿地想着如何才能救出深红的时候，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却是那款叫做《零 ZERO》的游戏。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以这个游戏为开端的，而且毫无疑问地都和这款游戏有着重要的联系。我站起身来，从扔在玄关那里的皮包中拿出了那张游戏光盘。我将接在14寸电视上的PS2的电源打开，迫不及待地开始玩了起来。

※ ※ ※ ※ ※ ※ ※ ※ ※ ※

刚进入游戏，我就感觉背后一阵发寒，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心底油然升起。

用多边形描绘、栩栩如生地在游戏中登场的主角，正是我自己。即便是我本人看也觉得十分相似。游戏中的我独自来到了一个叫做冰室邸的巨大日式宅邸中。既是朋友又是恩人的高峰准星等人为了调查这个冰室邸而来到此处，之后便行踪不明。如同现实中的我和高峰老师的关系一样，我甚至产生了自己不是在游戏中，而是在现实中寻找失踪的老师而前往冰室邸的错觉。

宅邸里一片荒芜，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人住的样子。走在阴暗的走廊中，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阴影中——那是高峰老师。

我向老师打招呼，可他却像没听见一样，随即身影就消失在一个拐角处。我小跑着在后面追赶，走廊的地板随着我的脚步而嘎吱作响，整个屋子发出了如同猫叫一样的声音。我不顾一切地在老师后面追赶着，穿过有地炉的房间追上了楼梯。

追到一间铺着地板的房间时，我发现在地板上放着一个笔记本。我拾起笔记本，那一刻——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了有着粗糙颗粒的黑白影像。那是高峰老师他们刚刚来到这间宅邸时候的画面。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残像好像都刻在了这个笔记本上一样。

除了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之外，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多半是一起来到这间宅邸进行取材的编辑吧。当我看清那张脸的时候，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无论是瘦瘦的体型，还是褐色的头发，那人都和井冈先生一模一样。我翻开资料，确认了一下姓名。在他的名字一栏上写着“绪方浩二”，可眼前的这个人明明就是井冈先生啊。

*果然破解这个谜团的关键就在这款游戏*中——我的直觉，或者可以说是我的灵力清楚地告诉了我。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惊讶。高峰老师的身影刚一消失，就突然出现一个怨灵向我发动了攻击。而游戏中的我，身上只有一个不能称之为武器，却可以和怨灵战斗的射影机，实际上就是照相机。用这个射影机可以把向我袭来的怨灵拍下来，并将其封印在照片中。封印成功的话还好，如果失败的话，我就直接GAME OVER了。

对于不太习惯玩游戏的我来说，和怨灵战斗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可是战斗一开始，我就有种不是在游戏，而是在实际战斗的错觉。因为不管怎样，在画面中战斗的就是我本人。

我用取景器捕捉怨灵，专心地按下快门。一旦被怨灵接触到的话，那种感觉就化为活生生的震动使手中的手柄震荡起来，这震荡仿佛可以直接震到我的心脏。怎样做才能获胜？我完全没有头绪，所以只好和怨灵拉开距离，然后马上将射影机对准它按下快门。我的体力被消耗了不少，而此刻怨灵又走近了，在我觉得已经不行了的时候，拼命按下的快门终于完美地捕捉到了怨灵。怨灵撕心裂肺地惨叫着，被封印在了射影机中。

逃过一难，我稍微喘了口气，这时我手中手柄的操作却完全没有了反应。我感到有些不

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向我迫近。我猛然一回头，从挂在墙上的古镜中不知有什么东西向我扑面袭来……

游戏画面到这里中断了，此时我的全身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握着手柄的手心更是火烧火燎般地疼。

接下来的一幕更加令我吃惊，第一夜——被命名为“裂绳”的舞台此时正式开始，而画面上出现的正是用多边形描绘，但与我现实中的妹妹一模一样的少女——雏咲深红。

“和哥哥的联络已经中断两周了。我拿着他留下的笔记本，终于找到了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哥哥……”

我可以肯定这个声音是深红本人发出的。深红为了找我而来到了深山中的冰室邸。她很担心我，尽管她非常害怕，但是为了我……

我无法冷静地将这个东西看作是一个游戏了，这已经不仅仅是游戏了。我现在惟一能想到的是，就像游戏中的射影机可以封印怨灵那样，这款叫《零 ZERO》的游戏将我的妹妹封印了起来。

“深红，深红，过来啊，深红……”

我忽然意识到，我正在冲着电视画面不顾一切地喊着妹妹的名字。冷静地想一下，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可是对于我来说，画面中的深红不仅仅是多边形所构成的影像，感觉上就是我的妹妹深红。我不停地拼命呼唤着她的名字，就好像可以将我的思念传达给她一样。忽然，画面中的深红停止了动作，她的视线穿过了电视机的画面望向我，直视着我的眼睛，并且小声地说：“哥哥。”

“深红，是深红吗？”我急声对着电视中的她问道。

深红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中簌簌地流了下来。深红哽咽着对我说：“你那天出门之后，我就担心得不得了，于是就在后面追你。虽然在月台上看到了你，但你却进了电车。然后，我就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带到了这里……”

果然是那个时候……我想起了我在地铁的月台上感受到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果然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很有可能是空间裂缝。说到这种东西，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难以置信而表示拒绝接受，但是就像是因为空气流动的异常会产生真空空间，进入那里的生物肉体就会被割裂——通俗被称为镰鼬，所谓的时空的裂缝也是真实存在的。

我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出门，有时妈妈会带着我避开空无一人的马路，有时会突然像逃跑一样离开那个地方。即便我问怎么了，妈妈也一言不发。可是，在那样的经验积累的过程中，我渐渐变得能够感觉到妈妈避开的那些地方都有种不协调感。本应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却能看到灰暗的颜色，闻到恶心的气味，看到可怕的影子。

我把这些感受告诉妈妈，她悲伤地跟我说：“好了，这种事情不要跟其他人说。只是如果你有那种感觉的话，就千万不要靠近那种地方。如果靠近的话，像我们这样灵力敏锐的人就会被附身的。明白么？你要记住哦。”虽然妈妈这么说，可我还是忘记了，那天我在地铁的站台上就有那种感觉，妈妈就将那种地方称为时空的裂缝。我在潜意识中逃离了那个地方，因为担心我而追来的深红却被困在了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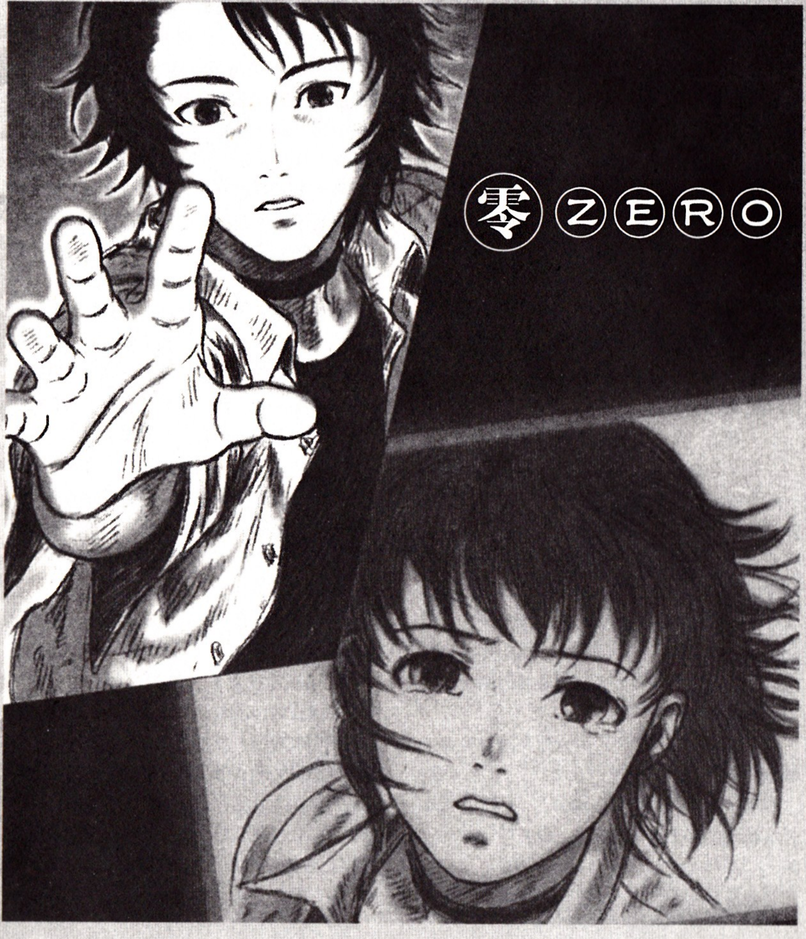
“哥哥，拜托了，把我从这里救出去。”深红对我说。

显现在电视画面上的那张脸，并不是由多边形描绘的，而是活生生的深红。她那大大的眼睛中流着泪，在向我发出求救的信号。那表情好像年幼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而又柔弱无助。她在向我这个惟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寻求帮助，而我像是被吸引了一样，向深红伸出了手。我感觉好像差一点就可以触摸到她的脸颊，可是我的指尖触摸到的，却是14寸电视机

的显像管。

图像一瞬间消失了，我的手指刚一离开，电视机随即就又恢复到了原来的影像。可是，刚才站在那里的深红却不见了。画面中，拿着手电的多边形少女正在面对着墙壁不停地原地踏步，原来是我的手将控制方向的摇杆推到了一边。我松开手，画面中的少女也停下了脚步。我按了下RESET键，想要试着重新播放刚才的那个场面。可是不管按多少下，刚才看见的影像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打开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并接上了网络，然后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了出去。收信人是井冈先生，信的内容简单而明了："关于作为《零 ZERO》舞台的那间宅邸，我想马上去那里进行取材。给您添麻烦了，请多多关照。"



第二章

冰室家世代相传的禁忌仪式

冰室一族从古代开始就掌管着土地之神的祭祀活动，流传着许多的作法仪式。

不过很多仪式都已经失传了，现在被继承下来的，只有一本将众口相传的东西誊写下来的书而已。冰室家的血脉已断，而少数和冰室家有血缘关系的人也都对仪式绝口不提，正因为如此，这些仪式才会失传。

根据记载，关于十二月十三日举行的仪式，更是充满了诸多谜团。

直到今天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附近村庄的居民在举行仪式那天不能走出家门，甚至连窗户都不能开。

之所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因为那个仪式相当的恐怖，不过具体情况还是一个谜。

绳之巫女之谜

在看了一些流传下来的书籍之后，我发现很多记载中都提到了一个跟仪式有关的重要人物，她被称为“绳之巫女”。

据记载，她的四肢及头部都要被绑上绳子，共计五条。但是关于为何要这样做却少有记述，所以详细情况我还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绳之巫女”是被用来做活祭品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个仪式将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

名为祸刻的灾厄

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灾难。在一些传说中，这场灾难被称为“祸刻”，但是关于这场灾难的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记录。

根据一些口头相传的表述，有种说法是“如果五神社中的镜子全部破碎的话，死者就会复活”。

（以上出自宗方良藏的研究手稿）

雏咲真冬

我们在上野车站搭乘两个多小时的东北新干线，然后换乘支线，再坐一个多小时，在一个叫做M川的车站下车，继续在大巴上颠簸一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一个位于深山中的村子。而我们这次要进行取材的宅邸，就在这个村子附近。

参加这次取材之行的，除我之外还有担任这次改编小说的编辑——井冈先生和在《零ZERO》的制作小组中担任游戏设定和剧本编写的柴口先生，一共三个人。

在车上，我专门询问了柴口先生关于《零ZERO》的故事和设定。柴口先生给我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说明，特别是关于这次游戏制作时发生的灵异事件。

“其实我是那种不相信灵啊怪啊的人，但是真的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某天午夜，我正在自己家里写剧本，突然空调坏了。可是那空调是刚刚买来的，不应该有什么故障啊。第二天马上叫来售后维修人员，他们一打开开关，空调就良好地运作起来。如果说这只是偶然的话，后来我去公司跟大家说了这个事情，北池也说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家的空调也坏了，还没来得及去报修呢，空调一到早上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柴口先生继续说道：“还有这样的事呢，到了剧本的最后阶段，我们需要在公司通宵工作。在一扇敞开的门的对面，不停地有人露出脸来。因为我的视力不太好，而制作小组的人都以为是其他的同事在搞恶作剧，所以大家全都当作没看见。可是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抬起头又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于是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到旁边的办公室看了一眼，可那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你们没有做驱邪的法事么？”井冈先生问道。

“嗯，没有。刚才我说了，我是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并且导演北池先生也说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其他诡异的事情么？”

“还有类似录音的时候录到了谁也没有察觉到的悲鸣声，还有虽然在程序中没有编写，可是在游戏的影像中却显示出了一只奇怪的脚。”

“是不是有恶灵在作祟啊？啊，雏咲先生？”井冈先生摩拳擦掌地说道。

我并不想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于是我向柴口先生问道：“我们这次要去考察的宅邸，和游戏里的冰室邸十分相似么？”

“外形和氛围都很像，但是一些房间的布局和装饰都是我们原创出来的。”

“那像是缠绕整个家族的因果报应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看守黄泉之门、背负着封印使命的冰室一族、御缚仪式、绳之巫女、裂绳仪式等等，都是怎么回事啊？”井冈先生问道。

柴口先生一瞬间变得一副很吃惊的表情，随即就以苦笑掩饰了他的慌张。“当然都是我们创作出来的。”

“果然是这样啊，要真的有这种习俗的话，就太可怕了。”井冈先生笑着说。

我却对柴口先生表现出的那丝不易察觉的慌张在意了起来。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适合去问他，即使问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问，所以现在也只好装作没有看到继续保持沉默。

据柴口先生说，柴口一族世世代代都是地主，家族人丁兴旺，就算是在现在，家里还留有很多的土地。刚才说到的那间宅邸，建筑规模很庞大，那宅邸的主人应该是拥有一百五十万坪土地的大地主，所以这房子从江户时代初期开始就是作为地方首领的象征而存在的。

我们在傍晚时分抵达了那个村子。井冈先生提出建议说：“今天先找个住的地方好好休息，然后明天早上咱们再去那间宅邸。”

可是我却持反对意见，因为比起去那间宅邸取材，我更想早些找到深红。在还没有到达这里之前，深红的样子就不停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且有的时候她的样子还像是葬礼上相片一样，带着黑色的相框，我为了赶走这种不祥的预感，不停地摇头，井冈先生还以为我是睡迷糊了而嘲笑我。

“那样做太过分了。你知道么，那间宅邸在远离村子的深山里，并且是座荒宅，贸然地闯入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在深夜里更是不能去那种地方。”

“我也知道这样做很过分，但我还是想能够早点去。”我强硬地说道。

井冈先生一脸困惑地看着柴口先生，我本以为柴口先生会赞同井冈先生的看法，可是柴口先生却出人意料地说：“我觉得没关系，在之前取材的时候已经和管理者打好招呼了，不用每次去都要获得他们同意，并且我在那个地方也住过几晚，没什么的。”

“那、那样……你说真的么？”在来的路上一直很有精神的井冈先生露出了极其不情愿的表情，我觉得特别对不住他，经过长途的旅行之后，身体肯定会感到疲劳，并且还要在一个以恶灵为题材的恐怖游戏中出现的无人荒宅里过夜，感到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因为我惦记着深红，所以对其他事情也就不在乎了。

于是在我的坚持下，柴口先生从家里拿了些食物和日常用品，随即就带领我们向着那间宅邸出发了。我们走出田间，一步步走进了深山，在完全没有外部照明设备的情况下，我们借着夕阳的余晖，沿着细细的盘山道走着。天边的彩霞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就好像是从被割裂的肉体中喷洒出的大量鲜血一样，将西边的天空染得通红。当然我不会将这种不吉利的比喻说出来，但是走在前面的柴口先生也好，跟在后面的井冈先生也好，都是一脸的凝重默默不语。不知道是不是疲劳的原因，我有些心神不宁。

到达那间宅邸的时候，已经是日薄西山了。虽然我们带了手电，不过今晚的月色很亮，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当我们站在

这座静静地矗立在深山中的宅邸前的时候，我感觉从脚底升起了一股寒意。这个寂静的晚上，没有一丝的风，可是整间宅邸中却仿佛升起了熊熊热浪一般的东西，那些都是可怕而又强烈的灵气。整间宅邸散发出的灵气，像是被暴风雨袭击的海面一般，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激烈。

“怎么了？”井冈先生问道。对于没有灵力的井冈先生来说，他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没什么。”我答道，脑海中却浮现出妈妈的话。

就像妈妈曾经说过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定不要涉足的地方。这间宅邸，应该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例子了吧。可是只有这次我是不能逃避的，因为事关到失踪了的，不，是连存在都被抹消了的妹妹深红，能够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就在这里。不，我觉得深红其实就是被囚禁在这间宅邸里面。

虽然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预感，不过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就全都明白了。这次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单单由这款叫《零 ZERO》的游戏所引发的偶然的一致，所有的根源都在于这间宅邸所拥有的超出常规的炽烈灵气。

我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盯着柴口先生，想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如此邪恶的地方作为……”

但是在我说出这番话之前，柴口先生就迅速地避开了我的视线，向着宅邸走去。他的背影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忽然，一个单词在我脑海中浮现了出来——傀儡。

对，柴口先生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这种想法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几乎可以确信在他的身上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但究竟是什么东西操纵了他呢？随即我就找到了答案，操纵他的就是聚积在这间宅邸中的灵气，随着柴口先生一步步地靠近，从宅邸中发出的如同热浪一般的灵气卷起了层层火焰，清晰地映照在我的眼中。随即在民间形容怨灵走路的“咯噗咯噗”的声音在四周响起，像是冷笑声一样直接刺激着我的神经。

“是栖息在林子中的鸟么？”井冈先生一副被吓坏的样子，不停地环顾四周。

我没有办法跟他一一说明，并且这些现象也不过是个开头罢了，但不管怎样，我都想要进到这座被灵气包围的宅邸里，并且还是在这种最危险的时刻。

“我觉得也许你现在就这样回去比较好。”我对井冈先生说。

井冈先生一脸愤怒的表情，“就我一个人回去么？”

“对，明天早上你再来接我。”我是为了他考虑才这么说的，可是这样做好像反而伤了他的自尊心。

“为什么，都到这里了，却只有我一个人回去？”

对他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不管我怎么解释，对于没有灵力的井冈先生来说都无法理解吧。再往前走的话，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如果不是因为深红的话，我是不会靠近这里的。对于这种鬼地方，我绝对会马上跑回家去用盐和御神酒清洗身体，然后发誓再也不靠近这里。进入宅邸以后，一旦发生什么事情，拥有强烈灵力的我也许可以察觉到。但是井冈先生可完全没有防备，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他完全没有应对措施，这对井冈先生来说太危险了。

“怎么了？”走在前面的柴口先生又折返了回来问我们。

忽然，无数只轻飘飘的手从宅邸里伸出，紧紧抓住了柴口先生的身体。我险些被这幕景象吓得惊声尖叫，可柴口先生和井冈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

“我们走吧，怎么了？这个样子，我不在

乎的。”说完这句话，井冈先生就耸起肩膀迈开了步子向前走去。

我闭上眼睛，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鲁莽地来这种地方。但我内心深处也感到非常矛盾，虽然眼前宅邸中的灵气变得越来越邪恶，可只要一想到深红，我就忍不住想要马上飞奔进去把她救出来。时间过得越久，深红也就越危险。如果深红就这样被囚禁在这间宅邸里的话，她就会从现实世界中被完全抹杀掉，变成一个只存在于《零 ZERO》这样一款游戏中的角色。

“对不起……”

我心里向井冈先生说道，然后跟着他走进了宅邸。

※ ※ ※ ※ ※ ※ ※ ※ ※ ※

我们打着手电在宅邸中巡视着，进入宅邸前那如同暴风雨般的灵气，在我们进入之后却突然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之前感受到的灵气都是我的错觉。但是现在这样反而让我有种落雪无声的恐惧感，就像是雪在静静地落下，虽然让人觉得很放心，可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被堆积的雪包围起来，然后突然被压在下面无法逃脱。

“深红，你听到没有？听到的话，就回答我啊，深红……”

我一边用手电在宅邸里四处照着，一边在心中大声地呼唤着。我们兄妹都拥有很强的灵力，但是这种灵力和被俗称为超能力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还有其他人的想法迅速地在头脑中闪现之类的事情，都不是以我们的主观意识来控制的，可是如果我能够发出强大的念力的话，就可以将我的想法传达给深红，所以我才会在心中不停地这样呼唤着。

“哎呀，好厉害啊！这宅邸和游戏中的冰室邸一模一样啊。挂在走廊的镜子、放在房间里的炉灶、古老的日式衣柜和装饰用的铠甲和挂轴，连细节都一模一样，你们在游戏中将这间宅邸忠实地还原了出来。”井冈先生说道。

“那么相似么？”

“要是有那个女孩的话，就完美了。”

“嗯？什么女孩？”

“啊，雏咲先生也玩过游戏了吧？”

“嗯，但是我的生命值被消耗光了，在途中就GAME OVER了。万叶丸和御神水也都用光了，镜石也几乎拣没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恢复生命力的道具。

“我也是玩了三次才通关的。啊，我说的那个女孩，当然是开玩笑了，她是在游戏中出现的幽灵，要是现在真的出现在这里的话，非把我吓死不可。”

井冈先生在这个时候也要开玩笑么，我在对井冈先生这种迟钝的神经感到稍微有些恼怒的同时，也对他的工作热情颇为钦佩，竟然拿到β版游戏仅仅三天而已就已经通关了。

“我还被我们总编训斥了一顿，他批评我在上班的时候总是在玩游戏。”

“对了，井冈先生，我觉得你和游戏中登场的那个编辑绪方浩二长得一模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

听我这么一说，井冈先生歪着脑袋，用很费解的表情看着我说：“我和绪方？别开玩笑了，虽然我们俩都是编辑，不过长得一点也不像啊。你看，我的头发可是茶色的。”井冈先生一边说一边用手电照着自己那被染成棕色的头发。

我觉得井冈先生的话有点不对劲，可我也没有追问，因为无法理解的事情实在太多，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为了这些事情而感到困惑。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长得很像啊，可能是我看了资料中图片的关系吧。”我一边走着一边装作漫不经心地说。

“应该是吧，不过柴口先生怎么不说话啊？大家一起聊聊吧。”

可柴口先生还是一言不发，我看了看他，

虽然周围比较阴暗，但很明显地他一脸冷酷而严肃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我甚至觉得他在微微发抖。

“柴口先生，你怎么了？”井冈先生也觉察出他有点不对劲，于是问道。

“不对。”过了一会儿，柴口先生才回答说。

“你说什么不对？”

“我的确是以这间宅邸作为参照物创作出了冰室邸这个地方，不过说到底也仅仅是参考了这间宅邸的氛围而已，房间布局和这些装饰物等细节我用的都是不同的东西。”

“你在说什么啊，这不是完全一样么？你可别想捉弄我们。”井冈先生笑着说道。

而柴口先生却是一副可怕的表情说：“我不是在开玩笑，这里与我之前来取材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之前来的时候，这宅邸还没有荒废到这种程度，可是现在这里和我们创作出来的冰室邸简直是一模一样。”

“什，什么……”井冈先生皱着眉头看着我说。

柴口先生的身体抖得越来越厉害，不一会儿他就用双手抱着头蹲了下来。与此同时，刚才一直都像是退潮一般的灵气忽然一拥而上，将我们包围了起来。四周的柱子不停地吱嘎作响，虽然没有风，破败的门窗也摇摆不定，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吧嗒吧嗒”的声音，像是小孩子光着脚丫在到处跑。

“你、你听到了么？”井冈先生问我。竟然连他这样没有灵力的人也能感觉得到，看来这宅邸的确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

“总之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比起到处乱走，不如先想个对策。”

我和井冈先生一起扶起柴口先生，最后挑选了通往中庭的楼梯作为休息的地方。比起封闭的室内，我觉得还是在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比较好。我们在楼梯上坐了下来，但柴口先生的身体依然在不停地发抖。虽然夜里的温度稍微有些低，不过还算不上冷，柴口先生披上了从家里带来的毛毯，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不停发抖。我知道他并不是感到冷才发抖的，而是那份强烈的恐惧感所致。

我挨着柴口先生坐下，轻轻地把手放在了他的肩头，说：“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感到害怕，说句话吧。”

不过，柴口先生依然沉默着。

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将意识集中。虽然我非常想把深红救出来，但这样急躁地四处乱走反而无法解决问题。所以首先还是要从熟悉这间宅邸的柴口先生那里问出有用的情报，从而再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并且，这些怨灵可以巧妙地读取人类的思想，一旦被它们觉察到我们感到慌张或者害怕的话，它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所以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我要冷静下来，帮助柴口先生驱除恐惧感才是头等大事。我像是施展催眠术一样不停地跟柴口先生聊天，井冈先生虽然不明白我在干什么，不过他也知道我是在帮柴口先生，所以他就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我们。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柴口先生终于开口说道：“为了制作这款游戏，我们来到这间宅邸专门进行取材。实际上，上次来的时候虽然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是却没有出现什么幽灵，也没有发生什么怪异的现象。于是我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一直到取材结束都很顺利。可是自从我们回到东京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

“就是你在火车上跟我说的那些事么？”

“嗯，不过除了那些之外……”终于，柴口先生打开了话匣子，把藏在心底的话都说了出来。

“自从在这里取材之后，那些原本模糊的想法渐渐地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但并不像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像是被什么东西操纵了一样，那些东西随意地控制我的身体，推动着整个游戏的制作进程。比如说，原本我已经睡着了，可是醒来的时候桌上却放着写好

的剧本；我不记得下达过指示却被制作出来的影像等等。当然，我不了解的地方也得到了北池先生的协助。虽然在制作过程中没怎么注意到，可是游戏完成之后我猛然一想，发现来到这间宅邸取材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再来一趟。正因为这样，当井冈先生说为了这次改编小说要来这里进行取材的时候，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就跟着你们一起来了，可是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柴口先生说完这些，又用双手抱住了头。

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声音说道：“你们也在这里，这儿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猛然一惊，四处张望。那声音绝对是高峰老师的声音，可是我却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让人吃惊的还不止如此，井冈先生突然不见了，刚才他还坐在我的身边！

“井冈先生。”我向四周喊道，可是却没人回答。

“柴口先生，你看到井冈先生了么？”

“井冈先生？那是谁啊？”

柴口先生耷拉着脑袋问道

我被他的这句话吓得呆住了，那声音……分明就是高峰老师！

柴口先生轻轻地站起身，背对着我向中庭走去。随着他每向前走一步，他的背影就会升起一团烟雾，并慢慢地变成了高峰老师的样子。

“老师！高峰老师！”随着我的呼唤，他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向我这边转过头来。

我所看到的，是一张沾满了鲜血的面孔。

我被吓得惊叫了起来。这声尖叫划破了夜空，月光照耀下的樱花树也被我震下了些许花瓣，院中顿时落英缤纷，而高峰老师也随着樱花的飘落忽然消失无踪。

就在此时，更令我震惊的事发生了。

“哥哥现在一定是在这里寻找高峰老师。”

不知为何，我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

“深红！”我想要喊出那个名字，可取而代之说出口的却是……

“哥哥？”

从我的嘴里竟然发出了深红的声音！

我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又白又细，显得如此陌生。我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深红，这太让人无法置信了，我拼命地呼唤着她。

好像此时的深红正拿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走在宅邸的走廊中。

“深红，深红，在这里！”一喊出这句话，我马上变得愕然失色。

在这里，我到底在哪里呢？不，这次消失的不是深红，而是我。**现在只有我的意识残存了下来，而我的肉体与深红同化了。**我的身体变成了深红，我通过她的视线来看东西，不仅如此我甚至能感受到深红的思想，而且我无法让深红感应到我的存在。

即使我拼命地用念力去想，也不过如同幻听一般听到一点微弱的声音，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甚至只会让深红以为这是她自己的心理作用。而我却能强烈地感受到深红的内心，我对她的想法了如指掌。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就像是两块紧紧地贴在一起的玻璃，我和深红之间毫无阻隔地紧紧重叠在一起。

我有些哽咽，那是不会被任何人听到的，甚至是没有泪水的哽咽，我之所以会哽咽，都是因为此刻深红在心里说着：“哥哥，你在哪儿啊？求你了，出来吧，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我面前吧……”

深红是这么担心我，甚至不顾危险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来找我。

从……从我……从我的面前……

待续

幻想传说 TALES OF PHANTASIA テイルズ オブ ファンタジア

沉寂的历史

她轻轻靠在他身上，一边安慰他，一边在心里自责。

可是，他的无家可归却让她的心中暗暗涌动起一阵不经意的喜悦……

原著/祭纪りゅーじ　译/子云

序幕

沉重得几乎凝滞的空气充斥在被碧绿与银白一分为二的大陆上。

凛冽的北风中剑光舞动，大地在飞溅的血花中喘息。

无论望向何方，世界都只有一片无垠的死寂；尸骨的腐臭令大地溃烂，宛如末日即将降临一般。

人类与异族之间长久的战乱只留下了一片地狱般的景象。

在战争不断扩张的大地之尽头，一切的起源——那座古城静静地矗立着。

血光四射中，终结一切的决战之地早已准备好了。

攻入人类的领地，企图征服世界的异族——魔物、魔兽、魔神，以及它们的主人正与四位战士对峙着。

这是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不过，情况似乎有些微妙。

来到这全人类都怨恨的异族之王面前，战士们却没有丝毫让战争结束的意思。

在一个有祭坛的大房间中央台阶上，全身伤痕累累的女战士倒在地上，正用悲哀的眼神看着台阶上的男人。而房间入口的三位战士望着祭坛上的两个人，似乎是将一切都交托给了女战士一样，他们就只是默默地站着。

五人静静地在烛影晃动的王城内看着时光流逝，对城外冲天的惨叫与咆哮置若罔闻。

长久、长久的沉默令房间凝滞了，所有人都一动不动。

“……没关系的……因为你还能再回到这里……对吧？求求你……回来吧。”

女战士打破了沉静，恳求道。血从她的小腹渗出，润红了台阶，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力的微笑。就像在招呼一样，她向祭坛上的男人伸出了自肘部向下便什么都没有了的右手。

“可……可我已经是全人类的敌人了……”

祭坛上的男人说着，手掌微微抖了一下，仿佛被女战士那没有手掌的右手吸引一般，他的手不停地颤动着。

“……我听到过传闻，看来确实只有那个人能阻止他了。”

从房间入口望着祭坛上的两人的僧侣少女对身边的剑士低声说道。

她感到疯狂杀戮全人类的异族之王只会对眼前的女战士敞开心扉，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复杂的神情。

“……是啊。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露出那种表情。”

剑士望着女战士满是鲜血的侧脸感叹道。那并不是一个穿越了战场的冷酷战士，而是一个看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少女。

这时，静静望着眼前这一切的第四位战士做出了一些细微的动作。

穿着披风的魔法师往后退了一步，双手在披风下做着复杂的动作。他的手掌中不断出现纹章图案，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什么都没有错……全都是，都是杰斯特纳的错！都是那家伙干的！”

“……但……事到如今……”

伸向女战士的手握成了拳，垂了下去。男人狠狠盯着垂落下去的拳，近乎颤抖地死死将其握紧。

痛苦的喊声回荡在整个房间中。

“不可能再回头了！事到如今我不可能回头了！拜托！你就死在这里吧！就在这里结束吧！”

魔法师吼叫着，做着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行动。他冲过前面的剑士和少女，将火焰魔法掷向了祭坛上的男人。

火焰掠过女战士的头顶，直冲向祭坛上的男人，炸裂声过后，燃烧的火焰包围了他。

“不要啊！”

女战士反射般地冲了出去，猛地向祭坛上被烈焰包围的男人跑去，她的身体遮住了正准备下一次攻击的魔法师的视线。

“——你！”

燃烧着的火焰突然熄灭了，男人的身影显现了出来。烧焦天花板的烈焰却不能伤他一根汗毛。

“混账！”剑士对魔法师怒吼道，然后向身边的少女发出了开始战斗的暗示。

“明白。”少女应和剑士的指示，手持锡杖开始咏唱魔法咒文。

放下倚靠在自己怀中，已昏迷不醒的女战士，男人慢慢走向了魔法师。

“……没错，的确是为时已晚。正如你所说，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了。”

男人低声说道，周身闪耀着淡金色的光芒。光芒越来越强，从那光芒中产生的波动吹灭了摇摆不定的烛火，接着整个房间也开始不住地晃动起来。

天花板上坠落的烟尘薄薄地覆盖在了女战士的身上。

“……谢谢你给我的那一年。”男人充满了悲哀地对女战士微笑着，然后继续向魔法师走去，“既然已经不可挽回，那我不如就像你们所称呼的那样，彻底变成魔王。让人类从这世上消失，然后用巨大之实去拯救濒死的故乡，这样如何？……去死吧！愚蠢的低等生物！”

魔法发出的光芒令墙壁崩塌，剑光几乎撕裂了空气。炸裂声轰鸣，怒吼声四起，终结之战开始了……

那是六年前的偶遇所引发的，悲剧之战的起始……

第1幕

4201

直冲夜空的焰火将城市装点得犹如巨大的蛋糕一般绚烂。

歌声自街头巷尾传来，人们舞动、欢笑，永无止境的宴会开始了。

亚瑟利亚历4201年。

人们欢庆新年的来临，祈祷幸福的时光能永存。

即使是世界最大军事国家米特加鲁兹的王都也沉浸在了一片欢歌笑语之中。军民共欢，交杯换盏，人们为迎接新的一年而举杯欢腾。

旅店的老板娘满脸醉意地敲打着军队的警钟，让狂欢变得更加热闹。一群醉汉蹒跚着相继从吊桥上跳下去，在寒冷的夜空下游起冬泳。

士兵本应阻止闹剧似的疯狂，但他们却如烂泥一般醉倒在路边，变成了市民们的玩偶。长枪穿过袖口，让这些可怜的士兵变得像稻草人，而他们的铠甲则成了路边的告示牌，任人肆意涂鸦。

近乎疯狂的庆典渲染着整个城市，而一切却又那么合情合理。

由于连年欠收，都城愈发疲敝。作物有近七成在收割之前就已经枯萎，连山上的植物都渐渐衰退，野生动物也随之锐减。

士兵、人民甚至王族都开始对无望的未来感到苦不堪言，就仿佛只有依靠神明才能看到一丝希望。

在迎接新年之时，为了缓和情绪，人们忘乎所以地欢呼，以排解压在心中的沉重大石。

在这如自虐一般的狂乱庆典中，还有一群让气氛更加热烈的人存在——一个让观众心惊肉跳、手心出汗的巡回马戏团。

伴随着乐队奏响美妙的旋律，少女跳起轻盈曼妙的舞蹈，将夜空装点得更加艳丽多姿；如巨岩般雄壮的男子轻易折断了粗壮的木头，然后用头撞碎了厚重的石板；另一个男人从嘴里喷出冲天的火焰，舞剑的艺人手持利刃，剑光与火光交相辉映。

观众目不转睛地看着艺人们精湛的表演，各个都屏住了呼吸，只顾得鼓掌喝彩。

“各位观众，下面就是今晚的压轴好戏！让狩猎精英——森林中的妖精也叹为观止的金色蜂鸟，维诺娜·匹克福德小姐！”

身穿燕尾服的团长向观众大声宣布，接着乐队奏起了一阵轻快的旋律，少女们为迎接即将登场的小鸟儿更加艳丽地舞动起来。

但是，演员并没有出场……

看客们皱起眉头，盯着寂静的舞台，向沉醉在庆典中的街市望去，在火光照耀下的道路、房屋和城市中寻找团长介绍的人。

突然，乐队演奏的旋律停止了，舞台变得更加沉静。观众继续紧锁眉头，彼此交换了不解的神情。但就在这时……



“好疼啊！”看客当中，一个中年男子突然踉跄着喊道，然后捂着头恼火地向周围望去。看到出现在自己头上的黑影之后，他睁大了眼睛，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一个矫捷的身影如乘风的海鸥一般轻盈地从观众头顶掠过。

“靶子！”人影高声喊道，声音仿佛小鸟的鸣叫一般清脆响亮。

马戏团团员听到声音后，飞快从身边的小篮里拿出盘子大小的靶子扔了出去。飞出的靶子被

舞动在空中的人影一一射穿，直直插进了舞台后面的民房墙上。

人影悄无声息地落在舞台上，在火光的照耀下，模样渐渐显露出来——那是一个拥有一头金色长发、略显稚嫩的少女，她两手各握一柄小弩，就像邻家女孩儿一样可爱。这个少女，便是团长介绍的台柱维诺娜。

“下一个！”

“好的！”团员随着维诺娜的声音又抛出了其他的弩。

将手中的两柄小弩交给助手后，维诺娜换了一柄中型弩，这一次使用的并不是箭，而是铁球。扣动扳机后，铁球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团员准备好的马车车轮大小的靶子。

“再来！”少女又接过一柄弩，接着瞄准了目标。“啪”地一声，五箭齐发，同时命中了正与看客们一起赞叹的团长所戴的黑色礼帽上。

“哎哟！你能不能别乱来！”维诺娜的这次表演是预定之外的，被吓得脸色发青的团长不禁大声吼道。

“光按预定表演多没意思……”少女调皮地一笑，又吐了吐舌头。就在她淘气的时候，下一个表演道具也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

团员得到命令，便将单发的小型弩一个个地抛了出去。维诺娜接过弩后便开始射箭，每支箭都准确地命中了团员扔出的代替箭靶的苹果。那些带着箭的苹果就仿佛有了灵性一样，全都落在了观众的手中。

“礼——物！”维诺娜向得到苹果的观众抛出飞吻，又开始准备下一个表演。

观众看得乐不思蜀，而维诺娜出神入化的表演又引来了更多的人。到演出结束时，舞台周围已聚拢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海。

盛大的演出落下了帷幕。天空渐渐泛白时，人们开始收拾临时搭建起的舞台，卷起垂在树木之间的帷幕，捡起木屑、石子，然后再把货物搬运到马车上。团员们为漫漫长夜的结束而长长吐了一口气。

不过演出今晚还要继续。

随意躺倒在路边打盹儿的市民们说明了宴会今晚依然还会持续下去，而对巡回马戏团来说这正是旺季。

“今晚还要在这附近演出么？”收拾完之后，乐队的青年打着哈欠问道。

“不，今天要到南边去看看，那边的住家更多。”团长用点燃的叶子烟指了指南边的住宅区回答。

“团长团长，我想借匹马，借马。可以么？可以吧？”正当团长和青年准备休息时，换上便装的维诺娜向他们走了过来。虽然其他团员都满脸疲惫昏昏欲睡，但她却精神头十足。

“借给你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要去干什么啊？”

“嘿嘿……去找独角兽。”维诺娜望着轻皱眉头的团长，满脸欢笑地说道。

“独角兽？”

“北边草原的对面不是有一片森林么？我在之前去过的城里听说，那里住着独角兽，所以想

去看看。”

“现在？”

“当然是现在，老大。”维诺娜挺起胸膛回答。

“别白日做梦了。”团长有些无奈地拒绝了，然后让团员们都回旅店休息。不过维诺娜缠住正准备和其他人一起离开的团长，不死心地哀求他：“好不好啊？行不行？答应吧？马上就回来了，借给我吧，让我去吧？”

“你饶了我吧。骑马去北边的森林就要一个晚上，往返就得一天。今天晚上还有表演，你赶得回来么？”

“没问题，没问题。我‘嗖’地去，‘嗖’地回来，真的真的。”

“什么‘嗖嗖地’啊……”团长终于输给了维诺娜的眼神，“……你一个人去行么？那么危险……用不用叫谁跟你一起去？”

团长妥协了，然后和周围的团员相视一笑。

“没事没事。看，我的秘密武器。”维诺娜拒绝了与其他人一起去的提议，然后轻轻掀起裙子，在膝盖往上的地方绑着两柄弩和一个装了一打箭的箭筒。

“小姑娘不要随便掀裙子！”

“我的演出服就是露腿的。”维诺娜戳了团长的痛处，便向马车走去，“给你们带礼物回来！”把马从马车上牵下来后，她骑上马头也不回地奔出了城。

“维诺娜？维诺娜！维诺娜——”

在都城门口的桥上，有人从一辆马车里大喊着维诺娜的名字。她勒住马，回过头来，看到马车里有个男人正在向她招手。那是一个干瘦的红发男子，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声音却非常粗犷。

维诺娜毫无兴致地打量着这个男人，微微咋了下舌。

不过她也并没有打算立刻离开，而是掉转马头，来到了马车前，微笑着和男人打招呼：“你好，莫里森老师，好久不见了。”

坐在马车里的人是名叫爱德华·D·莫里森的学者，住在米特加鲁兹西南邻国阿尔法尼斯坦，是马戏团到那个国家演出时认识的。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有多少年没见过了？”

“两年左右吧。”

“是吗是吗，都两年啦。真是怀念啊。”

“是啊。”维诺娜只淡淡地回应了爱德华的热情。

并不是因为讨厌他。爱德华是个渊博的老好人，这一点确实不错。但是，就像所有学者一样，在他身上也有一些让人头疼的东西。当看到感兴趣的东西后，他会变得不顾一切，无视周遭而开始暴走。

由于那种性格，爱德华喜欢刨根问底，总让别人想避开他。

“你在这里演出？是来参加新年庆典的么？今晚有演出？还是明天？”和以前一样，他又一口气问了一大堆问题，根本不给维诺娜开口的机会。而维诺娜突然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便将目光从爱德华身上移开，转向了驾车的人，那是一个有着战士一般身躯的中年男人。

“嗯？啊，他啊，他也是学者，是个魔法师。”

爱德华介绍的男人微微点头示意。

“哦……”维诺娜也同样点了下头，又把目光移回到爱德华身上。

又是个学者，大概性格也差不多吧。不过这个人明明是魔法师，可身体却那么强壮……自古以来，魔法师都应该是骨瘦如柴啊。维诺娜想着，这种麻烦的学者，有爱德华一个就够了，她拼命想将男人的身影从自己的脑海中赶出去。

“维诺娜，这位是杰斯特纳；杰斯特纳，这位是维诺娜。”

“……杰斯特纳？”

听到爱德华的话，叫做杰斯特纳的男人皱了下眉头，接着向远方望去。爱德华像是注意到了什么，又将目光转向杰斯特纳。

“……又看到什么了？”爱德华两眼放光地从马车里探出头来，那种眼神并不是阔别已久的老友，而是一个醉心于研究的学者。

“爱德华，不好意思，咱们该走了。”就在维诺娜不知该说些什么而一言不发时，驾车的杰斯特纳开始催促爱德华了。

“哦，是啊，咱们得走了。对不起，维诺娜，我们还有工作，先走了。等过两天有空了咱们再聊。”

“哎？等，等下！不要随便定下来！那个，我……太麻烦了！”

“那就再见啦。”爱德华完全没有留意到维诺娜的困惑，便擅自决定了下一次见面。他向杰斯特纳示意赶起马车，接着车渐渐从桥上消失了。

“我也真是太乱来了……”维诺娜骑在马上，紧紧握着缰绳，开始自责和后悔起来。如果发现叫住自己的人是爱德华，应该马上跑掉才对。但是，充斥在她脑海中的，更多的还是那个叫杰斯特纳的魔法师。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朝阳跨过都城慢慢爬起来，维诺娜用手挡住阳光，轻声说道。接着她扬起马鞭，向着北方的广阔大平原飞奔而去。

太阳正当头的时候，维诺娜在平原上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坐着。前往北方森林的路刚走了一半，发现这棵树后，她便决定让马在树下稍微休息一下。

徒步走一会儿再骑马的话，黄昏大概就可以到森林了。

冬日淡淡的阳光照着平原，维诺娜躺在地上，一边看着马吃草，一边想像着藏在森林中的神奇独角兽。

寻找独角兽，除了好奇，还有其他理由。

据说，独角兽能实现见到它的人的任何愿望。虽然只是个传言而已，但如果确有其事，维诺娜无论如何也要见上一面。

因为她心中藏着一个愿望。

在与马戏团一起旅行的过程中，她向所有人们信奉的神祈祷过，但那个愿望却并没有实现。既然已经无法再依靠神仙，独角兽便成了最后的希望。

“……拜托，如果能实现我的愿望，让我干什么都行。”维诺娜翻过身，望着远方的森林，

不禁道出了内心的悲哀。

虽然祈祷，却也有不安。维诺娜叹口气坐起来，却吃了一惊。

“？”

地平线的另一端出现了第二个太阳，头顶和西方各有一个，将晴朗的天空照得光芒四射。不管怎么想，现在也不是黄昏时分，地平线出现太阳实在是诡异。维诺娜正在想着，却发现太阳正不断向自己接近，而且已无法避开。

“！”

光芒忽地从头顶掠过，卷起的风暴带走了马和树。维诺娜也被卷入了拖着长尾的光芒中，接着便从平原消失得无影无踪……

草丛中掠出的一道浅浅的沟壑绘着平滑的曲线由西向东北方向延伸下去，直到平原北部的雪原附近。但光芒和维诺娜却早已不见了踪影，大平原上只留下一道奇异的轨迹，接着一切便又归于平静。

在米特加鲁兹大陆东北部，有一个以桥和本土相连接的岛。岛呈锡杖形状，南北纵向伸长，上面矗立着一座坍塌的古城。

很久以前，在米特加鲁兹统一之前，这座古城为一个诸侯所使用。由于地处偏僻，古城一直没有得到修缮和利用，时至今日，它也只能在小岛上静静等待着逝去的命运了。

维诺娜醒来时，就身处于这座古城的中庭里。在没膝的积雪中，她的意识渐渐清醒了过来，却无法理解眼前的情况，脑海中只有一片空白。

此时，天已近黄昏，可她却不知自己究竟身处何方……

中午维诺娜在平原上见到那个诡异的光芒之后，就只记得自己在这座古城的中庭里醒来了。她根本无从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怎么回事？这里是……什么地方？”虽然身体极度疲乏，但维诺娜还是硬撑着站了起来，蹒跚地迈开脚步。她一边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一边透过墙壁的缝隙向外望去。她所看到的，是远方被暮色笼罩的地平线中渗出的浅橙色。

“……哎？那是……那就是米特加鲁兹？”看着都城中的点点光芒映射在夜空中，维诺娜慢慢蹲了下来。她背靠墙壁，抬起头透过坍塌的古城，望向遥远的星空。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下麻烦了……”维诺娜正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马的嘶鸣声。原来除了自己，马也被带到这个地方了。

不管怎样，先把马找到，然后再设法回首都吧。维诺娜想到这儿，便站起身来。

“真麻烦啊，也不知道天亮能不能回去……大概不可能吧……”马和平原上的树一起被扔到了古城的后院。维诺娜来到后院，看看地平线上灯火通明的都城，试着估测出了到那里的距离。但不管看多少次，两地之间的距离都不是一两天就能走完的，至少是四、五天的路程。

维诺娜抱着头，已经不去想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但她知道，不能这么一直消沉下去。城里的盛典还在继续，维诺娜不想让其他团员顶替自己的空缺，她决定要先回到城里，于是便骑上了马。

"……怎么了？"维诺娜挥动缰绳，但情况却有些怪异。马无论如何也不肯走，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样。也许有狼吧。

维诺娜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从裙子下取出弩，迅速把箭装好，手扣在了扳机上。突然，对面墙壁的缝隙里闪过了几个人影。

人影大约有三个，边匍匐在积雪的庭院中，边像观察维诺娜的情形一样来回移动着。

……糟透了。

借着月光，维诺娜看清了那些人影，吓得她不禁打了个冷颤。那并不是什么狼，也不是别的野兽。当然，更不是人。

虽然猛一看它们有些像人类，有头和四肢，还会用两只脚行走，但是……那种生物全身被漆黑的体毛覆盖，双眼中闪着深红色的光芒，背部的翅膀不停地扇动着，让夜风更添了几分阴冷。

与这种自太古时代传承下来的怪物相比，狼之类的野兽简直就如小狗一样弱不禁风。

怪物腾空而起，翅膀卷起一片碎雪。它们俯视古城入口处骑着马的维诺娜，静静地，却又锐利地锁定了自己的目标。猛然间，几个怪物如同电闪雷鸣一般俯冲而下，展开攻击。

"几位大人，你们选错对手了。"

话音刚落，维诺娜手中的弩便发射了。一只猛冲过来的怪物被箭射中，应声落地，另外两只则将速度降低到滑行状态，露出了一丝破绽。维诺娜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抽打胯下的马，转身向背后的古城中飞奔而去。她把缰绳叼在嘴里，又从裙子下取出第二柄弩和箭筒。迅速上好箭后，维诺娜躺倒在马背上，将目标锁定为身后的怪物，接着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射出的两支箭刚好命中身后正要展开攻击的怪物，那怪物直直地掉在了地上。

带着身后的最后一只怪物，维诺娜骑马跃进了古城中……

维诺娜让马继续向古城深处跑去，自己早在中途下了马，躲在附近一根柱子后面，屏住呼吸，只等着怪物追来。

崩塌的古城中能隐隐听到翅膀扇动的声音，最后一只怪物也飞进来了。

维诺娜静下心，仔细搜寻着怪物的气息，感受怪物是否已靠近，好把握时机对它展开偷袭。虽然目标并不是很好瞄准，但箭依然精准地贯穿了怪物的胸口，将它打落在地。

维诺娜吹响口哨，召唤自己的马回来。马蹄声渐渐从古城深处传来，她骑上马，准备沿来时的路返回，一边向着门口走去，一边回头确认是否有怪物追来。但就在这时……

马突然受惊，把维诺娜摔在了地上。

慌乱的维诺娜左顾右盼，两个影子出现在她面前，那正是刚刚被她打倒的怪物。它们堵住了通往入口的路，平静地将插在身上的箭拔出来，然后扔在地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步步向维诺娜逼近。

就连刚刚才打倒的第三只怪物也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凶狠地吐出舌头，两眼紧盯住维诺娜。

虽然被射中了要害，但怪物们却根本不在乎。

被马摔出时，维诺娜手中的一柄弩脱手，消失在黑暗之中。看着怪物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她不禁咬紧牙关。如果是平时，肯定能轻松逃脱怪物的包围。可是，刚才从马上摔下来时，她的脚被扭到，根本无法施展轻盈的技巧。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任何人都会在这种时候从自己的心底发出怒吼，然后不死心地在地板上爬行挣扎。

三只怪物一边盯着维诺娜，一边发出野兽的低吼，就好像在商量什么一样。不一会儿，它们的对话似乎结束了，其中一只伸出长着镰刀状爪子的手，然后用力挥了下去。

就在怪物的爪子即将碰到在地上挣扎的维诺娜时，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钟声，那声音并不像小教堂里的钟声那么明快，也不像镇子上的警钟那么刺耳，只低沉地回荡在古城之中。听到钟声，怪物抬起头，环视周围，接着目光便停留在了腐朽大厅的角落里。

维诺娜沿着怪物们的视线看过去，发现大厅的地板上突然出现了一面奇怪的墙壁，表面刻着人与兽纠缠在一起的丑陋猥琐的浮雕。

好像是被魔法所召唤一样，墙壁突然间从地板上升起，矗立在维诺娜和怪物面前。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钟声停止了，而墙壁也随之发生变化。

纠缠在一起的人与兽的浮雕就像活了一样开始运动、分离。墙壁中心出现一道纵向的裂缝，接着像门一样分成了左右两部分。从墙壁的缝隙里，传来一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惨叫声，有无数的怪物拥挤在一起，它们正恶狠狠地盯着维诺娜，仿佛要将她生吞活剥一般。

袭击维诺娜的三只怪物又开始商量起什么，接着便向墙壁上的缝隙走去。它们的眼睛紧紧盯住维诺娜，慢慢朝墙壁走去，最后完全进去了。

随着三只怪物的消失，墙壁再次开始滑动，缝隙慢慢闭合了。与出现时正相反，墙壁开始沉入到地板中，奇怪的钟声、怪物的吼声也都随之消失无踪。

一切都归于平静，只留下困惑不解的维诺娜……

维诺娜突然回过神来，猛地睁开眼睛，一边保护着被扭到的脚，一边小心谨慎地站起来环视四周。

周围只有古城破败的大厅。

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那面奇怪的墙壁呢？

醒来时已经是夜晚，自己在一个不知所谓的古城中，还碰到了闻所未闻的怪物，又有奇怪的墙壁出现……维诺娜心中满是疑惑。

就在这时，又一阵脚步声传来了。

虽然已经厌烦，但维诺娜还是打算先找出丢掉的弩，然后准备好攻势。

脚步声是从大厅深处的楼梯上传来的，而人影也正慢慢地接近过来。

“怪兽们的朋友？还是拦路抢劫的？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不然我要射了！”维诺娜一边确认马与出口的位置，一边瞄准了目标。虽然受到威胁，但对方并没有回答，也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如果对方是人类，事情会变得更麻烦。

维诺娜做好逃跑的准备，并将目标对准非要害部位，只让对方停下脚步便可以了。就在弩身微倾，箭将离弦的一刹那……

月光透过古城坍塌破败的墙壁照射进来，人影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猛一看，对方像是个青年男性，但由于月光黯淡，因此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是人类，而且听说有些怪物能变化成人类的样子。

“……你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维诺娜一刻也不放松警惕地将弩对准男人问道。



可是，男人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的表情如同被恶灵附身了一般虚无空洞，踌跚跌撞地迈着步子。

“快停下！如果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男人似乎没有听到警告一样继续向前走着。而维诺娜的判断则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最好不要和眼前这个人有什么瓜葛。她慢慢地往后退去，刚准备吹响口哨叫马过来，男人却突然倒在了地上。

“……哎呀呀。”看着这个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男人，维诺娜轻轻歪了歪头，然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凑过去，用弩戳了戳他。

没有反应，看来是真的晕过去了。

“真是……怎么会遇到这种倒霉事……”该拿这个男人怎么办？把他丢下，自己一个人跑掉也不是办法……

“……怎么没人来救救我啊……”维诺娜看着倒在地板上的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东方的地平线已渐渐被染成了紫色。

离开古城后过了几个小时，天也已经蒙蒙亮。维诺娜无法确认远方的城市是否就是米特加鲁兹，但她也只能顺着平原继续南下。

“啊……好疼啊……”一直骑着马，腰早就开始疼了，维诺娜一边用手轻轻揉着，一边选了块合适的石头准备休息一下。从马上滑下去后，她伸了个懒腰，然后无奈地看着马上驮着的“累赘”——从古城捡回来的那个男人……维诺娜实在不忍心抛下他，便把他也一起带了出来。

“哎，我说，你今天就睡在这儿吧。”维诺娜并没有对自己的善意多说什么，只把男人从马上拉下来，然后拖到了岩石边上。而男人并没有恢复意识，依然沉沉地睡着。

之后维诺娜开始收集干柴枯草，生起火来。也许是因为前途未卜而感到不安，她一直在不停地叹着气。

“……没有你的话，我可能早就回去了……”坐在火堆前，维诺娜看着对面昏睡着的男人，有些抱怨地说道。

……幸好不是个怪大叔，也算谢天谢地了。

她又看了男人一眼，无奈地安慰着自己。

其实这个人长得确实很俊朗，甚至可能会有人把他和女人弄混。

不过也确实有些让人反感。由于太精致，总让人觉得这个人像人偶。如果不经确认，根本无法分辨他昏睡时究竟是生还是死……

他是妖精么？

森林里的妖精们虽然长得与人类相近，但比人类更加标致，维诺娜在书上看到过。不过妖精的耳朵和人类不一样，是尖尖的，就像两把水果刀。

想到这儿，维诺娜绕过火堆，悄悄地接近男人，然后掀起他金色的长发，想看看他的耳朵是什么样子的。

圆圆的……和普通人的耳朵没有任何区别。

“……你只是个普通的人类？”

维诺娜自言自语似的问昏睡的男人，接着陷入了沉思。不一会儿，她突然睁开眼睛，猛地站起来，边后退边嘀咕着：“……为什么？为什么总是让我碰到这种倒霉事！为什么……为什么啊！该死的！”

如宣泄般的话语消失在了夜色渐浓的大平原上……

维诺娜回到都城时，早已经过了一周的时间。除了从古城回首都所需的时间，还多耽搁了三天。

看到维诺娜平安无事地回来，团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而维诺娜则有些不知所措。团员们按

照团长的指示，将维诺娜带回来的男人放到了暂住的旅店里，她望着这个男人，不禁紧锁眉头。

不该把他带回来的。

维诺娜到现在依然这么想。正当她有些生气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几个团员推门走了进来。

“听说长得很帅啊？让我们看看，快让我们看看。”跳舞的女孩子们一边叽叽喳喳地吵着，一边向床边跑去。她们低头仔细打量着沉睡的男子，又叹了叹气。

“还以为是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呢，没想到你也到这个年纪啦。嗯嗯，不错啊不错。”兼任副团长的乐队青年轻轻弹起竖琴，感慨一般地吟唱道。

“哎，团长伤心了……”走廊里，表演折木头的壮汉笑着说。

在他身边，团长正蹲在墙角里，就像看到女儿男朋友的父亲。

“……那你打算把他怎么办？”

“怎么办？”听到团员的问话，维诺娜轻轻歪了歪头。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吧？”少女们已经从团长那里得知了北方古城中发生的事，她们想说，既然把这个男人带回来了，就应该照顾他，然后把他送到神殿的疗养所去。

“哎？应该这样吗？”大概是由于还没有消除疲劳，维诺娜有些傻乎乎地回答道。

众人听到这句话，也只好耸耸肩，而旁边几个少女已经开始猜拳来决定由谁来照顾那个男人。

“总之，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乐队的青年提议道，然后向蹲在走廊里的团长示意离开。把聚集在屋子里的团员们赶出去后，青年将维诺娜留在男人身边，并意味深长地朝她眨了眨眼。

“什么跟什么啊……”维诺娜有些生气地听着团员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她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昏睡的男人。

他还活着，微弱的呼吸轻轻吹起了挡在他脸上的长发。

突然一阵冷风猛地撞上窗户，吓得维诺娜一下子回过神，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她并不打算回自己的房间去。维诺娜随意翻动着团员们留下的行李，找出一块毯子，然后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我该怎么办啊……”维诺娜叹口气，轻声说道。

这时，床上的男人呻吟似的说了些什么。

维诺娜立刻从沙发上起来，观察男人的情况。

他并没有醒来，只是在说梦话而已。

“……卡兰？”维诺娜重复着男人的梦话，轻轻皱起了眉头。

那一夜，是都城新年狂欢的最后一天，人们也因此变得更加疯狂。在这样的夜里，维诺娜根本无法得到安静的休息就参加了演出。

随着狂欢盛典的结束，马戏团也进入了最后一场公演。维诺娜气势逼人地射出箭，把靶子变成了刺猬。如果受伤问题就严重了，团员们本想阻止她，但她不听劝告，继续演出。

观众被维诺娜的气势震慑得目瞪口呆，连一旁的团员都忘记了要继续演出。

“最后一个节目！”

听到喊声后，表演折木头的壮汉回过神来，慌忙准备了一根大木头。维诺娜转过身，背对高举木头的壮汉，架好巨大的弩，然后将和身体差不多大的回旋镖射向了夜空。

如同风被割裂一般的声音呼啸而过。消失在暗夜中又突然出现的回旋镖割断壮汉举起的木

头，然后戳进了石板路里。

维诺娜向屏住呼吸、鸦雀无声的观众优雅地谢幕后便离开了舞台。走到停在人群外的马车旁，她来到等待出场的团员之间，在火堆旁坐下，然后将脸埋在了膝盖里。

“……你……今天就到这里吧。”团长轻轻给维诺娜披上斗篷，劝她早点儿回去休息。

“我没事，还能演下去。”维诺娜头也不抬地回答。

“就算你没事，观众也受不了。”团长不再多说什么，转身向着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包裹的舞台走去。虽然其他演员的节目已经开始，但观众依然有些恍惚地睁大了眼睛，根本不去看新的节目。

“算了，今天你就演到这里吧。明天放假，你好好休息一下，好准备下次公演。”

“……知道了……”维诺娜站起身，无精打采地穿过被疯狂的人群拥堵得水泄不通的道路，朝旅店走去。

维诺娜一边拼命挠着头一边往前走去，不知不觉间竟已到了旅店门口。

还是赶快睡吧。

维诺娜推开旅店门的一瞬间，她看到一个人影从身边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正准备离开旅店。他与维诺娜擦肩而过，但并没有注意到她，直接向着灯火通明的街道走去。

“……是……那家伙吧？”维诺娜望着男人渐渐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自言自语道。

应该不会有错，就是从古城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大概是在公演的时候醒来的。

一直盯着他的维诺娜突然大喊：“喂！等一下！”

她猛地回过神，追了上去。

男人站在通往城外的桥上，倚靠栏杆仰望着夜空，金色的长发在风中轻轻舞动。

“喂，你！”

听到追赶而来的维诺娜大吼，男人转过头来。虽然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然后继续仰望星空。

“你竟然无视我！”愤怒的维诺娜冲过去，抓起男人的衣服，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你那算什么态度啊！就这么对待恩人？用不着你涌泉相报，但至少也要说声谢谢啊！老哥！”

“？”男人莫明其妙地看着维诺娜，不知所措地歪了歪头。

“你那眼神太让人讨厌了！想打架么！”

“……你是谁？”

“你说什么！就这么跟你的恩人说话啊！真是不可救药！”

“恩人？我的？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么？”

男人的话让维诺娜顿时无言以对。

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样。从在古城见面到现在，他一直都在昏睡着。就算刚刚遇到时的事他还记得，但那记忆一定很模糊，而且当时古城里又那么暗……就算对维诺娜完全没有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

“……啊，那个……不，我是说……”维诺娜顿时哑口无言，脸上闪过一丝羞愧难当的神情。

“……你是谁？这里又是什么地方？是你把我带到这里的？”

维诺娜向男人简单说明了在古城遇到他，又把他带回来的事，然后还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那么你就是我的恩人。”

“嗯……差不多吧……”

“非常感谢你照顾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大恩大德永世不忘。”男人以一种很客套的方式表达他的谢意，然后像王家或贵族一样单膝跪在了维诺娜面前。

“啊，等等，你用不着这样，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对不起……”维诺娜被男人吓得惊慌失措。

男人站起身后，完全不介意地低头看着维诺娜，并告诉她自己的名字：“我叫达奥斯。”

维诺娜与达奥斯一言不发地站在桥上，静静吹着夜风。

达奥斯靠着栏杆，继续仰望星空。

他在寻找什么吗？

维诺娜追着他的视线，也抬起头，看着夜空。突然吹来的一阵冷风让她不禁打了个喷嚏，然后把身体缩进斗篷里。维诺娜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演出服，动起来倒不觉得冷，可静静看着夜空却也着实冻得人难以忍受。

“……喂。”维诺娜朝若无其事的达奥斯说道，“……太冷了，回旅店去吧。”

但她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达奥斯依然出神地望着星空。

“……我要回去啦。回去了，行么？真的回去了啊？”

维诺娜无法忍受寒冷，便决定留下达奥斯独自回旅店去。她本想告诉达奥斯回去的路，但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算了，懒得管了。

维诺娜决定把所有的烦恼都扔在这个地方，然后朝都城走去。但她还是忍不住回过头去，偷偷看着达奥斯。

他完全没有追过来的意思。

“……真是的！”抱怨完的维诺娜又跑到达奥斯身边，然后拉住他的胳膊，想把他强行拖回旅店。

“这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可达奥斯却将目光转向首都，低声说了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

“啊？”

“这座城市里到处是死亡的气息。”

“……啊……”

在这座巨大都市内，矗立着由城墙和整个首都保护的王城，而王城与首都之间，还有一道壁垒和护城河。这里是世界军事大国米特加鲁兹的中枢城市。国家的运营并不只有光明正大的东西，像米特加鲁兹这种军事鼎盛的国家则更甚之。如巨大蛋糕一般的城市中，一定充斥着数不尽的愤怒、悲伤、怨恨和嫉妒，这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虽说“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这种说法有些怪异，但也不无道理。

维诺娜抬起头，用诧异的眼光看着达奥斯，然后继续拖着他，往首都的方向走去。而另一侧，一个少女正从桥上跑过来。

完全被达奥斯吸引注意力的维诺娜并没有留意到少女，她转过身时，两人便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哎呀！好疼……”维诺娜一下跌进了达奥斯的怀里。少女的发髻撞在她的太阳穴上，弄得她有点儿头晕。

“对不起！非常抱歉！”少女一边不停地道歉，一边捡起掉在桥上的零碎物品，从娃娃到文具、首饰，各种各样的东西散落了一地。

“快点儿吧！”

“爸爸！”

桥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催促少女的声音，男人身边站着一个中年女性，他们的前方是一辆马车，似乎是在等着三人。

看起来应该是一家三口，他们带着各自的行李，而马车上装着各种家具财产，像是在搬家……但他们那慌慌张张的样子却更像是趁夜出逃。

维诺娜有些惊慌地看着这一家人，突然留意到少女几乎急得要哭出来了，于是便开始帮她一起捡掉在地上的东西。

“谢，谢谢你！”少女接过维诺娜手里的东西，慌忙站了起来。

“莉雅！快走吧！”正准备上马车的女性开始催促少女，她便一边回过头向维诺娜道谢，一边飞快往马车方向跑去。

“……莉雅？”听到少女的名字后，维诺娜皱了皱眉。飞奔的马车中，少女似乎很恐惧似的依偎在妈妈的怀中……

维诺娜觉得，自己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少女的名字。

但却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她找遍了记忆中至今为止遇到的所有人，可没有一个是叫做“莉雅”的。

“维诺娜小姐，我们不回旅店么？”达奥斯突然向陷入沉思的维诺娜说道。他似乎已经看够了夜空。

“嗯？啊，对。”结果，维诺娜还是没能找到曾经与少女相遇的回忆，她只得切断了自己的思路，“能不能别叫我‘小姐’？‘维诺娜’就可以了。”

维诺娜带着达奥斯往都城里走去，有好几次她都忍不住回过头去寻找那早已消失在黑暗中的马车……

持续一周的疯狂庆典终于结束了，城市回归平静，人们又开始为生活奔忙。

“那么到贝内切亚见。”马戏团的成员聚集在城门口，与回乡探亲的人相互告别。

这次的公演收成不错，马戏团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将暂时歇业，因此一些出外闯荡的人便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回乡探亲。

“各位，多保重，我就此告别啦。”表演折木头的壮汉有些寂寞地说道，这一次，他就要离开马戏团了。

“娜娜，再见，保重啊。”

“嗯，姐姐也保重。”维诺娜笑着回应即将离开的跳舞少女们，虽然她知道这些人正偷看站在一旁的达奥斯，但却对此视而不见。

“快点儿，马车要走了。”团长一边拉着马车夫，一边催促回乡的人。几个人依依惜别地挥挥手，然后上了马车。

“一定要来我家乡演出啊。”少女们从飞奔的马车里探出头，招招手喊道。

“一定！一定去！”维诺娜一直追到了桥中间，不住地挥着手。

团长走到维诺娜身边，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安慰她。

“……大家还会再见面吧？”

“嗯，肯定会。”团长带着维诺娜，回到了留下的团员身边。虽然到下次公演还会有人回来，但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团长略带寂寞地望着众人，“走吧，去喝一杯。”

众人举起拳头，以示赞同到酒店喝酒的提议，接着一行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了夕阳西下的城市中。

不过十五岁的小女孩是不可能喝酒的，吃过饭之后，维诺娜便和达奥斯一起离开了。

“你可以留下的。”维诺娜一边擦拭着暂时用不到的弓弩，一边说道。

“很遗憾，这里的饭菜不合我的口味。”达奥斯拿过一柄弩，边仔细观察边回答。

“做得不错吧？”维诺娜看着把玩弓弩的达奥斯，得意地笑了笑。在她的房间里，从床到地板，一共摆了将近二十柄大大小小的弓弩。那些弓弩全都是由精灵制作的。

很久以前，世界上有一种名为“矮人”的精灵。他们被称为“岩石精灵”，擅长以纤细而复杂的工艺制造各种道具。虽然现在他们已经不存在，但一些人类继承了他们的技艺。房间里摆设的弓弩就是其中一个工匠专为维诺娜制作的。

“以前巡回演出时认识的人，他好像很看重我，就给我做了很多东西。”

“明白了。”

“精灵的技术很了不起吧。这两把是一对的，小而且特别轻，还能连发，观众看了都很惊讶。这把弯曲的弩还能射石子和铁球。墙边那个大的射出的不是箭，而是特制的回旋镖，这么大的东西，都不像弩了，倒像是大炮。还有……”

维诺娜兴奋地介绍着每一柄弓弩，达奥斯惊讶地看着她，用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保持沉默，然后突然发问道：“刚才，你的朋友离开后你显得有些怪。是我的错觉吗？”

“啊？”话题突然改变，维诺娜有些不知所措，表情瞬间阴沉下来，脸上留下了一丝僵硬的微笑，“……没那回事。为什么这么问我？”

“如果是错觉，那么我向你道歉。在我看来，你也想和那些人一样回故乡吧。”

“那种事……”维诺娜坐在沙发上，低声说道，“……也许有可能吧。”

达奥斯像是在等待下面的话一样沉默着，维诺娜用有些无奈的眼光看着他。片刻的寂静后，她轻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是被扔掉的孩子。”

十几年前，当时还不懂事的维诺娜被父母抛弃了。他们把她留在山路上，说要去找些吃的东西，便离开了，可结果三天都没有回来。后来，一个路过的马戏团收养了维诺娜。

这是她能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出生，以前住在哪儿。就算想回故乡，也不知道故乡是哪儿。感觉就像……无家可归……”

“抱歉，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没事没事。现在马戏团这群人就是我的家人，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哈哈，怎么说起这么消沉的话题了，不像我的风格呀。”维诺娜笑起来，阴沉的空气散去了。她站起身，打开窗户让冬日的冷风吹进房间，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

达奥斯望着她纤细的背影，自言自语道：“……无家可归么……”

人数减少之后，马戏团也不那么热闹，团员们在天黑前便从酒店回来了。男人们聚集在大屋里，无所事事地静静等待时光流逝。维诺娜也跑到那间屋里，站在床前凝视这座城市。她偷偷看着玻璃上反射的达奥斯的身影，不禁郁郁地叹起气来。

“哎，去尤格利特的船已经订下来了。”团长手拿航海时刻表走了进来。

“那咱们能在这个地方歇一个月吧。”乐队的青年弹着竖琴说道。虽然长假让人感到愉快，但也透出一种寂寞。

“不行，好像没有直接从米特加鲁兹出发的船，咱们得从福雷兰德走，下周末就要动身了。”

“什么！”团员突然大声吼道。虽然长假有些无聊，但时间太短当然更让人不满。

“……别跟我吼，这是上面的决定，少发点儿牢骚吧。”团长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这件事对他来说也很出乎意料。

马戏团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西侧大陆尤格利特，如果直接从米特加鲁兹乘船，连一个月都用不了便可以到达位于大陆北方的首都贝内切亚。

但如果从南侧大陆福雷兰德走，就必须经过陆路和海路，时间要花一倍以上。从米特加鲁兹出发后，要先南下穿过福雷兰德大陆，然后乘船经尤米尔和南尤格利特大陆才能到达。

一听说要长途跋涉，团员们无精打采地垂下了头。

“你打算怎么办？”团长向靠在门口墙上的达奥斯问道，“人数现在少了，你要是没什么打算，在找来新人之前不如跟我们一起走吧。”

团长唐突的提议让维诺娜吓了一跳，而达奥斯则皱起眉头：“……带上我？为什么？”

“你能吸引观众啊，只要站在那儿就能招来不少女人。”

“……不，我是说，你们什么也不问就随便带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到处去么？”

直到现在，无论是维诺娜还是马戏团的成员，谁都没问过达奥斯的详细情况。

他是什么人？

从何而来？

为什么倒在古城中？

除了“达奥斯”这个名字外，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

团员们面面相觑。

“说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作风。”乐队的青年点点头，又弹起他的竖琴。

马戏团的成员是一群居无定所的云游艺人，他们因各种原因四处游走，未来对他们来说只有不安。由于是这样一个群体，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去打听别人的私事。

“你想说就说吧，不想说也没关系。没人怪你，也没人逼你。谁都有那么一两件不想跟别人说的事。”团长一边拍着达奥斯的肩膀，一边笑着说道，团员们在旁边点点头，只有维诺娜低下头，轻轻咬住了嘴唇。

“但是！”突然，团长提高了嗓门，“我不会把女儿交给你的！”

“……又来了……”团员们都显得很无奈。

“维诺娜是我一手带大的，她是我的心肝宝贝！你想得到她，就先弄来一个国家一座城一条大船，还有财宝和一千个随从、一万匹马，等你干出一番大事业再说！明白吗？在那之前绝对不许碰她！必须离她一米远，只能看她十秒钟！”团长像个孩子一样大声吼着那些苛刻的条件，听得达奥斯有些不知所措。

“维诺娜在吗？”就在这时，之前遇到的那个学者爱德华出现了，他完全无视正盯着自己的团长，直奔屋里，朝窗边的维诺娜打招呼。

虽然团长极力反对，但在维诺娜的坚持下，他还是答应了外出的请求。

在爱德华的带领下，维诺娜来到了米特加鲁兹的一个兵营里。待在首都的这段时间，爱德华租借了其中的一间，将其当作自己的房间。

走进几乎被图书文件埋没的房间，维诺娜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高高堆起的书山摇摇晃晃的，似乎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她不禁缩了缩身子。

挂起的窗帘遮蔽了阳光，房间里阴暗得有些像洞窟。

爱德华完全没有注意到维诺娜的反应便开始准备工作，推开写字台上的书本，然后打开一本古书，放在了上面。

“你这一星期都去哪儿了？听说你去森林里没回来，我还想找人帮忙呢。”

……可真会说啊。

维诺娜在心里冷笑着。

“咦？那时的资料哪里去了？”

维诺娜看着正在不停翻找资料的爱德华，突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话题不会有什么进展。她一边想着自己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一边环视整间屋子，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那天在桥上和你在一起的魔法师……”

“杰斯特纳？”

“嗯，他呢？今天不在么？”

“啊，从前天起就不见了。”

“是不是去哪儿了？”

“谁知道呢。以前他就经常下落不明，到处都找不到，可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又回来了……你怎么问起他来了？”

“嗯？啊，没什么。”维诺娜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可她的表情里却写满了想要知道详细情况的好奇心。

爱德华突然惊奇地看着维诺娜，猜测她为什么会关注一个不起眼的中年魔法师，接着变得认真起来：“难道你见到他了？”

爱德华一下子站了起来，维诺娜就像逃避一样缩起身子，尽量用平静来掩饰加速的心跳：“没有，我没看见过。”

维诺娜的回答让爱德华有些失望，他再次坐回到椅子上，遗憾地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

房间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声音越来越近，然后在门前停下，取而代之的是敲门声。

“请进。”得到允许后，士兵走了进来。

“莫里森先生，有云游艺人找您带来的这位小姐。”

“云游艺人？”爱德华看了一眼维诺娜，问士兵，“有什么事么？”

“说是有人晕倒了。”

听到士兵的回答，维诺娜像是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样猛地站起来：“快跟我来！”

她拼命拖起爱德华，推开门口的士兵冲出走廊，向外面正在等待的马戏团成员跑去。

“等等，维诺娜！我的专业是历史！还有研究怎么办啊……”

“待会儿再说！学者不是应该博学多才么！”

维诺娜无视爱德华还没说完的话，便把他带回了旅店。

躺在旅店床上的果然就是达奥斯。维诺娜离开后不久，他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听着团员们谈笑，然后突然就倒下了。

“……和之前一样。”看着陷入原因不明的昏睡中的达奥斯，维诺娜低声说。和那天在古城中发现他时一样，达奥斯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却完全感觉不到生气。他只是静静地睡着，就如同一个寿终正寝的老人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时一样。

“……怎么办？”

“就算你问我……”

爱德华一边进行着不在行的检查，一边面露难色。虽然他是学者，但专业是考古，跟诊断病情完全是两码事。

不过由于工作关系，爱德华要经常出门在外，因此还有一些外伤和疾病的常识。他在团员帮忙从兵营拿来的包里找了一阵子，然后取出一片拇指大小的鳞片。

“这是蛇怪的鳞片。”

“蛇怪？”维诺娜和团员们都仔细盯着爱德华手中的鳞片。

“栖息在南福雷兰德大陆上的一种怪物的鳞片，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把它碾碎涂在伤口上，伤口就会愈合。”爱德华一边说一边往桌子边上走去，把鳞片放在杯子里，然后用勺子不停地碾着，直到它变成粉末。

“……不是药能治好的。”达奥斯突然醒来，看着天花板说道。

没有伤，只可能是疾病，那么特效药一定会有用。想到这里，维诺娜开始劝他喝下药。

但是达奥斯还是躺在床上，只摇了摇头：“不是病，是生命力正在流失。”

“生命力？”

“对。对我来说，‘玛娜’就是生命力，但这片土地上的玛娜太稀薄了。由于自然活性元素玛娜匮乏，所以我也受到了影响。”

听完达奥斯的说明，众人都困惑不解。

玛娜是让自然充满活力的不可缺失的能量。草木发芽、开花结果，除了需要阳光、水分和土壤之外，还必须要有玛娜。

但那只限于自然界。

从来没有听说过，人类会受玛娜的影响。如果会受到影响，那应该是属于动物或原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精灵一类的物种。

达奥斯应该不是人类，而是精灵吧，维诺娜越来越困惑不解，而在她身边，是两眼放光的爱

德华："你到底是什么人？会受到玛娜的影响……你不是人类吧？精灵吗？在太古时代就灭绝的精灵难道还有幸存下来的？你还有同伴么？你是掌管什么的精灵？森林？岩石还是水？"

"不要问个没完！"看着如连珠炮一样问起来没完没了的爱德华，维诺娜有些恼火，用一种异常愤怒的眼神狠狠地盯着他。

爱德华被维诺娜的气势吓到，不敢再吭声。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达奥斯的兴趣并没有因此消失，不停在脑海中自问自答，琢磨着眼前这个奇妙青年的真相。

"……旅程太长了，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一言不发的达奥斯突然开口说道。

"你不说也没关系。"维诺娜边威胁爱德华边制止道。

但是，达奥斯就像抛弃了一切犹豫和迷茫一般地继续说着："我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拯救危亡故乡的东西。为了故乡，我走遍了很多世界，但是哪里都没有……这里是我最后到达的地方，可是也没有……"

"最后？"

"对，以后我可能再也没有继续旅程的力量了。如果在这里也找不到，我可能要和故乡一起毁灭了……不，也许已经毁灭了吧。"达奥斯望着天花板，长长吐了一口气，有些哀怨地说自己是个愚蠢的人。

"你要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趁维诺娜不备，爱德华继续追问道。

达奥斯静静盯着天花板，过了很久才开口："……巨大之实……"

城市里飘荡着一种纷乱的气息。

士兵的铠甲就像警钟一样一刻不停地响着。市民们畏惧一切战争的先兆，他们只关起门窗，不肯轻易外出。

首都北部的瓦尔哈拉平原上发现了数量异常的怪物。有报告称，一般不会出现在人类居住地的怪物竟然在平原上游荡，成群结队地行动。

接到警备兵的报告后，军队决定在怪物袭击首都和邻近村镇前出击，以防患于未然。军队对原因不明的异常情况困惑不解，另一方面早已开始准备出击，好打上一场持久战。

刚刚进入新的一年，战争就要爆发了……市民们感到非常不安，难道今年依然只有无尽的叹息而已吗……

讨伐怪物的吼声响彻天际，士兵们整装待发。他们列队整齐，向着城外行进，铠甲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维诺娜从旅店的窗户里看着外面的景象，其他的团员都为即将到来的远行做准备去了，只留下她来照看虚弱的达奥斯。

达奥斯的身体每况愈下，脸色变得越来越差，几乎没有一点儿血色，他睡着的时候就像死人一样……

"战争要开始了？"外面的吵闹惊醒了达奥斯。

"好像有不少怪物在北边的平原出现了。所以他们要在怪物开始袭击之前解决掉。"

"为什么？"

“如果放任它们不管，可能会袭击人类的。”

听到维诺娜的回答后，达奥斯不禁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不一会儿，又开口说：“现在就假想受害后的情形，裁决还没有犯错的人么？光凭可能性来判断，而不理会是否会成为事实么？只是聚集在那里，就要被消灭？”

“人类的势力范围可是很广的。”如果有人侵入到自己的领地内，就要消灭入侵者，这就是动物的本能，为炫耀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人类身上尤其明显，因为他们的领地非常广阔。维诺娜解释说。

因为人类太脆弱了。他们既没有野兽的獠牙，也没有飞禽的双翼，因此非常恐惧异类侵入自己的领地，更会奋起反击。

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生物其实是人类。

但同时，他们又是最强大、最恶毒的。

曾经，脆弱的人类在遭受攻击时只能选择逃走。

……但是，现在不同了。

人类拥有智慧，明白扩大领地与资源丰饶的关系。在山间的荒野上，人类踏出了历史的第一步，他们翻山越岭，穿过森林，走出沙漠，渡过海洋，掌握了技巧，也构筑了历史。

智慧让武器出现，人类使用武器，将自己领地内多余的东西清除，建立了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只属于自己的秩序。他们不断清除动物、植物、怪物甚至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类，在排除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一切。

总有一天，人类还要自由翱翔于蓝天，将天空也据为己有。

然后，这世界将被人类蚕食殆尽，并与人类一同灰飞烟灭。这就是他们渴望繁荣、占据一切的最终下场。

也许，“保护自己的领地”就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人类的所作所为本就没有理由。

如果一定要说出理由，那么应该是，人类在寻求死亡。

人类掌握世界就是一种破坏，这些高等生物是不可能不明白的。他们的行动理由，也就是“死”。

“人类也许是这世界的毒瘤吧……嗯？我好像说了奇怪的话，对不起。”维诺娜用食指揉揉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股脑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全倒出来，多少都有些难为情。

“……你讨厌人类吗？”

达奥斯的问题让维诺娜不知错所，她立刻让视线逃到了屋外。可是……

“以后你就和我们一起四处巡回演出吧。”她并没有回答，只是扯开话题，“肯定很有意思，是吧？”

维诺娜满脸堆笑地坐在了床边。

平原怪物讨伐战开始后的几天，马戏团离开米特加鲁兹，前往西侧大陆尤格利特首都贝内切亚的时候到了。为跋山涉水而准备的行李在旅店的院子里堆得如山高，团员们正汗流浃背地往马车上装，认真仔细地整理着。

维诺娜将收拾行李的事情交给团员后，便去了爱德华那里。

达奥斯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知他是否能坚持到尤格利特。虽然同意让他和大家同行，但是由于病情严重，团员们建议维诺娜把他留在米特加鲁兹，也许送到神殿的疗养所会更好一些。

但既然答应带达奥斯走，就不能把他留下，维诺娜拒绝了团员的好意。可实际上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不得已只好找爱德华帮忙。

“……你还真是执着啊……”听完维诺娜的话，爱德华爱搭不理地回答，一边不断翻着各种书籍一边忙手头的工作。

自从前几天达奥斯晕倒，爱德华没能问出个因为所以后，他的情绪就一直不太好。

“……也不是。我只是想帮他回故乡而已。”维诺娜一边试探爱德华的情况，一边略带不满地说着。只要是与研究有关的事，他就会满腔热情，但此外则一概置若罔闻，维诺娜不禁对他的这种性格有些恼火。

但是，现在维诺娜有事相求，因此也只好暂时忍了。虽然之后她又去找过爱德华几次，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甚至还被拒之门外，而离开米特加鲁兹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

“……能不能想想办法？就没有什么好主意吗？”等在城前面的维诺娜抓住爱德华，询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带上达奥斯一起走。

“我要去阿尔法尼斯坦，下次再说吧。”爱德华与马戏团一样，也要离开米特加鲁兹了。他回到兵营，收拾出一堆行李，依然没有帮助维诺娜的打算。

无奈的维诺娜只得另想办法寻求帮助。

“去阿尔法尼斯坦也要经过福雷兰德吧？正好跟我们顺路，那么到福雷兰德为止我就帮你做研究吧。”

“真的？”爱德华的态度突然改变，似乎一下子就打起了精神。

“就，就到福雷兰德，只到福雷兰德。”

“好啊好啊，那我得先做好准备。”

“不要忘了达奥斯的事，你要是不帮我办好，我就不管你。”

“知道知道。”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爱德华带着有些焦急的维诺娜又回到了兵营。他脸上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脑海中已经开始构建研究的计划。

“可是，工作怎么办啊？就光弄研究行么？”虽然帮忙研究是维诺娜先提出来的事，但一旦决定下来，她便要将爱德华的注意重新吸引到自己原来的目的上。

但是对爱德华来说，与维诺娜进行的研究要远远超过米特加鲁兹的工作，因此他并不介意：“说是要改变世界之类的，挺诡异的。有几个研究员因此销声匿迹了。”虽然他并没有说自己做的是什么工作，但那似乎是国家级事项。如果能成为现实，人们的生活水平将大幅提高，世界也将焕然一新，似乎是一份能一举成名的工作。不过像爱德华这样从外面来的研究员其实并不知道工作的具体内容，一般都是国家雇用的研究员统筹规划，然后他们只要按照指示做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什么麻烦事就好。”爱德华把维诺娜招呼到屋里，自己站在走廊的窗户前向王城望去……

“……带他去尤格利特是明智之举。”为寻找治愈达奥斯的方法而翻遍各种文献的爱德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米特加鲁兹。

虽然无法确定，但从前几天的谈话来判断，达奥斯的虚弱是因为玛娜减少，米特加鲁兹一带的自然活性元素玛娜稀薄正是他的病因。那么只要带他去玛娜多的地方，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能去的地方有两处：阿尔法尼斯坦西南方的水镜尤米尔之森，或者是尤格利特南部的精灵之森。

尤米尔之森是现在惟一确认存在的精灵——妖精居住的地方，而精灵之森里有一棵名为“伊格德雷西尔”的巨树，据说树上住着精灵。

精灵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就必须要有玛娜，在玛娜不存在的地方精灵是无法长存的。也就是说，有精灵的地方一定就是玛娜浓密的地方。

幸好维诺娜等人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是位于尤格利特的贝内切亚。从那里到精灵之树——伊格德雷西尔所在的精灵之森也只有咫尺之遥。带达奥斯一起走总比把他留在米特加鲁兹要好。

“……原来如此。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看着兴奋地走出房间的维诺娜，爱德华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别忘了你要帮我做研究。”接着他又问了多余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你什么也没问过么？”

“……你说达奥斯？”

“是啊。如果玛娜真的能让他恢复，那么他也就不是人类了。可他到底是什么人呢？难道是没有被确认的精灵？他掌管什么？有什么力量？”

“……我不知道。”

“真想仔细问问他。你能不能帮我……”

话说到一半，维诺娜就紧紧抓住爱德华的衣领：“……如果，如果你敢把达奥斯当成像我一样的实验动物，我就去告诉你的家人！我要让你的儿子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喜欢揭别人伤疤的龌龊学者！我要告诉他们一切，然后夺走你的家人！”

“……我没想过那么干……”

“听好了！绝对不要碰达奥斯！如果你敢试试，我就让你完蛋！让你生不如死！”少女纤细的手臂一下子把男人扔了出去，摔在地上。维诺娜盯着蹲在地上的爱德华，眼中充满了愤怒与厌恶，“我会遵守诺言，帮你做研究。”

轻声说完这句话，维诺娜便留下爱德华准备离开，可刚走出门，她就碰到了下落不明的杰斯特纳。看着睁大眼睛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维诺娜咋咋舌，看来刚才的谈话已经被他听到了。不过维诺娜什么也没有说便从走廊消失了。

渐渐远去的城市被晚霞映得火红。

寻找独角兽的事看来只能先搁置下来，维诺娜坐在摇摆的马车上无聊又有些悲哀地叹着气。

达奥斯在她身边静静地睡着。如果没有遇到他，自己也不会变得这么郁闷，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怨恨。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了……而且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维诺娜用披风的帽子遮住眼睛，然后把脸深深埋入膝盖中，不断地打起哈欠来。

这几天由于太匆忙暂时忘记了疲惫，但身体却有些不堪重负。公演空闲的这四天里，维诺娜一直都在奔波，根本没法好好休息。再加上生活的压力，她染上了叹气的习惯。

……真想好好睡一觉。

心里默念着，她又叹了口气。

赤红的血水在地上凝结，手臂断落了。周围都是面目狰狞的首级。

所到之处遍地是人类的尸骸。脉搏依然在跳动，但流淌的鲜血却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异味。

“……为了拯救故乡，我必须要铲除这个世界的毒瘤！这是拯救世界的开始！”站在血海中的达奥斯高声喊道，用一种出离愤怒的目光盯着愕然呆滞的爱德华和另一个士兵。

“不要……不要啊，达奥斯……”半跪的维诺娜按着手臂低声呻吟道，几乎晕厥的疼痛传遍全身，痉挛让她快要一头栽倒在地。

维诺娜无法聚焦的视线四处搜寻着达奥斯，接着她看到一只手向她伸来，头上传来了他的声音：“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为了拯救你和世界。”

但是，维诺娜看到达奥斯手掌的那一瞬间，因疼痛而扭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恐惧。

达奥斯的手上，沾满了被他亲手杀死的士兵的鲜血。

维诺娜猛地回过神来，意识从疼痛又回到现实中。

“不，不是的！不是那样的，达奥斯！哇！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鲜血染满了双手和双脚，维诺娜向达奥斯爬去。但达奥斯转身离开，甩开维诺娜想要挽留他的手，向着血海中走去。

“……永别了，维诺娜。”只留下一句话，达奥斯便消失在了夜色笼罩下的古城中。

“……没有睡么？”

听到声音后，维诺娜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她发现达奥斯正拄着杖不稳地走上连接着船舱和甲板的台阶。

“睡着了……但是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维诺娜望着夜晚的地平线回答。

爱德华说得对，离开米特加鲁兹，达奥斯的体力便开始渐渐恢复，从福雷兰德港出发后，基本已经能起来了。往尤格利特的航程已经过去三天，现在他还可以依靠手杖四处走动了。

可是，维诺娜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差。

自从进入福雷兰德后，她就开始渐渐无法入睡。虽然已经连续四天没有合眼，但刚刚睡着，却又惊醒了，然后无法继续入睡。如果再这么下去，到达尤格利特后恐怕维诺娜就要病倒了。

“大家都在为你担心，当然，也包括我。”

“谢谢，让大家担心了，真是对不起。这种情况偶尔会发作的，不过过段时间就没事了。”

“那就好。”达奥斯走到维诺娜身边，望着笼罩在夜色中的海面。就像当初的维诺娜一样，达奥斯什么都没有问，只是静静地和她一起看海。

船在海上掀起一阵阵白浪与水花，在没有月的夜空中，回荡起一首别样的旋律。

偶尔，淡淡的月光透出云层，向海面投过一丝浅银。

“……有句话，无论如何都想问你……”似乎是一直都想问的话。维诺娜把手伸向掀起的浪花，她的表情诉说了一切。

“什么话？”达奥斯答应了维诺娜的要求。

“……真正的达奥斯……到底在哪儿呢？这里？还是另一个地方？”

虽然答应了维诺娜，但达奥斯却无法理解她的问题，显得有些茫然。由于无法理解，也没有回答的打算。

可是正当他准备反问时，维诺娜却突然开口：“唉，还是算了吧。”她笑着改变了话题，“我还真是多事，真可笑。”

随便带回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还照顾他，然后为了让他恢复又带他渡海……维诺娜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相似吧，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在彼此的眼中都映出了自己的影子……”

“相似？”

“对，所以你才想帮我。由于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所以就会觉得帮助对方，就等于帮助自己。”

“噢……那，达奥斯也会帮我么？”

“当然了。”

达奥斯似乎笑了。虽然在黑暗中无法看得清楚，但那是一丝让人心痛的微笑。

到达位于北尤格利特大陆的水都贝内切亚后，维诺娜便与达奥斯一起出发前往南边的精灵之森了。

原本到达贝内切亚的时候，达奥斯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两人还是决定前往森林里寻找精灵栖息的树。

森林里的精灵之树伊格德雷西尔有可能与达奥斯故乡的“卡兰”是相同的物种。如果是那样的话，说不定他就能找到巨大之实，就算找不到，也能获得一些相关的情报。

两人决定立刻从贝内切亚动身出发寻找精灵之树，但却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听说维诺娜要和达奥斯一起出去时，闹别扭的团长拒绝提供资金援助，一切都要由他们自己解决。

“……真是的，又不是孩子了。”

维诺娜在路过哈梅尔村时进行了一次表演，但她一直沉默不语。团长并不是担心他们会私奔，而是要她在贝内切亚的公演开始前赶回来。一想起团长那罗里罗嗦的态度，维诺娜就像孩子一样生起气来。“偶尔发作的情况”已经过去，现在她可以放心地演出了，不过她所射出的箭总是带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杀气。

“……微笑。”在后面兼任助手的达奥斯小声提醒道，维诺娜的脸上立刻显现出一丝笑容。

“有这么多钱，应该足够往返的路费了。”维诺娜一边数着钱袋里的钱，一边盘算着今后的旅费开销，演出的收入刚好够用。

“那明天就出发吧。”有些焦急的达奥斯提议道。

不过维诺娜还是希望能再等等。虽然单是往返旅费还够用，但要是算上住宿和伙食费……而且达奥斯的身体也才恢复不久。

但是确实不能耽搁太久，不然可能赶不上贝内切亚的公演了。

边走边筹集旅费也是个不错的办法，维诺娜寻思着，突然看到连接湖上广场与小镇的桥上走

来一个少女。

"啊，莉雅，嗨！"维诺娜招手示意，少女也微微挥了挥手。

少女名叫莉雅·斯卡雷特，是维诺娜到哈梅尔之后不久认识的。虽然她们在米特加鲁兹见过一面，但莉雅已经不记得维诺娜了。

那时她显得相当慌张。维诺娜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因此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米特加鲁兹的事。

"……该怎么办啊？"维诺娜有些困惑地看着达奥斯，因为她和莉雅约好要去附近的海滩捡贝壳了。

达奥斯最近已经渐渐变得温和起来，他笑着对维诺娜说道："去吧，要懂得珍惜朋友。"

"嗯，谢谢。"

维诺娜带上一柄防身用的弩后，将另一柄和钱袋一起留给达奥斯，便跑到桥上找莉雅了。她急匆匆地拉起莉雅的手，两人离开了广场。

能认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维诺娜兴奋不已。由于一直跟着居无定所的马戏团四处云游，她几乎没有认识朋友的机会。

在米特加鲁兹相遇时，维诺娜已经感觉到自己熟悉莉雅名字的原因了，但现在与她在一起，反而又渐渐淡忘了。

第二天，与莉雅说过再见后，维诺娜便与达奥斯一起往南方的精灵之森出发了。哈梅尔是连接南北尤格利特大陆惟一的陆路，因此回贝内切亚时还会从这里经过。由于期待着与莉雅再次见面，维诺娜不禁用力握住了缰绳。

翻过山，再经过尤格利特南部的小村贝鲁阿达姆，维诺娜与达奥斯来到了一片枝繁叶茂的密林前。

眼前是一片充满生机、绿色繁盛的森林。站在这里，任何人都会明白玛娜对大自然到底有多重要。这里的风景与米特加鲁兹完全不同，连树木的呼吸都仿佛隐约可听。

"……真棒啊。"维诺娜被枝繁叶茂的绿树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环视森林的达奥斯将目光停留在了中央一棵无比巨大的树上，他看着那棵比其他树木高出一圈的参天巨树，不禁感慨万千。达奥斯突然飞快跑进森林，似乎要穿透每一棵树一样，直奔参天巨树而去。

"达奥斯，等等我！我追不上你了！"维诺娜也慌忙跑起来，朝早已消失在森林之中的达奥斯拼命追去。

"达奥斯！你在哪儿啊？"刚进森林不久，维诺娜就找不到达奥斯了，她只得一个人在迷宫中徘徊。由于偶尔能从树木枝叶的缝隙间看到巨树，前进的方向也清晰了不少，而达奥斯一定就在那棵树附近。维诺娜抬头望着巨树，在满是植物香气的树林里穿梭前进。

突然间，眼前的视野变得无比开阔。

森林中的其他树木并没有在这里生长，只留下了一片广场似的空地。

空地中央，粗壮的树根牢牢抓着大地，繁茂的枝叶直冲天空。

精灵之树——伊格德雷西尔。

正像传说中的一样，这是一棵真正的参天巨树，即使有精灵居住在上面也不足为奇。

维诺娜顿时目瞪口呆，脑海中一片空白地抬头望着巨树伊格德雷西尔。不一会儿，她回过神来，开始在周围寻找达奥斯。

没花多长时间，维诺娜就在伊格德雷西尔的下面找到了达奥斯，他正跪在密如网丝，牢牢抓住大地的树根旁。

“……不是这棵树？”维诺娜感觉到达奥斯的失望，自己也不禁失落起来。

“……不，这棵树就是卡兰。”达奥斯摇摇头。

伊格德雷西尔就是达奥斯故乡的卡兰。准确来说，寄宿在这棵树上的“意识”与卡兰是相同的。

这棵参天巨树上寄宿着意识，也就是所谓的“有精灵居住”。

由于树有意识，因此也就被神化，成了树之神一类的东西。于是，这棵树产生出滋润大自然的力量——玛娜，并担负起令自然界活化的使命。

因为产生了玛娜，这棵树本身更是异常繁盛，存活的时间也特别长。树木一直生长下去，寄宿的意识越发充满活力，产生的玛娜也就越旺盛。

寄宿其中的意识产生玛娜，又得到玛娜的滋润，这就是在达奥斯的故乡被称为“卡兰”，在这片森林里被称为“伊格德雷西尔”的参天巨树。

“但是……这棵巨树的意识已经死亡了……”虽然巨树的确是卡兰，但却不是达奥斯渴望的形态。外表看来充满活力的神树却已经从内部死亡了。

寄宿在树上的意识也一点点消亡，渐渐无法再产生出玛娜。现在还枝繁叶茂的巨树在不久以后就会变得和森林里的其他树木还有米特加鲁兹的树木一样枯萎。

这样一来，达奥斯就无法得到巨大之实了，他甚至不能和逐渐消亡的意识交流。

“……树终将枯萎，意识和玛娜都会消失，这片树林也将随之而亡……就像我的故乡……”

“……达奥斯……”维诺娜轻轻靠在达奥斯身上，一边安慰他，一边在心里自责。

可是，达奥斯的无家可归却让她的心中暗暗涌动起一阵不经意的喜悦……

待续

To Be Continue



“跟导演说说，剧本多加点感情戏也不是难事，总比雷电那小子老想演忍者戏好。”对于左轮的建议斯内克其实也很赞同，但更清楚小岛导演风格的他对此不报什么希望：“其实前后下来咱们女角色也不少了，你看奥尔加、弗琼、引领者她们……”

“夏娃呢？这次她不来了么？”左轮对于上面那几个名字显然没什么好的回忆。

“导演没这意思，再说上次拍那段戏翻车后她觉得咱们剧组太危险了。”

“啧。”左轮惋惜地叹了口气……

电影明星的一天

METAL GEAR

——《潜龙谍影》同人小说

文/悠闲　编/暗星

7：00

TIME

在早晨7点钟的时候，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让斯内克被迫离开了梦乡。

他伸手拿起床头电话，里面立刻传来了经纪人美玲熟悉的声音。一如往日，她的目的是转告斯内克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安排，比如今天上午就要先去拍摄基地为宣传片拍外景部分，下午则是签名会和宣传活动。

放下话筒后，斯内克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昨晚的宿醉之后现在脑袋还隐约发疼，可以的话他真想偶尔也耍耍大牌宣布今天取消一切活动，但是他脑海里马上出现了美玲的脸，这个年纪比自己小不少的女人一旦谈到工作就无比认真，如果自己推掉工作，只怕接连有三四天都得听她的唠叨，夹杂着一大堆自己不太理解的谚语。一想到这里，斯内克还是决定取消这个念头。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从床上慢慢坐起身来。

走进浴室冲了个热水澡，斯内克才算好过了不少，简单洗漱过后，他对着镜子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仪容，一切看上去都很令人满意，除了那已经成为自己标志的胡子。斯内克有些沮丧地叹了口气。其实他并不太喜欢留这种样式的胡须，但是现在这张脸已经出现在全世界，在电影院门口的海报上，在地铁站旁边的招牌上，在电视的快餐广告上，自己在大家心目中就定位成这个样子，所以就算在没有拍戏的档期，斯内克也被造型师和制片人牢牢叮嘱不要轻易刮胡子。



当初是怎么想出这个造型的，好像是别人，不过似乎自己也觉得不错才同意的。斯内克回忆着从前的事情，他发现最近自己的记忆力似乎也有些下降，看来似乎以后还是应该少去PARTY狂欢，还有——他低下头摸了摸自己的腹肌。外表看上去虽然还很结实，但自己已经觉得有些松散，看来还要多找时间去几次健身房，毕竟这件事关系到自己的演艺生涯。是的，他就是索利德·斯内克，大片《潜龙谍影》系列的主演，全世界几百万人的偶像，而且无论多么危险的镜头，飞车，跳伞还是打斗，他都宣称绝对不用替身演员，即使床戏也一样。

8：30 TIME

整理好一切后，斯内克下楼到车库开出了自己的跑车。比起这辆黑色跑车来，他实际上更喜欢亲手驾驭摩托车飞驰的快感，上学的时候就时常翘课和几个死党一起去二环路上飚车。大多人都不知道，实际上“潜龙谍影”（METAL GEAR）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他当时亲手改造爱车的灵感，而且在拍摄第一部的时候应他的要求，小岛导演特意在最后加了一段摩托追逐的戏，影片上映后这段戏反响甚佳，之后在第三部里面又如法炮制，大大加长了飞车的情节，不过这次出了不小的问题。剧本里面翻车的一段戏，因为斯内克一时兴起开得过快，结果应该受伤的女演员夏娃没什么事，反倒是斯内克自己失手摔了出去，在医院里面躺了快一个月，影片进度也耽搁了不少。从那以后，经纪人就禁止他非工作时间再接触摩托了。

打着油门，斯内克不情愿地慢慢开着车赶往拍摄基地，和他驾驶摩托的本事比起来，汽车只能算是勉强及格，前后三次才考到驾照，就这样子还是有两次超速被警察记下来，好在当时的交警也是他的影迷，没有声张出去，斯内克身为大牌明星之中的模范名声才得以保住。

9：30 TIME

当他抵达片场时，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到位，正在忙着布置拍摄的外景基地。这次选在了临时布置的废墟城市，斯内克一走进来就被烟尘呛得咳嗽起来，环境和第一部拍摄时大部分在室内是没法比了，但看上去总比第三部

时的森林外景好。那该死的鳄鱼，还有马蜂！一想到当时沼泽里拍摄的几个月，斯内克现在晚上还会偶尔做噩梦。

斯内克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下，接过宣传片的剧本翻阅着。大部分都是动作戏——这本来就是这部戏一贯的风格。斯内克抬头看看离自己不远处立着的Metal Gear，从第一部戏开始，它和自己一样已经成《潜龙谍影》系列的招牌，第一部最后出场大受欢迎，续集的时候一时兴起安排了几十部出来，令道具组叫苦不迭，预算也差点失控，第三部迫不得已只好用了比较省钱的样式。

和前三次相比，这一次的Metal Gear直立的两足看上去更有些人类肌肉的感觉。看起来导演也收集了不少当下流行的意见。斯内克在心里面比较着前后几次的Metal Gear想着。

准备就绪之后，造型师为斯内克染上白发——这次的造型别出心裁，事先连斯内克也没有料到导演会打出老年版自己这张牌，第三部时他扮演独眼角色就已经令不少人大跌眼镜，不知道这次宣传片出来后又会引发大家什么感想。看着镜中须发花白，眼角布满皱纹的自己，斯内克又叹了口气，希望FANS不要减少就好了。

穿好那身熟悉的迷彩紧身衣，系好头带，投入到拍摄现场的斯内克还是表现出了大牌演员的气质，此刻的他看上去就真的如同一名久经战场的特种兵战士。

灯光到位，烟雾到位，摄影到位，随着导演一挥手，拍摄随即开始。

各色服装的士兵们从城市角落中浮现，他们手持各种武器，武装到了牙齿，但是在一个人面前，他们都是无能为力。

白发的斯内克依然以矫健的身手从隐藏的角落中出现，时而藏身于巷子的死角，时而隐身于楼顶的通道，每当他在士兵面前突然杀出，就必然带来一两个人的倒下。

“OK，下一段！”导演满意地放下手，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第一部开始时的老班子，大家都合作多年，很多地方不必详细指点就心领神会。

接下来是宣传片的一段重头戏，剧本上要求斯内克钻进一个汽油桶，在滚动数圈后挡开子弹后再顺利冲出。

但这个时候麻烦事情来了，前半部分斯内克倒是顺利地钻进了汽油桶，但转动的圆柱体的行进路线显然没有预料的那么精确，滚动了两圈之后就偏离了预定路线，歪进了旁边的沟里。

“卡——重来！”导演高喊道。

第二次还是不够顺利，汽油桶被一块崩飞的石头卡住，半途停了下来。

“卡——重来！”

接连十几次都是如此，太阳渐渐升至天顶，演员们都在忍耐着浑身湿透的军装，动作也开始迟钝起来，好在这一次汽油桶终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顺利地翻滚了五周半之后转进了死角，接着就该是斯内克冲出反击，但是过了好一阵却迟迟没有反应。

“卡——呕呕呕……”这一次发出声音的是斯内克，早已经在里面天旋地转的他终于忍不住大吐起来。导演无奈地一挥手，工作人员急忙冲进去扶出斯内克，递给他毛巾和矿泉水。

“我……没事。”斯内克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只觉得周围所有东西都在转，“休息一会儿……继续……”

13：00 TIME

一直折腾到下午1点钟，导演才宣布上午拍摄结束。松了一口气的斯内克疲惫不堪地坐在一旁，看着工作人员分发盒饭，不过这时候他实在没什么胃口。此时，后面有人拍了怕他肩膀。

“来一罐吧，看你没什么精神。”说话的是左轮，他手里拿着两罐冰好的啤酒。

“不好吧，下午还有活动。”

“戏不都拍完了么，再说啤酒，啤酒而已。”

斯内克没再拒绝，接过一罐一仰脖就一口气喝干，凉意伴随泡沫润过喉咙的感觉的确不错。

左轮也坐下来，另一只手转着笔，这本来是他当初为了戏里面转枪的情节练习的，长时间下来就养成了习惯，总要转点什么才安心。他和斯内克在拍第一部的时候就合作演出，而且前后潜龙谍影三部曲系列里面都有登场，是大家公认的最佳男配角，两个人除了是工作上的拍档之外，私下里也是无话不说的好友。

“上午不见你，干嘛去了？”斯内克问道。

“反正没我事，我就去隔壁《死或生》剧组那边转转。”提到这个，左轮就打开了话匣子，“看看人家前后也拍了三四部，每次女演员都是越来越多。同样是沙地，人家现在都穿着泳装打打排球，就算只看着也舒服。再瞅瞅咱们，从第一部开始难得有个女角，续集的时候还把人给换下去了。”

“嘘！小心她听见。”斯内克急忙做个噤声的手势，同时斜眼看看远处的一名女子，发觉她没在留意才松了一口气。左轮说的当然就是梅丽尔，第一部的时候和斯内克合作出演女主角，但是由于人气的关系，拍第二部的时候导演把她的戏份取消掉了，这令梅丽尔一度大怒，和斯内克本人也闹得很不愉快。这一次虽然经过多次洽谈，双方表面上又言归于好，谁知道还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跟导演说说，剧本多加点感情戏也不是难事，总比雷电那小子老想演忍者戏好。”对于左轮的建议斯内克其实也很赞同，但更清楚小岛导演风格的他对此不报什么希望。“其实前后下来咱们女角色也不少了，你看奥尔加、弗琼、引领者她们……”

“夏娃呢？这次她不来了么？”左轮对于上面那几个名字显然没什么好的回忆。

“导演没这意思，再说上次拍那段戏翻车后她觉得咱们剧组太危险了。”

“啧。”左轮惋惜地叹了口气，换了个话题，“拍了这么多部，场景是越铺越大了，估计再拍下一部时候剧组得租颗卫星才能把观众吓住。”

“已经定下来有下一部，你听谁说的？”斯内克问道。

“猜的。”左轮肯定道，“但估计差不多，只要大家还买帐，当初导演还说拍完第三部就不拍了，现在咱们不还是又凑到一起了。”

“也对……”斯内克把手里的空啤酒罐捏扁，随手扔在一旁。

16：30 TIME

下午的新片预告发布会上，一大批记者如同警报后杀出来的敌兵一样源源不绝，闪光灯比监视器还要密集地笼罩在斯内克四周。总算这种场面斯内克见得多了，他按照公司交待，程式地回

答着每一个问题。

“请问斯内克先生，你对潜龙谍影系列最为满意的是哪一部？”

“下一部。”

“请问斯内克先生，影片中历代Metal Gear的造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台？”

“全部。”

“请问斯内克先生，预告片中你最后吞枪的一幕是否代表这部故事进入完结篇？”

“很遗憾，目前还无可奉告。”

“请问……”

签坏了两支笔之后，总算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斯内克从人群中艰难地杀出，戴上墨镜和假发，像电影中一样躲避影迷的他最后好不容易摆脱了追随者，和美玲在约好的地方见面。

“辛苦了。”美玲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夹，“明天你没有工作安排，可以休个假，但一定要注意身体。”

“是。”斯内克点点头，他现在只想早点回去睡一觉。

“另外。”美玲突然抬头看看他，“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斯内克有些诧异地看着自己的经纪人，印象里面她很少谈工作以外的话题，他突然觉得这个短发女孩子有时候看起来别有一种魅力。

19：00 TIME

“你说什么？”在西餐厅里，斯内克放下手里的叉子，“公司有意向和X360合作？”

“目前还只是洽谈阶段，对外方面还是宣称我们继续和PS3完成潜龙谍影第四部的拍摄。”美玲一脸平静地说道，“对方开的条件不错，上面也认为可以考虑，主要是来征求你的意见。”

斯内克紧皱着眉头，他一向不太擅长考虑这些事情，虽然之前《潜龙谍影》第一部也曾在拍摄好后加入了不少动作戏，和另外一家制片厂NGC发行了特别的DVD版本，但像目前这么早就决定跳槽还是第一次，他也知道目前PS3的情况不算很好，被X360和WII两大制片厂夹击，而他们正准备把明年完成拍摄的这部《潜龙谍影》最新系列作为独家发行的大片之一，如果自己跳槽的这个消息宣布出来，只怕又会引起一番动荡。

“但是，《潜龙谍影》系列出道以来一直也都是和PS合作的，现在这样子不太好吧。”斯内克有点迟疑地问道。

“我们只是合作，又没有签下卖身契，再说……”美玲停顿了一下，“你的出道作品不是和FC合作的么。”

斯内克脸一阵发红。他知道美玲不是故意讽刺，在和PS签约之前，《潜龙谍影》系列曾以《合金装备》的名字和在当时垄断业界的制片厂FC旗下出过两部作品，但当时的斯内克和小岛导演都还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虽然两部片子被一些影评人士誉为大有潜力，开创思路的评语，但最后还是湮没在当时大片的潮流中，直到后来重拍《潜龙谍影》后才一举成名，到现在连斯内克自己也都快忘记了这昔日的历史。

“你说得对……总之，先拍完这部片子再考虑吧……”斯内克开始觉得晚餐味如嚼蜡起来。

2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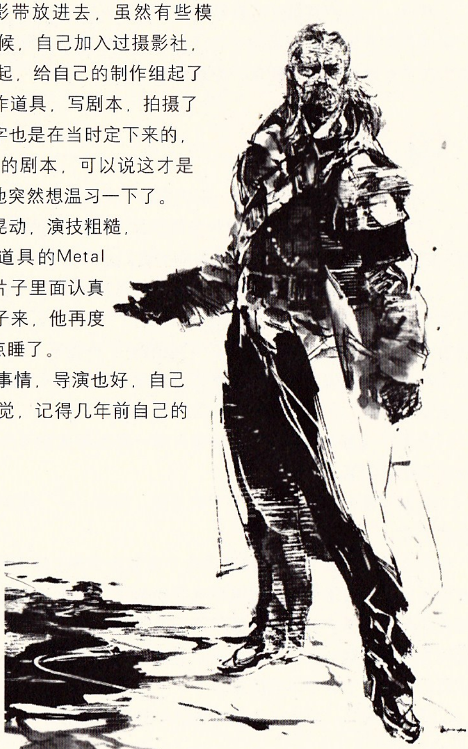
TIME

回到家里，斯内克无聊地打开电视，看着最近的娱乐新闻，和自己相比，其实近来的娱乐圈真正的大八卦消息是号称两大巨著系列的《勇者斗恶龙》最新作品将不再与任何公司合作推出电影版，而是选择在NDS有线频道推出电视剧版，知道这个消息时斯内克也吓了一跳，但想一想也觉得很有道理，现在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拍一部大制作电影的预算节节上升，又不能保证上座率，不少公司也是越来越烦恼，还不如一部电视剧事半功倍。

斯内克转着电视频道，先是看看PSP频道自己前阵子参演过的一部电视电影，然后又转到了目前独霸电视转播市场的NDS频道，八点钟的黄金时间依然还是人气最旺的动物节目——任天狗剧场，之后还有着层出不穷的教育节目，但是现实中是这些收视率节节攀升，斯内克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如今的潮流，也许自己也该考虑一下是时候转型——他突然想起了某些事，站起来在柜子里面翻了一阵，好在还没有丢掉。

连美玲也不知道，这两部已经有些发旧的录影带才是他的出道作品。

斯内克翻出老式的录象机，把录影带放进去，虽然有些模糊，但还是能读出来，当时在上学的时候，自己加入过摄影社，和当时是社长的小岛还有几个人一时兴起，给自己的制作组起了MSX这个名字，大家自己筹款，自己制作道具，写剧本，拍摄了两部自己出演的片子，潜龙谍影这个名字也是在当时定下来的，后来小岛成为正式导演后也还记得当年的剧本，可以说这才是一切的雏形，今天晚上美玲说完之后，他突然想温习一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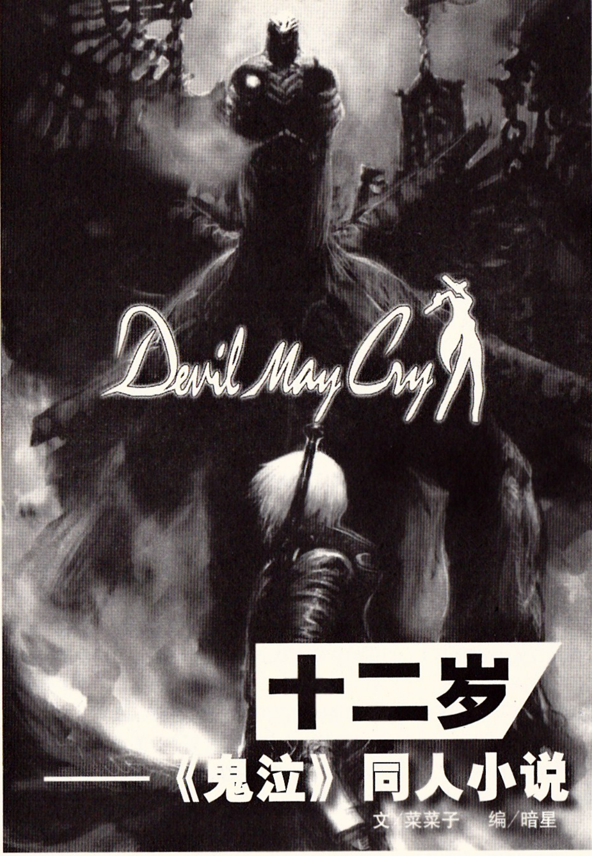


现在看起来当然很可笑，不但画面晃动，演技粗糙，镜头手法更是运用得低劣，作为主要道具的Metal Gear和玩具也没什么两样，不过看着在片子里面认真的脸，斯内克突然有点怀念起从前的日子来，他再度叹了口气，关掉了电视机，决定今晚早点睡了。

躺在床上，斯内克又想起这几年的事情，导演也好，自己也好，都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记得几年前自己的朋友里昂斩钉截铁地说死都不会与PS2签约，最后还是去了——他念至此，决定明天还是和美玲再谈谈晚上说起的事情，还有应该去健身房锻炼一下身体……

他一边想着，一边合上了眼睛，再度进入了不知会是甜美还是无聊的梦乡。

完



十二岁
——《鬼泣》同人小说

文/菜菜子　编/暗星

她感到两个男孩紧紧抓住她的手指，像初生的婴儿，她想起他们的第一声啼哭，想起他们第一次在她怀中酣睡，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和与斯巴达的初次邂逅。

伊娃笑了，同时流下了一滴泪水。

“老师，就送到这里吧，我要走了。”

“伊娃，我知道你已经拿定主意，但还是要再问你最后一遍……”

“……是的。回答仍然是：是的。”

“那么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了解了，也接受了，我将自己的祝福给你。”

“谢谢你，老师。”

“还有一件礼物。”

老人抬起被冬日雾霭打湿的前额，朝空中伸出他瘦弱的双臂，念出了一个咒语。他故意说错了其中几个音节，以免咒语生效。少女静静地听着，脸上逐渐流露出惊异的表情。

“这是一个不可挽回咒！”

“是的。”老人点点头，“假如要用，你只能用一次。我希望你永远不必用到它。”

他抚摩着女孩柔软的金色长发：“愿神保佑你和你的孩子们，伊娃。”

她笑了，吻了吻老人的手指，转身向被雾气缭绕的小路上走去。一个银发的男人正在那里等待她，来自森林的风令白雾卷起飘渺的涡旋，他们的身影渐渐模糊，最终淹没在雾气深处。

但丁坐在学校后面的小山顶上，斜靠着一颗枞树，懒洋洋地俯瞰在山下伸展的小镇。校拉拉队女生们正在练习抛接绒球。不远处，邻居莫德奶奶的古董福特轿车在开出超市停车场时差点

轧死一只横过马路的猫。他甚至可以看见自家后院，一个悬吊的沙袋在风中左摇右晃，扔在地上的篮球到处乱滚。

身后传来落叶枯枝被踩烂的喀嚓声，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少年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呈半圆形把他围住。其中只有一个带着棒球帽的和他年纪相仿，左眼有明显的一大块淤青。

"怎么现在才来。" 但丁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呵欠，"被留堂了吗，希德？"

"少废话！" 棒球帽男孩怒气冲冲地嚷道，"我哥提姆会给你好看的！"

"居然叫高校生来打小学生，希德，我对你太失望了。"

"那又怎样？" 一个跟希德一样长着棕红卷发的少年得意地冷笑着，"听说你很会打架，大家想见识见识。放马过来，白发仔！"

但丁拍打着衣服上沾着的草屑和灰尘站了起来。作为一个六年级的男孩，他生得略有些纤细和女相，但十分结实，银灰色的短发象小鸟的绒毛一样柔软地贴在前额上。他慢慢走近提姆，对方轻蔑地低头看着他——但丁只齐他的胸膛高。

"事先说好，等会儿谁吓得尿裤子我们可不会停……"

这句威胁性的话被一声闷住的呻吟打断了，提姆捂住鼻子，鲜血从指缝中渗出来，踉踉跄跄地倒退出好几米。

其他人一时间目瞪口呆，谁也没看到他是怎样被打的。但丁甩甩右手沾上的鼻血，谦虚地微笑了一下。

"操！给我揍他！！" 受害者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

男孩们一拥而上。

与此同时，维吉尔为了摆脱一群纠缠不休的女生，正悄悄躲在图书馆最冷清的一排书架后。五六年级的孩子大多集中于漫画和体育杂志前，这些标着"神话与幻想" 的厚玩意儿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吸引力。他听见几个女孩锲而不舍地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于是决定在这里多藏一会。

《简明凯尔特神话》、《贝奥武甫》、《伊西丝与奥西里斯》、《罗兰之歌》、《地海传奇》……

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书籍，其中有些已经看过了。他天生喜欢远古的传奇史诗，钟爱那些充满魔法、战士、龙和妖精的世界。有时看到激动处，压抑于肢体深处的一些东西会莫名地躁动起来，他可以听见自己兴奋的脉搏。

要是世界上仍然有骑士就好了。

清晨梳洗时，他望着镜子里银发冰眸的自己想道。

长剑在手，睥睨众生，所向披靡……黑骑士维吉尔……

他的目光忽然在书架底层停住了。

那里可能是整个图书馆最缺乏关心的角落，胡乱塞满了灰尘密布的卷宗，大约是一些陈年的习作和试卷。但其中却有一样东西与众不同。

他用力把它从废纸堆里扯出来。那是一本皮装的小书，只有手掌大小，十分残旧，封面上依稀可以看出原先美丽的烫金花纹，但现在连书名都模糊不清了。它带有一个精巧的小铜锁，可以从侧面扣上，并且已经被锁住了。这不是通常那种用钥匙打开的日记本的锁，是与行李箱类似的密码锁，一共五个位置，上面刻画的也不是数字，而是一种弯弯曲曲的陌生图形，仿佛古老的象形文字。

*大概是什么人藏在这里的。*他想。从看到这书的第一眼起，他的好奇心就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了，不能轻易读到内容又让他更加浮想联翩。

女生们的声音已经消失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书塞进书包，又随便在书架上拣了一本拿去应付借阅处的老师，然后离开了图书馆。

此刻在后山，站在角斗场上的就只剩下了但丁一人。几个年长的男孩已经面目全非，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呻吟声此起彼伏。

"你说什么？" 但丁揪住希德的领口，轻易把对方提到了空中。

希德肿胀的嘴里发出一声哀鸣。

"听不清啊。"

希德呜咽着求饶。

“下次要再让我听到你说我妈的坏话，我就……”来自脖子的压迫让他突然无法发声，有人从背后用自行车链条紧紧勒住了他，把他吊得四脚腾空。希德趁机狠狠踢打起他的腹部来。

“下次再说又怎样呢，白发仔？” 提姆恶毒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这没父亲的小杂种，巫婆的儿子，我要把你绑到铁轨上去！”

但丁忽然蜷缩起身体，用膝盖挡住了希德几记乱拳，然后双脚猛然向后，全力踢在提姆的膝盖骨上。后者惨叫着摔倒出去，他的关节逆向受力，发出可怕的碎裂声。但丁顺势从他手中抽走了车链，回身飕的一下抽在对手腮帮上，留下皮开肉绽的一道血痕。

提姆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其他少年挣扎着作鸟兽散。

但丁独自矗立着，四周安静得只能听见他在气喘吁吁。忽然他回头对跌坐在一颗大树旁的希德挥起一拳，后者惊恐地尖叫起来，浑身发抖，一滩水渍从他两腿间迅速扩大。

他尿裤子了。

“呃，真恶心。” 但丁赶紧把拳头收了回来，“我还是离你远点好。”

他回头审视着失去知觉的提姆。

这次完了，妈妈会宰了我的。

※ ※ ※ ※ ※ ※ ※ ※ ※ ※

20XX年X月X日

那个噩梦又回来了。

在梦里，我好像回到了以前那些不断逃亡的夜晚：独自驾车在寂静无人的高速公路上疾驰，没有灯光，漆黑一团，周围似乎有无数低沉的咆哮，某种眼睛看不见的野兽在追逐着汽车……面前的道路难以识别，远方就象一个水平伸展的深渊……有个不能称之为语言的声音在深渊的底部对我说话，用的是混沌难解的辞句，然而我竟然可以听懂……他对我厉声诅咒，用毛骨悚然的语调威胁我，诱惑我，重复着斯巴达的名字……

……而当我回头看后座时，竟然发现但丁和维吉尔不见了……

醒来时我依然惊魂未定，满身冷汗，很长时间后才可以确认那不过是一场梦魇。台灯旁的相框里，但丁对着镜头做出devil的手势，维吉尔则是一脸的不耐烦。

我们理应是安全的。在得到圣殿修士们的帮助，终于结束亡命生涯后，这9年相对平静，但我始终担心着……

院长说过，隐蔽术不是永久的，总有一天，它们还是可以找到我们。再有3天，就是但丁和维吉尔的12岁生日。小的时候他们不断询问我有关窃窃私语的幽暗角落，以及其他人无法看见的怪异生物的事情，而我只能含糊其辞。他们的力量和速度远超常人，因此我只得不让他们去参加校运动会，更严禁与人斗殴。

但是孩子们质疑而不满的目光令我如芒刺在背。是的，应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可是为何我迟迟无法开口？一旦他们知道一切，隐蔽术就会彻底失效了，斯巴达的血统与异界的力量，本来就会相互呼应。眼下这平静的生活，即使是假象，我也渴望能再多保留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

他们就要离开我了。

※ ※ ※ ※ ※ ※ ※ ※ ※ ※

出租车载着依旧在抽泣的希德和他昏迷不醒的哥哥朝医院方向开去，但丁目送了他们一程，然后沉痛地长叹起来。

是的，这次麻烦大了。等希德哭完，提姆醒过来，他们便会添油加醋地把事情告诉父母……还有警察……还有学校……事实上也不太需要添油加醋，这一回他下手确实太重了。

但丁4岁就和邻居莫德奶奶的大狗丹尼呼朋唤友，6岁学会骑重型摩托，9岁立志将来要参加拳王争霸赛，去年他发现自己能轻易举起成人用40公斤杠铃，打架更是百战百胜，对手的动作无一例外地迟缓而笨拙，几乎连他的边也碰不着。

今天是疏忽大意。他摸着脖子上的擦伤想道。不过那只是些红肿，已经消退不少了。

这也是他和维吉尔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小

伤小痛痊愈地异常快。所以伊娃很少得知他在外面的劣迹，只要对方不上门告状。

不过维吉尔从没有此类麻烦，尽管但丁知道自己能做的哥哥全都能做，可是后者喜欢在公众面前保有矜持优等生的形象。

这两兄弟同性相斥，互相都对对方的人生表示最大程度的不屑。

*无论有什么狂风暴雨也得去面对，这是身为男人的宿命。*他无奈地想道，天色渐晚，老待在外面也不是办法。

这时他的手指忽然在颈子上停住。

项链不见了。

一定是打架时……

但丁转身朝后山拔腿飞奔而去。这时他十分确定这场决斗最得不偿失的人就是自己。

维吉尔已经回家，看到伊娃正坐在厨房里出神，便一头钻进自己房间开始用电脑在网络上搜索。梵文、如尼文、古埃及文、中国甲骨文和苏美尔楔形文字，最后发现它们跟密码锁上的文字符号没有丝毫共同点。

他用放大镜仔细端详着它们。一共只有十种图形，但五个位置意味着存在十的五次方种可能，想随便乱试恐怕海枯石烂也无法成功。

维吉尔烦恼地推开那本小书，后者好像魔鬼一样诱惑着他的好奇心。把手放在上面时他有一种微妙的幻觉，有人在用他从未听过的声音诵读书的内容，那是一种颤抖绵长的歌唱吟咏，偶尔会爆发出尖利的啸音，仿佛在呼唤远方的听者。

这书会说话。

只是，打不开锁一切幻想都无济于事，只能让他更心烦意乱。

他听到楼下伊娃开始准备晚饭。母亲最近有些神情恍惚，经常对着墙壁发呆，有时夜里梦呓的声音隔着一个房间还可以依稀听见。

斯巴达。

她在辗转反侧中不断重复这个名字，还向它求助。

斯巴达。

这个名字他深深记在了心底，直觉告诉他这应该就是他和但丁的父亲，尽管母亲几乎从不提及。

“在你们出生前他就去世了。时间过去太久，我早就记不清那些往事了。” 她平日里总这样说。

谎言。

没有一帧相片，没有父母和朋友，没有墓地，难道连名字都没有吗？

维吉尔默念着斯巴达，短促而节奏感强烈的发音在他心中里激起阵阵涟漪。这时在楼下，伊娃开始给他们的同学打电话询问但丁的去向，他这才发现天色已近全黑。平时的话，但丁应该正在后院里打他那个可笑的沙袋。

*四肢发达而智力发育滞后的家伙。*维吉尔高傲地想道。*一定在哪儿惹祸了。*

一只渡鸦低低地掠过树梢，停在但丁头顶的枝桠上，侧着脑袋看树下的男孩哭丧着脸东翻西找。

“没有！没有！哪里也没有！”

或许……可以用蜡和橡皮仿制个赝品……

想像那种东西挂在脖子下面实在太滑稽了，他竟然忍不住笑出了声。

渡鸦聒噪一声，扑喇喇飞下树枝，在林中一堆枯叶中抓起一件东西又飞走了。暮色惨淡，那东西挂在它爪上摇晃着，发出淡淡的红光。

“别跑！” 但丁大喊起来，“还给我！”

渡鸦朝一个山坡下俯冲而去，消失在树木的阴影后面。但丁紧随其后，看到鸟儿抖动着翅膀停落在一个已经枯死的大树桩上，爪子仍抓住项链，歪头注视着他。那是一只比一般乌鸦更大的鸟，胸口上还有一小片长着白色的羽毛，双眼像金黄色的豆粒。

“好鸟儿，乖鸟儿……”但丁用哄狗的声音念叨着慢慢靠近它，“给你吃饼干，把东西还给我……”

渡鸦对他手中的饼干屑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但丁趁机又接近了它几步，伸长胳膊已经几乎可以碰到项链了。

“去追吧！” 他把食物用力朝远处撒去，渡鸦从树桩上跳下来朝饼干屑扑去，此刻但丁的手指已经勉强抓住了链子，可是后者的另外一部

分绞在渡鸦的爪子上，两下一用力，项链断了，挂坠滚落在地。受惊的鸟儿扑腾双翅又飞上了树桠。

但丁清晰地听到叮当一声，水晶似乎撞在了石头上面。他急忙捡起来，却吃惊地发现手中宝石原本浅淡的红色光芒突然变得异常夺目，像手电一样照亮了周围已经夜色浓重的林地。

而在光芒可及的边缘处，黑暗和阴影变得怪异起来，仿佛摆脱了投影物体的形状和影子本身的二维形态，逐渐变得立体，凸现在树林的各个角落。但丁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某种窃窃私语和尖细的笑声，可同时又发现其实一切仍然和平常一样寂静无声。

他手持发光的水晶朝昏暗之处走去时，那些诡异的变形虫一样的影子发出难以觉察的惊恐叫声，如潮水般纷纷退后。可是假如要转身离去，它们又好像追逐尸臭的鬣狗一样争先恐后尾随而来。

但丁走下小山，穿过公路，再次回头张望，发现黑暗聚集在一起停留在路的另外一侧，蠢蠢欲动，嘈杂不已，似乎也在看着自己，形成了一团深渊般的黑色旋涡。

它们好像在不断重复一个音节。

斯巴达。

“不要跟着我！” 但丁大声喊道，“快给我滚开！”

黑暗尖声怪笑，猛然朝他袭来，铺天盖地仿佛一张黑色的巨嘴，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吞没，但丁忍不住紧紧闭上双眼……

可是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几只小虫扑打着路灯，风吹动树林沙沙作响，他孤零零一人矗立在公路边。黑暗消失了，影子恢复常态，这不过是一个平静的小镇之夜。

渡鸦傲立于最高的树枝上，看着男孩往回家的方向而去，双眼闪烁着金色的光。忽然一声呼啸从树林深处传来，鸟儿立刻伸展双翼，朝声源飞去。

“夫人，照我本人和老师们的看法，但丁虽然很……嗯……活泼……不过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同学。但事实摆在面前，他打得提姆·波顿的两个膝盖骨裂，起码要卧床一个月，希德·波顿因为惊吓过度也无法上学，他们的父母坚决要求转校，还打算起诉你和你的孩子……”矮胖的校长叹了一口气，“孩子们谁都会犯错，可是对于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来说，在打架中做出这种事情的确令人……令人……”

“令人发指？”

“不不，绝不是这个意思，” 他连连摇头，“尚且不到那个地步。但我们都希望您今后能够多多注意孩子的行为和思想。其实他哥哥维吉尔就很不错，成绩优秀，还是低年级篮球队长，受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的喜爱……双胞胎之间的差别有的时候真的很大呀……哈哈……哈……”

“我一定会带但丁登门向波顿一家道歉，如果他们要求赔偿，我也会尽量满足……家教无方，给您和学校添麻烦了，对不起。” 看到伊娃起身鞠躬，校长慌忙也站起来，呆立着目送她开门出去。

“一家人倒都是好容貌……”他自言自语道。

出乎但丁的意外，母亲从校长室出来既没有流泪，也没有怒发冲冠，只对他说了一句“校长说你要暂时停学” ，就再也没有开口。

*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但丁想道。伊娃甚至没有问起他的项链怎么会断。

他们沉默着走出学校，开车回家。同学们大多窃窃私语并对他侧目而视，就连几个好友都远远地躲开了。

与此同时，正在篮球场中和队员一起练习的维吉尔被一只飞来的球直接击中后脑。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昨天围攻但丁的几名高年级男生气势汹汹地朝他围拢过来，其他队员迅速溜走了。他知道这些人无非是想拿他泄愤，仅仅因为他和但丁长的一样，而且不似后者那样喜欢斗殴。

维吉尔忽然对这些愚蠢、卑劣、欺软怕硬的人产生深刻的厌恶。他已经得知但丁即将被停学，也知道尽管他是在被人围攻的情况下还手伤人，旁人依旧用谈论怪物的口气说起他，包括平时因为被人欺侮、而投靠但丁寻求保护、让他去给自己出气的所谓“朋友”们。

那些大男生开始对维吉尔推推搡搡口出秽

言，他的静立不动让对方误解他无力反击。

“去死吧，你这巫婆的……！”

第一个企图对他动手的男孩直挺挺地被抛过了篮球架，飞到50米开外的自行车道上去了。

维吉尔棕色的双颊泛出愤怒的红晕，他的双眼此刻看上去就象一个恶魔。

※ ※ ※ ※ ※ ※ ※ ※ ※ ※

20XX年X月X日

昨天但丁打伤了一个17岁的同校男生，对方膝盖骨裂，据医生说一个月内不能下床走路。警察告诉我，与但丁同班的一个男生找来好几个高年级男孩围攻他一人，所以才免于起诉，仅责令赔偿和道歉。但是在警局里，我依旧看到给我们拿来表格的人对但丁直摇脑袋；校长的表情分明就想将他开除了事；甚至听到受伤男孩的父母当面称他“怪物”。

怪物。

我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於还是发生了。竭力让斯巴达的后代平凡终老的努力果然是可悲又可笑的，在那两个小小的身体里，毕竟有一半属于恶魔。

圣殿隐修院院长是正确的，十年前应该把他们留在隐修院里，或许现在也不晚……

可是，一旦作出决定，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当年和斯巴达一起离开那里，就永远不能再回去。如今若我把但丁和维吉尔送走，或许一生都难再见。

蛋糕快做好了，至少也要一起渡过他们的12岁生日。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最后一天深夜院长说的话：“你若随他而去，便是走进了魔鬼的世界，也会把魔鬼带到这个世界。尽管他已经封印魔界大门，但他的血脉会跨越这两个宇宙，最终再次把黑暗和光明联系起来。而你，伊娃，注定会失去一切，消失在这场战争之中。如果你坚强到连黑暗和孤独都不畏惧，便去吧。”

……黑暗……和孤独吗？

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未来啊，我决定告诉他们。正如老师所说“了解命运，接受命运”。

※ ※ ※ ※ ※ ※ ※ ※ ※ ※

但丁摆弄着一副挂在楼梯拐角处的亚马逊弓箭，百无聊赖又提心吊胆地等着伊娃来对他大发脾气。可这个时刻迟迟也不到来，倒是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突然停落在气窗口，好奇地朝里面探头探脑。

竟然又是那只胸口有灰斑的渡鸦。

但丁并没有因为它搞坏自己的项链而生气，相反的，想起那天晚上的遭遇，他对这鸟儿也产生了一些兴趣。后者仿佛有灵性一样，带着探究的目光看着男孩。

“嗨，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但丁从口袋里掏出挂坠递给它看，“你是来找这个吗？”

渡鸦发出的叫声好像在笑一样。

“你知道那些影子是从哪里来的吗？它们干吗跟我过不去？”

鸟儿开始梳理羽毛，这些问题好像太艰深了。

“还要饼干吗？”

它似乎在点头。



然而等他拿来碎糕点，窗台上却已经没有渡鸦的身影了。鸟儿腾空而起，绕着小镇盘旋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又一声短促尖利的口哨把它召唤到那座丘陵顶部，一片没长高大乔木的空地上。一个身裹黑袍的人静静坐在一颗枯死的大树桩上，渡鸦落在他的肩膀上，在他黑色的衣服上来回摩擦着鸟喙。

“……那栋房子，是吗？一个男孩在家，另一个还在学校……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主上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我想在学校的那个已经差不多快发现那本书的奥秘了。对，我们的目标只有他们，只要他们，很快……马上……”

渡鸦安静地听着主人喃喃自语。他们俩的颜色溶合在一起，看上去就象春日阳光下惟一一片无法驱散的阴影。

被维吉尔放手痛打的下场是非常凄惨的，两分钟内，那四五名男孩全都不省人事，还有一个被直接扔进了校长室，撞坏了后者心爱的天竺葵和兰花。

教室、图书馆、自行车棚探出了上百个脑袋，鸦雀无声地注视着他大步走出校园。

“永别了，蠢材们。”他象但丁平时逃课那样，爬上山丘，依靠着一棵大树，欣赏学校里片刻震惊之后的大群骚乱。

当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后，维吉尔忍不住从口袋里拿出那本书，不小心把手指上残留的敌人的几点血迹沾了上去。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围绕着那印着指纹的鲜血，原先模糊不清的烫金花纹象蚯蚓爬一样非常缓慢地蜿蜒开来，似乎突然有了生命开始生长似的。假如不是一直盯着看，维吉尔会觉得是自己眼花。但片刻之后，这种怪异的生长又停止了，血迹周围显现出一个图形的一角。

难道是血的原因？

他用力把其他未干的血擦上去。

这次的“生长” 很明显，金色花纹就象干枯的植物得到清水滋润一样迅速爬伸，如藤蔓状蜿蜒伸展，直到完全显露出那个两厘米见方的象形文字。

由于成天端详那本书，维吉尔很确定地认出：那是密码锁上的古怪字母之一。

只有用鲜血滋养才会显现字迹的书，听上去就象奇幻小说的魔法一样。他已经等不及一窥书页内的奥秘，干脆拣起一块边缘锋利的石块在手掌上深深切割下去。由于喜不自禁，疼痛变得根本无关紧要。

血流淌之处，封面的整体逐渐成形清晰，正中并排5个金色图形。维吉尔照此转动锁扣，如愿以偿地听到了机械轻轻弹开的声音，锁打开了。

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不出所料，里面一片空白，仿佛空洞的眼睛望着他，要求着他的鲜血。这本书肯定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他想。它的贪婪象魔鬼一样无穷无尽。人类如若得到它，肯定会在这种压榨下一命呜呼。

他把鲜血淋漓的手掌按压在书页上，那上面逐渐出现一行文字——不再是古怪的图形，而是他可以阅读的字母和单词。

我可以回答你想知道的任何问题，但都必须用自己的血液来换取。

假如这些回答不能令我满意，一定把你烧成灰。维吉尔恼恨的想，觉得自己好像在受一个奸狡小人的愚弄。

午后温和的风吹动书页发出哗哗声响，宛如一阵大笑。

请说吧。

“告诉我，斯巴达是谁？”

……

太古时，神划分三界，虚无升至天空，混沌沉入大地，中间便是物质与轮回统治的领域。虚无在天空聚集凝结，成为光明。混沌在地下魔界孕育出伟大的古老神力，那便是黑暗。中间居住着人类，羸弱渺小的物种，被自身的欲望和爱恨支配着。

三千年前，在魔界宇宙的深渊和气旋中诞生了一个强大的恶魔武士，他的真名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说出，否则大地将会震动，山峦会喷出岩浆，海洋会掀起滔天巨浪。他是雷电与烈火的精灵，身披黑铠，头生双角，使用龙骨锻造出的大

剑，所向披靡。他原本是古老神力的守护者，帮助黑暗进攻人类的世界。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决定背叛自己的造物主，封印分割这两个世界的大门，结束这场战争。即便他因此会失去古老神力的庇佑，失去永恒的生命和力量，逐渐蜕化为一个生老病死的人类。他成功了，人类历史上才留下了这个世界赋予他的另一个名字——**斯巴达**……

“十四年前，斯巴达的力量几乎完全消失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类寄住在圣殿隐修院里。表面上依然是个健康的年青人，其实已经耄耋风烛。在那里我认识了他，爱上了他，决定和他一起离开隐修院。就在我发现自己怀孕后不久，一天早晨，斯巴达在睡梦中去世，他的身体化成细腻的银白色沙粒流走了，据说，那就是恶魔的死亡……”

维吉尔的脑海中，古书上浸染着鲜血而出现的故事逐渐和晚餐桌前伊娃的声音重迭起来。他和但丁并没有对此大惊小怪，或许是早有自觉，两个男孩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分坐在伊娃的两边，专注地看着她。

银发、蓝眼睛、英俊的面容，在母亲眼中幻化成多年不见的斯巴达的身影。她忽然哽咽了。

但丁和维吉尔同时想起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黑暗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不惧伤痛的身体、超人的力量和速度。但丁仿佛看到那些人指指点点，偷偷叫他“怪物” 。而维吉尔则对自己为何会机缘巧合发现那本古书产生了怀疑，它就象被刻意放在那里给他找到一样。

“在他死后，封印的力量减弱了，古老神力大量地向人类世界侵袭。黑暗之神痛恨着你们的父亲，但又渴望召回他的力量，于是焦点就聚集在你们身上。在你们诞生后的三年时间里，我被迫不断逃亡，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最后不得不向我曾经的老师，圣殿隐修院的院长求助，他是个精通古代魔法的智者，帮助我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隐蔽所，我们才得已定居下来。但是他也告诉我，随着你们的成长，斯巴达的血统会把黑暗吸引前来。这种力量将越来越强大，直到我们的保护完全失去，你们也将直接面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挑战。”

“我……没料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伊娃凄然微笑，“恐怕必须送你们去隐修院了，人类社会将会没有你们的容身之所。”

“对不起，”但丁愧疚又满怀希望地说道，“可是我们不能搬家吗？我保证以后不再闯祸。”

伊娃面对小儿子期寄的目光，沉默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从来都不告诉我们这些？” 维吉尔开口道，“想禁锢我们吗？你觉得让一只老虎以为自己是公鸡，它就会永远留在鸡窝里？”

“你不可以这样和妈妈说话！” 但丁站起来喊道。

“闭嘴！” 他忽然发怒，“只有你这样的蠢材，才会浑浑噩噩地生活也无所谓。我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想自己决定往哪里去！”

“维吉尔，但丁，请原谅我，” 伊娃的声音在颤抖，“是我太自私了，但是……我如此地爱你们。”

“……”

屋里忽然变得一片沉默，伊娃的泪水静静滑落在面颊上。她忽然感到但丁轻轻握住了自己的左手，维吉尔沉吟片刻也握住了她的右手。

“明天就是你们的生日，要开个派对吗？”她强颜欢笑道，“想邀请谁来都可以。”

两个男孩面面相觑，缄默不语。

“生日派对啊，其实我还真是有点兴趣的。” 但丁枕着自己的胳膊看着天花板，“我们可以仿照电视里给大家喷萤光涂料，还可以租一台游戏机……”

“别傻了，没人会来的，他们一定很高兴我们终于要走了。” 维吉尔头也不回地说。

“你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 但丁忍不住问看上去满怀心事的哥哥。

“圣殿隐修院，妈妈以前是在那里长大的，好像是个研究和传承古代魔法的秘密团体。”

“我们必须要学魔法吗？就和哈利·波特一样？”



“我觉得魔法远没有武器管用，假如我们学了是为了战斗的话。不过那里似乎也培养武士，保卫被封印的异界门的安全。”

“这个倒是，我还是对打架比较……”话未说完，但丁忽然想起自己闯的祸，急忙打住。维吉尔听了也轻轻笑了起来：“我和你只有这一点相似。”

“谁说的，我们长得一样。”

“我比你高，所以大家一下就能分出来。”

“那只不过因为你总是一张娘娘脸。”

“你说什么？！”

“想打架吗？！”

他们剑拔弩张地对峙了一会儿，又同时泄下气来。话不投机半句多万试万灵。

“你不应该那样对妈妈，她很难过。”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但丁，这里不是我们的世界，你和我一样明白。”

“可是这是个很难接受的事实啊。”

“事实不难接受，难以接受的是你自己，你被她影响，也努力将自己当成一个人类！”

“你别忘了，我们同时也是人类，不要把我说得好像一个魔鬼！”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与此同时，维吉尔胸前的挂坠突然发出出明亮的红光，而房间内的电灯迅速变暗，钨丝就象即将燃尽的木柴般只剩下奄奄一息的暗红色。

“谁？！” 两人同时发现在昏暗的角落里漂浮着半张惨白的面孔——一个全身裹着黑袍的人，仅仅露出双眼，一只胸口有白色斑块的渡鸦栖在他的左肩上。

“非常有趣的自我剖析，两位。” 蒙面人以夸张的姿态鼓着掌，左右跳跃的动作就象个快活的扯线木偶，“一半是人类，一半是魔鬼，正义与邪恶的十字路口，光明和黑暗的交汇，难以抉择，不是吗？”

“乌鸦……” 但丁皱起眉头，“那天也是你在搞怪！”

“只是打个招呼，但丁阁下。” 他大睁着一双没有光泽的浅灰色眼睛走上前来，那瞳仁缓缓转动打量着面前两个男孩，他们立刻觉得好像被一条章鱼触须扫到一般的恶心，“小人奉古老神

力的继承者，魔界王子孟德斯之命，前来探望斯巴达大人的后代。”

“所以，一个恶魔，”维吉尔强忍不快迎着他的目光，“跑到人类世界来就是为了和我们打个招呼？”

“聪明聪明，不愧是维吉尔阁下，请暂时把那块水晶收起来好吗？小人对珠宝有点过敏。”蒙面人发出旧机器运转时的噪音一般的笑声，“当然还有其他事情。或者，用人类的话说，一个机会。”

“跟你走是没可能的。”但丁朝他作出鬼脸。

“不不不，没这么简单，二位还是被某些不怀好意的人蒙蔽了。瞧，维吉尔阁下关于老虎和鸡窝的论述实在太厉害了，我当时就想跳出来大声叫好呢。只是，难道你们没想过，是谁在操纵你们没主见的母亲，是谁安排你们过这种无聊到生蛆的生活？圣殿隐修院？呸呸！”他朝地上吐口水，但是吐出的只是一团蠕动的黑影，“那里只是一个更大的鸡窝，饲养着一些更自以为是的公鸡罢了！”

“胡言乱语，你到底想要什么？”维吉尔喝道。

“是是，小人的坏毛病犯了。主上的意思是……”他以千分之秒的速度猛的和维吉尔接近到眼珠都几乎相碰，后者不禁全身一震，“斯巴达的力量，比二位的脑筋所能想象的，如一粟置于沧海。被二位这漂亮的身体继承的，如一毛比之九牛。主上知道维吉尔阁下心里在想什么，也愿意帮助您得到您想得到的一切……比如说，一本魔法写成，会回答您所有问题的书……”

维吉尔勃然大怒，一拳打向蒙面人的下巴，但却发现对方几乎不是实体，根本无法着力。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书恨恨地朝格格大笑的恶魔掷去。

“那是什么？”但丁不合时宜的追问道。

“不要这样生气嘛，您只是提供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鲜血，却得到了许多年一直没有得到的答案，很公平的交易。其实主上不是不可以免费帮忙，但他仍想确认您就是斯巴达的后代。”

维吉尔气得瞳孔变色，被人利用愚弄的屈辱让他怒不可遏。

“但丁。”

“什么事？”

“想打一架吗？”

“和这个讨厌的家伙？求之不得！”

伊娃把玻璃杯里的清水泼洒向空中，同时念颂咒语，水化为一只青色鸽子咕咕叫着停在桌子上。

“请老师尽早派人来。”她对鸽子说，“请他务必保护我的孩子们。”

鸽子振翅而起，向夜色浓重的东方飞走了。

几乎与此同时，二楼的窗户忽然破碎，一个黑影打着转被从屋里甩了出来，但很快就在空中恢复了平衡，猫一样灵巧地落在后院的梧桐树上，发出难听的笑声。两个男孩紧随其后从二楼跳下来，两人都衣衫破碎，气喘吁吁，但却毫发无损。

“好样儿的！”蒙面人攀附在树枝上冲他们竖起拇指，“不过小人在当年的斯巴达大人面前可是比蝼蚁还羸弱，如今二位却奈我不得，这就是力量的差别。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两个世界，都是由力量的等级差别构成的！斯巴达的力量不能为主上所用，就一定会被他亲手毁灭！”

他一抖肩膀，渡鸦扑打着双翅冲向鸽子远去的方向。

“他想把信截下来！”伊娃并拢食指和中指在凭空划出一副银色的小弓，一箭射去，只听到尖利的破风之声疾速远去。

蒙面人此刻已纵跳着远离了这栋房子，突然发出一声惨叫隐没在黑暗中，另一个方向，渡鸦中箭如一片枯叶般轻飘飘的坠落下来。鸽子顺利地飞出了他们的视野，消失在地平线上。

“隐蔽咒失效了，连这种危险的家伙都可以闯进来，你们天亮时就要离开，无论圣殿修士们有没有赶到。”伊娃转身说道，“赶紧收拾行李吧。”

“我不去。”维吉尔冷冷地说。

“老兄，你不是真被那家伙给说动了吧？”但丁说。

“很抱歉，但是我不想去。”

“维吉尔，你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其他地方是安全的。”伊娃拉住他的胳膊，“院长会保护

你们。”

“假如我是斯巴达，我还会没有选择吗？”维吉尔甩开她的手，“有力量就无所畏惧，我不能去一个继续企图束缚我，封闭我的道路的地方。我和他不一样。”

“喂，不要趁机攻击我。告诉你，我们是追求不同，你天生就想一呼百应，而我，我只要有理由的战斗！”但丁挡住他的去路说道。

“那你就去学习战斗的理由好了。”

“很好，那你就去找你的力量吧！”

不知多少天来，月光第一次洒在这个外表平凡的两层小楼上，将阴沉的夜色从三人身边暂时驱逐开去。他们在温柔的光芒中寂然相对，最后还是伊娃打破了沉默。

“我不会把你单独留下的，维吉尔，无论你之后想做什么，至少同我们一起离开。”

维吉尔随手捡起地上的篮球，扭头走出了后院。

※ ※ ※ ※ ※ ※ ※ ※ ※ ※

20XX年X月X日

一切都结束了。

隐蔽咒完全崩坏，异界的力量马上就会蜂拥而至。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住了将近10年的房子，这个小镇，投身于不可预料的未来中去。

正如他们一向显现出来的，维吉尔和但丁最相象的地方是外表，也只有外表，他们命中注定分道扬镳，我只希望有生之年不要看到他俩兵戎相见。

尽管我强硬要求，但我知道维吉尔绝不会服从。这只是缓兵之计，只要老师派来的人找到我们，他们就安全了，在此之前我会不惜一切保护他们。

蛋糕已经做好，蜡烛也插上了。要上楼告诉他们提前过生日吗？

或者，还是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吧。

※ ※ ※ ※ ※ ※ ※ ※ ※ ※

“我们打篮球时配合还是挺默契的，不是吗？”但丁在空荡荡的校园中找到了正在独自奔跑投篮的维吉尔。

“压根儿就没和你打过几回。”

“那是因为你把我踢出了篮球队。”维吉尔投球却在篮框边缘弹出，但丁轻松跳起，表演了一次凌空灌篮，“理由仅仅是‘太爱表现’。”

“12岁的6年级学生能灌篮？”

“你知道吗，昨天下午我把波顿的那几个跟班揍了一顿。”

“什么？！”

“麦克还飞进了校长室。”

“你……”

“大概也被开除了吧。”他们笑出了声。

“其实当个超人挺好的，你可以轻易成为乔丹，我大概能称霸拳坛三四十年。”

“但是最后也不甘于此。”

“是的，因为那个从未见过的厉害老爸。”

两人久久对视，忽然同时拥抱对方。懂事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距离如此之近，近得能听见彼此的脉搏，近得互相在瞳孔里看见对方的身影。

——两个完全一样的身影。

“真是伤感。”

嘲弄的话语忽然从上空传入了他们耳中，但丁和维吉尔抬头望去，蒙面人不知何时坐在篮球架顶端斜托下巴看着他。“可惜好戏不长。那女人居然射我的信使，不过这样也没关系，那些笨蛋圣殿修士无论如何也赶不到这里。吞噬没有长大的萌芽固然可惜，但也杜绝了今后的祸患。”

“你倒是来吃吃看？！”但丁威胁性地朝他挥了挥拳头。

“不敢当，小人会消化不良，”他扭动四肢，“主上自会收拾你们……啊！”

维吉尔用掷铁饼的姿势抛出篮球，把他从高处打下，但丁纵身跳到他跟前。

“我猜想你一定喜欢这个。”他举起手中闪着红光的挂坠，塞进了对方虚无的身体中。

蒙面人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仿佛动物挣扎时的哀号，他那半张惨白的面孔溶化在身体其余

部分的黑色中，转眼就化成一团不断变形扭曲的影子，狼狈逃窜进草丛深处。

但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头顶上的云层异常厚重，不断翻滚，如涌动的浊流，方才清澈如水的月光此刻变成可怖的猩红色。身边的景物逐渐扭曲，变得好像超现实绘画中一样，几何结构错乱无序，颠覆了正常物质的规律和法则。幽深的黑暗袭来，一个声音在其中嗡嗡回响，大声咆哮着完全陌生的语言，然而他们都听到了一个熟悉的音节。

斯巴达。

手中的挂坠起先绽放出从未有过的夺目光芒，此刻也迅速黯淡。黑暗象茧一样紧紧将他们包围在中心，然后以异常强大的力量猛压下来，这瞬间的痛苦几乎令两人同时昏厥。拳打脚踢全无用处，那并不是属於主物质界，可以用武力摧毁的东西。

真讨厌，竟然要被怪物吃掉。

这是两人昏迷前最后的意识。

火。

明灭不定，柔弱如萤光的火，融化了这胶着的空间，仿佛蜡烛燃烧纸张的一角，由小渐大的渗透，一朵光明在黑暗中绽放开来。

一个燃烧着的人朝他们走来，她的裙裾、长发、和指尖都飘出美丽的烛光，伊娃向但丁和维吉尔伸出双手。

“闭上眼睛，跟我走。”

他们握住她的手，火焰在两人的掌心同时跳跃，那是母亲的脉搏。她牵引着他们缓缓而行，每一步都在这亘古不变的荒野中印下一个炽热的足迹。她的身后洒出无数轻盈的光点，如蝴蝶的鳞粉，如火炬的灰烬，她的身体变得澄清透明，他们虽然合上了双眼，但依然看见那沸腾的血液在流淌和发光。

“不要听，也不要回头看，孩子们。”

暗影退缩了，在脚边朝他们发出不甘的咆哮，然而却不能近前。

她感到两个男孩紧紧抓住她的手指，象初生的婴儿，她想起他们的第一声啼哭，想起他们第一次在她怀中酣睡，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和与斯巴达的初次邂逅。

伊娃笑了，同时流下了一滴泪水。

我没告诉他们我回不去了，免得他们伤心。

那滴泪水就是她飘落的最后一抹光芒。不可挽回咒点燃了她的生命，她的呼吸，她的每一点快乐与痛苦，她推开了黑暗的大门，看着但丁和维吉尔走了出去。

生日快乐。

……

二十二根细小的彩色蜡烛插在蛋糕上，发出微弱的浅黄色光芒，照亮了她的微笑，如同从黯淡背景中突显出来的油画人物般清晰而柔和。

“吹吧，别忘了许愿，孩子们。”

但丁深深呼吸，空气在胸腔里连打了几个旋涡，然后用尽全力地吹了。

蜡烛灭了，他独自坐在黑暗中。伊娃消失了，维吉尔从来也未曾回来与他共度生日。

电话不识时务的铃声大作，但丁不情愿地拎起话筒。

“是的，Devil May Cry……任务？你有暗号吗？……唔，好吧。”

看来真的要去和那些家伙派对了。

他提起阿拉斯托和手枪走出门去。

排气管喷出的热浪吹动他的红衣，仿佛火焰喷薄，重型机车轰鸣吼叫，象一匹迫不及待要拔蹄飞奔的烈马。

生日快乐，但丁，维吉尔。

身体猛的一震，机车的咆哮嘎然而止，但丁四下环顾，但周围寂寥无人，唯有大门上“Devil May Cry” 霓虹灯辟啪作响。大概是哪里有点短路，不时飞溅出点点火花。

只是幻觉吧。

他戴上风镜，扭头绝尘而去，前方是斑驳陆离光影交织的午夜都市。

却没发现身后萤火般的光芒悄悄隐没于茫茫黑夜之中。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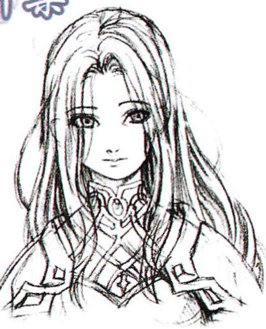
幻彩花园

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为各位献上各类经典游戏的设定原画以供欣赏。本辑中大家看到的，是于2006年在PS2上发售的RPG大作《女神侧身像 希尔梅丽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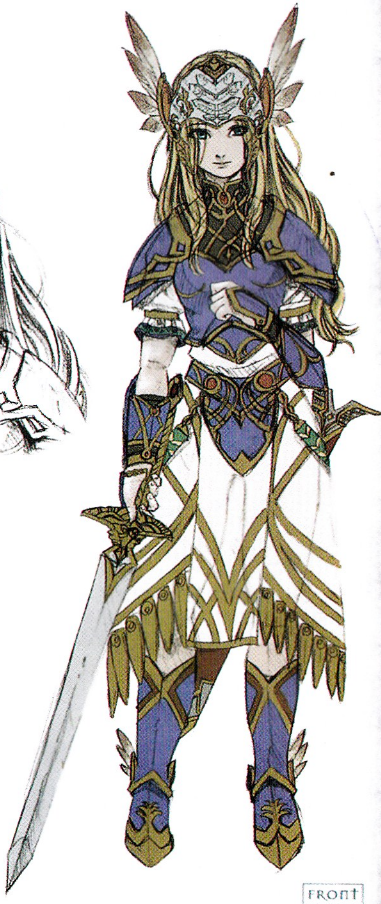
设定资料集

主角

希尔梅丽娅



表情温和的希尔梅丽娅。在游戏中她使用的武器是弓，而在这张画像里拿的是剑。剑鞘跟亚莉和蕾娜斯的形状相同。





希尔梅丽娅背部设定。可以看出头盔上的花纹、铠甲的详细设定都绘制得很仔细。此外，具体到裙子上的纹路等细节部分也作了精心设定。



阿莉莎

阿莉莎的面部神情流露出少许精悍，是在希尔梅丽娅现身的时候吗？和游戏中的CG比较，可以看出服装设计等细微的地方都得到了忠实再现。

FRONT



SIDE





鲁法斯

给人印象比在游戏中更野性的鲁法斯。CG建模的面部表情比画像要稍微温和一些，服装设计、弓箭的形状等也得到了忠实再现。

CGモデル



迪兰

铠甲和靴子都有精细设定的迪兰。在设定图里，平时隐藏在铠甲内看不到的伤口位置及形状都被绘制出来了。



靴子详情



铠甲详情









雷扎特

在第1作以后继续登场的雷扎特。保留了他手里拿的魔法书和斗篷等道具，服装设计则全部进行了变更。

蕾奥涅

亚莉为人类时的样子——蕾奥涅的设计图。CG建模表情温和，还是设定图的严厉表情更能让人联想到亚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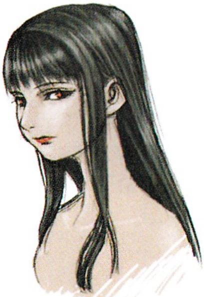


布拉姆斯

在第1作以后继续登场的布拉姆斯设定图。设计本身和第1作时很相似，但看得出在细微处增加了一些装饰。

亚莉

漆黑的铠甲和枪为其特征的亚莉。从CG建模上可以看出枪和铠甲的比例。而下面枪的CG建模，细节部分还画出了精致的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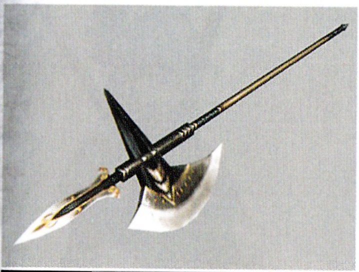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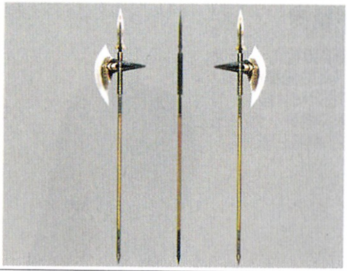
枪和铠甲的对比



CG建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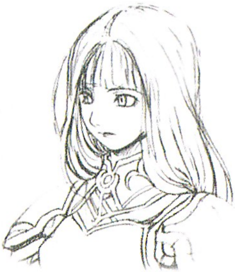




亚莉的枪

蕾娜斯

第1作的主人公蕾娜斯。银发配蓝色铠甲的设计没有变，胸前的装饰等细节部分则作了少许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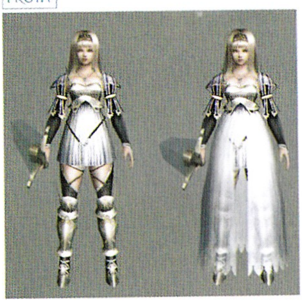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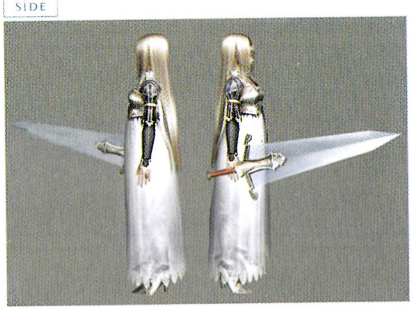
瓦尔基里

在最后登场的阿莉莎和亚莉、蕾娜斯、希尔梅丽娅合体后的姿态。比本体的阿莉莎看起来更成熟，特征是长着一对巨大的天使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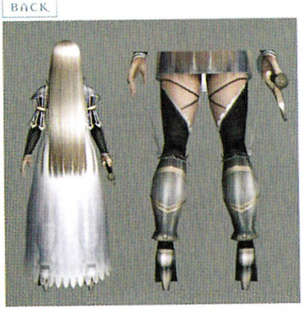
FRO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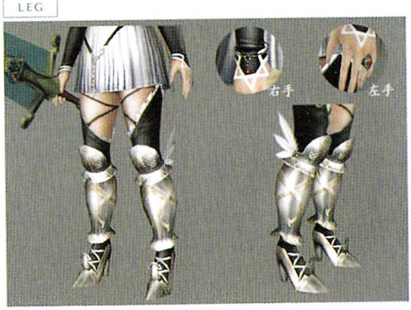
SIDE



BACK



LEG



四格漫赏



她的传说从现在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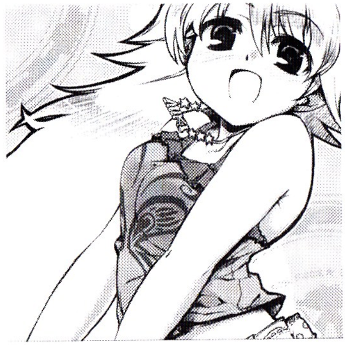


常见的情景



挖挖埋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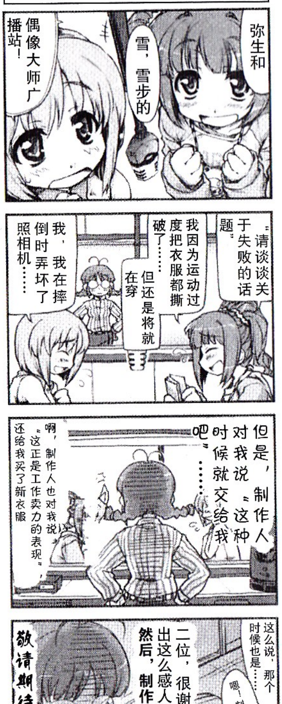
偶像大师

THE iDOLM@STER

会议室的猫



在广播站工作



B72共同战线





茶余饭后碎碎念

"说起来，第一期'影游秀'你打算上什么？"

某天晚上，酒足饭饱腆着肚子在家里快乐上网的暗星少爷如此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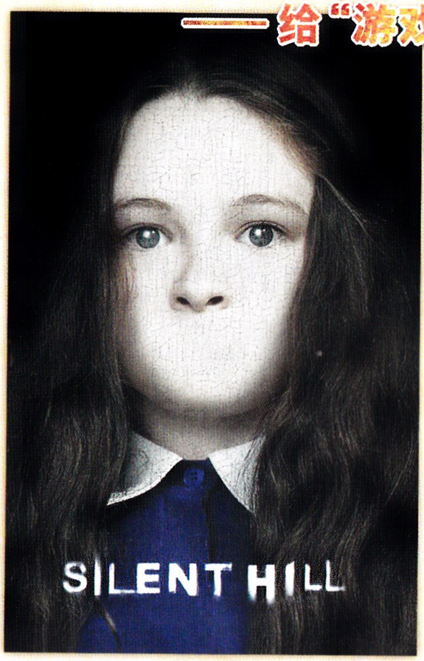
"当然是《寂静岭》！"

沉默了半分钟后，暗星少爷发话道："……我也是因为看了这部片，才想做一个有关电影和游戏的栏目。"

——如果上面的描述还无法证实《寂静岭》作为一部游戏改编电影的优秀，那么至少可以证明，它是一部所谓的话题作品，我们最爱的就是"话题"。

《SILENT HILL》，还是那个寂静岭

——给"游戏电影"的一剂强心药



【它是游戏改编成电影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不，没有这个之一。】

"这部电影就是拍给游戏迷看的。"

《寂静岭》是一部难以想像的电影，对于那些在电影领域轻车熟路的影评人来说，这个世界观含混不清，从头到尾充斥着隐喻的故事显然让人有些无法理解，对以"解读"和"再创作"为重点的影评界来说，《寂静岭》是一片很难啃的大白菜帮子，而且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导演压根就不打算把整个事件毫无保留地解释给广大观众理解。

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或许会坐在电视前很开心地一边和朋友讨论剧情接下来的发展，一边还用调侃的语气跟随剧情反复强调"道具收音机入手！"、"武器铁棍入手！"。但是没有玩过游戏的人，只能云里雾里地猜测所谓表世界里世界加上正常世界三者的转化其中到底蕴藏着什么含义。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

"《寂静岭》一扫游戏改编电影的失败历史。"

大家如是说。

闲言碎语

电影中无论出现什么怪物都无法避免一个问题——为什么怪物要出现？以三角头为首的一小撮怪物的无理性暴力的目的是什么，在电影的环境下说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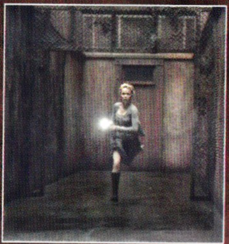
——玩家评价电影版《寂静岭》的逻辑构造。

我们如果观察一下电影的表现手法就可以看得出来，电影对三角头行为的描写始终是没有把话说完的，只表现了它暴力向和银幕冲击力的一面，而丝毫没有交代它行为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一个伏笔，所以我预言续集中三角头会有很重的戏份。

——玩家对电影版续集的预测。

虽然我并没有玩过日本人鼓捣的那个同名游戏，但从各方评价来看，该游戏在画面魄力和气氛营造上，应当是比较有特点的。

——影迷谈电影画面



我没有玩过这款游戏，也不会说本片杰出可期，但我会说：无论你是否满意，它都是有史以来最值得一看的游戏电影。

——影迷对电影的评价

关于内容的那些事儿

严重剧透！生人勿近！

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直白简单的语言，把这个结合了游戏一代与二代剧情的电影作一个简单解释，如果要问这个到底算是什么，大概应该叫做“电影简介”吧……当然，通常来说，一个正当厚道的电影简介不会把结局都说出来，因为它们需要你去买一张DVD或是乖乖坐在电影院里干些影迷应该干的事，但是我们不是，我们需要你乖乖买一张游戏盘或是一本书，坐在家里干些游戏迷应该干的事。





故事的开始，让我们假想有这样一个小姑娘，她生活在寂静岭中，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在洗手间又被清洁员玷污，接下来被母亲抛弃，让一群迷信的教徒架在火上烧了个半死，从此全身烧伤，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这个可怜悲惨的小姑娘叫做艾丽萨，之后我们还要一直提起她。

小艾艾从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转眼间变成了浑身炭黑的海地人——还是脆生生的，心中的怨恨自然不能平息。在医院的病床上，她终于完成了一次从被压迫阶级到压迫阶级的变身，通过某种神奇力量，不管你说它是自身克隆、地域来的力量还是无性繁殖都好，总之最后分裂成了三个小艾艾。

一个是躺在病床上可怜兮兮的小艾艾，一个是满心怨恨拥有强大力量的暗黑小艾艾，最后一个当然是必不可缺的象征善良的小艾艾。

暗黑小艾艾用恐怖的力量向寂静岭复仇，将寂静岭的所有镇民都拉入了自己制造出的表世界中，对镇民们进行大肆欺压和报复，一时之间民不聊生。



善良小艾艾则被送到了正常的世界，让Rose跟她老公捡回家养着，改了个花名叫做Sharon，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躺在病床上的小艾艾没有忘记她，每天都尽职地呼唤着Sharon，弄得本来健康活泼的一个小女孩突然变得神经兮兮，做妈妈的Rose当然担心啦，担心得日夜不能寐，最终银牙一咬，莲足一跺，决定背着老公带上Sharon一起去寂静岭看个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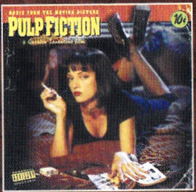
到了这里，电影的故事才刚刚展开……

幕后花絮

★本片导演甘斯从一开始就宣称，他是游戏《寂静岭》的超级粉丝，能亲自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让他感觉到异常兴奋。

★Rose的扮演者莱阿·米歇尔是个全才，当过编剧，导演和演员，不过只有做演员做得相对比较成功……

★本作的编剧是罗杰·艾弗里，他最有名的作品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好评如潮的《低俗小说》。



相关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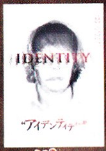
如果您喜欢《寂静岭》，那么下面这几部电影您可能也会感兴趣：

《异世浮生》 1990年
Jacob's Ladder
导演：阿德里安·莱恩(Adrian Lyne)

《致命ID》 2003年
Identity
导演：詹姆斯·曼高德(James Mangold)

《6号病房》 2006年
Room 6
导演：迈克尔·赫斯特(Michael Hurst)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总算搞定了……”

当印刷厂将装在硬盘内的《游小说》第一辑全部内容取走后，已经劳累了整整一个月的全体编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不过在欣喜过后，在我们心中更多的还是惴惴不安。

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新生儿，这本书肯定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各位的真知灼见，以令《游小说》尽快成长起来。希望各位能够抽出小小的时间看一下书中夹带的这张调查表，只要您认真填写并将其寄至：**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游小说》读者服务部(邮编：730020)**，就有机会得到PSP或各种ACG精美周边哦。总之……请各位一定要多提意见，在这里先拜一下了……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再投稿……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投稿须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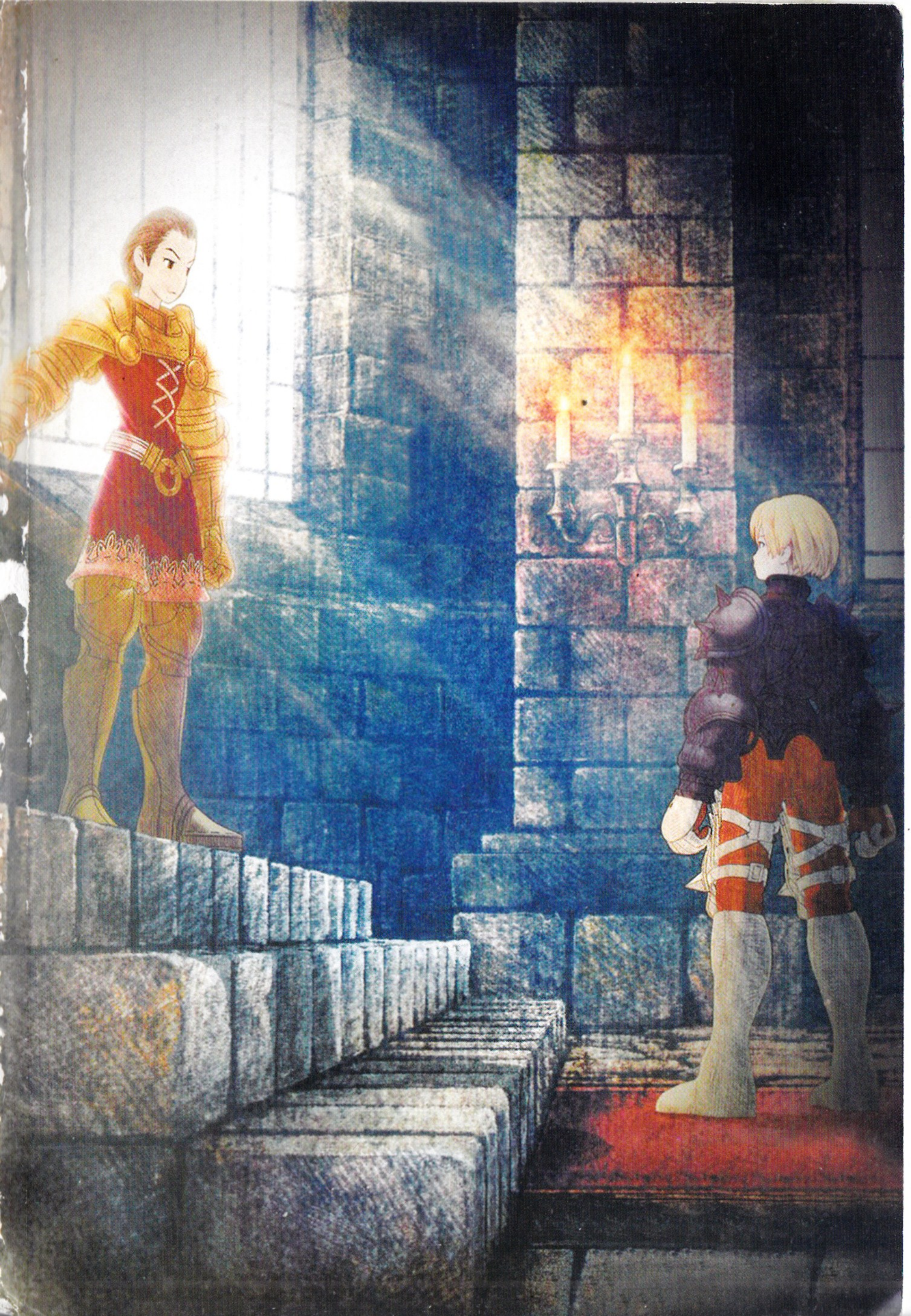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责任编辑：陈欣
封面设计：张金涛



《游小说》第2辑

4月下旬全国上市



逆转裁判4
新主角、新故事、新时代的开篇
第一时间奉献法庭之战最新篇章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利库篇）
里侧进行的暗之旅途
利库篇剧情一期完结



蓝龙
坂口博信+鸟山明+植松伸夫
Xbox 360日式RPG最高杰作



蔷薇法则
传闻中诞生的怪物，令人战栗的童话
告诉你《蔷薇法则》背后潜藏的真相



如龙2
二十年前的屠杀，二十年后的复仇
黑道战争与最强之龙之争即将上演
《如龙2》震撼完结篇下辑奉上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辑

ISBN 7-89491-957-1
9 787894 919571 >

ISBN 7-89491-957-1
定价：8.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
神睡
扫描